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叁輯・貳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貳拾陸册目錄

指月録三十二卷 〔明〕瞿汝稷輯 一

〔明〕瞿汝稷輯

指月錄三十二卷

清乾隆八年明善堂刻本

指月錄

怡府藏板

重刻水月齋指月錄序

佛說一切衆生不能解脫諸苦沓冥昏默墮落千刦於是釋迦以燈喻法六祖相傳名曰傳燈又名無盡燈蓋以一燈然百千萬燈而置之不語不默不邇不遠之鄉開覺路渡迷津普救一切衆生解脫諸苦是大因緣六非曰緣是大功德亦非功德當知菩薩離因緣菩薩離功德故無菩薩亦無衆生衆生即菩薩也衆生非菩薩衆生而心菩薩心之為菩薩也夫以智慧劍破煩惱城而尋歡喜園是化三毒

為三昧迴六賊爲六神此解鈴繫鈴之事耳無住禪師三句法門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是一非一是二非二阿羅漢言降龍伏虎果且龍之云哉果且虎之云哉儒宗之學曰祛妄曰閑邪曰克己世人耳目口

鼻四肢百骸七情六欲洶洶然攻擊戕賊滅性傷生爲害實鉅非強有力者弗能制此降龍伏虎之微旨乎周子太極圖說陰陽相摩八卦相盪而皆根太極心者一身之太極也貫乎萬有百爲之中是名統宗是名會元

各一太極共一太極也大梅師曰任爾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釋與儒可謂異而同矣然則水中月幻也非幻也從幻得真可入悟境所謂千潭一月印是也指端有月指在月耶月在指耶指不在月月何在月不在

指指又何在是月却非月非月亦復非處處無礙著一心即明月以之普照十方世界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況七情六欲與夫四肢百骸耳目口鼻之幻合也哉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其諸一心之

神通廣大運量無邊者乎傳燈燭暗也指月見心也燈亦心月亦燈也故曰無菩薩亦無衆生以衆生而心菩薩心之爲菩薩也此録版已漶漫恐有志斯道者惶惑於魯魚亥豕之更目校讐其譌浚令歆劂而爲之叙以推言指月之義與即心是佛之旨相發明倘亦幻寄及從上諸聖之所欣然而樂與也夫

旹

乾隆八年癸亥仲冬和碩怡親

王序

重刻水月齋指月錄敘

此幻寄道人瞿君所集從上老古錐語也。古德云。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竊符盜璽者紛然。要須有個驗處。所謂驗處者。非有文。非無文。現前逼露。卓卓寧彰此眞符也。所以古德又云。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玄沙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猶如話月。曹溪竪拂子。還如指月。若夫執指爲月。此晉鄙所以受欺於公子

也。僧問雲門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澄波無透路。仰山云。月落千江。體不分水。永嘉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幻寄以爲我此一齋可攝千江之水月。而不免於指月。使有

能釋指見月者。則此錄可不設也。是以先師見而亟賞之。當時老宿有異議。謂俗漢之書。學者不當經目。先師哂之。曰此迨如以峩眉之月。只落錦江。不經吳會也。余嘗攷五燈並燦於南北

宋。而廣燈一集。實出李都尉遵勗之手。與四燈俱傳。如掌五指。會元所緝。咸備述焉。亦觀其有實驗於符信否耳。幻寄生萬泰間。適當宗門衰晚。乃於宦學之暇。醉心此道。研味有年。雖鈎索

甚廣。亦大率用會元爲胎骨。參以諸家同異。其便於參伍者。在摭拾二派五宗諸師激揚綱要之微言。各各綴於本條之下。使竊符之子。不得行其狡獪。故語備諸家。宗兼旁正。昔大慧杲疾

諸方臂香妄授。各存窠窟。乃集正法眼藏一書。并其旁出諸老經教道理而共存之。張無垢譏其不專主張擊石火閃電光者一著子。大慧岸然不顧。何者。一師指授。易成窠窟。彼此互傾互

奪。然後儱侗不得。支離不得。語不得。默不得。一不得。異不得。學者情識無處安立。不得不死。却心。向自已脚跟下挨拶討下落。及乎挨拶到去不得處。忽然虛空迸裂。冷灰豆爆。然後自已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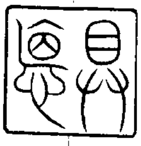
轆轆活卓卓者一著子。突然現前。及自家本等受用。既得現前。然後試舉從上諸老宿各各橫拈竪弄當陽縱奪不拘文字者一著子。亦無不宛轉的的現前。如水中月。觸處皆圓。如指端月。

當空湧現。先老人有賞於幻寄者此耳。至其間出已意。雖不能盡無可商。然諸家源委。具在目前。瑕瑜可以共矚。如月之圓缺。映水則現。幻寄正不欲私一已之駃見。蔽人天之眼目也。茲錄

刻板。初藏本家。學者搆之或艱。
及破山和尚鋟之嘉禾。而江南。
學者人置一帙於行縢間矣。江
北獨未之或見。余乃命禪者較
讐其譌。而重鋟之天寧。用惠大
江以北有志此事者。雖然。利與
害俱。藥與病兼。世出世間。諸法
類然。此錄本集從上諸聖殺活
眼目。勦絕學者病根窟窠。而聰
利之徒。或者記其言句。採其尖
新。資其辨利之助。輒謂我有超
人之作。據自稱楊稱鄭。塗糊没

眼長老。誑嚇無知俗子。則非幻
寄及從上諸聖指月者之過。而
諸人執指者自作没量之罪過。
莫謂雲門未曾道破可也。

雲門道人弘禮題



水月齋指月錄原序

嵇叔夜好鍛阮遥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他好雜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僻者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尚交唖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間雖窮極要眇以開之使物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爲之移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孰足控摶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

經語者意不若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隷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門家言及歲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與霑甘露開蔽艮多既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欲復聞予則沈酣於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眞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爲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縠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

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於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壒蔽日予席枕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涬溟堀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圭組見逼必謝之皃穉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人

唖予固自唖矣至乙未積錄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黄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既已喻其僻矣予乃欲使有目者共唖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歸道徹欲梓此意益堅且曰子謂此爲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

楔至爲發願偈率其弟任若子梓行之予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爲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其質之鑪鞴火蠟

萬曆壬寅夏五月戊寅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書

刻指月錄發願偈 有述

釋典雖有宗教兩塗世尊云吾四十九年任世未曾說一字則何教之非宗乎顧宗門須憑實悟毫不容僞觀古之尊宿幾十年煆煉自許直至末後爲明眼人煆煉過方始開省則悟豈易言哉及其悟後奉戒愈精檢過愈密甚至向折脚鐺下入山磨煉眞悟人氣象如此豈非識法者懼乎今之望見門頭戸口者便謂已證已得從而呵佛罵祖放蕩無檢

聲色貨利居然常人而高談濶論明欺一世噫欺世乎自欺乎有日鬚眉墮落嘔血無及在何得歸罪於宗偈曰

世皆懺罪造福我亦作福滅罪惟有流傳法寶
續佛慧命爲最願我生生世世不逃正路修行
直取菩提上果徧度法界衆生還願衆生覺悟
修行不逃正路聊憑標月指頭正見雲開月露
逍遥性海之中當體與佛全同逐一銷除夙習
次第到岸登峰愼勿撥無因果莽莽蕩蕩招禍

殺盜婬妄不除。豈得泥犂免墮。還有向上一言。
頭上便是青天。秋月梧桐滴露。春風楊柳含烟。
萬曆辛丑歲八月初三日吳郡嚴澂和南書

指月錄總目

卷之一
七佛
毘婆尸佛
尸棄佛
毘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附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
須菩提尊者

無厭足王緊那羅王附
舍利弗尊者
鴦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廣額屠兒文殊思業祖師附
泰跋陁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萬迴附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子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抑氷淥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懶殘
法順大師
清涼澄觀國師

卷之三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
八祖佛陁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章次列于東土祖師
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南嶽讓嗣南嶽一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青原思嗣青原一世
卷之六
二祖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
向居士

四祖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
牛頭山智巖禪師 融禪師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法持禪師嗣持慧方禪師嗣方巖禪師嗣
安國玄挺禪師 威禪師嗣
天柱崇慧禪師 二人
徑山道欽禪師 鶴林玄素嗣素牛頭威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佛窟惟則嗣則牛頭慧忠嗣忠牛頭威嗣
鳥窠道林禪師 徑山欽嗣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
壽州道樹禪師 北宗秀嗣
嵩嶽破竈墮和尚 安國師嗣
嵩嶽元珪禪師 二人
終南惟政禪師 嵩山普寂嗣寂北宗秀嗣
嵩山峻極和尚 破竈墮嗣
六祖旁出法嗣
司空山本淨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永嘉玄覺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
圭峰宗密禪師 遂州道圓嗣圓荊南惟忠嗣忠磁州法如嗣如荷澤嗣

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
講肇論僧

道流在佛殿 法師入佛殿
六通院僧
聖僧像
死魚浮水
馮延巳
問聖僧年
偃臺感山主
僧見地藏
鵓子趂鴿

問無揀
廣南住菴僧
圓通和尚
童子上經
先淨照禪師
曹溪王衣鉢僧
高麗觀音
長明燈
護國天王

五蘊偈
犬傷持鉢僧
宋太宗
茶陵郁山主
因禪師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
上竺圓智
公期和尚

雲頂禪師
終夏不說 老宿畜童
二庵主
舉九年面壁
師子捉兔
婆子燒庵
婆子到趙州
跨驢人
肇法師

雙溪布衲
法海立禪師 天寧明附
幽棲和尚
老洞華嚴
太瘤
歐陽文忠公
醫官僧
無鬼論
古德油糍

定僧問彌勒
元曉
修雅法師
文通慧
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上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南二馬祖嗣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下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 南二馬祖嗣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水潦和尚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澧州三角總印禪師
汾州無業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常州芙蓉大毓禪師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五臺山隱峯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亮座主
百靈和尚
則川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濛溪和尚
襄州龐蘊居士四十七人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青二石頭嗣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潮州靈山大顛禪師
潭州長髭曠禪師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振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鳳翔法門佛陁禪師
澧州大同濟禪師十八人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據符碑嗣石頭
天王道悟禪師據丘碑嗣馬祖未定宗派二人
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南三百丈嗣
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南三百丈嗣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
洪州東山慧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十人

趙州觀音從諗禪師南泉嗣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終南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 十人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鹽官嗣
芙蓉靈訓禪師歸宗嗣
漢南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四人
鎮州普化和尚盤山嗣
壽州良遂禪師麻谷嗣
虔州處微禪師西堂嗣

金州操禪師章敬暉嗣暉馬祖嗣
戒靈禪師永泰湍嗣湍馬祖嗣
五臺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三人

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百丈嗣潙仰宗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青三藥山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澧州高沙彌 六人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嗣
吉州孝義性空禪師 二人
仙天禪師 大川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大顛嗣
馬頰山本空禪師

本生禪師 三人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 長髭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天一
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睦州陳尊宿 南四黃檗嗣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 二人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長慶安嗣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二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趙州嗣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六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 長沙嗣
石梯和尚 茱萸嗣
紫桐和尚 子湖嗣

日容遠和尚 二人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 關南常嗣常鹽官嗣
漳州羅漢和尚 二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 高安愚嗣愚歸宗常嗣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 天龍嗣龍大梅常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溈仰宗溈山嗣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京兆府米和尚
元康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鄭十三娘八人
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臨濟宗
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青四道吾智嗣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二人
僧密禪師雲巖晟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船子誠嗣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翠微學嗣
郢州清平令遵禪師二人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天二龍潭嗣
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禪師青四雲巖晟嗣曹洞宗
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居士南五陳尊宿嗣
袁州南塔光涌禪師溈仰宗仰山嗣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二人
雙峰古禪師先雙峰溈山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宗臨濟嗣
魏府大覺和尚
鎮州寶壽沼禪師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幽州談空和尚
虎溪庵主
覆盆庵主
桐峰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巖上座 十二人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 青五石霜諸嗣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郤武龍湖普聞禪師
潭州雲葢志元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張拙秀才 六人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 夾山會嗣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
郢州四禪禪師
鳳翔天葢山幽禪師 五人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 天三德山鑒嗣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四人
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青五曹洞宗洞山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
益州北院通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越州乾峰和尚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九峰通玄禪師 十一人
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南六溈仰宗西塔穆嗣穆仰山嗣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 南塔通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臨濟宗興化嗣
守廓侍者 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沼嗣

寶壽第二世和尚二人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青六九峰虔嗣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二人

鳳翔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安嗣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蟠龍文嗣文夾山會嗣

郢州桐泉山禪師黃山輪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天四巖頭奯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二人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雪峰存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

龍華照布衲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越州鏡清道怤禪師

報恩懷嶽禪師

安國弘瑫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越山師鼐禪師

太原孚上座十二人

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青六曹洞宗曹山嗣

處州廣利容禪師二人

洪州同安丕禪師雲居膺嗣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

池州稽山章禪師

朱溪謙禪師

南康雲居道簡禪師五人

護國守澄禪師疎山仁嗣

黃檗慧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三人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青林虔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白水仁嗣

杭州瑞鹿幼璋禪師二人

報慈藏嶼禪師龍牙遁嗣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天四雪峰存嗣雲門宗

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南七潙仰宗資福寶嗣

郢州芭蕉繼徹禪師芭蕉清嗣

彭州承天辭確禪師　二人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臨濟宗南院顒嗣

鐵胡頴橋安禪師　二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西院明嗣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天五玄泉彥嗣彥巖頭奯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羅山閑嗣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玄沙嗣

安國慧球禪師

福州大章契如禪師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　四人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長慶稜嗣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　三人

谷山行崇禪師保福展嗣

漳州報恩道熙禪師

招慶省僜禪師　三人

鼓山智嶽禪師鼓山晏嗣

報國照禪師龍華照嗣

衢州烏巨儀晏禪師鏡清怤嗣

福州瑞峰志端禪師安國瑫嗣

保福清豁禪師睡龍溥嗣龍雪峰存嗣

四祖清皎禪師白兆圓嗣圓感潭資嗣資德山鑒嗣

大龍智洪禪師　二人

同安志禪師青七曹洞宗同安丕嗣

廬山佛手行因禪師鹿門真嗣真曹山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草庵義嗣義曹山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廣德延嗣延曹山嗣

廣德周禪師　二人

石門慧徹禪師石門蘊嗣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天五雲門宗雲門嗣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禪師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
洞山清禀禪師
北禪寂禪師
雲門朗上座 十一人

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南入臨濟宗風穴嗣
廣慧眞禪師 二人
黑水和尚 天六黃龍機嗣
棗樹第二世和尚
呂巖眞人 三人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 羅漢琛嗣
昇州清凉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三人
酒仙遇賢禪師 龍華球嗣球長慶稜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青八曹洞宗同安志嗣
懷安雲頂德敷禪師 護國遠嗣遠護國澄嗣澄疎山仁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天六雲門宗香林嗣
韶州大歷和尚 白雲祥嗣
連州寶華和尚 二人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雙泉寬嗣
荊南福昌惟善禪師 二人

蓮華峰祥庵主 奉先深嗣
藍田縣眞禪師 般若柔嗣柔雲門嗣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羅漢琛嗣法眼宗

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南九臨濟宗首山嗣
并州三交智嵩禪師
葉縣廣教歸省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襄州谷隱蘊聰禪師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鐵佛院智嵩禪師
仁王院處評禪師
智門罕迥禪師
丞相王隨居士 十八
圓通緣德禪師 天七清溪進嗣
郢州大陽警玄禪師 青九曹洞宗梁山觀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 天七雲門宗智門祚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文殊真嗣真德山密嗣
洞山自寶禪師 五祖戒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 福嚴雅嗣雅洞山初嗣
南安巖自巖尊者 西峰豁嗣豁清涼明嗣明雲門嗣
天台德韶國師 法眼宗法眼嗣
金陵清凉泰欽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歸宗策眞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古賢院謹禪師 十五人

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 南十臨濟宗汾陽嗣
滁州瑯琊慧覺禪師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南嶽芭蕉谷泉禪師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六人

浮山法遠禪師 葉縣省嗣

潤州金山曇頴禪師 谷隱聰嗣

唐州大乘德遵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四人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璉嗣

文公楊億居士 二人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青十曹洞宗大陽嗣

興陽清剖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三人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 天八雲門宗雪竇嗣

宗道者

修撰曾會居士 三人

南康雲居曉舜禪師 洞山聰嗣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居士 三人

荊門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廣嗣 廣五祖戒嗣

明州育王懷璉禪師 泐潭澄嗣 澄亦五祖戒嗣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 延慶榮嗣 榮智門祚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 北禪賢嗣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二人

南康雲居子元禪師 開先暹嗣 暹德山遠嗣 遠雙泉郁嗣 郁雲門嗣

杭州永明延壽禪師 法眼宗韶國師嗣

杭州五雲志逢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温州瑞鹿本先禪師

温州雁蕩願齊禪師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 七人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清涼欽嗣

廬州棲賢澄湜禪師 百丈恒嗣

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黃龍慧南禪師 南十一臨濟慈明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
金陵蔣山贊元禪師
洪州大寧道寛禪師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 六人
蘇州定慧超信禪師（瑯琊覺嗣）
越州姜山方禪師
宣州興教坦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秀州長水子璿禪師 五人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大愚芝嗣）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龍華嶽嗣嶽谷隱聰嗣）
東京芙蓉道楷禪師（青十一曹洞投子嗣）
隨州大洪報恩禪師
東京慧林宗本禪師（天九雲門天衣嗣）
東京法雲法秀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禮部楊傑居士 四人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雲居舜嗣）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九峰韶嗣韶泐潭澄嗣）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報本有蘭嗣蘭雪竇顯嗣）
僉判劉經臣居士（智海逸嗣逸開先暹嗣）
杭州淨土惟正禪師（法眼宗淨土素嗣素崇壽稠嗣稠法眼嗣）

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黃龍祖心禪師（南十二臨濟黃龍嗣）
隆興寶峰克文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吉州隆慶慶閑禪師

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潭州泐潭洪英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恭首座
安吉報本慧元禪師
景福順禪師
黃檗積翠永庵主

延慶洪準禪師 十一人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楊岐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三人
潭州大溈慕喆禪師 翠巖真嗣
紹燈禪師 玉泉芳嗣芳浮山遠嗣
鄧州丹霞子醇禪師 青十二曹洞宗芙蓉嗣
洪州寶峰惟照禪師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 四人
東京法雲善本禪師 天十雲門慧林本嗣
投子修顒禪師 二人
清獻趙公 蔣山泉嗣泉雲居舜嗣
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隆興黃隆悟新禪師 南十三臨濟祖心嗣
隆興黃龍惟清禪師
隆興泐潭善清禪師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 七人
隆興兜率從悅禪師 寶峰文嗣
東京法雲杲禪師
隆興泐潭文準禪師
瑞州清涼慧洪禪師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 五人

廬州羅漢系南禪師 雲居祐嗣祐及開元琦保寧璣皆黃龍南嗣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 二人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開元琦嗣
慶元育王淨曇禪師 保寧璣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白雲端嗣
提刑郭正祥居士 二人
安吉上方日益禪師 保寧勇嗣
灨州顯首座 二人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 大溈哲嗣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 二人
眞州長蘆淸了禪師 青十三曹洞丹霞嗣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 二人
江州圓通德止禪師 寶峰照嗣
衡州花藥智朋禪師 石門易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 石門易嗣
天台如庵主 天十一雲門本覺一嗣一慧林本嗣
平江西竺尼法海禪 二人

東京慧林懷深禪師 長蘆信嗣信慧林本嗣
平江萬壽如璝禪師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
大覺法慶禪師 法雲白嗣白法雲秀嗣
臨安廣福惟尙禪師 保寧英嗣英法雲秀嗣
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五世
吉州禾山慧方禪師 南十四臨濟悟新嗣
華亭性空庵主

空室道人智通 三人
潭州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淸嗣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東京長靈守卓禪師 三人
隆興黃龍道震禪師 泐潭淸嗣
慶元天童普交禪師 泐潭乾嗣乾東林總嗣總黃龍南嗣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
慶元二靈知和禪師 三人
紹興慈氏瑞仙禪師 開先瑛嗣瑛東林總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 兜率悅嗣
西蜀鑾法師 法雲杲嗣
隆興雲巖天遊禪師 湛堂準嗣
隆興九仙法清禪師 慧日雅嗣雅寶峰文嗣
眉州中巖蘊能禪師 大溈瑃嗣瑃大溈秀嗣秀黃龍南嗣
懷安雲頂宗印禪師 二人
成都信相宗顯禪師 昭覺白嗣白黃檗勝嗣勝黃龍南嗣
成都昭覺克勤禪師 五祖演嗣
舒州太平慧懃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禪師
彭州大隨元静禪師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法閦上座 九人
金陵俞道婆 瑯琊起嗣 起白雲嗣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 智海平嗣 平大溈喆嗣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 泐潭祥嗣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 青十四曹洞 天童覺嗣
明州瑞巖法恭禪師 二人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 天衣聰嗣 聰石門易嗣

卷之三十

六祖下第十六世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 南十五臨濟萬年一嗣 一泐潭清嗣
左丞范冲等五居士 圓通旻嗣
臨安徑山智策禪師 雲巖遊嗣

徑山大慧宗杲禪師 昭覺勤嗣語列此卷下兩卷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慶元育王端裕禪師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
平江南峰雲辯禪師
臨安靈隱慧遠禪師
建康華藏安民禪師
成都昭覺道元禪師
潭州大溈法泰禪師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
臨安中竺中仁禪師
眉州中巖祖覺禪師
平江明因曇玩禪師
成都昭覺道祖禪師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遠居士
成都范縣君 十八人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太平懃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
安吉何山守珣禪師三人
温州龍翔士珪禪師龍門遠嗣
南康雲居善悟禪師
隆興黄龍法忠禪師普庵印附
衢州烏巨道行禪師
南康雲居法如禪師
南康歸宗正賢禪師
安吉道場明辯禪師
世奇首座
給事馮濟川居士九人
台州石頭自回禪師大隨靜嗣
常德梁山師遠禪師
莫將尚書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四人
無爲冶父道川禪師淨因成嗣
卷之三十一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卷之三十二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指月錄總目

指月錄卷之一

明 善堂重梓

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集

吳郡天池山人嚴澂道澈甫較

雲門道人弘禮重梓

雲門學人濟義上瀾炤宗上臨永道寂熙仝訂

七佛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

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幻寄曰。始予錄指月錄。七佛第書其偈。阿含化跡。皆削焉。既見世之人。粗聞即心即佛者。率

多撥無報化。乃悟昔人載此之妙密。蓋偈闡法身之極致。阿含示化跡之大略。可謂斷常俱遣。事理兩融者矣。傳燈成於道原。而裁定於楊大年。其旨不苟也。因具錄之。此錄稍錄神通。亦以此。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値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正宗作九年甲寅四月初八

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琅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僧問九峰虔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否。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爲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峰曰。祇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 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四十二正宗作二十七年。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窓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淩虛踰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

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於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麋。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

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正宗作昭王三十三年戊寅。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或云成道於臘月八日。以周正二月。乃夏正臘月也。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芭蕉徹云。忙忙者帀地普天。雪竇頌云。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幻寄曰。於斯薦得。則華嚴論所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是顧虎頭畫人影。雖得其神。而終是畫。香嚴上樹話。雪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話。玄沙三種病人。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深山巖崖佛法。高峰見雪巖。巖問睡著未夢主人。都是依樣畫猫兒。咦。此俱是畫。如何是真。咄。不見雲門云。且道非非想天。今有幾人退位。過此。更參三十年。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咦。在那一個身。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

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慶福懷云。蓮花色比丘被熱謾。且致。還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

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强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

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

問我。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不知。因邪而打正。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翠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寶葉源頌云。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乙離。王不屬火。斷橋倫頌云。那一通。你問我。立闢倒捶無鬚鎖。等間一掣一掣得開。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這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

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

一賢於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尊嘗於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昭覺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那個文殊。便與一椎。看他做麼合殺。　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雪竇顯云。它雖是個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廻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卽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你老婆禪。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五雲逢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秖如教意怎生體解。　翠巖眞好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甚却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劭武方其問時。以手搯其膝而去。眞

笑曰。賣匙著客。未在。

洪覺範曰。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未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子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雲庵和尚見之。明日陞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客。忝玄上士。試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閒觀。喝一喝下座。雲庵亦有偈曰。佛性天眞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妙喜云。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究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無心。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女子入定勢。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嚮。拂袖出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妙喜頌云。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

圜悟勤頌云。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孰負兮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靑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尼妙總頌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罔明文殊。靴裏弄指。

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寶峯照頌云。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應難。五疾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石門易頌云。坐擁羣峯覆白雲。鷺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花雨紛紛落。午夢初回識故人。

佛燈珣頌云。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由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閑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靑山如黛潑。

佛照光頌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而嘴。

殃崛摩羅因

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徑山杲禪師遊方時。以此因緣請益湛堂準禪師。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山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劃地不會。山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佛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它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山當時理會不得。及見圓悟後過虎丘。閱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

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
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
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
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
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
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
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
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
發大勇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寤。既寤已。所
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
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
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
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
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山是
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山
後嘗頌此因緣。其頌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
有寒泉徹骨冷。誰家美人來照影。不照其餘
照斜領。鼓山珪公亦同頌云。月裏仙娥不畫

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
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世尊一日因
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
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內語。門外語。潙山喆
代云。吾不如汝。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
門。入不得門。若入
得門。氷消瓦解。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
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
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
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世尊
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

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
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
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
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
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
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
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修山主問
澄源禪師。
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迦
葉作舞作麼生。會。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
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
作麼生。源休去。幻寄云。有底道世尊以藥去

病。澄源以病去藥。夢也
未夢見乾闥婆王在　世尊在第六天說
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
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
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
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
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
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
天衣懷舉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諸仁者。作
麼生下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
通妙用。智慧辨才。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
莫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

人辨得麼。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
佛魔。閉眼見暗。魔之與佛。一時穿却鼻孔。妙
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
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
處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開眼合眼郎當
不少。又云。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
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如此
道了。只向他道。幾乎錯喚你做魔王。此語有
兩負門。若人檢點得
出。許你具衲僧眼。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

巖眞云。親言出親口。
湛堂準頌云。好笑提
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妙樂
吹布毛須還鳥窠。松源岳頌云。地獄天堂
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
已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

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逢云。甚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
如今人有起法見佛見。五雲與烹茶兩
甌。且道是賞伊罰伊。同教義。不同教義。白
雲端云。大衆。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若有
向承天這裏起法見佛見。承天終不敢教動
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五
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
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
被蛇傷。怕
見斷井索。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天童傑云。爲
人須爲徹。殺
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氣力。且不知此劍
來處。帶累釋迦老子。通身是口也分疏不下。
五百比丘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
翻大海踢倒須彌。雲門扇子𨁝跳上天。築著
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
麼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
來總
是歌。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

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頌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須它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爲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又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圓悟勤云。鳴指三下。是點破。是撒沙。徑山杲云。邪正兩分。正猶鞭影。百丈恒舉此請益法眼。語未終。法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

過去龍光佛時。會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翠巖眞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一人一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無聞底道理。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溈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黃面老被外道拶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辨得。許你頂門具眼。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歎曰。善哉善哉。世尊乃覺而不見。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

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匾擔驀

折兩頭。脫一毛頭上現乾坤。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個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大陽玄云。不因世尊問。泊乎忘却。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猪便行。一場懡㦬。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復頌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僧問雲峯悅。靈山拈花意旨如何。悅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悅云。口是禍門。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棃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

當依勑恭順佛故。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雪峯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雲峯悅云。然膏肓之病。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毘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

王五十二（正宗作三十六）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佛鑑懃頌云：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

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經題八字（僧問地藏琛：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曰：看取下注脚。徑山杲頌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憤怒那吒失却威。幻寄曰：有以漚和二字釋此者，是以柏樹子話爲三界唯心，同一鼻孔，座主見也。）

華嚴論：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徑山杲頌云：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金剛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雪竇顯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圓悟勤云：且道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無我相，無人相。（龐居士問講金剛經座主云：無我相，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對。士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何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

文殊所說般若經：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此山應須云：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哈哈。　徑山杲頌云：壁上安燈盞，堂前寘酒臺。悶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　高峯妙頌云：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爲從前被眼遮。三脚驢兒纔跨跳，鑊湯鑪炭是吾家。）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徑山杲頌云：花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答林少瞻云：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卻是經，經卻是頌。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要忙，亦不可放緩，如調弦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　瑯琊覺禪師嘗問講僧曰：如何是居一

切時不起妄念？對曰：起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對曰：息即是病。又問：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對曰：知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對曰：辨即是病。覺公笑曰：汝識藥矣，未識藥中之忌也。實覺禪師則爲之偈曰：黃花熳熳，翠竹珊珊。江南地煖，塞北春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雪堂行頌云：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裴休爲圓覺敘有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宋徑山慈辨禪師寶印別其語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從容錄。）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八

識二無我徑山杲頌云陜府鐵牛白癩嘉州大象耳聵兩個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淸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

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妙喜頌云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竹庵珪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徑山杲頌云春至百花開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海印信頌云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　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隕尼無著頌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消隕試問楊岐栗

棘蓬何似雲門胡餅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竹庵珪云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天目禮頌云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呪　阿難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眞如卽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卍庵顏頌云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　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

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顯頌云全象全牛翳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湛堂準頌云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卽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法華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朴翁銛頌云世間相常住黃鸝啼綠樹眞個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圓極岑頌云蠻奴赤脚上皇州貢盡珍奇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挂玉鉤分明

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輥繡毬。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昔有僧誦此忽起疑。日夕不置。忽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語爲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破庵先頌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

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現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圓極岑頌云。峋嶁峯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就中一句是正

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徑山杲頌云。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洩。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月。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佛慧命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一

指月錄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衆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偸鈴。瑯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石田薰頌云。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瑕却有瑕。

文殊問

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

力未充。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却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進云。汝向後自悟去在。修云。某甲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指云。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乃禮謝。簡翁敬頌云。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瞞。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文殊大士嘗謂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卽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語。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爲佛。天子云。如如法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天子

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善住天子准上應有意字。此或另是一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別。取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文殊云。秖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眞見如來。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大小文殊。趁著天子脚跟轉。天子却惺惺。文殊未具眼。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麽法。天親曰。秖說這個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天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雪竇舉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不舉維摩默然。便云。維摩道甚麽。又云。勘破了也。復頌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毘耶離。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圜悟勤云。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 白雲端頌云。一個兩個百千

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　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

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眞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耶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與你四

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妙喜曰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衆云希有世尊且道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讚希有二字圜悟禪師云一句是一個鐵橛故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佛乃勅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去卽去佛處不得。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

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是彌勒誰名彌勒　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

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鴦崛魔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鴦崛前鴦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鴦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

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鴦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翠巖眞云且道甚麼處見直饒雪天縹緲湖光瀲灧且莫說夢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妙喜曰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互相熱謾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底麼隨後咄云寐語作麼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東山覺拈云今時叢林將爲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是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便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遂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心道禪師道佛鑑法嗣也殊曰你正殺猪時見個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偈曰

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泰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個是如來涅槃那個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個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個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秖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

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高僧傳作佛駄跋陀羅問鳩摩羅什語佛駄跋陀羅乃佛大先弟子也

寶誌禪師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窠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　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　帝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幻寄曰誌公安樂禁及十二其旨與達磨之不識德山棒臨濟喝皆自靈山拈花一脈相承如塗毒鼓如太阿劍聞之者喪嬰之者斷不可以心思意解者而或者謂十二乃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其在書字時節刻漏中乃書之在十二時中也安樂禁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此所以爲修習也是以趙州庭柏爲三界唯心溈山拂子爲附物顯理者同道座主奴也何足以語此或者語出傳燈錄梁武未識達磨舉朝亦不識誌公　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劈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

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栴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師嘗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靈跡炳著士庶皆共事之初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之於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

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衰矣由是禁師出入至梁乃下詔褒師令勿復禁 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汾陽曰不枉西來 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別云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又曰如我身

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不見行行不見立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噇飯喚甚麼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大乘讚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眞體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遶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

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顚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忘常寂自然契合

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二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廻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三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卽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個不居。兩名由爾情

作。無情卽是眞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工夫。不解卽心卽佛。眞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個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四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廻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卻五慾瘡疣。解

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五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見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廻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卻。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銷落。六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

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躭愛戀。無著卽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七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紛。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反作荊棘荒草。但執黃葉

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强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八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卽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渡河船師渡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渡船軌則船師及彼渡人兩個本不相識

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九 悟解卽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嬭孩兒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眞不假分別男女十 十四科頌十四首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卽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秖在目前愚倒迷人不了佛性天眞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日爲晩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

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會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

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諍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卽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麫求餅。餅卽從來是麫。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卽是菩提。無心卽是無境。生死卽是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

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慾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翛然淸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靑黃。衆生謾造文章。吾

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顚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顚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

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卽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

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悽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靑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眞如佛像。此人卽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惟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眞道。轉加鬪爭剛強。心裏蚖蛇蝮蠍。螫著便卽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眞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

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四衆爲言疑嫌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眞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愛河。不解眞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

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綱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卽來訶。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翛然眞入圓成。絕此四

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踰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這應是遮莫刀劍臨頭。我日應是亦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

狂趁忩忩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叿叿。

十二時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麽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

是道只麽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在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求眞作淨潔却勞神方（應是方）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施功

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應作室）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

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求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天地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洪覺範曰誌公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浸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徇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脈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曰用時便用何哉幻寄曰覺範於文字轉接處求誌公語脈既其華未既其實使生死不屬有無不可用時便用則心法不屬有無又何可用時便用且知生之未生死之未嘗死倏然而來倏然而往非生死不屬有無而用時便用乎見有生死則有心法見無生死則無心法不見古人道生死中無

佛則無生死耶生死心法同一幻泡未可若是分別也誌公諸讚詠拔善惡刺裂凡聖網苟會其旨則踏毘盧頂顊上行一以情求則入地獄如箭射真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也

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耎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其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仍令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於家內王筠立碑於寺門處處傳遺像焉幻寄曰可惜一枝燭分付不著人却作後事會喫若作佛法會便好與梁武一坑埋却因述頌云達磨隻履攜歸葱嶺誌公一燭梁宮搖影青陽已謝行人遠落花滿堦月華冷銀河西橫玉漏殘夢破轆轤鳴露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娶劉氏女名　光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沉籠水中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毘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

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見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

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麽。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保寧勇云。大衆。傳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暫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個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會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觜。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呵呵呵。阿呵呵。囉哩囉囉哩。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張無盡見皓布裩舉大士此頌。

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霶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

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陳太建元年己丑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决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

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鎮之。又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跌坐而終世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現在。士於太清二年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士愍而從之士嘗遣弟子致書梁武中有云上善畧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中善畧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下善畧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梁武問從來師事誰耶日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日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梁武又問何爲眞諦日息而不滅武日若息而不

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大士不免流俗日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武日大士大識禮日一切諸法不有不無武日謹受大士來旨日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己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武默然大士辭退

南嶽慧思禪師。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常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法師有徒數百。聞閱中觀論發明禪理故造稟

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緣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　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　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

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嘗以道俗所施金字般若法華二經爲衆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

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現前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顗卽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値一處林泉勝異師曰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具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　師因誌

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　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師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　將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卽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屛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

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煖身輭顏色如常卽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也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誕生之夕祥光燭鄰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卽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峰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

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卽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宿通潛發以所證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妙喜云智者悟旋陀羅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惟無盡居士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語余曰當眞證入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惟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喻默默自默一頭矣又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為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却成剩法矣太建元年辭思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謝遣徒衆隱天

台山佛隴峰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峰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卽悟禮像之徵悲憂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僧得住之象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峰銀地汝宜居焉 師嘗謂法華為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

遂出玄義曰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花處於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

(無量)圓也(無作四諦性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正三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以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爲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蟭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

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以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隕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唯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三心開發得

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日眞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論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

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

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中見皁幘絳衣三神人語曰所欲建寺今非其時三國既一當有大施主建之寺建而國清宜名曰國清至隋開皇十八年詔司馬王弘依師所圖建國清寺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

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詔使者送弟子智璪及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道場一十有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蹟甚廣。具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於淄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云姓何。官云。住何國。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云。大聖決定何姓。住何國。往返數次。遂致書妙喜。乞斷此公案。喜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

宿州民賀跋氏。捨宅為伽藍。師曰。此本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是香積寺。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景龍二年。詔迎住大薦福寺。中宗稱弟子。三年三月三日示滅。勅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

寶月問氷壺。慈雲無不覆。為甚麼大聖不就薦福。壺云。不見道。君子愛財。月云。此是洞山底。長老分上作麼生。壺云。你還覺髑髏痛麼。月云。恁麼則是處是慈氏。壺云。矢臭氣。

中宗問萬迴。僧伽是何人。迴云。觀音化身。萬迴

法雲公。虢州閿鄉張氏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弱齡笑傲如狂。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藏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耳。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人因呼曰萬迴。其他靈迹甚多。不及錄。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解。時謂風狂。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未磨。如何照燭。師曰。氷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

道甚麽寒拾俱禮拜 師欲遊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麽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麽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因沙彌舉此州代干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山示滅 師凡有人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 初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痛醫不能愈師造丘以

呪水噴之立差胤異之乞一言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即國清寺寒山拾得也胤後既至任即入寺問師所在及寒拾踪跡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閴無人矣寒拾二人現在僧厨執役胤入師房惟見虎跡復問翹師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舂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厨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寒山子本無氏族始豐縣西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及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噪罵寺僧以杖逼逐翻掌大笑而去 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麽僧曰這風顛漢山向旁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醬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還識牛麽州曰不識山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羅漢遊

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麽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麽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厮兒宛有大人之作 閭丘入厨見山同拾得圍鑪語笑丘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且笑曰豐干饒舌二人即相携出松門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人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迹得所書林間葉上及村墅

屋壁辭頌。共三百餘首。後曹山寂禪師爲之
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行於世。
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
城道側。見兒孤啼。拾歸國淸。故名。後沙門靈
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登座。與佛像
對盤而餐。復于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
果聲聞。靈熠怒。因罷斥。令厨內滌器。每濾食
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卽與負去。　一日掃地。
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

姓個甚麼。拾得放下苕帚。叉手而立。寺主再
問。拈帚掃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
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山曰。不見東家
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國淸
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
事如何。維那叱之。拾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
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僧厨食爲烏所啄。拾得以杖扶伽藍神曰。
汝食不能護。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

僧曰。拾得譴我。由是著異。呼曰賢士。未幾與
寒山隱石巖而逝。道翹纂寒山詩。得偈亦附
焉。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
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卧隨地。常
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
肆聚落。見物則乞。醯醢魚葅。才接入口。分少
許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卧。雪
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

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卽著濕草履。途
中驟行。遇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
而眠。民以此驗之。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
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
得卽與你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白
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問如
何是布袋下事。師便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還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
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

個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云汝不是這個人曰如何是這個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秖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人能

弘道道分明無量淸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云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此應是一偈下章應別是一偈燈錄并作一偈恐非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淸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

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靑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宋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處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左右莫聞也淸旦道衣趨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得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

坐仁宗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卽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抑氷濼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與福寺沙門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携皂莢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皂莢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師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初居溫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全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抑氷而浴故人號爲抑氷古佛 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個甚麼便下坐 有僧

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秪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王敬禮謝茶次師提起槖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塔於瑞巖正寢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十二年丁卯

降神受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

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云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

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云

懶殘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鄴侯李泌微時在寺中讀書李固異人能識微察殘所爲

知不凡每謂人曰殘師中宵梵唱恒響徹山林其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一夕李潛往道名瞻拜師大訴曰是將賊我李拜益恭師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李啗之李捧食再拜謝師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德宗使人召之師寒涕垂膺使者見而笑令拭涕師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刺史將祭岳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峰隕巨石當道橫臥修磴者

以十牛輓之而又以數百人助輓屹不動師笑曰無煩多力遂履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遂開人始神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語衆僧曰爲爾盡驅彼授我筆衆以筆授師纔出寺一虎遽銜師去而虎豹亦隨絕踪師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

嗎（陟立切）世人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個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個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挃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法順大師姓杜氏世傳文殊化身也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聾者投師師呼之則聾愈有患瘂者投師師與之言則瘂愈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披以請師師端拱面之坐龍遂附病僧曰大師所向義無復留尋即釋然師大弘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嘗作法身頌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義學莫能窺其旨餘具如本傳

清涼澄觀國師姓夏侯氏山陰人才供二筆撰
華嚴疏鈔窮圓頓之旨神異種種有識咸戴
化後門人見有金甲神人空中翩然西逝門
人拜問神何爲曰取華嚴菩薩牙歸供養耳
門人異之遂啓塔戶視之師容貌如生而失
二牙以是知師爲華嚴菩薩也師有答皇太
子問心要書傳燈載之而妙喜正法眼藏亦
具載焉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
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

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
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
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
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
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
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
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
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
體妄卽眞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
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
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
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
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
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
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
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
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
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

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忘證入則妙覺圓
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
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
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
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
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
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
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
而常空矣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
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
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佛慧命
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二

指月錄卷之三

西天祖師 諸祖事跡叅傳法正宗等傳錄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值毘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

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而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 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 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 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

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即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諸比丘。佛已茶毘。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得入。尊者告衆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

尊者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尊者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偈已。阿難作禮奉命。尊者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凌虛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往辭阿闍世王。遂杳然入雞足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僧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汝當爲開。去已。復合。阿闍世王知尊者已入雞足山。乃請阿難同至山。山果爲開。見尊者入

定儼然。王禮訖。欲以香薪茶毘。阿難曰。未可燔也。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俟慈氏下生。乃般涅槃。王聞敬歎。與阿難禮辭。山合如故。當此周孝王五年丙辰也。按唐無畏三藏嘗入山爲尊者薙髮豈無畏至山亦爲開耶無畏必果位人也。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剎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　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

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者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生滅法。覺範作諸佛機。解了之解作决。　於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者詰之。聞述其師言。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於是地爲之動。光明遠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竦敬

尋得二果。幻寄曰。阿難果老昏。這僧不著便受伊毒藥。若向水老鶴上打發。便可踏毗盧頂顫上行。何有二果。却受聖宿小聖處分。一生埋沒。　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毗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

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

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佛滅度後後五百歲中汝當於罽賓國敷宣大法言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毘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當此周厲王十二年癸巳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

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尊者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毱多徒衆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師至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

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羅山蓋此周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尊者頸尊者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鬘耎言諭

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卽下天宮至尊者所禮足哀懺尊者曰汝自今而往於佛法更不相嬈乎波旬曰誓向佛道尊者曰汝可自唱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踊躍作禮而去　因訪一老比丘尼入門乃觸撒鉢盂尼曰佛在日六羣比丘甚是粗行數來我舍尚不如是尊者紹祖位人得與麼粗行者休去（汾陽昭代云已知錯誤）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

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

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時號無相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自後律教別行橫分五部傳法者唯傳禪門及經論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

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踊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 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尊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

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

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卽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

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正宗付法偈後有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心三昧以趣寂定語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正宗作瞿曇波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

法。行化至迦提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佛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

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承祖付囑。即超身虛空。散衆寶花。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忽起本座。現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即其所建塔閟其全身。時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偈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闍維收舍

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也。（圭峯云。德力甚深。智慧廣大。國王信邪。躬持赤幡。請諸論主論義。論主皆屈。王自論亦屈。遂改邪心。）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離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

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大愚芝云祖師一問童子一答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麽生會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叅三生六十劫）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即度出家復具戒

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衆盛以衣祴隨處建塔供養時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祖最少幼則與諸兄異尚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塲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

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爲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土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當此土周安王戊戌歲也（圭峯云馬鳴慢心誓斷舌以難祖祖立二諦義鳴即歸投宗鏡錄云西天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馬鳴往見端坐林中志氣渺然若不可測鳴語之曰沙門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

不勝。刎頸以謝。羅漢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眞可愧矣。遂投出家。二說與傳燈不同。并識之。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

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藏眞體於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一外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場。祖曰。汝義以何爲宗。曰凡有言說。我皆能破。祖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按宗鏡。外道卽馬鳴。與論乃脇尊者。馬鳴因此從脇尊者出家。與傳燈及正宗秪悟。而宗鏡復載韻陀山中語。則自矛盾矣。嵩公考據甚詳。宗鏡所記訛也。圭峯云。作妙伎樂。降諸伎人。於樂音中演說諸法。苦空無我。貴賤出家。時遇外國兵圍索九億金錢。王以馬鳴與之。方退。造甘蔗論十萬偈。又造起信等論。善能開誘。起信論疏又謂大士鳴琴則馬鳴。故稱馬鳴。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

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

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黙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赧王四十一年壬辰也。（圭峯云。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不摧靡。）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

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

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　南印度有五千外道與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尊者感慨易其威儀白衣持幡每俟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

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者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祖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者曰頃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尊者者悉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

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舍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建塔閟其全身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也圭峯云豪貴家生通四韋陀天地圖讖因與三友作妖術敗出家誦盡閻浮經論自謂爲一切智人大龍愍之接入龍宮悟已還出化國王婆羅門外道無數

造論數十部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瑯琊覺頌云龍猛盂中水提婆毳上針人人爭得失個個話浮沉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深農夫移片穈穈下獲黃金　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語具龍樹章祖既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

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

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 至巴蓮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辨由是歸伏

正法眼藏云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汰經於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鐘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曰我者誰祖曰你曰你者誰祖曰狗曰狗者誰祖曰你曰你是誰祖曰我曰我是誰祖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日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

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入奮迅定身

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供養漢文十九年庚辰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

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法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

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瘁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

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逈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漢武二十八年戊辰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

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

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凉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

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樹下起塔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也{圭峯云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蓊鬱}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欝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

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汾陽昭代云泊合忘却）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

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建塔漢成帝二十年戊申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

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正宗記祖曰汝何許人可白父母而後出家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千里然吾有小術往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祖須臾達彼夜多既聞其父母祖遂與授具）既授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當

新室十四年壬午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

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

衆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也。　初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圜悟勤頌云。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𩕳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禱於佛塔。母

夢吞明暗二珠因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巖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疑之賢衆曰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閼羅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誕

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

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漢殤

帝十二年丁巳也（圭峯云通達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衆生疑是天親未敢爲定）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剎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至西印土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衆力莫能舉王大會四衆問所由衆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

問三物七事爲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
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諍
入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
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
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
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
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祖曰然於是焚香遥
語月支國鶴勒那比丘曰汝教導鶴衆道果
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

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
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鶴
勒那俱西嚮作禮祖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
答之即辭得度與其具通衆夌虛趣月支國
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
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爲一白）有
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
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
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

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
於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
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
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
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
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
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
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

聞偈飛鳴而去祖即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
坐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
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濟十方世（宗鏡作徧滿十方際）
偈已泊然寂滅鶴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
奉全身漢桓帝十九年乙巳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
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
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
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即分身

各為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為太子今者千身孰為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然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覩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為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土為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祖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

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將葬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祖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寘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

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

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塲而建塔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或云波黎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

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行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淸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淸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

所祖曰仁者旣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

教我慇懃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旣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

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知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

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妝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當魏廢帝齊王二十年己卯也。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 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惱。 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翠巖芝云。當時尊者引頸。王便舉刃。當恁麼時。有人出來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 天童華拈諸師語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隨聲聲。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將蝦釣鱉。汾陽別云知師不惱。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王舉劍。師子引頸。當恁麼時有人諫得住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著瞎波斯。誣人之罪。瑯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子。要且不解返躑。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隊漢。被山僧剿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驀拈

拄杖卓一下云。修身愼行。恐辱先也。 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 孤峯深頌云。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永明頌云。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幻寄曰大小永明作座主見解。唐突般若。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語在師子章。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然。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

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麽或有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於
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
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
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
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
嬰疾苦王以問尊者爲陳因果王敬信受有
咒術師忌祖寘毒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
毒遂投祖出家後六十載德勝即位惑外道
說因詰祖曰師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

緣付法祖出師子尊者所付僧伽黎示勝勝
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
禮初勝欲抑尊者不如蜜多往諫因囚之至
是立出蜜多蜜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
家當爲何事蜜多曰我欲出家不爲其事祖
曰不爲何事蜜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
事蜜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
諸聖降迹即度出家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
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

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
不如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祖曰此衣爲
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
衣不如蜜多作禮祖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
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閟之東
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傳法記云祖踊身虛空現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墮地衆以衣裓接之又云祖又名婆羅多那又名婆羅多羅此二名華云別業泉衆初中天竺王苑有泉熱不可採王迦勝以問祖祖曰泉熱有三一下有熱石二鬼業三神業此神業也因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

須臾有神見謝得度脫七日而泉清冷如常泉故中竺北竺復以二名偁之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
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
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
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即化一
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
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
能立梵志怖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
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

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法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卽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卽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

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卽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付法已卽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東晉孝武太元十三年戊子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

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旣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

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祖付法已。即於座上起

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大衆建塔收供。當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也。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為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
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
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佛慧命
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三

較譌

卷之一

八葉第十四行勤誤作勲○十五葉第十七行堂誤作臺○十七葉第十一行翳舊本作意

卷之二

十四葉第二行苦誤作昔○二十二葉第六行獲誤作護○二十七葉第十二行何誤作乎○三十葉第一行名誤作是

卷之三

二葉第十八行迦誤作伽○二十二葉第十行授誤作受○二十九葉第十一行免誤作勉

音釋

卷一之三

騫苦賢切音牽 擷胡結切音纈捋取也 珣須倫切音荀 舁雲俱切音于對舉也 琛丑森切音郴 咍呼來切海平聲笑聲 蘸莊陷切斬去聲 岌峇忌立切音及口合切音溘高貌 峋嶁音荀樓山巔也 務鄰溪切 叿呼洪切音烘市人聲 鏊魚到切音傲餅鏊 螫施職切音釋蟲行毒 顗養里切音以 忩與怱同 閴苦臭切傾入聲寂靜也 傴僂上於語切下音樓不伷也 囁嚅音捻如多言也又口動貌 窣蘇骨切孫入聲 穤人余切音

如短衣 墅承與切音豎田廬也 醢呼改切音海肉醬 腲腇音猥腿肥貌 輓武綰切音晩引車也 寖同浸音晉進也漸也 昳杜結切[illegible]經日昃 晡奔謨切音逋申時 耎乳兖切音軟罷弱也 倕直追切音垂重也又人名 靸悉合切糝入聲輕舉貌 髲皮亦切平入聲鈚離也 諮與咨同 煗 煗與煖同 輭乳演切然上聲柔也 璪子藁切音早玉飾如水藻文 閿符分切音焚地名 抶尺栗切音叱笞擊也 捸盧谷切音祿捽也手持也 譴苦戰切牽去聲責問也怒也 燔符艱切音煩燹也炙也 [illegible]音訖 毱渠玉切音局 闤闠音還會市垣門也 閈侯幹切音翰里門曰閈又垣也 牴牾音抵誤觸忤也 赧乃版切難上聲面慚而赤也 磉蘇朗切桑上聲杜下石 遡音素逆流而上曰遡 娠之慎切音震婦懷孕也 瘵側賣切[illegible]瘵 佉丘於切音區與祛同 穗徐醉切音遂禾穎也 偁[illegible] 疏鳩切音搜當侯切音兜

指月錄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祖問尊者當往何國作佛事。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

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腳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禀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

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為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

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

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

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

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

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

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眾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之為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

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眾咸誓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欲毀佛法王故祖之姪也祖憫之欲開其蒙而六眾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祖遙知眾意彈指應之六眾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至祖所祖曰一翳蔽空執為翦之前無相宗宗勝欲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祖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

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妙喜云。卽今敢問諸人。那個是佛性。那個是精魂。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爲誰。提曰。大王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遽救近臣。迎祖至王宮。祖爲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隨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祖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耻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

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山中召

勝。祖謂王曰。知勝來乎。王曰。未知。祖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果再命乃至。 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且謂王曰。勤修白業。吾去一九卽回。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

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雪竇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帀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別記云。帝後舉問誌公。公曰。陛下還

識此人不帝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欲遣使追請公曰莫道遣一使
請闔國人去他未采著在圜悟勤云武帝道
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
是即未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祇
後來武帝是人對他誌公問乃相識之識且得
没交涉當時誌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
何不一棒打殺免見塗糊 誌公化在天監
十三年相去已久此必繆傳
今錄此者以勤公拈語也 祖知機不契
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
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
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
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

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
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叅
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
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
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
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
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
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
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

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
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
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
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
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
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
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
心竟 芭蕉清云金剛與泥人揩背圜悟勤云正當與麼時法身在甚麼處 越
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

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
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
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
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
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
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
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
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

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

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秖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秖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

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幷。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塗。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

禮辭而去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
流支三藏者僧中鸞鳳而議多與祖相違祖
玄風所被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
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
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
回見祖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祖
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棺空
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至唐開
元十五年丁卯爲信道者竊在五臺今不知

所在（傳燈載師示寂之日爲魏莊示安元年
戊申十月五日通論據史辨其訛故今
削去
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
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
謂不可有兩個或謂惟此一事實若也恁麼
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麼濁中淸淸中濁
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
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立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
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姙故生而
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
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
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宴坐又八

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
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
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
嶢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
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
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齊
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
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

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
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
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
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
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曰
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
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
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
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

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祖乃往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厮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後至筦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辨和法師正於其寺講涅槃經其徒多去之而從祖和憤嫉

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侃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矣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三月十六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辨和或云道恒恒聞祖語詆爲邪說遣徒破祖其徒至輒欣服不去恒有遇之塗者恒曰我用爾許功開爾眼今反爾耶其徒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恒遂深怒密謀與謗致祖非法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却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非殊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於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統要云信於是有省又問如何是古佛心祖曰汝今是甚麼心曰我今無心祖曰汝既無心諸佛豈有耶信于是頓息其

疑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隋煬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祖說法三十餘年絕口不談其姓族鄉邑常語四祖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

祖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没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

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愼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

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

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中峯本禪師作信

心銘闕義解每兩句下中以示語次述義解
乃作闕義復繫以偈聊錄二三要之大旨悉
如是矣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初示語云神
光烜赫萬靈罔測踞羣象之深淵啟重玄之
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
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蹤
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擎山似覺
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
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掛壁最現成難委
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荊棘次述
義解云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
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
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
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
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昧
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為本覺皆一心之異名
也至若偏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塗千係
萬目豈乖優劣靡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

趙州之柏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密菴之破沙
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
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
難早成剎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眞揀擇情
生迴乖至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且雖殊悉
稟其意闕曰依稀相似彷佛不同且至道二
字任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
心開神悟妙契冥符迴絕見知超出言象者
望無難之旨不啻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互
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簡擇底道
理存乎胸臆又豈止於認賊為子矣故於此
不能忘言偈曰至道不應嫌揀擇莫言揀擇
墮凡情快須揭瞎娘生眼白日挑燈讀此銘
　艮由取捨所以不如示語云薦福莫趙州
無雪峯放出南山鱉鼻雲門打殺東海鯉魚
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裏躲卒風暴雨丹霞燒
木佛却教院主墮眉鬚疑殺人間幾丈夫述
義解云祖師道艮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

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指如
你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闕曰若
是眞正本色悉學上士見此等說話底人便
與劈面唾不為性燥蓋像龍不能致兩故也
偈曰取既非如捨不如是牛誰敢喚為驢大
千沙界金剛體也是重栽領下鬚　一種平
懷泯然自盡示語云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
月照窻扉淸風拂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裏
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
楊花十方虛空盡銷貿易商量難定準海底
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述義解云祖
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
情既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
切處泯滅闢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卽令眼
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懷不平語懷偈曰泯
然盡處事無涯百草頭邊正眼開生死涅槃
俱捏碎不知何處著平懷　無咎無法不生
不心示語云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盧仝

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流水曲煞有知音惟
有東山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
擾幾多伶俐客摩覩擦誇到于令述義解云
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
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
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中然不待
得而得矣闕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
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
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
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
當看偈曰法法只因無咎咎心心多謂不生
生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來不可行　中
峯老人費爾許唇舌要之不出圓悟大師數
語也令之人讀此銘順文解義未有出於所
述義解者然則自昔宗師深斥此何哉莫是
擬心卽差不作義解則得麼咦去去西天路
迢迢十萬餘莫錯領解賺到臘月
三十日手忙脚亂懊悔則遲也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黃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于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

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回以狀聞。帝彌欽重。　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遂不敢復閉焉。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

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即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

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

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

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

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卽

共奔逐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東山代宗謚曰大滿塔曰法雨及宋遣師將平江南祖肉身出血如淚珠識者知李氏必亡也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孀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尚恒教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畧之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

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叅禮五祖語在五祖章當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

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
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
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黃龍新禪師頌曰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分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妙喜曰且道鉢盂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若道非物爭奈鉢盂何　金剛經悟緣陸氏壇經初敘祖聞經有悟不言至應無所住而有開入惟云聞經有省至三更入室時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大徹此從藏本壇經三更入室五祖徵金剛經傳燈不載其語　五祖送祖至九江驛邊令
祖上船祖隨即把櫓五祖曰合是吾渡汝祖

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
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
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祖禮辭
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
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於石
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
曰我為法來不為衣來祖曰汝既為法來可
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祖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
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
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即非
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
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祖曰汝若如是
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
向甚處去祖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
還至嶺下謂眾曰向涉崔嵬杳無蹤跡當別
道尋之趁眾遂散後明居袁州蒙山避祖諱更名道明　祖後

至曹溪物色之者稍稍聞遂避難於四會之
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
人令守網有獲悉放每飯時常以菜寄煑肉
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儀鳳元年正
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
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
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
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
一眾竦然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齩齒峯云我

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妙喜云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雪竇舉巴陵示眾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幡風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巳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復頌云不是幡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又不是風幡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令懞懂癡禪和漫道玄玄爲獨腳 育王普崇頌云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處著撩大俊鶻悉迷踪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却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天台部云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台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麼有

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合如何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令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 智證傳楞伽經偈曰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傳曰曹溪六祖隱晦時號盧居士嘗客廣州精舍夜經行聞兩僧論風幡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六祖前曰肯使俗流輒與高論否正以風幡非動仁者心動耳法空禪師深居五臺山每夜必聞有聲召曰空禪法空患之久而自悟曰皆我自心之境安有外聲哉以法遣之自後遂絕夫言彼所見非有者以風幡相待無有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六祖所示見境旣爾則空禪所悟聞塵亦然首楞嚴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

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者渠不信夫幻寄曰予小讀宋人詩麥浪豈緣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躍然喜謂是風幡公案好註腳及讀雪峯雪竇諸大老拈提語爽然自失洪公此傳未可過諸老門限也

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祖言簡理當。不由文字。乃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祖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

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眞淨和尚舉印宗問祖不二之法。祖云云。曰。諸禪德。彼時小巧

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惟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即是不分即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没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大衆還識溈潭老僧麽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

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

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

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

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

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

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

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

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人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

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

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

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已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即雖萬般合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無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

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覔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眞道行正即是道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臥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

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刹那間

韋刺史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祖曰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說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

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念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慧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曰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

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

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祖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祖曰。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

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祖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幻寄曰。祖師教人除人我

去邪心。與秀師時時勤拂拭。是同。是別。若道是別。別在甚處。若道是同。秀師何以不契黃梅。若道此是第二頭語。祖師又云。依偈修行直成佛道。不爲第二頭語也。於此徹證。始有參學分。不然。特是念言語漢。祖師雖日在前末如之何。又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祖語也。無念無憶無著。祖訓也。而對薛簡則斥以智慧照破煩惱。對臥輪則云不斷百思想。法道何不併也。是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須彌山乾矢橛。靑州布衫。盧陵米價。皆使參學者入壇經之妙筏。必契此而後可云能讀壇經也。今人讀此者。率謂明白簡易。無疑於心。而於諸方風馳電轉之機。則又茫若。是未夢見壇經者也。果能契于壇經。彼風馳電轉者。直家常茶飯耳。何復疑哉。

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

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

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又云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

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又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卻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 無相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名自性中眞懺悔忽悟大乘眞懺悔除邪行正卽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

卽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此頌爲撥無因果者錄）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

駒踏殺天下人。應（一作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傳燈祖問什麼物恁麼來。讓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讓云云。與此同。）

青原行思禪師。叅祖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叅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叅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等（燈下等字作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

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汚染名。僧志道覽涅槃經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而生疑禮祖

求發明祖曰汝作麽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廻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

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

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道聞已踊躍作禮而退　僧志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北宗旣自立秀師爲六祖忌祖傳衣天

下所聞囑行昌刺祖祖心通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室祖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願出家祖以金授曰汝且去恐衆或害汝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禀旨宵遁遂出家精進一日念祖前命過祖禮覲祖曰吾久念汝汝何來晚曰蒙和尚赦罪今雖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

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則相違令學人轉加迷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

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有心字非）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

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偏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　僧志常參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望賜開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中夜哀懇大

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通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通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祖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麽隍曰入定策曰汝云入定爲有

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出何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曰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曰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

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祖祖問曰仁者何來隍具說前緣祖曰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亡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燈錄及正法眼藏皆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也　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叅禮祖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

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

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唐中宗神龍元年詔遣使薛簡迎祖祖以疾辭簡問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

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

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

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詔加褒美。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徑山杲頌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蜀僧方辯來謁曰。善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延和壬子七月（是年初號太極五月改延

和八月改先天）命門人於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促工先天二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祖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

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卽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祖說偈。偈曰。一切無有眞。不以見於眞。若見於眞者。是見盡非眞。若能自有眞。離假卽心眞。自心不離假。無眞何處眞。有情卽解動。無情卽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

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卽是眞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若言下相應。卽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卽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衆聞偈已。普皆作禮。法海再拜問曰。和尚入滅。衣法當付何人。祖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純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據達磨舊記。衣亦不合傳矣。復曰。諸善知識。汝

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

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子。遇玆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

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又問佛祖傳授次第祖爲祥述摩訶迦葉而下至祖次第　八月三日復示衆曰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說偈已端坐至三更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暨門人僧俗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幷衣鉢歸曹溪次年七月入塔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以鐵漆固頸入塔時白光自塔起上亙天三日始散祖春秋七十有六葢年二十四而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

三十七載（開元十年八月有張滿者受新羅僧賄僞服衰絰爲孝子夜入塔盜祖首欲持歸供養守塔者聞塔中有聲起視滿驚逸而祖頸微有傷處刺史柳無忝縣令楊侃共督捕得滿祖弟子令韜謂彼意在供養且佛教慈悲宄親平等柳守嘉歎釋滿不治。外紀云祖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乞檀那一坐具地亞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以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展坐具彌布曹溪四境四天王各現其方亞仙曰和尚法力廣大他日興造願存祖墓餘願盡捨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興建一依其言先是西國智藥三藏經其地謂林巒泉水宛如西天寶林宜建一梵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韶州牧侯敬中表聞建寺時梁天監三年祖之來適符其記殿）

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涌雲霧陰翳徒衆皆懼祖曰爾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祖展鉢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祖以鉢承之龍伏鉢中不能動持之上堂爲說法要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七寸許首尾角足皆具留傳本寺 林間錄曹溪大師将入涅槃門人行瑫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又問誰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細取之圭峯立荷澤爲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之耳欲抑讓公爲旁出則日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汎徒此類數可千餘鳴呼逐鹿者不見山攪金者不見人殆非虛言方密公所見性荷澤故諸師不問是非例皆毀之如大庾嶺上以細取之之語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謂之汎徒詳味密公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又云老安國師有言日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即一切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即善現住惡生心即惡現本心即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惟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幡不動是心動修山主有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令日事昧郄本來人幻寄曰洪師訶密公意求綱取而以義路釋風幡正是徐六喻擔板耳不見修山主道若明令日事昧郄本來人耶咦

菩薩戒比丘尼濟開同徒上音上孝
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
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佛慧命
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敕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荆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

毗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

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盻。(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

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愼辭哉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秖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夜夢不祥書壁大吉）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於衡嶽謚大慧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幼歲出家參曹溪得法語具六祖章歸住青原 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

爲遷曰我禀遺誡故尋思耳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爾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

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求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鈯斧子秖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荷澤神會叅師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師曰

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秖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座告衆跏趺而逝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或

（南嶽）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同叅六人惟師密授心印始居建陽佛迹嶺遷於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宋高僧傳先是此峯岫間魑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釁立生及師至當宴息時有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大曆中連帥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座下

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卽心卽佛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

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肯堂充卽心卽佛頌云美似楊妃離玉閣嬌如西子下瓊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牧菴忠非心非佛頌云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牀踞坐傾杯酒三個孩兒打馬毬）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圜悟勤云若以

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個總識他問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懞懂換得個不安樂。更勞他三大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暫地。雖然恁麼。這三個宗師却被擔板漢勘破。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只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覰。士曰。一種沒弦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覰。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雲峯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長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妙喜曰。馬祖覰上覰下。則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圇吞個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入云。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泐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只爲老婆心切。神鼎恁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甚麼處是老婆心切處。還辨得麼。不省這個意。修行徒苦辛。

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

有小師躭源行腳回。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揑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

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遶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

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未審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

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 雲巖云湛湛地。 洞山云什麼劫中曾欠少） 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

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

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 僧問如何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曰云何即得達道師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

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惟法起。滅時惟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

一味。卽攝衆味。住於大海。卽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卽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卽已悟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純熟。諸

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鉤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

一日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

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應有法字）盡是事舉一千從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

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卽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解脫者卽是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

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苗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之用無爲是有爲之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喻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於法若心取法卽涉外因

卽是生滅義不取於法卽是眞如義聲聞耳聞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卽除妄想既除卽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卽有著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

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雪竇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元和中追諡大寂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懷師

則不能

（青原）茹葷。幼而徇齊。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恒數十。後造曹溪得度。見青原得法。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顛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

師曰。一物亦無。除個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這個。師曰。若恁麼。汝即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

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雪竇著語云。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欵欵。）靈源明皎潔。（撫掌呵呵。）枝派暗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原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個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色本殊質象。（豈辨開眭。）

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暗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挂壁。）四大性自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熱風動搖。（春冰自消。）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宴河清。）鼻香舌鹹醋。（可憑可據。）然依一一法。（重報君。）依根葉分布。（好明取。）本末須歸宗。（惟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當明中有暗。（暗必可明。）勿以暗相遇。（明還非覩。）當暗中有明。（一見三。）勿以明相覩。（無異說。）明暗各相對。（若爲分。）比如前後步。（不如此。）萬物自有功。（旨不寧止。）當言及用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細看。）理應箭鋒拄。（莫教錯。）承言須會宗。（未兆非相。）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觸目不會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也不惡。）進步非近遠。（唱彌高。）迷隔山河固。（和彌寡。）謹白參玄人。（聞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

能知之。無所不備。

師於唐天寶初至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偶一日見負米登山者。師問之。知爲送供者。師愍之。明日卽移庵下梁端。貞元六年示寂。德宗謚無際大師。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
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
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佛慧命
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五

指月錄卷之六

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儁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一遇二祖遂投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

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滿後亦奉頭陀行惟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食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十六年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

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令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塗愚

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學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嬾

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遶菴惟見虎狼之

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

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

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百鳥銜花供養。泉云。只為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後為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雲門舉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僧問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如條貫葉。云。見後如何。曰。秋夜紛紛。僧問趙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曰。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一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住後。法席之盛。擬黃梅。唐永徽中。徒衆乏

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為之震動。博陵王問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

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
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
色。內心動處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
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
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
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
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
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
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

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
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
月氷。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
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
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
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
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
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
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

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
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既有聲。鏡像能
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
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
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
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
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
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
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

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
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塗說。恐畏後
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
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
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
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
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
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
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

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宾昧存心託功行何五燈作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

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决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眞是心量

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具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多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决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

忽逢混沌士哀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

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克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

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

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漉水囊隨所至自汲用累立戰功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謂之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遂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遯共入山尋之既見謂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歎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嘗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我復何云

牛頭山智威禪師得法於法持禪師法持嚴公法孫也師嘗有偈示門人慧忠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

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遂付法初忠纔見師師即曰山主來也及忠嘗出叅訪師院中麦霄藤盛夏盡萎左右欲伐之師曰不可忠還則復茂矣忠還果然既授法出居延祚寺奉法益嚴生平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至山謁忠問有何弟子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乎忠敲禪牀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其神跡頗多不具載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塲大曆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天樂四聞詰旦怡然坐化風雨遽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荼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安國玄挺禪師初叅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

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與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妙喜云一念未與時不可無緣起也或云一念未興時甚麼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麼道）

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

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

徑山道欽禪師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　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俱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了也）　師在唐代宗宮中見代宗來起立宗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妙喜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崔趙公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崔於是有省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

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淸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旣淸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

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
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
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
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
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淸淨性中計有能所。卽
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淸淨性中不屬有無。
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
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
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淸淨性中無

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
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
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
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
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淸淨性
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淸淨
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
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淸淨之性。可謂見性
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鳥窠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
止其上。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
自然馴狎。亦自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一
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
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
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
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
玄旨。大溈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
當平生。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妙喜
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渤潭準和
尚因侍者告辭。書偈授之云。鳥窠吹布毛。老

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峰不來也。二月三
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開。遠近山如畫。
岐路春禽鳴。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
周大野。好個眞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
句。噓。是何言歟。 通後居招賢寺。茂齡爲六
宮使。唐德宗甚眷遇。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
榮。方翫賞間。忽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
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通遂感動。
哀懇德宗求出家。篤留不可。遂賜歸。因韜光
法師而詣林公。不納。通乞韜光堅白。曰。通七
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而志不
緣世法。並未嘗娶。今特以欲出家而休官。向
願甚確。乞師拯度。林公乃與披剃受具。通
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
未幾得法。後因武宗廢教。入山深遯。
莫知所如。俗姓吳氏。名元卿。杭州人。 初師
自徑山歸。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

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　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之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得道。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耆域者。天竺神僧也。晉惠末。至洛陽。神通顯著。有高足僧竺法行。請域說法。域曰。衆

集乃可。法行乃集衆。域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愼勿犯諸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已便默。法行復請曰。願上人爲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

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名圓修者。或師諡耶。

嵩嶽慧安國師。得法黃梅。徧歷名勝。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　初隋煬帝嘗徵師。不赴。及唐高宗徵師。亦不赴。武后時。以師禮迎師至輦下。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后稽顙信受。中宗即位。益加欽禮。神龍三年。辭歸嵩嶽。三

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先天二年。建浮圖供奉。

壽州道樹禪師。得法於北宗秀。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

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甚多師一日領寺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

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脈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脈安曰不知者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姓李氏得法安國師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謁師師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

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

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

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

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啟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

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傳燈作且）無一人能主其（傳燈作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

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槩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師門送而目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師曰神言徵矣衆可無怖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

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毋令外知人將妖我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終南山惟政禪師得法於普寂結廬太乙唐文宗嗜蛤蜊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問羣臣曰斯何祥也或奏師可備顧問乃召師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第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有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留師內道場師累乞歸乃詔住聖壽寺武宗甫即位師忽入終南隱居人問何故曰吾避仇矣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

建塔焉

嵩山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妙喜曰爭奈在髑髏前作妄想何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張氏子。幼歲披緇於曹溪受記。住司空山。後因唐玄宗中使楊光庭採長春藤。至山見師議論超遠。還奏闕庭。詔至內道場與兩街名僧碩學共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曰。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

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為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

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

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眞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眾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眾生

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旣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强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因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

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强修。道本無作。大德强作。道本無事。强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强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

禪師問。道旣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旣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師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

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忘。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旣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旣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

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
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
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
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示偈
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
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
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
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陽

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升聞。
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 西天大耳三藏
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
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
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
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
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師良
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

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後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 一日
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
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妙喜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喜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謾雪竇不得。喜云。誰道。復召大衆云。好個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

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喜云。粱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却是法眼會與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睹。喜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喜云。慚惶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云。猶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躲根漢。喜云。理長即就。復云。惟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個注腳。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喜云。且道這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

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喜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喜云。此話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喜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麼交涉。鵝王擇乳。素非鴨類。遮個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又云。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長慶云。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

面前。扶背後。 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缾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妙喜曰。諸人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麼却蹉過。妙喜恁麼道。也蹉過不少。 肅宗到。師指石師子云。陛下。這石師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曰。山僧罪過。後躭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致。你作麼生

會。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肅宗請看戲。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妙喜舉云。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 師因丹霞來訪。值睡次。乃問侍者躭源云。國師在否。者曰。在即在。秪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爲南陽國師。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千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雖是好手。爭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

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徑山杲云。國師幸自高眼。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口丹霞。爭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師既在。爲甚麼不見客。向這裏見得破。非唯知躭源落節。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云。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妙喜云。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妙喜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須會佛義始得曰若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師令侍者盛一椀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奉是甚麼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意溈山果云供奉先鋒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國師問是甚麼義只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卽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

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卽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爲是

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個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

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墻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卽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氷及至暖時氷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佛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

歇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卽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

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卽結業互酬。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卽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

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耳。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踏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窒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

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旣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旣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旣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抛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

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外道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即輪回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

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雲門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神鼎諲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離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且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爲甚麼泡幻之身不同法體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

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見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譚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撫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

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

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

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師曰。無空可落。曰有可

墮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

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

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卽無。無卽佛。曰。無卽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卽佛。佛卽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聖賢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妙喜舉至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止。復云。遮

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似這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著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手腳。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如心性上得個解路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一刼愛這個般說話。又刼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個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眞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天人見水如琉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是也。或有個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卽向他道。逢人但恁麼舉。僧問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云不會。珠云。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座主禮謝而去。

妙喜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主張
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
老漢將一個主張底一個破底收作一處更
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
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棘栗蓬具眼
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又云衆中商
量道二尊宿恁麼切磋一人得其體一人得
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上掃
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
一法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得無
失恁麼見解與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
要諸人共知不見道破驢脊上足蒼蠅
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
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
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

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
佛求耳曰阿那個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
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
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
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
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
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卽心是佛
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
因果耶　師將涅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
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
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
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眞却知此事
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而
逝塔於黨子谷後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
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雪竇著語
云獨掌不浪鳴潭之北兩手鳴聒聒中有黃金充一國山形
拄杖子無影樹下合同船海晏河淸琉璃殿上無知
識拈了也復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永嘉玄覺禪師到曹溪語具六祖章中回溫江
學者輻輳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及禪宗悟
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敘成十
篇名永嘉集並行於世西竺稱爲東土大乘論證道
歌曰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
求眞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
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
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
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

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决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

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拈爭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顇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悋。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寃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

藥也閒閒。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閴寂安居實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應是空）著空（應是有）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

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

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秖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閒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

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卽眞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治去聖遠兮邪教深魔强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栴檀林無別樹。鬱密森沉師子住。
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
衆隨後。三歲卽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
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
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卽龍女
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
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
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

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
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
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
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
怪。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自
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饑逢王膳不
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
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
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懞懂頑皮靼。秪

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
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
猶如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
也無極。傳燈作此卽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
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
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
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
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
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

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
嶸謾進塗。誰見螗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兎
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
吾今爲君决。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諸仁者。
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徧。得大無礙。悟法無生。
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
個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卽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謂不了人生死根源。妄執爲實。隨
妄所轉。致墮輪迴。受種種苦。若能回光反照。自悟本來眞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卽
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

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毘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法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惟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故曰。本源自性天眞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爲清淨法身。若道遮個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横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奐作千百億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喝一喝。

永嘉集篇目大旨。 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粗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粗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於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

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袪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事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戒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

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塗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淸。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智境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貲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

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戒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淸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

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塗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方。五燈作言。上方同。）移（五燈作言。）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名二。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

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　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於西山之陽。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見六祖語具六祖章中。弟子光寶問。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師曰。抗互且寘。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寶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師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

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寶頓領悟。卽日發去。隱於蒙山。　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俱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下座。

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何氏子。髫齔。通明儒典。弱冠將赴舉。見圓和尚。遽落髮受具。一日赴府吏任灌齋。以次受經。得圓覺讀之。感悟流涕。歸白圓。圓曰。此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令徧叅。因謁荊南忠公。（南印。）忠曰。傳教

人也。復謁洛陽照公。（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中人也。抵襄陽。得清凉國師華嚴疏。於病僧處。夙未經目。卽爲衆講說。聽者雲集。有泰恭者。不勝慶遇。至斷臂酬恩。師遣書先詣清凉。敘師資禮。講畢。乃躬詣觀國師。執弟子禮。觀國師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日臻玄奧。筌象都亡。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住終南圭峰寺。太和徵至都。賜紫。天子而下。悉歸慕叅扣。相國裴休。獨稱入室。師以禪教

互相非毀。乃著禪源詮以通之。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明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述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

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眞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綱經云。行菩薩道之根本。）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

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

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則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

不知夙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知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符說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守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師注善惡不思空有不念下細字皆是師注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即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

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何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廻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

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靈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粗爲妙若微細流注一

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宗密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惛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卽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一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卽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狂人醉人所往不揀處所所作不

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卽爲非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卽作不以悟理之智簡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牽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卽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卽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卽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卽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卽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林間錄引師前偈曰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緣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密密

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為盩厔吏所執
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遊久吾
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比丘
與唐士大夫交者多或見傳記多犯法辱教
而圭峯獨超然如此為史者亦欣然點筆疾
書蓋其履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
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鎖自在而去豈欲蠅
為唾所汚哉智證傳引此偈曰朝奉大夫孫
予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飯終身誦法華
經不復嫁予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面目光
澤舉止輕利政和六年夏六月忽收經帙料
理服玩與侍妾予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
矣果如期而逝韓子蒼問予曰人之將終有
前知者何術致之予曰譬如牛乳以酢發之
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久而成酪非自外來
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酢發之故緣緣成熟
忽然成就乃有偈其畧曰酪出乳中無別法
死而何苦欲先知如某夫人華年休息自首
見效凡五十餘年心心無間自然前知化日
酪出乳中也然觀圭峯偈語恐于死時未得
自在以其皆理障故如本朝太祖皇帝將問
罪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鋐入對欲以舌辯存
國既見曰江南國主如子事父以事陛下奈
何欲伐之太祖曰父子異居可乎鋐愕然無
以對令平生知誦圭峯之偈語至於臨終為
徐鋐之愕然是也　林間錄又引師答溫尚
書書具載其辭復列韓侍郎與晦堂問答而
覺範於後稍有所評并錄於此韓侍郎宗古
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
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為之奈
何晦堂答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
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為之
奈何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
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
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
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

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
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
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伏奉
來論畧敘少答以為山中之信耳二老古今
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
然圭峯所答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
失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瞞堂所得多矣
又林間錄曰草堂禪師牋要曰心體靈知不
味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
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差而珠
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為黑者非見珠
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為
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妄明眞正如
以黑為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
妄求眞正如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
本來無事眞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為珠獨
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
見珠體不顧衆色也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
黑是大不然即妄明眞方便語耳畧知教乘
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遠識為震旦法主
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
博綜三藏熟爛眞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
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之
道一切如夢眞妄俱無者是大不然觀其作
心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
照冥濛縱橫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
知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
見優劣可見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為珠者
豈不重欺吾人哉至於北秀之道頓漸之埋
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其用心秀公為黃
梅上首頓宗直指縱曰機器不逮然亦伕聞
飽叅矣豈自甘為漸宗徒耶蓋祖道於時疑
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分爭者
皆兩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
非通論吾聞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

有冥權。有顯權。冥權即爲異道。爲非道。顯權則爲親友。爲知識。甫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

指月錄卷之六

較譌

卷之四　二十二葉第二十二行性誤作姓

卷之五　四葉第十四行及誤作乃

卷之六　十葉第十五行且誤作具

音釋

卷四之六

姙如禁切音任孕也　嶢餘招切音遙高貌　聿以律切雲入聲循也惟也述也日也　筦古緩切音管　淦扶古切音輔水名　侃空罕切刊上聲剛直也　詆典禮切音邸訶也許也　掫測角切音娖以杈刺泥中取物也　擦初戛切音察摩也　獦音葛獦狚獸名　獠連條切音聊與獠同　絰姪結切音耋喪服　躔諸延切音蟬踐也　轂胡谷切音斛羅轂　槖此宰切音采槖髻　髫田聊切音迢小兒垂髮　灊慈鹽切音潛水名　鄠侯古切胡上聲縣名　挃職日切音質穫禾聲　泐歷德切音勒　逶迤音威夷行貌　訕所晏切山去聲謗也　蹭蹬音寸鄧失道又困頓也　盩厔音周質漢縣名　鈯吐納切音突鈍也　侚與循同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智願
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指月錄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麽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論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個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

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麽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又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麽假船。無對。天台韶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甚麽有漏。天台韶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曰是。曰爲甚麽却向水中死。無對。天龍機代云是伊爲甚麽不向岸上死。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云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

即知。

僂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無對。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請流通。

鴿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麽却顫。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無對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甚麼作塵又問法燈燈曰喚甚

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還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荅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荅一轉子。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夫。

有僧到曹溪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昇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麼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無對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瞞。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

是何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齩。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雪竇代云。闔國咸知。　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臥雲庵。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為驗。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京寺回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却燒。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無對。雪竇代云。實謂古今罕聞。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腳。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蹋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

因茲更不遊方。師為白雲端禪師得度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椎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椎猛擊之。應手而碎。豁然大悟。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韈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此字應訛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仙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常患本宗學者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

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坡偈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個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秪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蓄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這漢思量了一夜却寐語東坡門外漢這漢未及門）持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且道是賞伊罰伊莫錯好）師禮謝　俄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不是兒孫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福州山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曰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秪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嚞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又一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

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二庵主。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個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個。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却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

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個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婆子臨齋入趙州法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底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

肇法師在姚秦臨刑時。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寐語。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嬾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衾一首詩。投筆坐亡。六十年後。塔戶自

啟眞容儼然。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葢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塲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個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横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

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麽生道還委悉麽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詔仍改寺額曰眞身

又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幽棲禪師因僧爲師造壽塔畢師乃領衆看塔即入塔内端坐云一客不煩兩主人便告寂衆僧競喚云和尚許多年住世不可便即恁麽去遂昇歸至事辦齋了師復上堂告衆曰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汝喚作甚麽時有僧出承聞和尚有言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未審喚作甚麽師便珍重告寂。

魏府老洞華嚴嘗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

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潞公鎮北京洞老來謁別文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歎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視火以琉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瓶言卒煙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煙滅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内典恨知之暮也。

太瘤蜀僧居衆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蜂起乃曰我叅禪若得眞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徧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雪竇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摵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是雪竇老漢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

其言太後至都下放意市肆中有官人請居家供養太屢告辭官人確留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一日見官人至故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鬧市中端坐而化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荅文忠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有文記其事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得

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鳩嘴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徑山杲頌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

出。頌古指爲南泉事。會元列於鵞湖孚章中。

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云。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以問彌勒。却出定述彌勒語答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杭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於穴中。得泉甘凉。黎明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嘆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

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還海東疏華嚴經。林間錄曰。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旁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遊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是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嚴陽尊者單丁任山。蛇虎就手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麁行沙門。常曰。你麁我麁耶。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謂就理就事。入就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山色沉沉。松烟冪冪。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錫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藉。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眞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

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眞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

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一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唇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聽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總識師之音誰人能

識師之心世人總識師之形何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僧文通慧者河南開封府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盥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盡擊之遽隕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蓋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卽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卽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一統志

比丘 隆湘 繼梅 行琴 明鑑 寂蓮 叅微
福洪 法舟 妙和 繼淸 淸奇 海潤
海潮 來鉢 道貴 道祥 弘燭 海龍
道善 弘祖 性望 樂安 壽山 慧寅

信士 楊遇時 捐資仝刻

指月錄卷之七終

指月錄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兒時隨母（南嶽）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麽。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

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麽。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雪竇頌。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麽。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

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麕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麽。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

大機之（應作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大用。潙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云。如是如是。 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鑪不避火。逆佛法豈可曲順人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個二俱瞎漢。只這三老。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又汾陽頌云。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卻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刁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百丈豎起拂子。為復如蟲禦木。為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圜悟勤云。雪竇道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這一語句。沉卻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大慧杲自泐潭準和尚處將謁圜悟勤過張無盡。一日無盡謂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

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捏智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席來。必能辨優劣。試為余言之。大慧曰。公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張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云。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卻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秪要重論蓋代功。張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住後。馬師寄三甕醬至。師集眾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眾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馬祖一日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山後來。祖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祖曰。為甚麼不逢著。曰若逢著即舉似和尚。祖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某甲罪過。祖曰。卻是老僧罪過。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卻。

溈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溈山。併卻咽喉脣吻。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汝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

却師曰無人處研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
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雪竇頌云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
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
尚也併卻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
軍萬里秋空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
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
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
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
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
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

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
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
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
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
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
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
便問古人錯秪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
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

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
赤鬚胡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
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
曰太粗生座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真淨頌云不落
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
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真如喆頌云大冶
洪鑪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僧問
徑山杲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
道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徑云逢人但
恁麼舉僧曰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
麼脫野狐身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云或有
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
和尚向他道甚麼徑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
舉杲復有頌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

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個憨
布袋　雪峯道圓禪師依積翠日宴坐下板
聞二僧舉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
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
聞之聳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因見南公
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睡
睡覺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
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椰標甚
縱橫野狐跳入金毛
隊南公見為之助喜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
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普請钁地
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钁頭大笑便歸師曰
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
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

鼓聲歸喫飯。師乃笑。鏡淸云。當時溈山有此一僧。鼓山云。當時溈山無此一僧。圜悟勤云。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大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打箇背𩨷筋斗。若不是溈山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鼓聲齊振。或有箇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觀世音菩薩來也。此章或列于溈山章。故諸師皆云溈山。此從傳燈錄。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擧。乃曰。從來疑這個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

不道飽。臨濟示衆云。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又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妙喜拈臨濟語云。賊身已露。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麽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巖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巖曰。幸有某甲在。又藥山問雲巖。作甚麽。巖曰。擔屎。山曰。那個聻。巖曰。在。山曰。汝來去爲誰。巖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敎並行。巖曰。和尚莫謗他。山曰。不合恁麽道。巖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麽。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

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如章敬道個老僧罪過。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齩大蟲。曰。不謬眞詮。爲甚麽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偸鈴漢。曰。不遇中郞。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麽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佛鑑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

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作禮。師曰。一狀領過。趙州參。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麽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或作州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便喝。州作怕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作舞而出。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麽。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

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自登佛地 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

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

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 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

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手脚不得

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欣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

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鑑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陁典。秖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

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
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
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嗔等病秖如今
念念若有貪嗔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
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秖如今但離一
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
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秖恐不是
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
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

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
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
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
作一義伏惟珍重 夫語須辨緇素須識總
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辨清不
了義教辨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
揀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
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修
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伊與麼說

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
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
向他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
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
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剗除習
染沙門除貪瞋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
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瞋病去盡
依住無貪將爲是是無色界是障佛光明是
出佛身血亦須教渠修禪學慧須辨清濁語

濁法者貪瞋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
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
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
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
將爲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
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
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
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
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

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爲智障地障行障。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鄽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麽。不論階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麽。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泉。作清流說。竪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

善星等。個個有榜樣。個個有則候。一一破。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破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秖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陁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麽時。秖喚作須陁洹人。秖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他說這個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公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坐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辨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

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已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黐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覔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個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氷全氷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藥病

俱消喻如清水佛是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與作示珠人從來不是個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

若爲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大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叅善知識求覔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發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

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塲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躭玩故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章陁經盡是地獄滓若覔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卽爲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秖

如今粗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師語錄中又云秖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一句各有三句個個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未審十句濁心即十句魔語否要當不外此意）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個同於魔說無端說

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竪一指云是禪是道者個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爲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惟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順逆喻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

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

濁辨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此處有脫誤)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為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任佛名真福田。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任一切有無諸法。世間

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任知解。亦不依任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應衍)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象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旨。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衆生性識。他為未曾踏佛階梯。是黐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聞格外語。他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黙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

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法。向後假偈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

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黐覆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黐覆之事。但制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酬。實

理眞實亦不眞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
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卽
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
如黐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
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
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卽非菩薩是
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秖說一
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
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

初善不守任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
任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
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
能無聖爲佛聖若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
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
亦知古今百劫時事豈得是佛如阿修羅王
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
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
不少他且不是佛教語節級督緩升降不同

未悟未解喚作貪瞋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
異舊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
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
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
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
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
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
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
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
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

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　古若有
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
直至未來際得秖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
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秖是人人秖是佛
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
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
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
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豁然獨存亦無知

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帀帀之波。忽知帀帀之波。此是細中之粗。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剎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閡。一色一塵。一佛一

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剎土。此是細中之粗。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無等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極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為現淸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

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剎聲。一佛剎香。一佛剎味。一佛剎觸。一佛剎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花藏世界。縱廣總皆如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爾燄識。亦名微細煩惱。即便斷除。旣得除已。名為回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

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 為求無上菩提涅槃。猶是邪願。於自己五陰被人割截。都無煩惱。亦無一念生彼我心。若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而彼心持我慢識。逐利名者。云我得一切無礙。秖是自誑。 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 問如何是有

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
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
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
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
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
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
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
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
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

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未踏
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大小百丈作小乘見解莫是未曾見南陽）
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
解是名母子俱喪一切言教秖是治病為
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
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個個是實語治病
若不瘥個個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
故虛妄是實語斷眾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
秖有虛妄藥相治　聖地習凡因佛入眾生

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
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
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諸類與眾生作船筏
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眾生受
苦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佛不是虛空
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負等閒莫
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慙媿人不敢
說佛是有為是無為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
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

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邊其人得大罪亦云
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
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
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眾生
如云如來實智法身又無比（應作此）病辯才無
礙升騰自在不生不滅是名（應作明）生老病死
疼痛瘤瘤是暗喫菌羹患痢疾而終是暗為
藏明頭跡明暗都遺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
不明不暗王宮生納耶輸陁羅八相成道聲

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飽云我
知如來決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
破兩頭事莫秖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
一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
不受秖如今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
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湼槃。此土初祖云心心
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溪云善惡都莫
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辨方所。肇公云閉智
塞聰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

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秖如今
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
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個語
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能
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為
善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
暗縛。又云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又云
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撮金成

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
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
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
形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
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
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因
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
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
獄厠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嗔作垢膩之衣。

無善纒無惡纒無佛纒無衆生纒。量數亦
然。乃至都無一切量數纒。故云佛是出纒過
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惟多與兒酥
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
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
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
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乎
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
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

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秖諸行煩惱。惟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 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卽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卽屬因緣外道。執有卽屬常見外道。執無卽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卽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卽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

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個個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

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袪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闔塞虛空。是名分身佛。師嘗云。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此念云何名分身佛。天魔波旬覓菩薩一念起處。便擬撲倒。此起念處可覓否。若不可覓。見佛聞法底。文殊云何降二鐵圍山。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徧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

名不墮諸數人。是信法者。 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則亦不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 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曰。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秖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

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甚麼䆿語。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空。無佛眼。 問語也垜生招箭言既垜生。不得無患。患累既同。緇素奚別。師云。但却發箭。途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

得失在於來問。却問所歸。還被於箭。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任也。任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任惡。名衆生覺。觸善任善。名聲聞覺。不任善惡二邊。不依任。將爲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任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任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任。亦

不作無依任知解。始得名爲佛覺。如云佛不任佛。名眞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爲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 僧問臨濟。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濟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爲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爲智勝。佛者心清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爲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你欲得作佛。莫隨萬物。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

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世。無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還是你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 洪覺範智證傳曰。經蓋嘗言。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一部之經。首尾相違。以戾曰。子論此經。蓋皆象也。聖人非不欲正言以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爲能盡其意。佛意以智身不可以三昧處求故也。以智體無所任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卽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卽應。無有處所可得。故華嚴經曰。有欲見普賢身及座者。但生想念是也。夫於散亂心時。一念佛號。便得覺道。但生想念。卽見普賢。而十劫在定。謂佛法不現。徧會推求。謂普賢不見。非鈍根所知之境也。 幻寄曰。三師談法華。如韓嬰說詩。斷章取義。好處不無

欲見大通智勝只得一邊。常嗟今日所依之命餓不得食則死寒不得衣則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要燒便燒要溺便溺去任自由十地菩薩亦水不能溺火不能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他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使得四大風水自由鄆琊云藥王十地何以燒得灼寄云鄆琊未識藥王。智濁照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

在佛名轉法輪在菩薩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爲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生總與麼也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嵩嶽受具初習相部及毘尼既遊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祖便休自是同參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池陽不下

南泉三十餘載諸方目爲郢匠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攜茶一瓶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

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擔板漢勘破）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個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問黃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師曰有丈曰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

了也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師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爲你說了也（雪竇顯頌云佛祖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師與曾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任菴於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個礙道不得也被這個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曾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曾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曾作掌勢 師同曾祖杉山歸宗喫茶次曾祖提起茶盞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個師云今人秖識這個未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竇云錯）谷又到師處亦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雪竇云錯）谷

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頌云。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圓悟勤云。須是明取兩錯始得。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甚麼交涉。殊不知古人著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溈山喆云。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轂中。南泉道不是。也落在麻谷轂中。大溈卽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牀三帀。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鹽官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僧舉似師。師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笛。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黃龍心云。南泉法眼只知瞻前。不知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雪竇頌云。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千個與萬個。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爲甚麼休登陟。

有

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卽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

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云。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圓悟勤云。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個好一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礙眼光。且道向甚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卽今

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麽生。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事說理。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復有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會擡步已亡家。無陰陽地花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法昌遇一日與訥首座修花墳次。乃問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且道你見似個甚麽。訥云。只是一株花。遇云。與麽則你也在南泉窠窟裏。訥云。古人意作麽生。遇云。拈磚來。訥過磚了。又問。遇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入宣州。陸亘大夫出迎。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麽。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

曰。忽然賊來作麽生。師曰。老僧罪過。　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麽生。直是針錐不入。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麽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麽處。　師問神山何處來。神山云。打羅來。師曰。手打。脚打。山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如問。師曰。分明既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師問座主講甚麽經。座主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价舉問雲居膺。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會問老人。直得火鑪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　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動。火鑪動。地動即不無。三個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個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麽人下生。又向他作麽生祗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師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

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個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翠巖芝云。兩個漢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麽。　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

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
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
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
也又歸宗禪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原來是一
個粗行沙門師曰你粗我粗曰如何是粗師
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麼
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
我斬蛇僧無對　雪峯問德山南泉斬猫意
如何德山以拄杖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麼峯
云不會山云我與麼老婆心猶自不會　鹽
官尚禪師問覺印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印曰
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語詰之尚不能對
至僧堂忽大悟云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
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

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雖覿面若無
青白眼還如颭颭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云
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牀印遂喝尚
云賊過後張弓　圓悟勤云這斬猫話天下
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
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
帀帀地作盡道理殊不知古人他有定乾坤
底眼有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
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或有
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
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其實當
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知
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
見上討則孤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
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
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語
句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
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

會卒摸索不著又云南泉云子若在救得猫
兒眞個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斬如
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頭戴草鞋出他叅活
句不叅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
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已家珍方見古人全機
大用　眞淨云大衆只如赤眼斬蛇向其僧
道我粗你粗且道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
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
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個天眞佛妙用縱橫
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
又云南泉斬猫兒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
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戴靸鞋出
去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訶佛罵祖
有甚麼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
落所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妙喜云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
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

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
雪竇顯南泉斬猫頌兩堂都是杜禪和撥動
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行正令一刀兩段任
偏頗　趙州戴鞋頌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
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
人會歸到家山即便休　師云衆示喚作
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
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
郎漢又與麼去也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保寧勇頌云張公移任在
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
來敲瓦玩兒孫　道吾宗智禪師離藥山見
師師問闍黎名甚麼吾曰宗智師曰智不到
處作麼生宗吾曰切忌道著師曰灼然道著
即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師
見乃問智頭陁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師便歸方丈。吾又來把針。雲巖曰。師弟為何不祇對和尚。吾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師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他不向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直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吾乃與巖歸藥山。巖舉前話問山。山曰。子作麼生會。巖無對。山乃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吾便低頭。　趙州問。異即不問。如何是類。師以兩手拓地。州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悔悔。師令侍者問曰。悔個甚麼。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師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

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乃作禮。石菴玿頌。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徑山杲頌。南泉無過。口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管。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師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

師示眾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

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使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揩痒。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　徑山杲云。兩個老漢。雖善靴裏動指頭。殊不知旁觀者醜。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趙州聞沙彌喝。向侍者

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州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法眼因僧來參次。眼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上堂。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雲峯悅云。說甚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總在翠巖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幻寄云。隨邪逐惡漢。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

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善輪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個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大溈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徑山杲頌。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蓋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狸奴白牯卻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卻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師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

師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　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因聖顒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卻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卽不拽也。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

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眾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眾。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眾不去。師曰。如聖果

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個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

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

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個衣服傍家疑恁麼閒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此字應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異(或作與非)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個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

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
甚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
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
世還被他擣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
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
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
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
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
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

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怎麼不來問老
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甚麼你若此生
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僧作
甚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
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
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
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
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
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

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
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
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
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
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
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
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
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輩曰若
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

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
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
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
曰你不可逐背（應是輩字）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
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
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
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
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
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

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
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
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
和尚所說修行逈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
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會學來若論看教自
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
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麽生會師曰如汝所
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
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

兄弟莫恁麽尋逐不任恁麽不取古人語行
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
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
劫覓一念異處不可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
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况絶
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麽生
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令時傍家
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麽生空弄唇舌生
解曰當恁麽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
麽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
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
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麽生言曰設
使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
虛恁麽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
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卽何處論佛
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
任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
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

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卽難爲
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
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
什麽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眞佛亦
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
既非眞佛法身是眞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
曰若恁麽卽法身亦非眞佛師曰法身是眞
非眞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卽得曰離
三身外何法是眞佛師曰這漢共八八九十老

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甚麽離不離擬把
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
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麽語其僧重道（或作問）師
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甚麽處聽曰某
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傳燈至此云好去珍重遂止而師語錄復
有下文）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講三十二本
經論於江西講次來見開元寺老宿宿問見
說座主解講經是否主云不敢宿云將什麽
講主云將心講宿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

者爭解講得主云莫是虛空講得宿云却是
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坐主主回首宿
云是什麽主便開悟兄弟看他快利麽僧云
據和尚說即法身說法師云若如是會早是
應身了也僧云既是應身豈無說法者師云
我不知云某不會師云不會却好免與他分
疎問教中道法身大士會處即見法身佛地
位菩薩即見報身佛二乘唯見化身佛莫是
此理否師曰我眼不曾看教兼無耳孔不曾

聽你自看取若如是憶持即已後始不奈何
如似弄珠說珠光徧有金盤在即得忽被拈
却金盤去何處弄珠向什麽處尋他光徧與
不徧學人禮拜和尚笑云大難大難古人罵
你喚作田獵漁捕喚作搬糞人好去珍重
示衆眞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爲（應有
無字）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空不動性非
生死流道是大道無礙涅槃妙用自足始與
一切行處而得自在故云於諸行處無所而

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只爲無人知他
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眞理自通妙用
自足大道無形眞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
知無麤細想如云不聞聞是大涅槃道這個
物不是聞不聞僧問大道不屬見聞覺知未
審如何契會師云須會冥契自通亦云了因
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個
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
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須假物方始

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離無潛理幽通
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眞理非見聞覺知故云
息心達本源故號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
亦云本果不從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從了
因之所了不從生因之所生從上已來只教
人會道更不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
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與作行履處處受用
具足即得若論道即不是一向執著被他識
拘亦云世間智教云一向執著三藏學者爲

田獵漁捕爲利養故煞害大乘亦云貪欲成
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修行我自有妙用
亦云正因了六波羅密空即物拘我不得所
以祖師西來恐你諸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
傳法救迷情頓悟花情已性是花種性亦云
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先祖雖說即心即佛是一時間語空拳黃
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人與心作佛與智爲
道見聞覺知皆是道若如是會者何如（應作殊）

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設使認得亦不是汝本
來頭故大士訶迦旃延以生滅心說實相法
皆是情見若言即心即佛者如兔馬有角非
心非佛牛羊無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
有無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許寧作心
師不師於心心如工伎兒意如何伎者故云
佛有道心（此處有脫誤原錄如是姑因之）不離見聞覺知皆
屬因緣而有皆是照物而有不可常照所以
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雖（應作離）有

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時無佛名無衆生名
與麽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見他數不及
他與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眞理
一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即被陰拘便有衆
生名有佛名佛出世來與作三界智人只如
未出世時與作什麽如云不得而得有無而
與大慈佛出世只令人會道體非凡聖與作
還源歸本體解大道今日既如是會道即無
量劫來六道四生皆有去來是暫時行履處

先聖本行集云。我無所不行。一切衆生雖在如是行處。爲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爲在纏。不得自在。暫時岐路雲駛月運舟行移岸。衆生妄想。物無不住。豈况理能遷變。今既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爲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蜜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摧剉得五種貪。二種欲。不守住聲聞隨於劫數。所以諸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爲了因。了六波羅蜜空。體者個受用所

以不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卽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被因果隔。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聖訶他爲內見外見。情量不盡。二障二愚。所以見河能漂香象。眞理無形。如何知見。大道無形。理絕思量。今日行六波羅蜜。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勤莊嚴。亦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

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終。（此字應是作字）始得自在。所以天魔外道求我不得。喚作無住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修行人境界。皆屬明句。若會本來非凡物。卽水不能洗水。何以故。本來無物。故經云。我王庫中。實無如是刀。又大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卽須對物。他便妙用。無人覺知。喚作極微細透金色水塵。菩薩

所因。喚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卽體不是明暗。亦云無滲智。又云無礙智。若如是。卽一切處拘我不得。如今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衆生劣。有佛聖救衆生。求佛菩提。皆屬貪欲。亦云破戒比丘。與道懸隔。大道無明。未曾有暗。非三界攝。非去來今。如來藏實不覆藏。師子何曾在窟。五陰本空。何曾有處所。且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

是道心不是佛。如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個物且本來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看他池州崔使君問五祖大師云。徒衆五百何以能大師獨受衣傳信。餘人爲甚麽不得。五祖云。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惟有能大師是過量人。（是過量人。或作不會佛法。）所以傳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愚智。便告大衆總須記取。師云。記

得屬第六識。不堪無事珍重。　又云。暫時披垢膩之衣。來爲人說破。不是凡聖物。他家早晚與人爲因。亦不會與人爲果。若與人爲因。即不自在。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時無人會得。若出世邊論還許少分會。但以寘理自通。無師自爾。本自無物。由是見聞覺知。即是報化。所以三十二相異體故。若離彼即同如來報化佛。總打却。何處存立。不是不許。只如彌勒又作凡夫。他熾然行六波羅密。

他家觸處去得。因什麽便不許他。他不會滯著凡聖。所以那邊會了。却來這邊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好處即認。惡處即不認。爭得。所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若知即被知處所拘。若不恁麽。爭得不許他。他者個定不會變異。若不定即屬造化也。他那個早晚會變動。所以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即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教是

我。即受變也。　又云。大道一如。無師自爾。若能如如。不變。故不會逃報化。非真佛。莫認法身。凡聖果報。皆是影。若認著即屬無常生滅也。粗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衆生名。始有少分相應。直向那邊會了。却來這裏行履。不證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況三乘五性。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　又云。心如枯木。始有少許

相應。又云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蜜處處無礙遊於地獄猶如變觀(准法華變當作園)不可道伊不得作用衆生無量劫來迷於本性不自了體雲塵暫翳著諸惡欲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暫時岐路不得自在種種受苦不自覺知乃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　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作甚麼處去

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太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世壽八十七臘五十八。

奉佛弟子楊上秉劉上戒願祈生生世世開向上之眼目念念心心發海印之光明

指月錄卷之八

指月錄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

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

南嶽

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妙喜一日兩段不

同收歸上科。)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雪竇云三個也有。復頌云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鄰。黃龍新云雪竇道三個也有是死漢是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昭覺勤云一串穿卻。)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

（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搕𢶍堆上了也）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能他覓從前秖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秖爲目前有物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

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大愚一日辭師師問甚處去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地秖有

歸宗較些子（資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却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爲道路若是個漢必然別有生涯）

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個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　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

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則塗中授與不授即世諦流布　師有頌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没手難覆施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個眼還聾

取個耳還聾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心祖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叅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

佛我秖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寂寂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欲驗師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大愚芝云此二人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英邵武舉此問法昌遇云此個公案作麼生遇便打英云一場儱侗遇云你試下轉語英云一狀領過遇云矮子看戲） 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師夢神人告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為地下主不然亦為帝王師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為樂厥壽何啻與天偕老

耶神曰此地靈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怪師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幻寄曰道流還識大梅意麼作麼生是涅槃樂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云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雪竇顯云這漢生前鹵莽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

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泪麼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秖如曾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個。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徑山杲云。曾祖不得南泉。幾乎覷破壁。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饑。喫甚麼飯。

泐潭常興和尚。南泉至。見師面壁。泉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妙喜曰。也須驗過。

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淸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山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秖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

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個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 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

觀。洞山云。作家。 言畢。奄然而化。

幽州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身心踊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盤山寶積。 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曉。師曰。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岐曰。口上著。白雲端頌。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徑山杲頌。不傳不然。海口難宣。崑崙頂上駕起鐵船。 上堂。夫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妙喜云。千年常住一朝僧。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

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妙喜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正法眼藏作二則。已下語不錄。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跡。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

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掩室開頌山舍無塵分外淸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 愚谷囦頌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山北看桑麻 雪竇顯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二句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將所寫眞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麻谷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個甚麼祖曰看水 師同南泉歸宗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處住婆曰秖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常患門徒誦大寂卽心卽佛之談不已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虛堂愚頌云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 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

月卽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溈山溈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西堂智藏禪師與百丈南泉同入大寂之室李

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普請次師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眾這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昭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異類中行爭奈龍頭蛇尾敢問大眾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是作龍女頓成佛否則善星生陷墜）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叅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初叅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跡藏用人莫能識潛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呈馬祖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因尋訪依附師謂曰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

僧問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眾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

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

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是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

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上堂諸人幸自好個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叅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物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

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

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

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毁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毁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

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會通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俱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甚麼處聚衆來老僧尚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講止觀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

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没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

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偽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跡用從跡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跡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甚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

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入井救人)

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現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跡師曰若無蹤跡明知上來語不混　曰如何得

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張湯兒時詰鼠案)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固知南宗實不可測

問三教同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個甚麼宗曰似個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個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個大蟲(大溈智云三個老漢聚頭痲語若要徹一時叅取這大蟲始得)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飯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個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個百味珍羞他亦

不顧泉曰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麼道還有免得麼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違前話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師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云忽然瞥地更是好笑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爲甚麼不病山曰爲伊惺惺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菴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個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個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投祖出家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個却是好手雪竇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唱曰看箭又云中也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諸上座道

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

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

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

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

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何處有中邑也 信相宗顯禪師舉至與汝相見了也曰諸人要見二老麽我也與你說個譬喻中邑大似個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喜未免心中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示眾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出問曰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眾欣然奉持 又示眾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乃掀禪牀師便打 雪竇顯云兩個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甚麽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為甚不眨上竇便打 長慶代云悄然 妙喜拈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汾州無業禪師謁馬祖祖覩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

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麽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麽 雲居錫云甚麽處是汾州正鬧 高僧傳云馬祖謂師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眾生悟即是佛道不離眾生豈更有別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師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

實若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即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法空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贊公迷此不知其所自來中不 師既載正開語尤不可曉姑附錄廣聞見

住後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擊節錄舉僧問汾州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國師云莫妄想雪竇拈云塞却鼻孔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云即心是佛雪竇拈云拄却舌頭圖悟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 師曰諸佛不會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俱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

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 又云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塗如短販人 又云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稜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情聖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煮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

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個半個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

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憎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

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法師無語。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秖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又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卻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是乎。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妙喜曰。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師卻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黙契。　有僧乞置塔。李翺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尸塔下過。又作麽生。僧無對。卻特詣師。舉前語請答。師曰。他得大闡提。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

生曰旣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
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
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問
道在何處師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
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
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
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常州芙蓉太毓禪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
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

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
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
下食士曰不消一句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棠安樂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
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
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爲人人盡有所
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
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
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
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
被個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
曰何不會取未舉槖子時矢上加尖旁覷嘔噦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
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
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
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

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
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
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
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
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
應諾山曰是甚麼公于此有省昭慶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著個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煆了金麼
五臺山隱峰禪師鄧氏子屢叅馬祖石頭法席

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秖剗得這個。不剗得那個。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頭曰。汝秖剗得那個。不解剗得這個。師無對。洞山云。還有堆阜麽。 師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

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到南泉。值衆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卧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麽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

聲如雷。 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卽不打。於時大衆黙然。師便打一下。法眼益云。鄧隱峯奇怪。甚奇怪。要且不打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翠巖芝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去。雪竇云。果然果然。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凉。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

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龜洋無了禪師。嘗有虎逐鹿入菴。師以杖格虎。

鹿得脫去。將示化。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色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於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没。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薰。傾城瞻禮。遂塔於龜洋。隱峯無了。皆於化後假四大說法。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

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葢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東

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

南泉駁他。要圓前話。中菴空頌云。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會盡大衍算。掐指巡文數不出。幻寄曰。大小諸祖師。俱說不了話。若問如何是了話。咄。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　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

個。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世音。空音湛頌云。僧來展具已輸籌。常念觀音獨不休。雕虎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磕破鐘樓。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個師僧祇對看。

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
去。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是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
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圓悟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
爭恁麼道。雖然只見烏臼放行。要明烏臼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據令而行。
盡大地人並須喫棒。　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
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
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師曰。今日打著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
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

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
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
曰。草草打著個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
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佛性泰頌。
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還扶。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
九衢裏。天上人間我與爾。雪竇頌。呼即易。遣還難。互換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
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幻寄曰。多少人在雪竇頌
上敲磚打瓦。不知雪竇命脈在烏臼棒頭上。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

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
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
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
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
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
來。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　大光誨因僧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
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
不是好心。　圓悟勤云。且道大光云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
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　雪竇顯頌。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
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
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
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
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
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
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
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

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僧問眞淨如何是道。眞淨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　妙喜曰。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

百靈和尚。一日與龎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龎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

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徑山杲云。這個話端。若不是龎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龎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個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龎公。

則川和尚。摘茶次。龎居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抛却茶籃。便歸方丈。雪竇曰。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擗下幞頭。誰敢與作龎居士。

一日在方丈內坐。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與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達磨一宗。掃地盡矣。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秪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

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片。擲置釜中。妙喜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做甚麼。山呵呵大笑。

江西椑樹和尚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葢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葢覆何吾曰莫亂道

浮盃和尚䆊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寃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

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為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䆊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

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

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澗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濛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曰定州近日有甚奇特事僧曰某甲旦過但聞鹽貴

米賤苦無奇特事師曰我這裏也只如此粗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這裏覓個甚麽僧曰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曰賴你不會若會我即輸汝一半道理首座晚間上問曰和尚適來勘僧爲甚麽道輸汝一半道理師云賴得汝舉老僧泊合忘却首座曰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即忘前失後我又失後忘前座方去師喚轉曰却不得舉著近日師僧但說鹽貴米賤並不將佛法爲事頻頻舉著喪却你性命不難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麽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没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

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大慧語録云士初謁馬祖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祖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麽筋骨士於言下頓息諸緣遂向南嶽見石頭云云與此少異）至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麽稱禪客閻羅老子未

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劃地作七字。霞於下劃個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或作士以拄杖畫地作七字。於下畫個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

偈。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

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

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圜悟舉此偈云。且道殺個甚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個甚麼。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個甚麼。師曰。大有人疑著。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蹤時如何。悟曰。未有人金剛王寶劍在。圜悟又云。只如護生須用殺。且道殺個甚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生殺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殺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嶮。若向個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潔淨剗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合作麼生。還委悉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　中峰本云。莫是殺人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

士悟後。以舟盡載珍橐數萬。沉之湘流。舉室修行。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徑山杲示羅快然云。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個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叅前輩

於宗門中有眞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者兩個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個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著。卽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向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圚裏。若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圚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圚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圚裏。要出三老圈圚則易。要出妙喜圈圚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
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士一
日菴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
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
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博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到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注脚了也。　士坐次問靈照曰。
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

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
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徑山杲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士賣竹漉籬。下橋喫撲。靈照
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
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士將入滅。
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
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
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

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
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去。世間皆如影響。言
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士語錄載無名子序焚棄江湖下。復云。旋遣使人報諸妻子。妻聞之曰。這愚癡女與無知老漢。不報而去。是何忍也。因往告子。見斸畬。曰。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鉏應之曰。嗄。良久亦立而亡。去。母曰。愚子癡亦何甚也。亦以焚化。衆皆奇之。未幾。其妻乃偏詣鄉閭告別歸隱。自後沉跡夐然。莫有知其所歸者。其事更奇卓。并志之此。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出家。
納戒衡

〔青原〕嶽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歎曰。大丈夫當
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
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
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
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
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
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
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

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法雲秀云石頭有個無孔鐵椎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喫交有甚麼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五祖演云老僧在眾日聞兄弟每商量道即心即佛也不得不即心即佛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畧雙全山僧見處也要眾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徑山杲云好個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

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閒坐也曰若閒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住藥山後海眾四集遵布衲浴佛師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眾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黃龍南禪師住同安日示眾云今朝四月八。我佛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

得舉浴佛公案云云大眾古人隨時一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眾中商量或有道這個是銅像那個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遵公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懡㦬又云古德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個便道把將那個來正是隨聲逐色啟他言句上他圈繢藥山見伊不會所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來早是無事生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爇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强生分別如前所解葢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少許粗浮識見自作障礙

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幻寄曰。同安且須自檢。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何異他逢塲作戲。何高何低。三十年後求錯舉者。便是幻寄。

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草堂清頌云。雲巖寂寂無窠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意。閒行閒坐任榮枯。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秖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秖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個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個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眾喫甚麼。師曰。

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雪竇拈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復頌云。麈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復高聲云看箭。

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秖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你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汾陽昭頌。徹底更何疑。覷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

師看經次。柏巖云。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云。日頭早晚。巖云。正當午也。師云。猶有這文彩在。巖云。某甲無亦無。師云。汝太煞聰明。巖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師與道吾說茗溪上世為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為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師晚叅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

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師與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這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藥山瞞。邪覺勤云。夾山即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伊道。龍遇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師問龎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個事麽。士曰。某甲秖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麽。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麽。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

士曰。好個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麽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　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麽。師曰。思量個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秖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贄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作麽。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麽。曰行者有甚麽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必不受此。主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舉

前話。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遂送還。甘曰。由來有人。益金以施。　師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衆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妙喜曰。葛藤不少。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麽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妙喜曰。笑殺人。　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麽。院主還見藥山麽。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　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

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示汝個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

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

李初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師。師

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閒家具。李罔測玄旨。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上堂。祖師秖教保護。若貪嗔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直庚反）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

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這個語。顯無語底。他那個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甚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

解卽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甚麽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麽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閒漢掘地獄待你你若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卽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卽今淸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隨諸趣第一不得棄這個這個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個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麽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閒須知珍重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示寂叫曰法堂倒法堂

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弟子奉全身塔於院東隅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

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
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　過慧林寺遇天
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
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
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
後眉鬚墮落保寧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還在也無若
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真淨上堂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
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
拈取拄杖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以致斯禍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

富貴　僧問雲峯悅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
峯曰橫三竪四曰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峯
曰七通八達　僧舉問天寧卓寧曰猫兒會
上樹　僧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寧曰惜取眉
毛　僧問雲峯志璿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
麼眉鬚墮落雲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
麼則不落也雲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
伸請益雲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文殊道
頌云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便求
仙昨夜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謁
南陽忠國師初見國師語具國師章中　明日再往禮拜
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
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
是師繞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

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
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
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
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
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
妳蔣山懃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
居士云赤土塗牛妳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又一
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
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

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　師問龐
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
事來作個宗眼師曰秖如宗眼還著得龐公
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
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
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
這一句無人道得　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
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
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

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聻水潑士三擲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士來訪師於師前立少時便出去師不顧士却來坐師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師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師曰引得個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引師拈起士幞頭曰恰似個師僧士拈幞頭安師頭上曰恰似個俗人師應諾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

在師拋下幞頭曰恰似個烏紗巾士亦應諾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為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且不知老應作者僧落處具擇法眼者試請辨看雪竇頌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汾陽昭代僧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保寧勇代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秖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具坐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老當從傳燈錄作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

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
爲生。無事珍重。 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
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
足未及地而化去。

潭州大川禪師。江陵僧𠫭。師問幾時發足江陵。
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
一帀便出。師曰。若不恁麽。爭知眼目端的。僧
拊掌曰。苦殺人。泪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
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卽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麽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幻寄云。這僧中大川老拳。却還丹霞毒手。洞山道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如今分也。是玉是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𠫭石頭。頭問那個
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
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
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
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
下大悟。妙喜曰。且道大顛悟得個甚麽。異日侍立次。頭問汝
是𠫭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𠫭禪僧。頭
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
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
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
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
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
師曰。既無物。卽眞物。頭曰。眞物不可得。汝心
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住後上堂。夫
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
多見時輩。秖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

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
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
卽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
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
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
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僧問。其中人
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
何。師曰。不作個問。 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麽。公曰。不會。師

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汾陽昭頌云。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聞。 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

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為船筏。師曰。以木為船筏。曰恁麼卽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玄覺徵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為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眼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龐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

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個甚麼。士曰。阿師秖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 僧參。遶禪牀一帀。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帀。師曰。

却是恁麽時不易道個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麽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帀僧曰不惟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菴師曰菴主是甚麽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麽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菴

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個師僧也難得　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麽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麽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麽生婆乃竪拳曰與麽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　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麽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料想不由別人

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為甚麽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

禮拜師拈起盞子云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麽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云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鎗勢僧却把住云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個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

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叅石頭便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叅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跡異常人莫能測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

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米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

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一日

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一日問

龐居士是個語言，古今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諾。師再舉前話。士曰：甚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而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氷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抛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南嶽青原宗派未定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食飲，父母不得已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塚，離諸怖畏。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復謁馬祖，重印前解，依止二夏。後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

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妙喜曰：且道悟得個甚麼？）　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師接之無加

禮。裴愈歸向。 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
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
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
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嗣石頭。生城東。弟子三人。慧眞。
文賁。幽閑。協律郎符載撰碑。傳燈所
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列師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漢子。玉之徜。十五出
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
契。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
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

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
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
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節使來訪。師
不爲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
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
熖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
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
師。 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
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

師曰。淺草易爲長蘆。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
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
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
不是汝存泊處。 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
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
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
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
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林間錄作十三年戊
戌。
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
夏。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荊南
節度使丘玄素撰碑。又唐聞人歸登南嶽
碑。以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
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達觀穎。呂夏卿
張無盡。皆著辯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
同。其叅謁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且
藥山叅石頭。頭謂因緣當在馬祖處。山旋於
馬祖處大悟。而竟嗣頭。皆釋迦之裔。何彼此
足分析耶。

廣陵奉
佛弟子張天鼎指貲敬刻指月錄全卷用薦
先妣李氏孺人速越迷津。早趨樂土。染香
念淨。若母若子。同依勢至之光。懸鼓沉西
見者聞者。共悟盤山之道。伏祈
佛祖證明。獲如所願者

指月錄卷之九終

較譌

卷之八

二葉第二十行**下**誤作上○十四葉第二十一行十一字去舊本小字行末加疑脫一清字○二十八葉第十六行**是**舊本作法○三十葉第一行徑山杲頌移在南泉打破粥鍋公案下從大慧錄改正

卷之九

三葉第三行**心**舊本作佛從燈錄改正○三十七葉第二十一行**座**誤作院○四十六葉第十六行**過**誤作個○卷末小字藥山叅石頭誤作石頭叅青原今改正

音釋

卷七之九

誓 先齊切音西悲聲
拳 居竦切音拱罪人兩手共一木曰拳
瞪 除庚切音棖直視貌
呱 攻平切音姑小兒啼聲
麕 苦允切音稇鹿屬善聚散者
轝 雲俱切音于兩手對舉之車又轄謂肩轝
駛 師止切音使馬疾行也
刖 音月斷足也
嚏 丁計切音帝鼻塞噴嚏
彀 居候切音姤弓矢持滿也
⿸疒習 直入切音昔小痛也
菌 音郡地蕈之小者
玿 時招切音韶美玉
[illegible] 克合切堪入聲昨答切音雜
鼯 音吾
囦 古淵字
悖 [illegible]
掁 直庚切音橙觸也撞也
賚 洛代切音徠賜也

指月錄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旁。乃往叅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

南嶽

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叅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見百丈章

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

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碧巖集載師叅丈不爲別事。後云。丈因深器之。次日辭丈。丈云。何處去。師云。禮拜馬大師去。丈云。大師已遷化去也。圜悟云。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師云。某甲特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丈舉再叅被一喝三日耳聾語。師聞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去否。師曰。不然。今日因聞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圜悟又云。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再叅公案。已見百丈章。而此復錄。以圜悟拈語也。事之異同。所不必論。　添鉢公案。會元頌古統要皆作臨濟。此從古尊宿語錄及林間錄。入師章中。

丈一日因普請開田回。問師曰。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竪起刀。泉曰。秖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師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溈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郎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妙喜曰。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

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粗生。師曰這裏是甚麽所在說粗說細。隨後又掌。

師曾散衆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休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問寺主這畫是甚麽。寺主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

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語。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甚麽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徑山杲禪師因李叅政到山。舉此公案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眞儀可觀。高僧在甚麽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卽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裴一日托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裴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麽。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麽會去。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裴既領旨。復博綜教相。以弟子禮事師。以昆仲友圭峯。嘗親書大藏經五百函。所製法苑文字。諸方重之。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

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麽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麽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秖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

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　溈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鵞王擇乳素非鴨類溈云此實難辨　五祖戒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　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

奇特纔被布衲拶著失却一隻眼　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又頌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註破了　佛鑑懃頌黃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　佛慧泉頌無師充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開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　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算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珍重　示裴公美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

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卽是佛佛卽是衆生爲衆生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卽施緣息卽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

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卽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卽乖法體卽爲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卽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卽眞佛佛與衆生一切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

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淸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卽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

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眞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卽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

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
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
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卽
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
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
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
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
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
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眞實不虛。一念而

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秖是
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
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
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
心卽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
心無心。心卻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
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秖
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

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
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
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秖證原來自佛。向上
更不添得一物。卻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
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
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　問何者是佛。
師云。汝心是佛。佛卽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卽
心卽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自心是佛。
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惟傳心

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爲
祖。若直下見此意。卽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
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
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秖共說一心
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
盡虛空徧法界。名爲諸佛理。論者個法。豈是
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
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爲無爲
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卽得。若用心

擬學取。卽轉遠去。若無岐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卽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

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法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個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

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嘗說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卽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卽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

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卽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個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秖得個報化佛。與你本源眞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卽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秖認見聞

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卽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卽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喩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卽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卽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亡。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眞法界耳。

問如何是見性。云性卽是見。見卽是性。不可以性更見性。聞卽是性。不可以性更聞性。秖你作性見能聞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礙。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

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時。且衆生不見佛。佛不見衆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衆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來。無能所見。旣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出世與衆生說法。迦旃延秖爲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名訶責。分明道一切法本

來無縛何用解他本來不染何用淨他故云實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祇成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一知一解繞天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誰强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問既言性即見見即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劑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秖為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却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問佛窮得無明否師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

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秖無所得名為坐道場云無明者為明為暗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秖是本明不明不暗秖者一句子亂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惠（當作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薩出來一跨跨却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孔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云既是學不得為什麼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衆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舉足即佛下足即衆生諸

佛兩足尊者。卽理足事足。衆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今念念學佛。卽嫌著衆生。若嫌著衆生。卽是謗他十方諸佛。所以佛出世來。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秖教你除却從來學心見心。除得盡。卽不墮戲論。亦云搬糞出。秖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衆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入我曹溪門下。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所以無行爲我法門。秖是一心門。一

切人到這裏盡不敢入。不道全無。秖是少人得。得者卽是佛。珍重。 夫學道者。先須併却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聞甚深法。恰似清風届耳。瞥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爲甚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佛。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者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應有魔字)非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提。足跡不可尋。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卽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者。卽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爲極果。此對三賢十聖人言。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旣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愛煩惱無明。便道佛是覺。衆生是妄。

若作如是見解。百劫千生輪迴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爲謗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衆生不暗。法無明暗故。佛且不强。衆生且不弱。法無强弱故。佛且不智。衆生且不愚。法無愚智故。是你出頭總道解禪。開著口便病發。不說本。秖說末。不說迷。秖說悟。不說體。秖說用。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

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卽非法。非法卽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卽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卽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絶他。如一念瞥起。千重關鎖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旣若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

作麼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遠。看時秖在目前。你擬趁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來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旣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卽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敎之極也。據我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是衆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

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卽見十方世界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卽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卽不無。不無卽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卽有。卽眞空妙有。旣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甚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者個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自爾。

故衆生卽佛。佛卽衆生。衆生與佛。元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爲無爲。元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旣若如此。何處有佛度衆生。何處有衆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卽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

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住當處自眞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二乘菩提者爲指葉爲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衆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者個

意始得故達磨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秖覓得可大師一人密傳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眞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眞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

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秖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已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如一明一相上著解者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者個人不可得以無

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秖教你莫覓覓便失却如癡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趁及乎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生萬劫秖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即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隣房也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

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來惟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卽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旣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卽是行諸

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忘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卽是修行菩提法佛等

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卽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秖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

空力盡還墮却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爲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

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卽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秖是隨意而生。經云菩提有意生身是也。忽(疑訛)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爲金。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

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是除去胸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秖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卽心懷惆悵。如此心意

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秖得個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磨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軍。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眞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疑訛)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眞

佛無口。不解說法。眞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

又云。但無一切心。卽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你但離却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

卽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爲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又云你如今一切時中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個入頭處自然會去。爲有貪瞋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

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爲中下根人說卽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敎並爲化城言寶所者乃

眞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旣是化城何處爲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卽有方所非眞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卽是。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

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爲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爲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

法之空遂乃不著是爲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　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卽印不成文印著物卽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卽無心得卽

無得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淸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秖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

乎師云甚麼心敎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秖是個照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秖是形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寱語去　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見被衆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

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了期　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秖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

是如來不應更見。秖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

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閑無事。莫强辨他境。辨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同識海。流轉若飄蓬。 學道人莫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淸淨。 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惟一眞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

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依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

也。 惟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 問教中云。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者如何。師云。若以三無數劫修行有所證得者。盡恒沙劫不得。若於一刹那中獲得法身。直了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 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

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 問。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未審即那個心是佛。師云。你有幾個心。云。爲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

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師云。覓甚麼道理。纔有道理便即心異。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秖爲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師云。汝若

不認凡聖。阿誰向你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秖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爲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云。若無

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問。和尚現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

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
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
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
坐道場道場者秪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
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
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
悲爲衆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
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
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云其聽法者無聞無

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者個法若爲道我
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個慈悲若
爲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悟自心究竟
無益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
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爲破三有若無
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爲百分九
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
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祖師直指一切
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

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
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
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
佛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
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
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
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如何是道如何
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問諸方宗師
相承參禪學道如何師云接引鈍根人語未

可依憑云此即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
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
人覓他自已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
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
求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此則渾
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
阿誰你擬覓他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
他師云若不覓便休即誰教你斷你見目前
虛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

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這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爲他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將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秖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

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禀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黙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二字疑誤）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秖爲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也難消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

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眞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卽是佛所以一切諸

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卽不用菩提等法。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亡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喫飯。未曾齩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

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只得三個五個。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秖是一塊。此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謚斷際禪師。

比丘 繼清 忍鎧 仝捐資刻

指月錄卷之十

指月錄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

（南嶽）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　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師躬耕助道。祐歸寂。衆請主法。上

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年來。喫潙山飯。屙潙山矢。不學潙山禪。秖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腳。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　師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何如。

羅山道閑禪師在禾山。因清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潙山。猶輸他道吾。閑云。有甚麼語輸他。貴舉石霜辭潙山。纔禮拜起。潙山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如何。霜無對。却到道吾。吾問甚處來。霜云潙山來。吾云。有甚麼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秖爲道不得。吾云。汝爲我看庵待我。與你報讐去。吾往潙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在此。吾云。某甲不爲別事來。秖爲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潙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潙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裏。潙山總不管。貴上座舉了。云。這個豈不是潙山輸與他道吾。羅山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切忌舉著這個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羅山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清貴上座直爲潙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貴云。知也知也。便禮拜。羅

山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吾麼。只是館驛裏本色撮馬糞漢。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個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廻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腳遇百丈開悟。卻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

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腳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眾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眾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眾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眾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秪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眾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

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雪竇拈云。大凡扶豎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個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虛堂愚頌。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斑。 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麼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麼。曰。更有過於和

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天童云。大慈合伴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麼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且道別有甚麼長處。　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麼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麼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即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即本分事在。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點檢。　僧叅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個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因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麼處。僧竪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為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溈山。溈

召慧寂。山應諾。溈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躭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禮佛次。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耶。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為。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師住後。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

著。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通禪中毒。旁及仰山。

洪州東山慧禪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

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趙州觀音院真際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

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秖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

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　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雲峯悅云。若不是南泉。洎被打破蔡州。）　師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相救。

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內巡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師却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首座無對。　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言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師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個甚

麼。師以杖倚壁便下。（瑯琊覺云。勢去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大慧杲云。鉤在不疑之地。）　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或作茱萸上堂曰。看箭。師亦曰。看箭。云云　雪竇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個射垜漢。）　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個衲僧問。雪竇笑個甚麼。笑賊過後張弓。）　師行脚見二菴主。一人作丫角童。師問訊。二人殊不

顧。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鐺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菴主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目顧於師。菴主云。莫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何不教詔這行者。菴主云。他是人家男女。師云。洎合放過。丫角童便起顧視菴主云。多口作麼。丫角童從此入山不見。

　師到投子處對坐齋。投子將蒸餅與師喫。師曰不喫。不久下胡餅。投子教沙彌度與師。

師接餅。却禮沙彌三拜。　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去。師云。作麼生是某甲住處。居云。山前有個古寺基。師云。和尚自住取。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師云。甚麼處是某甲住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　師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

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瞎堂遠頌云。換手搥胸哭老翁。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　圜悟勤云。佛祖命脈。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裏。殊不知自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菴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力。　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僧問。師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個甚麼。若言無。這僧爲甚悟去。　雲峰悅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峰則不然。這僧恁地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寐語作甚麼。復云。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一蹉過雲門何。又云。趙州與這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畫作洗鉢盂話會了。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雖然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也未。拈却這僧喫粥了也。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　湛堂準頌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　師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潙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與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曰。近離甚處。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曰無。眼曰。往來皆謂趙州有此語。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五祖演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徑山

杲云要識五祖師翁麽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雲居祐舉栢樹子話云奇哉古聖垂一言
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
昔無墜衆中異解多塗商量非一埋没宗旨
錯判名言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黄
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眞心
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塵毛瓦礫都是一
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栢樹
子纔舉便直下薦取覿體全眞擬疑之間早
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
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這個眼目如石火電
光相似或謂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麽事趙州
直下爲人實頭說話饑來喫飯困卽打眠動
展施爲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如麻似粟
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分別用
心取捨强作知見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
決擇身心畧似個衲僧古來自有宗門師範
我佛心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

測其由乃舉拂子云若向這裏悟去山河大
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道林爭敢壓良爲
賤　佛日才頌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
風松欏亮槅　葉縣省和尚因僧請益栢樹
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麽曰和尚重
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麽其
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個甚麽道
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
坤當下心息　眞如院方禪師參瑯琊惟看
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辭嘗被
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琊
曰汝作麽生會方曰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
明瑯琊可之　雪竇顯在大陽時有客舉光
孝覺語問曰覺趙州侍者眼問栢樹因緣乃
言無此語而眼肯之其旨安在哉顯曰宗門
抑揚寧有軌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侍其
旁輒匿笑去顯詰其笑故韓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韓對以偈曰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
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因結
以爲友後顯得法於智門唱導於雪竇稱雲
門中興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顯問有問雲
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雲門答
這僧耶爲解說耶有稱宗上座者曰待老漢
有悟處卽說顯驚視之曰非韓大伯乎曰
老漢瞥地也顯因集衆乞升座說法焉

師一日於雪中倒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
身邊臥師便起去　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圈䙡裏有人出得麽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麽曰曾到師曰喫茶去
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
曰爲甚麽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

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　僧到睦州州問曾到趙州麽僧云曾到州云有何言句僧舉喫茶話州云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麽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便打州却問沙彌爾作麽生沙彌便禮拜州亦打僧問沙彌適來和尚打爾意作麽生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雪竇舉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巖與天下老宿無過若辨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問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
有佛性狗子爲甚麽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
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

有為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妙喜恒舉此則語至無字。令學者叅。云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個無字。一時透過。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又云。不得作有無商量。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畧。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個好底消息。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又云。荼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姻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又云。既有個趨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慢提撕則個。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

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 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陁。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秀才問。佛不違衆生所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不是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

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問和尚姓甚麼。曰。常州有。 問甲子多少。曰。蘇州有。 問如何是趙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曰。秖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 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不曾眼花。曰。豈不為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 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獄。師曰。我

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秖見略彴。師曰。汝秖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彴。師曰。個個度人。 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個巡鋪。文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與文遠論義。曰。鬭劣不鬭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

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 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問菜頭今日喫熟菜喫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曰。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個墼子。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長慶稜問覺鐵觜。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指

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 師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師。師曰。總教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作。師云。裝香著。事曰裝香了也。師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槌。不妨驚羣動衆。子細點檢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二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眞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個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他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示衆曰。纔有

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拊侍者一下。曰何不祗對和尚。師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師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無相範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有僧舉纔有是非話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旁僧曰。這個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示衆。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幻菴

覺拈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旣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因僧侍次。遂舉火問曰。這個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策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

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
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僧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秖管看雪竇
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　上堂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
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
明白裏護惜個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
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
得禮拜了退雪竇顯拈云趙州倒退三千復有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
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
揀擇明白君自看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
人窠臼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
分疎不下雪竇顯云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這棒須有分付處若
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天童覺頌云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
信分明酬價玲瓏底相知鹵莽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
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
秖念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白雲端頌

云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問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
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無菴全頌云當門一脈透長安遊子空嗟
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鎚擊碎萬重關　法宗禪師叅雪竇竇令叅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宗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
子常以袈裟裹草鞋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宗曰赤
腳下桐城　圜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一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
萬年也未夢見在　師與官人遊園次兎見驚走遂

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見爲甚麼走師云老
僧好殺　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
曰鵶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
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鵶爲甚麼飛去師
曰院主無殺心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
去師曰彼中兵馬隘汝須迴避始得曰向甚
處迴避師曰恰好　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
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
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

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
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
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
雪竇顯到曾學士處曾問嘗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話端的有勘破處麼竇云清長老
道個甚麼曾云又與麼去也竇云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
穢不得麼曾云這裏別有個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竇云勘破了也　眞淨
云趙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謾
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麼喝一喝下座　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
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惟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徑山杲頌天下禪和

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　蒙菴嶽頌本是山中人
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
曰汝玄來多少時耶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
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　問萬法歸一一歸
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
斤雪竇頌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抛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僧爲師眞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
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玄覺云留
取供養　師托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

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
道見和尚師乃撲破　師問僧曾看法華經
麼曰曾看曰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
世間人爾作麼會僧擬禮拜師曰爾披衲衣
來麼曰披來師曰莫惑我曰作麼得不惑去
師曰莫取我語雪竇舉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
趙州如或不明個個高擁衲衣莫惑翠峯好　問初生孩子還具
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
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
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
有塵師曰又一點也　問恁麼來底師還接
否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恁
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
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有一婆子令人送
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
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
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爲轉半藏徑山杲云衆中

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只更繞一匝直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繞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圜悟勤云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皆知趙州從來叅見南泉天下皆知這僧更問所以道鎮州出大蘿蔔且得沒交涉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襀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旁瞥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

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云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云所使師云却是他好手

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行即禍事云和尚既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曰若不修行爭得樸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問作何方便即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聞且置你曾聞個甚麼來

問不離言句如何得獨脫師云離言句是獨脫云適來無人教某甲來師云因甚麼到此云和尚何不揀出師云我早個揀了也

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趙州著在甚麼處僧無對

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指淨瓶云這個喚作甚麼云淨瓶師曰大好不見邊表

有僧問生死二路是同是別師以頌答云道人問生死生死若為論雙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喚他句上識此是弄精魂欲會個生死顛人說夢春

洞山問僧甚處來曰掌鞋來山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山曰他還指闍黎也無僧無對師代云若允即不違

保壽問胡釘鉸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壽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虛空來壽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師處舉前話師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師曰秖這一

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師曰且釘這一縫
雪竇顯舉云我要打這三個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却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個大衆一時退擊禪牀一下
師問新到離甚麼處云雪峰師云雪峰有甚
麼言句云雪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都來是
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麼處屙師云闍
黎若回寄個鍬子去 師問僧甚處來曰摘
茶來師曰閑 雲蓋智頌道著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斗孤雲野鶴阿呵呵
新到叅師曰甚處來曰南方來

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
法豈有南北耶師曰饒汝從雲居雪峰來秖
是個擔板漢 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
師聞沙彌喝
叅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
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師問一婆
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
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師休去 瞎堂遠頌云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盡白頭新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
處師曰滑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蹉到

宿云好個捷疾鬼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叅堂
去師應喏喏 師一日到僧堂後逢一僧乃
問大德總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師遂於袖
中取刀度與云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
折倒却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 僧辭師曰
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
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
楊花 徑山杲頌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偏天下摘楊花摘楊花

唵嚤呢噠哩吽㗶吒
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
之尼曰和尚猶有這個在師曰却是你有這
個在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
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
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
行脚時除却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
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又謂衆曰
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

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上堂。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旣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著狗口。

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個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秖是個主人公。這個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個兩個。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妙喜曰。軍營裏大王。雪竇頌。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金佛不度鑪。人來訪子湖。牌中數個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又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卽是煩惱。煩惱卽是佛。又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　又云。老僧此間卽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歟。已後遇著作家漢。也道老僧不孤負他。但有人問。以本分事接人。　師自受南泉印可。乃歸曹州省受業師。親屬聞師歸。咸欲來會。師聞曰。俗塵愛網無

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遂携瓶錫。徧歷諸方。常謂七歲兒童勝我者。我卽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卽教他。及往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同至院見師。師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聞之。歡然敬服。乃同供養。師志效古人。住持枯槁。僧堂無前後架。旋營齋食。繩牀一角折。以繩繫殘薪支之。屢有願爲製新者。師不許也。住持四十

餘年。未嘗以一書告檀越。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泊然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眞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個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妙喜曰。熟處難忘。）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個。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蹋。山曰

囫直下似個大蟲。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游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雪竇著語云。謝答話。復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曰。得閑

題取一篇好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 僧問師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

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遮一步。待我欵欵地與你葛藤。 竺尚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莫忘想。曰爭奈動何。師曰。會卽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喚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秖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秖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秖對與不秖對時。無始刧來是個生死根本。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秖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刧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燈錄作兩則。風火未散上作一則。師喚尚書下又作一則。語亦小異。此從宗門統要。正法眼藏。妙喜曰。卽今秖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又皓月供奉問師。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秖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

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眞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是知音。 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

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爲甚麽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

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叅學也無。師曰。我自叅學。曰師意何如。師示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

示衆。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亦應是生。

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麽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

德是何言歟。曰恁麽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虛空無時但無假。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

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

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眞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下。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叅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

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林間錄曰。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會麼。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又曰。雪峯和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法眼答曰是汝面前。又問遷化向甚麼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奈卽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甚麼。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籌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云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

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

秖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進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即禮謝。

初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鄂州茱萸山和尚。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莫錯打。師便下座。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麼道。那門云。搥鐘謝響。得個蝦蟇出來。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來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子湖狗。師曰。嗥嗥。僧無語。師便歸方丈。　劉鐵磨參。師曰。汝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與勝光和尚鉏園次。師驀按钁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光從此有省。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眞正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作。僧無語。　示衆。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個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個

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忘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示衆。幸自可憐生。苦死向人前

討些子聲色唇吻作麼我且問你聲色兩字作麼生討得還會麼我道聲色如泡為復為你說破為復為你討聲色試商量看莫生容易志剛用心若了根源終非他物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彰乃至僧俗青黃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男女青黃山河類等礙汝光明有甚麼出氣處若識鏡去乃至青黃男女大地山河有

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劑長短劫數若色若空並能了之更非他物汝豈不聞諸法如義光陰箭速莫漫悠悠大事因緣決須子取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為甚麼一切物著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著得汝否　仁者本自具足本自周備直教無纖塵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不是一生半劫賺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造諸

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為足鼓弄片皮於佛法却為毒害譏禮塔廟毀彼持經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　仁者豈不見目前太虛還有纖毫欠少處麼若也於中體得這個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既爾萬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　示衆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眞如中有些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大凡行脚也須具大信

根作個丈夫始得何處得與麼難信他古人只見道個卽心是佛卽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並無參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　初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師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師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師神力禪師　廣明中無疾歸寂塔於本

山。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叅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雪竇顯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圜悟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向甚麼處著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僧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叅。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秖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個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叅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

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林木池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秖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

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妙喜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較些子。　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頌云。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顯頎。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吾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　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卽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鎭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記莂。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

此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五祖演舉云。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麽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 師見馬步使出

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個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麽處。師曰。汝從甚麽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 臨濟初開堂。師首往贊佐。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個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

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麽生。僧無對。 問仰山。汝名甚麽。山曰。慧寂。師曰。那個是慧

那個是寂。山曰。秖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個甚麼。師曰。喫茶去。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溈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溈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叅永泰方諭其旨。永泰靈湍

馬祖法嗣。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

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叅。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比丘 智旨 紹輝 真源 大定 性慧
海澄 普現 通悅 法名 圓吉
士利 智慨 紹見 普聞 寂恒
性純 海深 成章 性愍 性至
正崇 寂應 恩智 性姜
信士 魯東山 張以敏 王應聘 劉應潮
劉康年 張和璞 任上全 徐應魁
捐資同刻

指月錄卷之十一

指月錄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

溈仰 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叅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

這個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師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幾被典座熱瞞。 高僧傳云。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塗中。謂師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䘏諸子。乃造國清。遇拾得。復申前意。師遂詣泐潭謁大智。頓了祖意。宗門統要云。師至國清受戒。寒山子遂與拾得子往松門接。師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吼三聲。師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師亦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這個作甚麼。師又無對。寒山云。休休。別後。伊三生作國王。總忘却也。

司馬頭陀見百丈。談溈山之勝。宜結集法侶。爲大道場。丈因語衆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時華林覺爲首座。師爲典

座。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夐無人烟。虎狼縱橫。莫敢往來。師拾橡栗充食者五七年。一日念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出至山口。語虎狼曰。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虎四散。師乃回菴。未幾。嬾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所來輔佐。曰某與和尚作典座。俟衆至五百乃解務。於是人稍稍

集厥後禪學輻輳。風動天下。稱潙仰宗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
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
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秖說濁
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
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泞無礙。喚他作道
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
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
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

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
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
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
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
自解作活計。始得。若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
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
佛。　仰山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云。
青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

事。仰乃作禮。　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秖這便是麼。
師曰。這個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
不見。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秖聞
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秖得其用。
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
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
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師問仰山。生住異

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
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
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卻喚作遣法。　師問
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師曰。汝秖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
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
曰。如是如是。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為眾說
法。師曰。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
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

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潙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秖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秖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院主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代第一座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靑見。作黃見。作不靑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個。師曰。此是鵝王擇乳。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雪竇顯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淸。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秖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合醬次。問仰山。這個用多少鹽水。仰曰。某

甲不會。不欲秖對。師云。却是老僧會。仰云。不知用多少鹽水。師云。汝既不會。我亦不答。晚間師却問仰山。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仰云。待問卽答。師云。現問次。仰云。耳背眼昏。見聞不曉。師云。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仰禮謝。師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後不是小小。

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秖管困來合眼。健來坐

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秖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秖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遶禪牀一帀師曰裂破古今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

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秖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個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

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云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師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仰曰是師云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

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此則獨見於正法眼藏。會元諸書都不載。　仰山和尚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仰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仰曰有。曰如何即是。仰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仰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仰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正此下有僧于言下有省一句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仰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也無。仰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仰曰。據汝所解。秖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此則正法眼藏五燈會元皆載。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師親得這個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麼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取一束草來。香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師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甚麼。仰云。秖是枯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云枯樹子。師云。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溈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

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神鼎諲云。爲復意在耘田處。爲復意在仰山分上。爲復總不恁麼。諸上座。一切諸法總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師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秖是見處太粗。

師一日索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座呈語云。不辭出來。那個人無眼。師不肯。仰山凡三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底。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師云。秖滯聲聞方外榻。第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師云。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師。某甲精神昏昧。拙於秖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師云。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拜。溈山急須買草鞋。與座主執巾瓶始得。

仰山踏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

曰汝正恁麽時作麽生仰曰正恁麽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麽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　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荅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荅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人人得個解

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荅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個秖對處師曰子作麽生秖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麽秖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麽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師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鐘子欲與世人受福仰云俗弟子則有絹與和尚贖鐘子和尚將何物酬他師以拄杖

敲牀三下云我將這個酬他仰云若是這個用作甚麽師又敲三下云汝嫌這個作甚麽仰云某甲不嫌這個這個只是大家底師云你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仰云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師云汝不見達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吾

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侍問溈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個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個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個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秖是個俗漢師

云。子又作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曰字。以脚抹。師乃大笑。 師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秪對。師曰。一粥一飯。曰面前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師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

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

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 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座。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謚大圓禪師。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

青原

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見南泉異類中行語。見南泉章中。 藥山上堂。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 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個

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
時如何師曰葢覆著巖曰他還受葢覆麼師
曰然雖如是且無滲漏　溈山問雲巖菩提
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溈山山
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
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
速道山休去　僧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
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
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

却星與燄那個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
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
行住坐臥別請一問（頌古云溈山一日見野火乃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山曰從何處起師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山休去）　雲巖問
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
甚麼巖曰無這個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
帶生澀在　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個何似
那個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
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　僧問久嚮和尚

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僧近前掩却師口
云低聲低聲師遂與一掌僧云蒼天蒼天師
云得與麼無理僧却與師一掌拂袖便出師
云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雲巖不安師乃謂
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
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
求相見（雲巖臨遷化遺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石霜問和尚一片骨

敲著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
諾師曰驢年去　唐大和九年九月示疾有
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
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
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
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高僧傳生有自然胎衣右祖猶緇服）少出家於石門叅百丈海禪師二
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

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
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
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
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
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
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
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
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
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

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
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
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一日
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
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
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
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
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
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

六卽一。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
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
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
置也置也。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
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
甲在。　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潙山來。師曰。
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若恁麼
卽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
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住

後。僧問三十年在百丈。巾瓶。為甚麼心燈不
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唐
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虔。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
上堂示衆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
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
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
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
却不道。　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
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

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
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
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
煞道。秖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
身是手眼。雪竇頌云。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搏
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壒兮忽生。那個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
從何起。咄。　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
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竪
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長慶稜

問玄沙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摑。又作麼生。沙休去。　羅山閑云。噫。兩個漢不識好惡。雲
巖個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眞如云。將勤補拙。　正法眼藏
舉此則語。及玄沙雲門眞如三師語云。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
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
險隔江遙望碧雲閒。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
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
時却點頭。　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
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
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

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僧問一
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
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
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秖是左之右之。　院
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秖
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
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
絕去也。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
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曰。有幾般

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
作麼生。神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會昌元
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
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
寂。茶毘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
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
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
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

無所能也。他日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衆。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麽。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淸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

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麽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麽。山曰。

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

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芙蓉楷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麽。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麽。若也恁麽會去。盡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

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麽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麽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秖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閭閻裏物不能捨却。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眞。惟須息見。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麽。 艮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洪覺範曰。嗟呼。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絶悟解。推去玄妙。惟要直問直答。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釐差互。謂之狂解。使船子聞之。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可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觀其問答。滇涬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葢明此也。不知者指爲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頌古云。山既得法于船子歸。道吾復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問法眼如何。亦仍曰法眼無瑕。僧歸舉似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道吾來相看。値師臥次。吾乃近前將被葢覆。師問作麽。吾云葢覆。師曰坐是。臥是。吾云。不在兩頭。師曰。爭奈葢覆何。吾便喝。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叅。師問

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麽。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麽。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昭覺勤云。當時待他道不委他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甚麽語。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麽。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麽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個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晩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麽處。師出衆

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閙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麽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秖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 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麽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個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麽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師住菴後一日歸來

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個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麽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麽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麽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卽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 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躲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麽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

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麽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的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丁行者看師師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云靑天白日有逃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麽師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師云瞎却俗人眼有甚麽過

仙天禪師。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即開。苦死覓個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曰。秖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秖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

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秖射得半個聖人。遂抝折弓箭。後參大顛。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秖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

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秖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覷

而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別過乃有偈曰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亡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求源孤負凡聖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秖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 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令放下拄杖別通個消息三聖將此語秖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以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

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

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

（天皇）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貽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

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　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　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比丘　濟艷　越通　行榮　寂光　上純
性常　照叡　普然　德孟
信士徐大有仝妻韓氏等捐資仝刻

指月錄卷之十二

指月錄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陳睦州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南嶽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秀出人表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檗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居開元恒織蒲鞋資以

養母故復有陳蒲鞋之稱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 一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處須覓個入頭處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 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個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正法眼藏睦州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又添得一個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個也有。

座主叅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 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個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惟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門扇曰這個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

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
問僧正云。講得惟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
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
麼生。正無語。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
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來
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惟識
論。徑山杲云。僧正與沙彌眞實講得惟識論。只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畢竟理會不得。 問如何是曹溪
的的意。師曰。老僧愛瞋不愛喜。曰。爲甚麼如
是。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
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
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雪竇拈云。隨也隨也。復云。這個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 問一
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
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某甲講
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
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

口無言。汝旣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
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僧甚處
來。僧云。那邊劄。師曰。老僧屈。僧云。和尚卽得。
師曰。擔枷過狀。摒脊便打。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詞。那邊劄。摒脊便打。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
昨日有人問。趁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
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問如
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
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
國裏等候。 有僧名宗闡來參。云宗闡咨和
尚。師云。住。僧便住。師咄云。名也不識。又云。有
闡卽判。快道快道。僧無對。 新到參方禮拜。
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
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問僧幾人新到。云。五人。師云。瓦解冰消。僧云
和尚未曾有問。師云。賊把贓爲驗。 問講金
剛經僧。荷擔如來卽不問。你寺門前金剛爲
甚麼入你鼻孔裏。僧云。和尚甚麼說話。師云。

你講得夢裏。問僧何處來。云靈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僧無對。師又問迦葉甚麼處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妄語漢。問僧甚麼處來。云靈山來。師云近日打殺一門僧是否。僧無語。師云這個蝦蟇。問寺門前金剛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秖為今時。師曰秖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

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後又有僧問巴陵。教意祖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雪竇拈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人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雲峰悅云。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麼饆饠䭔子。

快下將來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陞座云首座
譍答云在寺主譍答云在維那譍答云在師
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下座 示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
如喪考妣僧問青峰楚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楚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示眾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
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眾回首乃
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
召大眾眾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

較些子 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
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
雨乃收靈骨建塔於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一
日雪峰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搊住曰是
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
曰也秖要識老兄 雪峰至敲門師曰誰峰
云鳳皇兒師云作甚麼峰云來啗老鸛師便
開門扭住云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

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
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曹山行腳時
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
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個話頭秖
欠進語何不問為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
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卽
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妙齡夙悟偏叅知識次至
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煖清苦鍊

行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
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溈
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溈口溈
歎曰子眞得其髓 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
師曰你忽逢驢駝象馬喚作甚麼 僧問劫
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師曰壞
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
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
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

已殁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後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主曰。不壞。僧曰。爲甚麼不壞。主曰。爲同大千。 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抛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 因燒畬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這個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正當

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吽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白雲端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大隨却被這僧瞞。佛燈珣頌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 有僧舉覆龜話問南臺圓。圓以手反覆示之。僧不薦。復請益寶峰文。文以偈示曰。少室之妙訣。隨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鄭金鐘。輥鐵鼓。水東流。日西去。 蜀王賜師紫衣師號。并遣內侍朱延溥奉侍。三致三却。

忽一日上堂。衆集定。乃作患風勢。告衆曰。還有人醫得老僧口麼。衆競送藥。師並不受。經七日。師自摑口令正。復云。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於是齋前陞座辭衆。儼然端坐告寂。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溈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

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 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 又頌玄沙語。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 寂音曰。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卽宗。隨處作主。巖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實法。予嘗與客論靈雲桃花偈。因曰。溈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 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

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惟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愚癡不能覺照沉迯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

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黃龍南頌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徑山杲曰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未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眞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䭾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

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聻宋無對。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云有眼暗耳聾口瘂底爲我討一個來。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

妙喜曰。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叅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皁角來。師呵呵大笑。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個甚麼。師曰。我秖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繆為吾侍者。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得沙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個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龕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

當軒。誰是敵者。龕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龕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龕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篴。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　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胸打一

拳驟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　妙喜曰可惜這一拳分付不著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來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　溪初參臨濟被濟驀胷搊住溪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溪離臨濟乃至師所溪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末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子直至如今飽不饑溪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溪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同舉似溪溪曰何不道灌溪修涅槃堂了也唐乾寧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溪曰立死者誰曰僧會溪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溪濟下尊宿因錄見末山語檢燈錄見化跡卓絕遂并錄於此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菴時有尼名實際

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菴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

每見人問事。亦竪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竪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秖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

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秖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它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玄山意在甚麼處。瑯琊覺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搏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雪竇顯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

（溈仰）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卽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卽遊方。初謁躭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躭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敎。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躭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

無人能會。惟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躭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躭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

後參溈山。溈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溈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宗門統要。載溈山問師。聞子在百丈處問一答十。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擬開口。溈便喝。師因發心看牛於山下。三年乃悟。按燈錄。師未嘗見百丈。此必以香嚴事訛承耳。 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秖肯汝收。 師在溈山為直歲。作務歸。溈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 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秖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 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 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

喚僧。僧應諾。招曰。還曾夢見仰山麼。 評唱引長沙語。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遂判仰山插鍬是奴兒婢子邊事。不直以一杓糞潑仰山。且令長沙亦沾餘穢。諸師拈提已為畫蛇添足。然世有此引盲比丘。則諸師所拈。猶足為啓瞙金鎞。 師因歸溈山省覲。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掃地次。溈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溈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溈。溈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溈。 溈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

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溈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便休（大慧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下座。）

溈山餧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秖

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溈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溈豎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溈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秖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溈曰放汝一個不秖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秖在一言溈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溈指露柱曰道這個師曰道甚麼溈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住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

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

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秖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師臥次僧問曰法身還解說法（會元無法身法字統要頌古等皆有法字）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

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麽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妙喜曰溈山眞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逗漏更著個名字喚作劒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麽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旁不肯者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

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秖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麽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麽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溈曰脫空漫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在溈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麽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溈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個上座溈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溈山大

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座

溈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溈山聞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溈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麽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

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位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麽却

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師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師下禪牀打四藤條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甚麼只與四下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僧後到霍山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鐘著僧驟步而去雪竇云這漢雖是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圓悟勤云當時若不見機而變何處更有大禪佛闍黎只管喚作甚麼此句當有訛鈇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什麼是見機而變處你若手忙脚亂老僧在你脚底

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秖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可得大智而默徑山泉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子細點檢將來大似釘椿搖櫓育王當時待他道好在甚麼處只向他道滴穿眼睛浸爛鼻孔或有個衲僧出來道育王也是釘椿搖櫓却許他具眼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個問了也師喝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

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遂封回公見卽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秖如這個作麼生入曰入

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徑山曇珍頌云竪起拂子希聲設禮塵刹盡交光鳥啼花落裏仰山問會麼希聲曰不會從是維摩詰到來須倒退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下載清風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闢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個麼曰不說師曰既不

說這個還說那個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

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帀師便打僧遂出去（徑山曇珍頌云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令死鬬化成一片紫金霜）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佛燈觀頌個僧東西叉手說盡六代圓相致使東土釋迦不免起模作樣陽關唱罷柳青青征塵望斷空惆悵覺

海湛頌子晉吹笙和鳳鳴蕚華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方諸曲玉樹流光滿紫清）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

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古人圓相。即拈花吹毛一探。直示全提。無容擬議。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皆從此出。而不與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為侶。觀小釋迦遇梵僧所示八種三昧。如善慧雲興三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雖窮極妙辯。而初未有一語。後之名字。羅漢。妄為缽盂安柄。人天眼目載五峯良。五觀悟。謂圓

相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有云畫此(牛)相者。乃縱意。畫此(佛)相者。奪意。(八)此為相肯。○此為許相見。口此為舉函索蓋。答者當以口則函蓋相稱。ᘓ此為抱玉求鑒。答者當於其中書某字答之。(厶)此為鈎入索續。答者當於厶字側添亻。乃問者鈎入。答者索續。共成寶器相。(仏)此為已成寶器相。答者於中書土字答之。(土)此為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也。審如是。是猶市賈私為誌驗。三尺牧豎語之。故即無不諭。雖有聖智不問。不可強解矣。謂入聖位者所見法幢。乃如是乎。又以三種生為大圓宗旨。想生。相生。流注生。故楞伽經義。大圓或偶引示人耳。非大圓所立也。癡人前不得說夢。往往如此。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一日指雪師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圜悟勤云。且道仰山意在甚麼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且得沒交涉。雲門應時應節云。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竇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

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

向前釆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巳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

師將順寂時在東平數僧侍立師示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湧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偏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

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都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

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妙喜曰。溈山晩年好則劇。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師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秪爲春行秋令。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

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園悟勤云。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是頂門上具眼底。終不向對與不對處作解會。未舉已前。先知落處。若擬議之間。覿面蹉過。或不落二邊。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却得見古人意去。 妙喜云。吞得栗棘蓬。逢得金剛圈了。看這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保寧勇頌。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日曰。朗月當空挂。氷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

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陞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

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脚時叅。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搥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師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瞞一上。不同小小。（雪竇舉云。定山用卽用。爭奈險。椑樹知卽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麽。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京兆府米和尚。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個究竟作麽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投子青拈師問仰山話云。然仰山與麽道卽得。還免得自己落麽。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瓦解氷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復頌曰。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也無。師

曰。達。曰。秖如眞正理作麽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麽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徑山杲舉此則語。至契書是甚麽人做。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卽下一轉語。塞却這老漢口。且道下甚麽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麽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個甚麽。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麽。始爲眞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叅。）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不審有甚麽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卽省前繆。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

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
箸。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溈喆云米胡雖然
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
樓打樓。大溈卽不然。常侍雖是個俗漢。筆下
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
圈䙡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
疑著遮漢。圜悟語錄載公初見睦州。一日
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毬來。州
曰。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州曰。人困麽
曰困。州曰。馬困麽。曰困。州曰。露柱困麽。公罔
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
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麽。曰困。
州遂許之。 亦
見頌古聯珠。

鄭十三娘。保福與耳長老相看。纔坐定。福便問。

承聞十三娘參見溈山。是否。曰是。福曰。溈山
遷化向甚麽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耳曰。閑
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
皮堪作甚麽。耳曰。不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
麽。鄭曰。合取狗口。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
隨師姑到大溈。纔禮拜起。溈便問。這個師姑
甚麽處住。姑云。南臺江邊住。溈便喝出。又問
背後老婆甚處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
溈再問。娘云。早個呈似和尚了也。溈云去。娘

纔下到法堂。師姑云。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
口似利劍。今日被大師問著。總無語。娘云。苦
哉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
來。與十三娘著。娘後又舉似羅山。祇如十三
娘參見溈山恁麽祇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
不得無過。娘云。過在甚麽處。羅叱之。娘云。錦
上添花。

較譌

卷之十 二十七葉甚生下添疑誤二字

卷之十一
九葉第十三行覿誤作敵 ○三十一葉第二行前舊作裏 ○三十
葉第十三行下添大慧頌一首

卷之十二
三葉第二十一行性誤作信從燈錄改正 ○八葉第十三行欲誤作故
○十六葉第六行明誤作蒙 ○十八葉第十五行躱誤作垜 ○
十八葉第十五行子誤作師 ○二十六葉第十六行個誤作過

音釋

卷十之十三

嫗依據切於去聲老婦之稱 摑古伯切音國批打也 捏乃結切音涅握捺也
劑音穧 拷苦浩切音考打也 顆苦果切音科上聲 扈侯古切胡上聲後從田扈
托莫報切音帽搣也 鏇在線切音賤轉軸 欏音羅 槅古覈切音革大車杌也
礿職略切音酌橫木渡水曰礿 墼古歷切音古末燒塼坯也
筴古協切音刦筯也又筴舉也 賑止忍切音軫富也又舉救也 賉息入切音悉
夐呼眩切音絢營求也又與迥同 楑待骨切音突櫃也又傳也 郤於戟切音益
謇與謇同九輦切難也口吃也止言也 媾居侯切音[illegible]
峭七肖切音俏山峻也 峙丈几切池上聲峻峙山矻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指月錄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illegible]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

臨濟

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蘗便打。

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蘗。蘗曰不須他去。秖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

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

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個事師便近前檗竪起钁曰秖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師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個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

葬我這裏活埋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却目黃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却證據個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摑首座云知即得　師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

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潙山舉問仰山。秖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斸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斸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

頭舉似師。師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潙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潙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潙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參請。黃檗令師到徑山。乃謂師曰。汝到彼作麼生。師曰。某甲到彼自有方

便。師到徑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甚麼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這僧從黃檗會裏來。你要知麼。自問取他。徑山五百衆大半分散。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或作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

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座。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　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

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何如。師便出去。　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

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一本作海月元無影遊魚本不迷此從會元。）　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為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到大慈。慈在方丈內

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麼。師拂袖便出。　到襄州華嚴。嚴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瞌睡作麼。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老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到翠峰。峰問。甚處來。師云。黃檗來。峰云。黃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檗無言句。峰云。為甚麼

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峰云。但舉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云。老僧秖與麼。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裏覓甚麼椀。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麼。師云。秖圖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麼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到初祖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麼冤家。師便拂袖而出。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

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尚道甚麼牛擬開口師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師又打一坐具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溈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仰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 師爲黃檗馳書到溈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者個是黃檗底那個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溈山溈山便問黃檗

師兄多少衆師云七百衆溈山云什麼人爲導首師云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却問溈山和尚此間多少衆溈山云一千五百衆師云太多生溈山云黃檗師兄亦不少師辭溈山仰山送出去汝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云豈有與麼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到鎮州普化已在彼師出世普化佐贊于師師住未久普化全身脫去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

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麼師亦打 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

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諸方目此爲四料揀師又嘗示衆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即不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 大慧宗杲禪師因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千里外絕誵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

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即當復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切切怛怛唯恐人泥在語言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是豈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個心說個性已大段狠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縱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

大似掉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爲可憐憫者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個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個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孫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依前只是個漆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知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爲你諸人葛藤註解一徧臨濟一日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會麼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這個便是金剛王寶劍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蠍子并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個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

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鈍夙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這幾句閑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出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個方便豈是閑開口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個克符道者理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鬪奏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諸人還會麼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何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師云有甚麼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師云誣人之罪驪珠光璨爛仙桂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麼道靚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緊在驪珠光璨爛仙桂影

婆娑之上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却靚面相呈一著子卽被語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專明煦日發生鋪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璨爛仙桂影婆娑之句乃是存境而奪人故曰靚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烟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師云也須閑處作堤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師云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麼此兩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

何是人境兩俱奪。答云。并汾信絕。獨處一方。便有人境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師云。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到這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會麼。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踢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這個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却依舊處著。這個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四料揀。你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他當時垂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

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若恁麼便是。你若作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以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諸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麼。這般說話。莫道是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他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惟恐人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這個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他落處。且莫錯。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華普示。獨迦葉破顏微笑。何曾怕人知。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這裏禪。許你衆人聞。不許你衆人會。如上所解註者四料揀。你諸人齊聞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個元字腳。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麼屎禪。一向壓在皮袋裏。將謂實有恁麼事。莫錯。諸上座。你眞個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得底埽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却心來共你理會。　僧問

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

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

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南院顒問風穴
沼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
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兩賓分。
風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
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
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
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
明破即不堪。南院深許之。後神鼎諲舉云。
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
是第二句。云有什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云
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
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
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脈
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下
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首山上
堂舉三句語。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山曰。
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山曰。

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山曰。不打恁
麼驢漢。曰將何接人。山曰。如斯爭奈何。問如
何是第三句。山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秖對
者是誰。山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
薦得。山曰。月落三更穿市過。洪覺範智證
傳引涅槃經圓伊三點語。及塗毒鼓語。而爲
傳曰。嚴頭箴禪師嘗曰。涅槃經此三段義似
宗門。夫言似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旨
要。雖即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
能見哉。臨濟曰。大凡舉唱。須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此塗毒鼓聲也。臨
濟歿二百年。尚有聞而死者。夫分賓主。並
存照用。別立君臣。如縱慈明曰。一句分賓
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同
安曰。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是中邪。還
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花。如前語句。
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攝。摩醯首羅面上亞
竪一目。非常目也。幻寄曰。洪師如並如別如

縱語。若錯認則罪深於薦福古也。覺範一著
臨濟宗旨曰。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
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個是
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
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腳。聞一個因緣。未明中
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豈將
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
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腳。不爲遊山翫水。看
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
馳行腳。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
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
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
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腳僧。又問如何是
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
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特來呈舊面。又問如
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
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

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
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
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
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
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不是等
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
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
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底衲僧作麼
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
麼。直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會心明去。更得
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
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
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
活計。未審作個甚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
雙角無欄棬。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
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
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此無利
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

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
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
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干師乃曰這個是
三玄底頌作麽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
分明莫只與麽望空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
尚來與我說了脫空謾語誑嚇它人喫鐵棒
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金花布地
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
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
麽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
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頻蹙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去闍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
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
要知老僧與闍黎麽拊其膝曰這裏是闍黎
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
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
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此

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
事辦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
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臨濟兩堂首座一日
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
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
中道理有紛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
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
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惟論三
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此字應衍謂三玄三
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
異見一切平常便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
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
吾固疑而未決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
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
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凉寂滅
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撾之則聞
者皆死惟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
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寶壽定上座輩聞

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
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橫死者也
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
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
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
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
已初未嘗自爲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
塔主者悞認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三玄
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爲非爲可嘆息
玄沙曰眞常流注爲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
以理遣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葢分證法身之
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量
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
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
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見縱奪隨宜出
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慾愛見之境此第
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然沙界
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

全生全不生方便與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
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
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
辯無盡領之 薦福古示衆云衆生久流轉
者爲不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
者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
己是根蔕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
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
應爭柰永劫輪迴何有什麽心情學佛法廣
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
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辯慧
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
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動經塵劫不復人身
如今生出頭來得個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
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
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
不柰汝何古德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
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

度脫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今人却言三玄是
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
古注曰此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
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或作意中
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也
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
三玄三要之名願爲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
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
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
入得諸佛閫域僧問依何聖教叅詳悟得體
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己者其
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
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唯塵
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
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心生萬
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
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鈌纖毫卽成邪
見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

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
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挿其處曰
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
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
得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
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
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誡曰大
凡下語如當門劍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
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
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有何言
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曾到五
臺否對曰曾到曰見文殊否對曰見又問文
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草
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
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塡溝塞壑僧曰一句道
盡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
南嶽來又問讓和尚爲甚入洞庭湖裏僧無
對雲門代云謝和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

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脫灑潔淨
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旣悟體中玄凡有言
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玄臨機
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
象縱奪聖凡被此見解所纏不得脫灑所以
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
棙又謂之本分事祗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
語句是句中玄古曰如此丘問佛云說甚法佛
云說定法又問明日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
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
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
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
南泉來是否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又問雲
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
向上關棙曰東山西嶺靑又問洞山如何是
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
一切總通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
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

頭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
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爲未悟道故於它
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世以此爲極
則天下大行祖風歇滅爲有言句在若要不
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
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
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大悲開
我迷雲令我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
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
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曰我今日頭痛問取
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又臨濟
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問三被打
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爲玄極惟悟者方知
若望上祖初宗卽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
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
玄未了句中玄此人常有佛法知見所出言
句一一要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
事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

不忘知見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全局須更
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即透得法
身然反爲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僧愛人
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臨濟下
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種玄門又
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
平穩脚蹋實地僧曰既云於佛祖言句棒喝
中學何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
棒喝以悟爲則但學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
見知見是學成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
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不
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學者本意
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不達道秖將知見教
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
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
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
空空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
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

草木榮枯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
道典籍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
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
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
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
作地水或時作風火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
智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
物眞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
攝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曰萬物本
無攬眞成立眞性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
法界之理全體偏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曰
法性偏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在國土三世悉
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法
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偏含容四義理性無
邊事相無邊叅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
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
須要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

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
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
十方三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
故祖道門中没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親見
雲門尊宿具大聲價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門
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悟道見性何
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盛
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
我此三轉語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
齋大衆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
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便報師恩乎覺範僧
寶傳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
爲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
句其三分兩種自已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
謂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
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
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

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觸之
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
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
則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
立三玄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善
三要則獨不分辨乎方識呵學者溺於知見
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
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理性無邊事相
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
具三玄三要夫敘理敘事豈非知見乎且教
乘既具此義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
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
爲證此一失也何謂之罪巴陵三語不識活
耶曰巴陵眞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
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
外道是問吹毛劍答曰利劍是問祖教同異
答曰不同則鑒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
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

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
自已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陁
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
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眞也耶則慮迷無自
性言其非眞也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
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即妄即眞
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
自性者二者識精圓明能生諸緣所遺者
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於一法中生二解故
古朔建兩種自已疑誤後學三失也　林問
錄云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
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今諸方衲
子多溟涬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
旨作偈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
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石頭所作叅同契備
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爲明暗
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
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
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
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
其宗而示其意則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
語故下廣敘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已此句
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自叅玄人光
陰莫虛度道人曰用能不遺時失侯則是眞
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爲之注釋天下學
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
體中玄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
暗注辭曰玄黃不眞黑白何咎遂開悟此悟
句中玄爲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
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
旨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曰以凋喪
末學小生日以譁諠無復明辨因記先德詮
量大法宗趣於此以侯有志者又云此方教
體以音聞應機故明導者假以語言發其智
用然以言遣言以理辨理則妙精圓明未嘗

間斷謂之流注眞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
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
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
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
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遣病故達法者貴
知其意知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
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
塔主喜論明此道然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
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
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辨也　海印
曇珍曰古德於三玄語類能言之而於三曰
則皆杜口按淨名經香積佛品註中羅什三
如來說法其要有三一軟二剛三軟剛强語
雜說善行樂果軟善語也惡行苦果剛强語
也讚善毀惡雜說也三要蓋本於此也　幻
寄曰臨濟曰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
門一玄門須具三要薦福古分擘古人公案
謂此爲體中玄此爲句中玄無論未達臨濟
落處即於一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文義亦
相戾甚矣寂音力斥之良是而謂薦福惧認
玄沙三句爲三玄則其惧與薦福等蓋玄沙
三句初末嘗有體中句中之名兩家所陳俱
以第三爲極則沙之第一句謂盡十方世界
更無他故秪是仁者等語已盡福之所謂體
中玄義矣寂音乃摘其數語而爲句中玄復
以沙之第三句爲體中玄淺深既自倒置强
合其所本二强析其所本一傳會欺衆何異
束蒲爲脯原福立二種自已之意謂體中是
教乘極則語句中是宗乘極則語尚是今時
自已言句邊事必不涉言句契空劫自已始
得其所謂玄中玄而盡佛祖心法其訶巴陵
三語未足以報佛恩即指盧陵米價鎮州蘿
蜀爲句中玄謂悟此等言句未爲悟道意也
殊不知盧陵米價即空劫自已即具三玄三
要佛佛授手授不可授之授授此而已燈燈
相續續無所續之續續此而已謂此是言句

別求空劫自己。吾知其愈遠也。寂音謂福不識陵活句。彼豈以盧陵米價爲死句。固識福爲不宗乘極則語直未識此語即空劫自己之分身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與福所舉玄中玄諸公案無異道耳福既不能識此則玄中之所列世尊良久馬師無心情黃檗打臨濟又何能窺藩乎。於不二法強生二解。佛祖亦不奈渠何矣。嗚呼世尊拈花。便是青原拈米價不使人盡解一笑而承受。金色頭陀又何足貴哉宜乎薦福之未達也。寂音又引楞嚴何罪薦福立二種自己而楞嚴固有二種根本謂根本可云二種自己不可福肯俛首乎且福之言日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自己是枝葉。福亦何嘗截然二之。必以此爲罪則凡云真心妄心本來識神皆負罪哉。福之分擘三玄實不知而妄作。而音之斥福則又不能無疵音太息立言之難。不誣也。林間錄所載論玄要語悉本薦福。其引參同契責法眼。更自穿鑿當

撰臨濟宗旨時。音之見已日劫遠矣。曇珍三要。乃薦福流裔。玄沙三句具沙章中。噢欲契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良馬今何處。高樹扶疎挂晚霞。　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寂音頌云金剛王劍靚露堂堂。纔涉脣吻即犯鋒鋩。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之間即成滲漏。探竿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上堂因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僧便喝。人天眼目有師便打一句。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曰過在甚麼處。

僧曰再犯不容。人天眼目有師便喝一句。師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崇覺空頌云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麼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徹菴璿頌云美人私語佇中庭。轉盼金籠鸚鵡聽。生怕禽言露心事。手挼香稻暗叮嚀。　廣慧璉舉兩堂首座相見齊喝話云。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是個瞎漢。若道無賓主。也是個瞎

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你若向這裏道得。也
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也好與三十棒。衲僧
家到這裏作麽生出得山僧圈䙡。去。良久云。
苦哉苦哉。蝦蟇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
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
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示衆。參學之
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
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
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
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
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
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

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秪隨學人問處即
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
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
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
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
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
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
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
其邪正。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符曰。
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

曰。如何是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陁雙拄杖。目
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
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
中主。符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
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麽却斬癡頑。符曰。
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僧問
神鼎諲。如何是賓中賓。鼎云。聹。云。如何是賓
中主。鼎云。一似聹。云。如何是主中賓。鼎云。放
汝三十棒。云。如何是主中主。鼎云。耶了。僧
問雪竇顯。曰。如何是賓中賓。曰。滿面埃塵。又
曰。噫。復頌云。賓中之賓。少喜多嗔。丈夫壯志。
當付何人。曰。如何是賓中主。曰。兆分其五。又
曰。引。復頌曰。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
唯自相許。曰。如何是主中賓。曰。月帶重輪。又
曰。收。復頌曰。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
師子嚬呻。曰。如何是主中主。曰。大千捏聚。又
曰。揭。復頌曰。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劒倚天。
誰敢當禦。總頌曰。賓主分不分。顯頂絕異聞。

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華嚴普孜舉四
賓主話云。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
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
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
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
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
良久曰。若是陶淵
明。攢眉便歸去。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
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
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
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
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
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

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奬嬰兒。捬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為瑯琊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　慈明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底麼。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卽今衆中或有個不受人瞞底漢。來道者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主說賓。攔胸搊住。拽下禪牀。痛椎一頓。也怪伊不得。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

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師問僧。甚麼處來。僧便喝。師揖坐。僧擬議。師便打。又一僧來。師豎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復見僧來。亦豎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徑山杲頌。五月五日五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埽土。驀拈拄杖云。更有一個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

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 大覺到參。師舉起拂子。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師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 師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

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個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粗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

得即得。太粗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粗細。師乃吐舌。（妙喜曰。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 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師云。者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

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師謂直歲云。細抹草料著。普化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註腳。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吽吽。師曰。啞那。山曰。長老作麼。師曰。者畜生。 麻谷問大悲

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麽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谷又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師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秖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 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 示衆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眞正見解。若得眞正見解。生死不

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今學人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狥一切境。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若識得祖佛麽。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祖意。此時不遇。

萬劫千生。輪廻三界。狥好惡境。掇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麽。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即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刹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

即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麽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勿一個形段孤明。是者個解

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廻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恁麼說。意在甚處。只爲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

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厠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只爲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眞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卽行。要坐卽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秖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只有一個父母

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卽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兵。便卽見神見鬼。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羅王前吞熱鐵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者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卽揑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道流。切要求取眞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擬心。早是錯了也。且莫求佛。

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叅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廻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說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眞入俗。要且不是你眞俗凡聖。能與一切眞俗凡聖安名。一切眞俗凡聖。安者個名字不得。

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有個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為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　又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矢送尿。困來卽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

五無間業。皆為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偽。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乃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為真出家人。只如今有個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

沉浮。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卽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歷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

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為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欣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

總無實法。若如是見。是眞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眞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眞正見解。若達眞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眞正見解。乞再指示。曰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

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眞。皆是實相。語錄作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此從正法眼藏。惟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學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倚依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鱍鱍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語錄所字下有以字。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道流。你莫認個夢幻伴子。遲晩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樂。虛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粗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

相境。免被境緣擺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憎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

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麽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礙此個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個業性

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卽怕趁出院不與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甚麽所以師子一吼野干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且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甚麽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卽信者般野狐精魅許他說事繫縛他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逢達道人

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覓甚麽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悞你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卽性相不別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師曰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

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秖麽認他閑名爲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個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麽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是拭不淨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卽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卽被祖魔縛你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有一般禿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始成道道流你若

道佛是究竟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卧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死不別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眞形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諸天神仙阿修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秖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陋質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眞佛無形眞法無相你秖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眞佛是外道

見解夫如眞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佛空相變卽有不變卽無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惟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獄如游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　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麼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什麼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　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祖佛不別秖麼不信便向外求莫

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脚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秖是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　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

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　有一般瞎禿子喫飯飽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你一切物卽莊嚴得

山僧說向外無法學人不會卽便向裏作解便卽倚壁坐舌拄上齶湛然不動取此爲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你若取不動清淨境爲是你卽認他無明爲郞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實可怖畏此之是也你若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否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性你若向動處捉他他向不動處立你若向不動處捉他他向動處立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

躍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謚慧照（寂音曰急須磨者船子曰）

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也。幻寄曰。寂音秖識菜刀子。未夢見吹毛劍在。

新安奉
佛弟子汪道光捐貲敬刊
臨濟義玄禪師語錄全卷。惟祈生生世世開向
上之眼目。念念心心發海印之光明。伏冀
佛祖證明。獲如所願者

指月錄卷之十四

指月錄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初習毘尼。忽
(青原) 棄去。抵溈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米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個是甚麼。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

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游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

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大陽延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麽處行履。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一宗不妙。圓通善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叅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叅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叅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叅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師在

方丈內。僧在窻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麽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麽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洞山价云。笑殺土地。東禪齊云。只如雪峰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麽道死急。若不會。作麽生雪峰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幻寄云。齊公此言。以病爲藥。眼目定動。入地獄如箭射。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個不顧。師曰是。曰秖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塗稍難。僧無對。雲葢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麽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太煞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妙喜曰。一對無孔鐵鎚。就中一個最重。傳燈錄于師後語仍作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麽生。若道一般。前來爲甚麽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麽生。

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麽來。還審得這個麽。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麽厚。爲甚却審這個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個不得。師曰。與麽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奈聻。師曰。叅堂去。僧曰喏喏。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麽。

裴無對。師乃留下笏。　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傪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麽。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後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是尾。峯曰。不坐萬年牀。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峯曰。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峯曰。雖飽無力。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峯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師居石霜二十

年。學衆多有常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唐僖宗聞師名。專使賜紫。師堅辭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己亥。安坐而化。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麽道。吾曰。汝作麽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麽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惟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

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秖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麽。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麽力。源持鍬肩上便出。太原

字代云先師靈骨猶在雪竇頌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圜悟勤云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兎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個了字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嶽這四句便是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崙地吐在你面前了也後來秖是據欵結案

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功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

發底道理師問智識所通莫不游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 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自得法船子遯世幽棲學者鱗萃咸通庚寅乃開席夾山

師初在溈山作典座溈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溈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秖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師。師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法舉前話。僧舉了。師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石霜雖

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蔣山懃云。夾山濁時頭尾皆濁。這僧淸時始終俱淸。後人不會。便云這僧怕被打殺。潛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是好。只是少一轉語。待夾山云闍黎若不打殺老僧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只近前兩手擘開眼云猫。

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升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彖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竪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妙喜云。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靑嶂裏。
鳥銜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秖作境話會。浮山遠云。直
饒不作境話會亦未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金
烏玉兎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黑暗。上唇
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
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
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
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
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

脚。不著最好。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
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
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
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
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
又作麼生。　上堂。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
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
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
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

這裏有甚麼事。闍黎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
淸波意自殊。　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
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
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
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
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
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
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秖爲生死茫茫。
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

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
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
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
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
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惟
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中和
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生話道
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
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

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叅翠微語具翠微章）他日問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即不理師曰莫落空否微曰眞空不空微復示讖偈曰佛理何曾理眞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師後住投子院名寂住　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菴中坐師後携一瓶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

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曰油油師自過胡餅與州州不管師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雪竇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驗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泥沙　徑山杲頌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雪峯到師指菴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叅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雪竇顯於不是性燥漢處拈云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燥漢處只向伊道鉗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甚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燥平生

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後僧問師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念念不停留（雪竇顯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舉天下衲僧盡爲念話杜家雪竇還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若

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叅見投子。亦得知雪竇長處。或復總道下禪牀立。借取眉毛好。 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妙喜云。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箇是正賊。那箇是草賊。雪竇頌投子投子。機輪無滯。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㶀㶀。 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

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 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爲施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 僧問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笊籬

如何是無漏。曰木杓。法雲秀云。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 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 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

天皇

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常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

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麽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

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麽。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麽有麽。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

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雪竇著語云。雪上加霜。復頌云。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不放過。孤峰頂上草裏坐。咄。 圜悟勤云。雪竇道勘破。且道是勘破德山。為復勘破溈山。 妙喜曰。二尊宿恁麽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小叅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麽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麽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 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 圜悟勤云。雖

則直截單提。各能扶豎德山。要且只扶得末
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麼生是德山最
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又
云。若作兩橛會。且得沒交涉。便作龍頭蛇尾
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且
道二老宿爲甚麼却如此拈。諸人試著眼看
雪竇顯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
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
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
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
瞎漢。 圜悟勤又云。雪竇道新羅僧便是撞
著露柱底瞎漢。甚麼處是這僧瞎處。人多情
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甚麼處人。當時便以
坐具劈面摑。癡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
道畢竟甚麼處是這僧瞎處。師便打。 玄覺
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秖如德山道問
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大愚芝云。時人盡
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曾夢見麼

大愚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冤解氷消。
雖然如是。今日覔這一箇尊宿也大難得。
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
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
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
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
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臨濟侍立次。師曰。困。濟曰。老漢寐語作麼。師
便打。濟掀倒禪牀。師便休。 雪竇云。二員作者。
具啐啄同時眼。有
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
爪下分兎。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辨
得。天下橫行。 妙喜曰。你看他了事漢等閑
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峰
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畧露風
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
醜。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
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箇老漢
一狀領過。一坑埋却。
且道過在甚麼處。 龍牙問。學人仗鏌鎁
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牙曰。
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
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
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

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
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 有僧
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
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
秖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曰。須是我打你始
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
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淸。
師令侍者喚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
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 雪峯問從上宗乘

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
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
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雖然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
喚來一時生按著。　上堂。及盡知也。直得三
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

此人。參學事畢。(或作德山密語。投子青云。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
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
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
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
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
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
患。終而無益。　示眾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
麼事。莫要逞驢脣馬觜。問德山老漢麼。我且

不怕你。未審諸子有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
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審學
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諸方老禿奴教
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幾箇佛也。你若無
可學。又走作甚麼。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
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
你被他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
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
次用心。萬劫千生。輪廻三界。皆為有心。何以

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
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更
有甚麼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
禿奴會下學佛法。苟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
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箇婬女相似。
道我主化。建立法幢。為後人開眼目。自救得
麼。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
大阿僧祇劫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
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

去你瞥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箇五箇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傻儸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胸點肋稱揚稱鄭到這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麼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箇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這箇虛空道有且不是

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與你萬法爲師這箇老漢不敢謗他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却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他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他閭閻有甚麼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即不然這裏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矢橛之（我先祖下至此會元載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仁者莫錯身被瘡疣衣學甚麼事飽喫飯了說眞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麼須

是箇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人作解會自己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屙矢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麼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箇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

道我是入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老漢見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算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事。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鼻孔纜著橛上。償他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去繩索。脫却籠頭。卸却背馱。作箇好人去。

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箇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矢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箇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箇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分上

都沒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箇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腳板濶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即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

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峰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矢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盡。即是生死相

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
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卽信取若不肯
每人有箇矢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
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
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
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
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
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識得麽
只是箇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淸淨光明

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麽
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箇老比丘雖在三界
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
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
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
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葢纏一念不生卽
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
麽生擬下口觜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麽
出家兒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

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
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鱍鱍地無根株
無住處若到這裏眼光定動卽没交涉仁者
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婬魔坑
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堂堂一箇
丈夫兒喫他毒藥便了擬作禪師面孔見神
見鬼向役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
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
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婬女子不會便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這老禿奴便打禪牀作境致
竪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强生
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
實器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
旣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
禿奴口觜接他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
哉狂却了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犂拽耙眼
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脊劫佛衣食道
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

來。只是箇能行底矢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卽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商量。甚麽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不擇一莖。草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濫稱叅學。更作禪師模樣。無

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當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郞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婬女人。不持齋戒。瞎禿奴。羣羊僧。顚却他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句義。覓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

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僞。記他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舐唇覓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萬法。益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鴉。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

分。馳騁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事作解。心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鎧遮田舍奴。罵賊矢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這裏。恰似遇澧州人。賣魚羹。爛臛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箇好人去。還肯麽。若肯卽住。不肯一任脫去。珍重。示衆。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

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不病者。師曰阿㖿阿㖿。師復告衆曰。捫
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
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
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
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佛慧命
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十五終

指月錄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
師念般
曹洞
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
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
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
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
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

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
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
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潙山。問曰。頃聞
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
潙曰。闍黎莫記得麽。師曰。記得。潙曰。汝試舉
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
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
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
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國師曰。汝

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麽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

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麽。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

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麽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麽。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陁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

處聞聲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麽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麽。師辭雲巖。巖曰。甚麽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

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秖對巖良久曰秖這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妙喜未見圓悟時讀此偈致疑曰有個渠又有個我成甚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看妙喜遂舉堂云你舉話也未會便推出 師初行脚時路逢一婆擔水師索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

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曰不具諸塵婆云去休汚我水擔 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秖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

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 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秖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却與雲巖設

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秖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 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翦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山玄風播於天下諸方

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人。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

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向 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 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功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僧問曹山寂五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山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山曰。靈機弘聖

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山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山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山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山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佂臧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氷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山曰。汝今問那個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

中接山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山曰恐落偏
位中去山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
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山曰如是如是　陸亘
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
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
殿苔生後僧舉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何如
山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山曰他
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山曰違則斬曰違是臣
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山曰樞密不得旨曰恁
麼則爍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曰你還知君
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山曰如是如是　投
子青五位頌序云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
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
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
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闕萬象
幽旨既融於水月孤蹤派渾於金河不墜虛
凝回塗復妙　丹霞醇五位頌序云夫黑白
未分難爲彼此玄黃之後方見自它於是借
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
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卽用枯木花開全用卽
眞芳叢不艷摧殘兼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鷩
分疎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爲今
時由人施設　芙蓉楷上堂喚作一句已是
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塗消耗所以借功明
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
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
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
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
間長途萬里　長蘆歇上堂轉功就位是向
去底人王蘊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
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
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絶氣息
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
月潭空　僧問雪竇宗如何是轉功就位宗
云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云如
何是轉位就功云夜半嶺頭風月靜一聲高

樹嶺猿啼云如何是功位齊彰云出門不踏
來時路滿目飛塵絶點埃云如何是功位齊
隱云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湧泉景欣禪師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
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
解人萬中無一個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
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
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
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它去我所以
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
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
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
啼哭有日在　天童覺四借頌一借功明位
頌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
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二借位明功
頌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
妙展無私化恰恰行從鳥道歸三借借不借
借頌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游不
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四全超不
借借頌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
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古德
分三種功勳頌一正位一色頌無影林中鳥
不棲空階密密向邊遲寒巖荒草何曾綠正
坐當堂失路迷二大功一色頌白牛雪裏覓
無蹤功盡超然體浩融月影蘆花天未曉靈
苗任運剪春風三今時一色頌髑髏識盡勿
多般狗口纔開落二三日用光中須急薦青
山只在白雲間　圓悟禪師提唱五位示衆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山云何
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
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黃龍新拈云
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劍襟爭奈這僧不甘如
今有個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
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凉諸人且
道洞山圈積落在甚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
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

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五位頌見前浮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拣著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會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叅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办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竿竹得與麼長那竿竹得與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慧霞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鑪炭裏迴避山云鑊湯鑪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它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說話雪竇用它家事頌云垂手還同萬切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偕悟師舉了云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爲人處麼良久復云討甚兎子

九峯通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污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污是斷絕又曰爾時切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花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道吾眞曰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答理俱全同安又曰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一等是出世尊宿接物利生言教有異爲復見處偏枯爲復利生不普明眼底人通個消息

汾陽五位頌五位叅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解惟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鉎失却威

大死翁景深禪師謁寶峯照求入室照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開頓領厥旨峯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

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法聰禪師早夜精勤脅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璨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叅堂謂侍者曰這漢却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敘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

五位王子僧問石霜諸禪師如何是誕生王子諸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如何是朝生王子諸云白衣爲宰輔直指禁庭中如何是末生王子諸云徧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如何是化生王子諸云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如何是內生王

子諸云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清風又燈錄載
諸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頌天然貴裔本非
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
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
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
生頌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
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
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
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頌久棲巖壑用功夫
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
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
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塗化生
頌傍分帝位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
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
卑奉五矜蘇塗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
陽那肯露纖機內生頌九重密處復何宣挂
弊由來顯妙傳秖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
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
為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 九峯
虔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
紹則王種是否峯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峯曰
若不知事極頭秖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為臣
種曰如何是內紹峯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
是為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峯曰須見無承當
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
以借為誕生是為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
得轉峯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
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
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
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
峯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
知有峯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峯曰
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峯曰推爺
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峯曰臣在門
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
峯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

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
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峯
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峯曰若
是為甚麼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為
甚麼不知聞峯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道直
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峯曰古
人不諱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峯曰猶守珍
御在曰如何是父峯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
寂音曰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
每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
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
宗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
饒未嘗忘照猶為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
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即
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也
借之為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
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
看貧富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子
參至此每自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
而脫去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東
柏大師之論曰當以止觀力功熟乃證知急
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常不休必定不
虛棄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緣之中
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
是本有如來知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
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又曰此如唐郭中
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以勳勞而至
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王之
家皆有種非以勳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者
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
而然故又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偈有曰妙
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雲居膺禪
師曰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
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寂音復
述洞山尊貴旨訣云雲居膺禪師曰僧家發
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作等閑這裏是什麼

處所爭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些子好惡
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
利益並馳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
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
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首尾八十老
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底事一言
參差卽千里萬里難收攝盡爲學處容易又
曰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
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
自已事自餘是甚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
向無限中用有甚麼交涉如將方木逗於圓
孔多少諸訛若無恁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
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
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一毫髮去不盡
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
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
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
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

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
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
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
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
戲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
照於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
今人未識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
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升天底事須對衆颺却
十成底事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
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
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麼更求達磨
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予味雲居之
語知尊貴之旨須自悟噫垂衣裳而天下治
者堯舜也　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甚麼父
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
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
刀斧斫不開又僧問如何是師子山曰衆獸
不能近曰如何是師子兒山曰能吞父母者

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吞山曰
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
山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山
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山曰
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
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　投子感
温禪師僧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曰豈
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投曰
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投曰父子各自脫曰
爲甚麼如此投曰汝與我會　華嚴隆禪師
少時事石門徹禪師一日問門曰但得隨處
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
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
住或鬧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
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
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
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
家中錢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不得家中

錢物亦不得外處錢物且道那一個合在州
中那一個合在縣中那一個合在村中有僧
便問三個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
人出身處洞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
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
曰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洞曰是僧曰喚作
甚麼功洞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
有州中人否洞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
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洞曰是僧曰如何是
此人過處洞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
處不見先師道令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
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如州裏人耶亦須
因奉重而至耶門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
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
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
曰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曰
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曰不得
色曰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勳五位也

譬如初生鳩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僧問雲居宏覺禪師如何是沙門所重覺曰心識不到處洪覺範曰洞上宗旨語忌十成不欲犯犯則謂之觸諱如五位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宏覺益洞山之高弟也而所答之語如此豈非觸諱乎曰東坡最能爲譬嘗曰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夫不犯諱忌十成者法也宏覺不忘法何以能識宗金剛般若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宏覺以之　林間錄

又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名善菩薩卽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麽也若卽說一句答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爲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日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人天眼目從寂音之說悉改兼中至爲偏中至

幻寄曰人多指洞山君臣五位爲語忌觸諱機貴回互臨濟用棒用喝爲全提正令直示家風殊不知用棒用喝卽回互不觸諱之密令也語忌觸諱機貫回互卽全提直指之妙運也至第以黑不言黑而言半夜炭裏白不言白而言古鏡老婆爲回互尤屬皮相夫一切萬法有無俱屬名言都無實義若確有定稱盡爲邪見故洞山假黑白而示回互忌觸諱忌十成死語也所以云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不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自昔聖賢說法皆然洞山特爲

一拈出耳世間豈有不回互不忌觸諱以十成死語示人之聖賢耶覺範謂宏覺心識不到處是觸諱而又讚其忘法識宗吾恐宏覺未肯點頭心識不到處是觸諱則洞山非佛與直饒將來亦無處著語皆是觸諱耶未可謂洞山既沒莫爲之正也至於欲易兼中至爲偏中至予初亦心是之既而反復洞山五位語知其不然何也蓋向者君向臣也正中偏也奉者臣奉君也偏中正也正中來君位也曹山所云本來無物者也學人證此功也故云功猶之法界觀理法界也正偏兼叶故云共功猶之事理無礙也功功猶之事事無礙也今以共功爲偏中至無待智者知其不然又古德謂事不獨立若獨觀之是情智之境非觀智之境又謂色中無空文理俱絶則偏中至之不立固如覺範言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者也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嘗受室中密傳而引五位語亦仍兼中至之文未嘗易爲偏中至此亦可證也又斷舌事覺範援賀若弼而遺世親世親以習小乘謗大乘欲斷舌與觸諱最切何乃舍親而就疎乎又人天眼目以五王子配五位以末生當正位既謬矣又以內生爲同誕生亦非也誕生猶有待者也內生卽能紹種者也覺範言之甚詳已載於前不復繁引又有謂洞宗頗落言詮不如臨濟直截是亦不然賓主何異君臣四喝何異五位耶衆盲摸象良可悲夫

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卽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

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果桌。溈山喆云。諸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耶耶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雲蓋本云。洞山雖然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補綴的針線。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個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

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幻寄曰。昔洪州廉使問馬祖。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徑山國一禪師。人問傳舍有二使。郵吏爲封一羊。二使聞之。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國一曰。救

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此三尊宿。一人雷轟電掃。却墮見滲漏。一人珠輝玉潤。却墮情滲漏。一人山高水深。却墮語滲漏。若人能一一辨出。有目如盲。若辨不出。有口若瘂。更或道。一模脫出。無有參差。搥胸大哭。須有日在。 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個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 雪峰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却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秪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因疾。其僧

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卽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雪竇顯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個提不起。設使合國人來。且欵欵將去。 天童拈云。長蘆卽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不受。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個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

足下無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
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
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
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後夾山會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山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山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山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山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浮山遠曰。不因黃葉落。焉知是一秋。
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
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秖對次。師曰。苦哉苦
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

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
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
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卽是賓中主。如
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
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
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秖到潼關卽便休。　有
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
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
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

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
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
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
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秖解與麼去。
不解與麼來。　因夜叅不點燈。有僧出問話。
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
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
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
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

秖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秖知一去
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
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問僧
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
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
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
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
這漢。　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
不無。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

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莫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

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個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秖為闍黎。 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嘗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

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忽有個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麼。也許伊具隻眼。妙喜曰。恁麼葛藤。也未夢見三個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針。 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陳尚書問師。五十二位菩薩中。為甚麼不見妙覺。師曰。尚書親見妙覺。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多少。居曰。不濕。師曰。粗人。居却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為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

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 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根。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

莖直尼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智證傳洞山悟本禪師所立正中妙挾挾路通宗通塗挾帶傳曰百丈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故教外宗旨其所開示必曰藉教如言如妙挾則曰正中如言挾路則曰通宗如言挾帶則曰通塗蓋本一挾所帶而加妙字耳然挾帶之語必有根本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者挾帶卽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帶卽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曹山見杜順法

身頌曰我意不欲與麼道乃自作之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卽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鴈傳書我說橫身倡君看背上毛作如謡白雪猶恐是巴歌予觀曹山之語皆妙挾也語不挾帶則如能緣之心不挾境體則是渠無我我無渠血脈斷緣世流布想耳非宗旨也

幻寄曰觀所緣緣論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此似帶質也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此有質獨影也是皆情量純在偏位臣位此借之明妙挾耳宗塗渠我卽偏正也挾帶卽兼也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

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覺範云大
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
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若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
據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大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
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洞山復出安能爲哉
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
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
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
窮忘進退金鎖綱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

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
電火爍難追又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
合道欲識個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
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師
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
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
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
被雲居打一棒　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
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
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僧問和尚違
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
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
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
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
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
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乃命剃
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
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

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
事辦愚癡齋衆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
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
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
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

比丘　慧賢　方圓　法寧　仝捐資刻

指月錄卷之十六

指月錄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問僧有個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南嶽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 齋次拈起胡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個麼曰尚書適來喫個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恁麼來早已是不著便何况師更畫一圓相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駄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圈圚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溈仰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個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姓朱氏七歲

出家常習律聽教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

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個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麽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為何處

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師因駐錫五臺後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 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 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於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田頵許思之亂寇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錢武肅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瘞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麽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秖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叅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聞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個會除非知有莫能

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麽道。意作麽生。師曰。秖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初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叅濟。問

臨濟 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麽。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叅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親到。

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秖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麽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

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麽眼。便恁麽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麽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麽道理與麽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

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賖。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則不點。 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

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
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晦堂心頌一不
是二不成落花芳草伴啼鶯閑庭雨歇夜初
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徑山杲頌古廟裏頭
囘避得紙錢堆裏聒嗟吁閑神
野鬼都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師謂克賓
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
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麽
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
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
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雪竇云克賓要承
嗣興化罰錢出院

且致却須索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旣
喫了作麽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
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雲居舜
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
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
之徒鱀轉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杲云雲居
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
鱀轉面皮始得 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
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尚興化打維
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廣
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
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麽生廣亦打一坐
具琳云好一坐具秖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
淨淨云你意作麽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
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
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
開棒了罰
錢趁出院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

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
起便喝師亦喝德一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
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
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首山拈
云看他
興化與麽用爲甚麽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
甚麽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
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雖然如是亦須子
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覺範曰
予觀首山可謂臨濟興化的骨孫幻寄曰首
山如優孟學孫叔敖耳洪公更矢上加尖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
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

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
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
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
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
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圜悟勤云甚
處是興化將
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
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
隨大
隊 雲居住三峰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
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
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

量當時不消道個何必後遺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菴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秖道得個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個不必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宗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

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個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麽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跛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麽衆無對師擲下拐子端然而逝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語接興化語具二師章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麽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麽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鎮州寶壽沼禪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秖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麽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趙州來師

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麽曰見師曰作甚麽伎倆曰見某甲一個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麽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妙喜曰兩個藏身露影漢殊不顧旁觀者 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 圜悟勤云這個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個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爲甚麽雪竇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

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註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竪起拂子曰。還推得這個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 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

伏惟珍重。

幽州談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秖是個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個斷貫索。作麼生會。 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下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虎溪菴主。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秖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師曰。鬧市裏虎。

覆盆菴主。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

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個去就。在師便換手
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
菴主被謾。
桐峰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
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
師曰。爭奈老僧何。雪竇云。是則是。兩個老賊。只解掩耳偷鈴。復頌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個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虎尾兮捋虎鬚。幻寄曰。雪竇著這兩賊毒手也。
有老人入
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

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
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
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
師便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豎起
痒和子曰。江西還有這個麼。僧拓膝閉目。師
曰。東家厮兒。却向西家使喚。僧曰。有口不煩
賓主說。師曰。適來患聾。而今患瘂。僧曰。買鐵
得金。一場富貴。師曰。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

便行。師曰。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向師
禮拜。師曰。若不謟麼。已後喪我兒孫。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
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
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遊。
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
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
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
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

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
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
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
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
乾矢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
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人。
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
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
之不得。巖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

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堅殺這尿牀鬼子 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抛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座主直敎他窮到底

奯上座離臨濟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個且置或遇心境一如的人來向伊道個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

日三步在別作個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黙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 潙山聞舉云奯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偸鈴 蔣山懃云奯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徧天下潙山老子雪上加霜子細點檢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

叅百丈丈曰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諮謹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耍且難搆耍且難搆師曰知卽得知卽得 仰山寂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

（青原）繼住持師曰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罏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個秖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

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南堂靜云要識虔侍者麼只是急殺人底漢子要識首座麼也只是孟春猶寒仲春漸煖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他喚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了在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

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麽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抛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甚麽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

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問諸聖間出秪是個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秪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麽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　問盡乾坤都來是個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燭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洞宗諸語具洞山章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麽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麽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論轉功語具洞山章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眉目風骨清朗如畫生而不茹葷僖宗百計移之終不得及僖宗幸蜀遂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一夕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傳豈妄為之耶霜曰是實事耶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遂拜辭至邵武城外見山蔚然深秀因撥草趨烟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

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欲何求老人曰住於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無已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動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德即穴巖下爲

泉曰深山乏泉致此以供養邦人聞之翕然相與唱導聿成崇刹號爲龍湖云其旁有神最靈異民致牲饗不絕師仗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隣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之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此丘飯足矣自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師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個歇處住山聚衆

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舉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於是斂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於本山

潭州雲葢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秖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

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忒煞道却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頓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捋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靑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

曰灼然作家僧拂袖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僧叅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與麽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

見如是　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葢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麽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麽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秀才何

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妙喜曰驢揀濕處尿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語墮也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卄歲出家通經論具戒爲臨濟侍者濟嘗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自謂已足濟一日問從上來

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師曰總不親濟曰親處作麼生師便喝濟便打濟一日又拈胡餅示師曰萬種千般不離這個其理不二師曰如何是不二之理濟再拈起餅示之師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濟曰屙矢見解師曰羅公照鏡又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

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

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夾山却令人伺師出菴便與燒却越三日師果出菴來人報曰菴中火起師亦不顧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

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眾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抵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舊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秖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

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闠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闠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鏁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又云

學道先須識得自已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秖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個非個瞥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鏁難開疑網羅籠智刃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爲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潔淨自已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已法眼未明此人秖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坼自由謂之深可愍傷各自努力。龐居士禮拜起曰孟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士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曰患聾作麽師曰放你三十棒士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跲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犂溪相別今得幾年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

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看溪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麽去還逢麽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麽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　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叅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卽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個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

卽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麽時節作這個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祗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祗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鵞便告寂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謁夾山山問名甚麽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個師曰和尚恁麽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麽生師曰還見月輪麽山曰闍黎恁麽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叅訊一日夾山

抗聲問曰子是甚麽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麽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麽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麽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麽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僧叅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麽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麽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

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向甚麽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雲門代云這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

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麽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是闍黎有甚麽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

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麽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卽恁麽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挃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妙喜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郢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背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麽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丹霞淳頌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

天皇 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謁臨濟濟先化去乃謁仰

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麽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麽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麽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

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飜身之機若子細點檢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爲巖頭作主底麽出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泊合停囚長智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麽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

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徑山杲頌云一搵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麽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

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秖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秖是無光山禮拜無軫上座問羅山巖頭道洞山好佛秖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欠便道無光山召軫軫應諾山曰灼然好個佛秖是無光曰大師爲甚撥無軫話山曰甚麽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山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山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泊錯怪大師　妙喜曰巖頭父子雖善暗去明來子細檢點將來未免髑髏敲磕　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麽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

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趁出。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菴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

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徑山杲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躋身。蓋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他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招慶問羅山云。巖頭道。銅鈔鑼裏滿盛油。意旨如何。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徑山杲頌云。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個老古錐。擔雪共塡井。喝一喝。　師因沙汰。甘贇家過夏。補衣次。贇行過。師以針作劄勢。贇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甚麼。贇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贇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咽。女子聞云。誰知盡火地人性命。被巖上座劄將去也。　師值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上

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

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妙喜舉了。喝云。縮頭去。　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椀鳴聲塗糊汝繫單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　示衆云夫人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個話會甚麼是句。

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麽時將與麽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麽便不與麽便轉轆轆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眨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麽便不與麽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竅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竅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淺深硬糾糾地汝識取這個狸奴面孔與麽時不要故採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扃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個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撥著便上齡人火急却似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撥著便嗔斗咛也有甚麽近處若也未得與麽蕩蕩

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麽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隘在胷中有甚麽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烯烯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竅斷後不用尋伊去住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

粘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不殺人這個不是汝習學得底這個不是汝去住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亦鬧鬧地無益當莫造作悍怪但知著衣喫飯屙矢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

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圖人讚嘆作恁麼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繩牀上老榾榾屙漉漉地將為好誑謼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這個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碑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眞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個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

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為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這個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住底這個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齩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鬧鬧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

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人天眼目云四藏鋒者巖頭所立也就事者全事也就理者全理也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 達觀頴頌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取言詮錦鱗若不吞香餌掉尾揚鬐戲碧川 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毫釐新羅鷂子飛天外肯搦林間野雀兒 入就藏鋒理事該碧潭風起動雲雷禹門三月桃花浪戴角擎頭免曝腮 出就藏鋒理事忘長天赫日更無妨雷公電母分明說霹靂聲中石火光 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

皆避地師端居宴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卽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塔藏之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安南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茹葷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十二出家十七落髮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

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個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

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有省後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鎭阻雪頭每日秖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個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秖管打睡頭

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敎猶作這個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個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麽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麽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敎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與欽山巖頭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

流尋之師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

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個甚麽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 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麽僧亦曰是甚麽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麽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個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麽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麽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這是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神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雪竇頌末後句為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僧問徑山杲雪峯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為甚麽向鰲山成道山云屋裏販揚

州僧云後來住菴有僧敲門雪峰放身出云是甚麽僧亦云是甚麽還有優劣也無山云優則總優劣則總劣僧云為甚麽雪峰低頭歸菴山云疑殺天下人僧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麽生是末後句山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僧云巖頭道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意旨如何山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劒乃云古德道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佇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惟人自鬧又教中道凡夫見諸法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遂舉起拂子云這個是相那個是無相現今目前森羅萬象眼見耳聞悉皆是法又何曾鬧來既不曾鬧教甚麽物隨相轉又舉拂子云這個是無相又作麽生了既無可了却向甚麽處見佛且道古德底是敎中底是是又是個甚麽若向這裏分剖得出

釋迦不先。彌勒不後。雖然如是。未免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又舉起拂子云。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乃顧視大衆云。且作麼生免得此過。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擊禪牀下座。

僧問西山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舉拂子示之。其僧不肯。後參師。師問甚處來。云浙中來。師曰今夏在甚處。曰蘇州西山。師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師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師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作麼生不肯他。曰是境。師曰汝見蘇

州人家男女否。曰見。師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肯他否。曰肯。師曰秖如拈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和尚慈悲。師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對。

師問僧。見說大德曾為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師曰又爭解恁麼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乃召大德。僧回首。師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曰這漆桶。僧無語。師顧謂鏡清曰。好個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師曰也是我尋嘗用底。忽若喚回向伊道是甚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曰成何道理。師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麼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雪竇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古

龜鑑。還會麼。這漆桶。

有一僧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

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云。可惜放過。好與

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五祖演云泉中或謂雪峯三聖宗派不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若問五祖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只向伊道好個問頭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圜悟勤云雪竇道便打是有過是無過你若辨得出拄杖子屬你

普請次路逢一獮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個獮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顯云好與三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溈山有

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溈山僧問意旨如何沙云大小溈山被這僧一問直得百雜碎

問古磵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磵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雪竇拈云眾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

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即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徑山杲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即不然古磵寒泉時如何到江扶客棹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話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參學眼

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污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雲門別前語策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鑽天鷂子元來只是死水裏蝦蟇雪竇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僧問聲聞人見性如

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據令而行合打多少天童云雪竇一期趁快後人往往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峯巖頭是個無固必漢

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個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趁出此僧

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
問。兄到雪峰。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
話。被同行訢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常
向中夜焚香遙禮。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
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此間佛法如何。汝
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
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
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
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　問僧近離甚

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
僧無對。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
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
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
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玄沙謂師曰。某
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個木毬。
一時拋出。沙作研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
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妙喜曰。秖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一日陞座。眾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

來安舊處。　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
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窻
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
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
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
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
雖然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
南山作麼。雪竇頌。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
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

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高聲喝云。看脚下。
真淨示眾。舉此云。雪峰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好看。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
無頭不行。長慶恰似個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
杖攛向雪峰面前作怕勢。為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
窟裏。更無有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
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拂子
曰。這個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這個為中下。師便打。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這葛
藤。乃拈拄杖云。這個為中下機人。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如何。便打。　師上

堂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峰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曰。有。曰作麽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圜悟勤云。衆中道。心是萬法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雪竇頌。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師云。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妙喜舉了。喝云。多嘴阿師。可煞忍俊不禁。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這消息來。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子也。保福展舉問鵞湖。智孚。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秖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麽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低頭入僧堂。師將示寂。自製塔銘并叙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剪木成函。搬土積塊。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橫山而卧。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囑再囑。幸勉勵焉。縱然他日邪造顯揚

豈如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銘曰。兄弟橫十字。雪竇註云。國無二君。又云。知麽。同心著一儀。風行草偃。又云。直與。土主曰松山。四顧匪絕。又云。看。卯塔號難提。獨露相倚。又云。險。更有胡家曲。一西一東。又云。大難。汝等切須知。自南自北。又云。會也。我唱泥牛吼。聞莫舉頭。又云。呵呵。汝和木馬嘶。見應合眼。又云。撫掌。但看五六月。豈可徒然。又云。吁。冰片滿長街。事非草草。又云。苦。薪盡火滅後。去去誰同。又云。好住。密室爛如泥。須到如此。又云。努力。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碗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麽。師曰。不會。山又將一碗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麽。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個甚麽。山曰。子大似個鐵橛。住後。師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麽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

峰曰。和尚離師太早。蒔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菩薩戒比丘性明助銀捌兩奉報
先師上幽下谷和尚法乳之恩 先父莊有
讚母鄧氏早脫沉淪求生淨土
信士貴秉純助銀貳兩 張秀知助銀貳
兩俱求早生貴子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十七

較譌

卷之十四

五葉第十五行圖誤作徒

卷之十六

五葉第十六行雖舊本作須○十七葉第十四行仞誤作里從雪竇頌古改正○八葉第十三行宰誤作足○十葉第六行逗誤作通○十八葉第二行如誤作知

音釋

卷十四之十七

挼奴何切音那兩手相切摩也。捋盧活切鸞入聲撥取也齶逆各切音噩齒內上下肉也瀏力求切音流覯居候切音垢遇見也豙都谷切音篤尾下竅也濼音泊陂澤也活古活切音括水流聲臛火酷切音熇馵陟慮切音註馬懸足也摟盧侯切樓鞔謨官切音瞞茌直尼切音持卽五味子也鈌音闕虧也毀也又電光照光謂之列鈌

指月錄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此與雲居對洞山語同。僧寶傳師名躭章。此燈錄所載。遂仍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

示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

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秖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燈錄無凡情聖見至三者不受食四十一字。林間錄無凡情聖見至回互十三字。僧寶傳自稠布衲問答後。則云。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經云。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也。此覺範節釋曹山之語也。林間乃直述曹山之語也。自師凡言下廿四字。亦記者之辭也。隨墮言不礙六塵。而云不被染污。又云本分事尚不取。豈况其餘。古人立言。知所坊矣。智證傳曰。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爲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于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之。乃知時而食。卽不枉死。故名正命食。黃檗曰。今時纔出來者。只欲多知

多解。廣求文義。嗔作修行。不知多知解翻成
壅塞。唯多與兒酥乳。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
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
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邊收。真如
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三
墮。又曰。維摩經曰。為壞和合相故。應取食。為
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相入於聚落。所見
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齅香與風等。所
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
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此不斷
聲色墮。所由立也。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
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伽葉。末伽黎拘賒黎
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
羅鳩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
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
隨墮之所由立也。又曰。謗諸佛。毀於法。不入
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此尊
貴墮之所由立也。予嘗深觀曹山。其自比六

祖無所媿。以其蕩除聖凡之情。有大方便。南
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
不如曹山止言一墮字耳。　覺範三墮頌。類
墮。須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
與牯牛何別。隨墮頌。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
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尊貴墮頌。生在
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
異。　太陽玄曰。此三種須明轉位。始得。一曰。
水牯牛是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
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你一念無私。
卽有出身之路。二曰。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
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有出聲之路。作
麽生是聲色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
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三曰。不受食。是
尊貴墮。須是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虛
此位。卽坐在尊貴。　幻寄曰。佛說比丘乞食。
乃正命食。破四邪命食。邪命謂醫卜種植等。
具于教乘華嚴疏諸典中。曹山取正命食表

本分事。蓋本此。寂音引瑜珈九因。黃檗兒酥
語。意雖佳。而失其本矣。僧寶傳述三墮。語遺
尊貴墮。智證傳以不斷聲色與隨墮分二。而
遺類墮。濟公不取。僧寶智證獨載林間。固有
所擇也。至於大陽謂不明聲色。故隨處墮。與
坐在尊貴。是直以墮為墮落。非曹山旨也。
寂音又曰。金剛般若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
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雙林大士。
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為言說法身。意
以為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法
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
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
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
悟理詎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
如取一。卽被汚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
類不齊之語也。幻寄曰。
洪師如漢儒援經傳事。

僧問。學人通身是

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
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問。沙門豈不是具
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
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
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
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為甚麼
不相識。師曰。為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
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
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為甚

麽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 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麽不知有師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曰喏喏妙喜曰濁油更著黑燈心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麽曰畜得師曰你作麽生畜曰著衣喫飯有

甚麽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禮拜。 問家貧遭刼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麽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麽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妙喜曰甚麽處去來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麽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

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個不恁麽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大溈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淸玉本無瑕要會麽不經斧手終成廢器 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麽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麽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卽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

呈句曰問難個甚麽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麽問難還有不肯者麽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問僧作甚麽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問親何道伴卽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葢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紙衣

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秖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與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

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

中清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個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機不妙 徑山杲舉圜悟透三種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巖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 寂音曰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横逌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師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註釋之

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無
我卽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卽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
（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卽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
（直須吐却）何假雁傳書（不通信）我說橫身唱（爲信唱）君
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乍如謠白雪（將謂是白雪）猶恐
是巴歌（傳此句無註）示學人偈曰從緣薦得相應
疾就體消停得力遲暫起本來無處所吾師
暫說不思議（寂音曰予以是觀之千聖皆稱此一念之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眞不可思議也離則決定無別殊勝故如是了知豈不疾乎華嚴經曰以少方便疾成菩

提曰然則學者何爲而不信耶曰如竹林聖會禪師爲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省悟既去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別有也於是覆其舟蓋信力尚微未大通透故耳幻寄曰千古繫驢橛子）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
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示衆曰
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會字似應在須字上）通向
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卽轉他諸
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
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
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粗重境來皆作得主宰

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
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
達磨又來作麼答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
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
十刧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刧
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
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爲取次
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
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

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
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
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
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
還成滯者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
輪廻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個淨潔處愛
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粗重事却
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
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

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這個。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狸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

善惡因果。但饑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犂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嗔。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

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個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

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　南平鍾王雅重師。致禮敦請。師但書大梅山居頌一首。付使者。大梅和尚自得心印於大寂。遂入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菴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梅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僧歸擧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梅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數。滿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寂師寫辭南平者。摧殘枯木一偈也。梅諸機緣。具於第九卷。此因錄寂師辭南平事。嘉梅之幽韻。復述其肥遯之跡云。後偈。或作隱山和尚偈。　天復辛酉

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塟全身於西山之阿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

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喫個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祗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

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個山堪住師曰那個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個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結菴於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個人

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菴主師膺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 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師云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遂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師召云

端公。公回首。師問云。問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大慧拈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爬著弘覺癢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弘覺疑三十年。又東平當問一官人。風作何色。雪竇因并頌云。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遭點額。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南方未回。

師曾令侍者送裩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裩。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個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

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個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業。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 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雲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拈柱杖便打。 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却回去。師曰。秖為不將來。所以却回去。 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 示衆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個甚麼。若云如是事即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甎磚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

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挂角時。非但不見蹤跡。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又

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呼問者名。曰。會麽。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甚麽所在。爭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竝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

入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葢爲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仔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麽踟跳處。有什麽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慘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麽如此。常恐無利益。

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强爲。任運如此。欲得與麽事。須是與麽人。旣是與麽人。不愁恁麽事。恁麽事卽難得。　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麽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麽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聱訛。若無與麽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

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氂。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闍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

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麽。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下燈錄無便是世間諸語。但云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二句而已。 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卽貧窮。從地涌出卽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抜當時。語言不要多。

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卽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曰無中或有。 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嬈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李。李當作履。下同。那邊有什麽事。這邊又作麽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 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個人相應。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况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麽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秖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卽是。是卽一切總是。不是卽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能爲一切。一切不

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麽事。 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及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麽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麽更求達磨安心。

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塗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　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二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卽易得顯己底人卽難得不道全無卽是希有若

未得如此不受强爲强爲卽生惱生惱卽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卽見不得說什麽大話汝既出家如因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自示衆佛法有什麽多事至此悉依僧寶傳）　師任持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敘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秪這是乃端然告寂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眞遂造洞山値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攻也無

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麽師曰功不得卽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麽問師曰恁麽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麽人

任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
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
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
溈值溈示衆曰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
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
色句溈竪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
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
且任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
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個語師曰

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
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任處某甲却
來相見乃去溈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
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
甲亦曾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舉前話溈曰
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溈失笑曰我將謂
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秖在這裏此子向去若
有個任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
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師特入嶺到彼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溈曰是師曰忽遇
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
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
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錢二百
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
破在溈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
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
法身向上事溈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

邊事溈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
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溈曰龍蛇易辨衲子難
謾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
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
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
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
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是溈
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
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楊岐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

摩。撤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鋼鑑。更
有後語。不得錯舉。 妙喜曰。利動君子。
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個無尾巴。師曰。第七
個無尾巴。 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
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
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
是何言歟。嚴曰。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
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
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
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

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
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個甚麼。諾又
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已
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任
後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師却每於食後抉
口令吐。曰香嚴師兄計我三十年倒屙。尚欠
三年在。師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
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
曰。個中無肯路。師
曰。始愜病僧意。 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
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
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

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
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 師叅巖頭。
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
拍禪床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
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被驢撲。 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
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
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
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

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
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
曰。是。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
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
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
妙喜曰。雲門禮
拜。不是好心。 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
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
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
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來。僧無語。

後僧舉似大嶺菴閑和尚（卽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決定此生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鬚眉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徑山杲頌塑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尸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應菴華頌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崇覺空頌三文與匠人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輥波浪無風不挂情　頌兩文與匠人惱惱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江月莫照孤燈冷處灰　頌一文與匠人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疎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　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

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辰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偏界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

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　住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則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廻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

覔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個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個入處。　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烟盡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烟滅。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個餘月。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此三大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個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卽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卽有。秖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　雪竇頌。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圜悟勤云。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甚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且道是扶持伊。是滅伊威光。人多錯會道。為甚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　僧寶傳云。初謁翠微不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說。師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覺範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慣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嬴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為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巳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此見於濟公燈錄。　師有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

頭後神鼎諲舉云山僧卽不然學道如鑽火逢煙便可休莫待金星現燒額又燒頭翠巖眞云若論頓也龍牙猶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欠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 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大溈秀云是則是又教人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問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卽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

曰向汝道甚麼。 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裴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師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師曰不知裴便拜曰破布裹珍珠。 報慈嶼讚師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聞云龍牙秪道得一半 雲門令僧舉此公案云汝舉我與汝

道僧舉了門云我不妨與你道。 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卽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

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了一棒去意在甚麼處次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

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

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旁觀者 雲門到曰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

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寶峯文云乾峯與麼道還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處劈脊便打却問他路頭在甚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個雲門折却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堆頭埋却十個五個有甚麼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事事一時休信任身心嬾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法石光禪師因舊住相訪師問項年有一則公案與你商量不下如今作麼生云未入門時早呈似和尚

了也。師云。這裏又作麼生。云不可頭上安頭。師劃一劃云。這裏且置。你爲甚麼踏斷天台石橋。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出去。幻寄曰。此二尊宿勘僧。一人得法身二種光。一人得法身三種病。若人辨得。出許具隻眼。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與巖頭雪峯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峯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豁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

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闍黎且來。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個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

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雪竇顯頌云。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氷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聽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瑞州九峯通玄禪師。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

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　僞唐乾寧三年二月十七日晨興。戒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二夏。師引法華經。以明五位。語具洞山五位章中。

菩薩戒比丘尼濟開同徒上音上孝
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
同圓種智
佛弟子德修德芳願求得佛慧命障
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十八

指月錄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溈仰〕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卻門。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溈即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用不得。且還本主。天童正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 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秖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師謂眾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個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

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臨濟〕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妙喜曰。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復須云。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個駝子相逢著。世上於今無直人。）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個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

你還知喫拂子底麽。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圖雪上加霜。妙喜云。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麽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 問僧名甚麽。曰普叅。師曰。忽遇矢橛作麽生。僧便不審。師便打。

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麽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

後於雲門會下二聞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麽。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麽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雲居悟云。且作麽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卽喪。諸人還明得麽。乃須曰。子若哮吼。其母卽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拄杖。 僧纔叅。入方丈。以手指云。敗也。

師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雲峯悅云。這僧雖然頭上有光。不知脚下似漆。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山曰。作麽作麽。師曰。敕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與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麽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

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塲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麽。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

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
已徧天下也　師到鹿門一日見楚和尚與
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
搭搭作甚麽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
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云諸上座你
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
者請師上來云老僧適來與楚闍棃賔主相
見什麽處敗缺師曰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
見興化來便會也師云和尚到興化時某甲

爲侍者記得與麽時語門云請舉看師遂舉
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五臺來化云還
見文殊麽和尚便喝化云我見你還見文殊
麽又惡發作麽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
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
堂云你看這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
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云今日公案恰似與
麽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爲甚無語師曰見和
尚不會賔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

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叅告衆
曰夫叅學龍象直須子細入室抉擇不得容
易遑得個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
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個動轉底見人道一
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
破却成一塲笑具圖個甚麽只爲我慢無明
不能囘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
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
得與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

也無欵欵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
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你在胡
喝亂喝作麽眞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
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叅學事畢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
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覔個舉話底人也無師
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
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
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

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圜悟勤云。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寶壽和尚第二世 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雲峯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到這裏。驀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真淨頌。探騎飛來棒下獰。瞎人翻滿鎭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真如頌。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羣夫駭。直得盲聾徹四夷。 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那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 僧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籠烟薄。重疊峯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前。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塲酸澀苦。 新到。持錫繞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

曰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曰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曰快鷂不打

籬邊雀師曰暗中臨鏡誰辨妍媸曰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曰何必曰休休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麽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難見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雁焉知沙塞寒曰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珍重便出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麽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

師一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卽不然時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怪陶潛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怪月無光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麽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

問僧近離甚處曰太原師曰

太原近日法道如何曰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曰豈不是離太原乎曰苦苦師曰不覩海雲色微覺旱雷聲曰以金易鍮憎眞愛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便出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生吳氏福州人七齡雪峰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遊方至九峯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死對曰重昏廓闢

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師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殷勤師於是依止十餘年

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雪竇頌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諸方目

此爲禾山四打鼓又僧問護國澄鶴立枯松時如何澄云脚根下一場懡㦬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澄云日出後一場懡㦬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甚麼處去澄云三門外兩個漢一場懡㦬諸方謂之護國三懡㦬又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曰和尚定當看福曰釋迦佛僧曰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我又問僧曰你名甚麼曰咸澤曰或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曰我曰和尚莫瞞人好曰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甚麼業喫得恁麼大僧曰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濶多少主曰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松菴閑舉此三種語云諸人要會麼閑上座爲你頌出頌曰禾山打鼓護國懡㦬保福瞞人三個骨朶爲君一言總須出鎖

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洪覺範曰石霜言偏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欽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卽今識取予觀其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佇思可悲憐也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一日洛浦問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個雪窟定矣

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脈浦曰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

舟不別水。舉棹卽逃源。師從此悟入。(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木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斧斤。果然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足遊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僞。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妙喜曰。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亦能開人眼。)

郢州桐泉山禪師。叅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卽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

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暵一盲引衆盲。悲哉。)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

(天皇)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 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師問夾山。與麼卽易。不與麼卽難。與麼與麼卽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卽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瞞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後有僧叅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卽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若流電。差肩並足。致禮。師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曰何時發。曰朝行。適至。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諦視之。足皆不蹈地。師令入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又嘗有村媼來禮。師曰。汝莫拜。急歸救取數百物命。媼歸見其婦

方拾田螺歸。媪因亟投水中。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時見師來赴。至終闍維有巨蛇從樹杪投身火聚。及薪盡。舍利散飛風動草木紛紛而墜。師生平神異之蹟不可勝述云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師不契。謁巖頭復如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把拄杖向面前一擲。矩

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保福問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師召福。福應諾。師曰雙明亦雙暗。福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秖爲看不破。師曰盡情向汝道了也。福曰和尚是把火行山。師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福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師曰同生亦同死。福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身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衆請韓名七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以一口露刃劍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即作喪主。若道不得即不作喪主。道道。衆無對。韓便趯却鈔鑼哭云蒼

天蒼天。先師遠矣。師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時有僧問。秖如他與麼來作麼生祇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把露刃刀。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個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理。退之須有理。幻寄曰眉毛在也無。 師住羅山初入院上堂。纔攬衣欲坐。即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

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也大苦僧禮拜
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
特一句師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
跨門便委得若也覿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
喃地不消一鑁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
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
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塲
定當須是個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
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

鳴我即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
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
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意意中不停句句中
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劃句
句能劃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
理不能只是個無孔鐵椎古人喚作流俗阿
師似這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個
門中須是個漢眼卓朔地黙著便轉轆轆地
豈是你淸濁可美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

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
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褫言句動逾萬億
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恁
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
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
遮般底畢却教你直須㝠然去須得綿綿去
苦哉被遮般底無辜枷著有甚麼出期遮個
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
地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葢得伊未曾有

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轆轆地
葢聲葢色展即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
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個個歸源聲前迥
迥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
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俱知這
個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
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
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
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

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眞詮須知己有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孔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爲隣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

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違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實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邊那邊逴得些子言句到處插語指東畫西舉古舉今遮般底椎殺一萬個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鎝人家男女打汝鬼骨臀有日在知麼宗門深奧酌度胷襟粗飡易飽細嚼難饑根本差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己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通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鞋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初兄事雪峰旣而師承之峰以其苦行呼爲頭

陀一日峰問阿那個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正法眼藏云初欲徧歷諸方叅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指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遂回雪峰）雪峰上

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
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根猶未點地在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
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麽生師曰不許
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黃龍新云雪峰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麽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
好造個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

師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
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麽生師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
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罏曰火罏闊多少
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在
與雪峰夾籬次師問夾籬處還有佛法也
無峰曰有師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
一下師曰某甲不與麽峰曰子又作麽生師
曰穿過篾頭來 師辭雪峰云啟和尚人人

自由自在某甲如今下山去峰云是誰與麽
道師曰是和尚與麽道峰曰汝作麽生師云
不自由自在峰云知 雪峰謂師曰有個南
際長老問無有荅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
令訪師師曰古人道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
麽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師曰山頭老漢
喫許多辛苦作麽大溈眞如舉此云玄沙恁麽道大溈恁麽舉不得動著何故如擊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
拜著因我得禮汝徑山杲頌云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
己作麽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隨問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鼓山來師作一圓相
示之山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師曰情知汝向
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麽生師
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山曰和尚與麽道却得
某甲爲甚麽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閩
王送荔枝與師師拈起示衆云這個荔枝得
恁麽紅這個荔枝得恁麽赤諸人作麽生會

若道得一色猶是儱侗若道是衆色又落斷常諸人作麼生有僧出云不可不識荔枝師自代云只是荔枝智證傳曰夫以言逐言以理遣理皆世流布想非能見道楞伽經云如楔出楔如玄沙嘗曰學者當用處不換機而雖老於叢林者亦莫識此語可嘆也玄沙嘗食荔枝問衆曰這個荔枝得與麼紅這個得與麼赤你諸人且作麼生若道一色又是儱侗若道是衆色只成個斷常你諸人且作麼生彥瑫曰也只和尚自分別玄沙曰這儱侗愚癡有什麼交涉冲機曰都來只是一色玄沙曰總與麼儱侗有什麼了時乃回顧問皓然汝作麼生道皓然曰不可不識荔枝玄沙曰只是荔枝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總與麼說話不辯緇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換機因甚

麼只管對話有什麼交涉道巘禪師曰先聖憫汝顛倒馳逐將一句子解落汝知是般事掉放閑處自著些筋力却與機語上答出話頭將作禪道非惟自賺亦乃賺他

師與韋監軍茶話次軍曰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提起托子云識得這個卽辨得雲門舉云玄沙何用繁詞又云適來道甚麼

師一日見三人新到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妙喜代云也知和尚爲人切　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保寧勇頌猛虎當塗獨振威爪牙眞個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來眞可悲

韋監軍來謁乃

曰曹州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没交涉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何故道料掉没交涉我卽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問承

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個法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大潙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 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

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覗樓復覗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 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 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莫閑人 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 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

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因雪峰遷化爲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云問大衆先師在日從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則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師遂撲

破盞子歸院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甚麼過師便面壁塔便出去師復召塔塔回首師問你作麼生會塔便面壁師休去 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 道吾眞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卽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隻眼 師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至四界分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

屬老僧在。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
利生。秖如三種病人。汝作麽生接。患盲者。拈
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
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
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
量否。師曰。許。汝作麽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
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
作麽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菴曰。三種病人。卽今在
甚麽處。又一僧曰。非惟瞞他。兼亦自瞞。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

種病人。　雲居錫云。秖如此僧會不會。若不
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麽道
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
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
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曰。
汝不是患盲麽。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
不是患聾麽。門曰。會麽。曰。不會。門曰。汝不是
患瘂麽。僧于是有省。　圜悟勤舉此。乃舉五
祖演上堂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不會却
說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
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
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也。猶
自不省。討甚麽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瘂會
好。　雪竇舉此。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
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他又
不管。教伊近前。他又不來。問會麽。他又不應。
諸方還奈何得麽。雪竇若不奈何。汝這一隊
驢漢。又堪作什麽。以拄杖一時趁散。　雪竇

頌。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婁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
窻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鐵鎚。　妙喜拈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
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始得。　妙喜頌玄沙三種病人語。透過雲門六不收。莫待是
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爲讐。　師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
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
溟涬其語。　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
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
只恁麽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
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麽。若無。當知只是趁讁

是汝既到這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
麽。若有。卽今便有識得。還識得麽。若不識。便
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麽。肯恁麽道
麽。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眞實。何曾是恁麽人
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
子。只道此事惟我能知。會麽。如今相紹繼盡
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
誰。會麽。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
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覯。汝還識大悟麽。不可

是汝向髑髏前任他鑑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個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個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麽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巓山巖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麽還裁辨得麽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

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覯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髑髏前意想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個甚麽都來只是汝眞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麽還信得麽解承當得麽大須努力

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鏡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裏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

眞不同修證秖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個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僧寶傳作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路絕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却成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

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邪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個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

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道裏分明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個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秖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

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欲鑪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強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又示衆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

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眞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於(疑誤)私作解從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辨正邪況乎生自己未曾撈摝若乃先賢古德便自知時克己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卧任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迴

葢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卽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眞實明達其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如今甚麽處不是汝甚麽處不分明甚麽處不露現何不與麽會去若無這個田地時中爭奈諸般滲漏何總成虛妄阿那個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

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麽自由分如今却不如他無情之物敷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眞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說底法作麽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視無聽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讚所行道不見善財童子叅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叅一百二十八知識化境

於樓閣中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具遮個眞實發明卽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他一切諸佛都無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猶如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聖德聖果並如空花兎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眞棄本厭離凡

情忻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他限量抛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眞向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個甚麽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麽若辨不得恰似揑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麽如今目前現有山河

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麽事秖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

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應作可）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麽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麽秖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麽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麽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麽莫秖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麽修行盡出他輪廻際不得依前被輪廻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

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麽還願樂麽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工鍊行如今不恁麽更待何時還肯麽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器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麽

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秖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荅話。恁麽學事大苦。知麽。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麽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麽。我

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麽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麽有昭昭時。汝還會麽。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麽。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秖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麽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

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麽。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秖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麽。還有不周徧處麽。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秖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秖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麽。有汝心行麽。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麽。汝旣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麽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秖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

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麽爭行他王（此字疑誤）道知麽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麽到恁麽地秖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耙

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麽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麽 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麽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秖成得個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麽秖如有過無過惟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麽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麽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搆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麽處安措還會麽四十九年是方便秖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惟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麽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

事知麽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麽知聞去汝向甚麽處得見我會麽大難努力珍重 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現在諸人作麽生滿

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省不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綱未曾措著一分毫惟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麽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外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應是誑字)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

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麽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卽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麽

又云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呑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 又云

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妣考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處自息諸緣去 又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劒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麽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劒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

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麽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劒解慴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覔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麽何不急究取

師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

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秖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眞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

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廻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立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幻寄曰沙謂迦葉親聞猶如話月而確然示人以此三句遂與古塔主抗軛其然豈其然乎洪公好奇誇博事未必盡實多此類矣） 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個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

而化師牀短小然精神可掬聽法座下者盈七百闕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初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不契參雪峯舉前話峯曰汝豈不是蘇州人師曰某甲豈不知是蘇州人峯見玄沙舉此沙曰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伊下來某向他說師到玄沙處舉前說沙曰你是稜道者作麼生不會師曰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沙曰只

是稜道者。不可外覓。師曰。和尙作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尙說道理。沙曰。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師曰。實不會。乞和尙說破。沙曰。我豈不是向你說也。師曰。某甲特地來乞和尙爲說。莫與麼相弄。沙曰。你聞鼓聲也無。師曰。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沙曰。若聞鼓聲。只是你。師曰不會。沙曰。且喫粥去了。便來。師喫粥了。便上。曰。乞和尙說破。沙曰。不是喫粥了也。師曰。乞和尙說破。莫相

弄。某甲且辭歸去。沙曰。你來時從那裏路來。師曰。大目路來。沙曰。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

師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于玄旨。

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尙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秪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

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

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秖這個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秖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遍野。

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秖這個。別更有。曰。上座見個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問僧。甚處

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麽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麽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 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麽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麽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麽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

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麽僧無對。 雪峰問云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麽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麽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没處與麽道卽不可峰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麽生道師云但道錯峰云是汝不錯師曰何異於錯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 上堂净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媿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麽處會。 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麽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年十五福雪峰為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麽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秖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

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麽生師曰喫茶去（雪竇頌云。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圜悟勤云。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麽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甚麽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甚麽是處。轉没交涉。是故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 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

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絕。勦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做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僧問雪峰生平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雪竇顯云。一千五百個布衲。保福較些子。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

爲有一分粗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個甚麼。　將化。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秖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袪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

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慶曰。穩便將取去。　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

師云。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云。拖出這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云。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盡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檢將來。未免一坑埋却。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便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師舉問僧。汝作麽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麽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潙山。於面前與一畫。意作麽生。東使云。作家麽。師云。兄眞個與麽。作麽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熱。被師攔胸與一托。

清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劫火洞然。向甚麽處廻避。院主云。這裏廻避。太尉不肯。自代云。不迴避。進云。爲什麽不廻避。太尉云。他不出頭。廻避什麽。師云。什麽處見他道不出頭。 師因與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是世間一切雜學底事。盡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得也無。師云。太尉吙。太尉乃展手云。卽今有甚麽。師云。只這一網亦不少。 太尉舉南陽喚侍者事。趙州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已彰。師云。只如與麽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太尉云。宗與不宗。俱是彰也。師云。只如

趙州意旨作麽生。太尉云。不孤負趙州。師云。此是句也。趙州意作麽生。太尉云。作麽。師云。彰也。趙州意作麽生。太尉無對。

龍華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麽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妙喜曰。自起自倒。 問未剖已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麽處。曰失口卽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任任。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同。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上堂。一夏與兄弟東
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麽。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竭
作　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
門。雪竇頌云。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
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
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眞假。長慶相諳。眉
毛生也。圓悟勤拈云。人多錯會道。白日青
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先
自檢點。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
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
示於人。都無利益。圖個甚麽。到這裏見得透
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
如今人問著。便向言句下。皷嚼眉毛上做活
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
節角聱訛。著著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
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咂

咂地與他酬唱作甚麽。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
意作麽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
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
斷翠巖脚根。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
巖脚跟轉。所以道生也。且得沒交涉。不知長
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處。我且問
你。是什麽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
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
失是非。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
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
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臨機酬唱
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
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
什麽處。也須子細自參始得。又拈雪竇頌云
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巖眉毛在麽。
有什麽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
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
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
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
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個示衆。直得千
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
意在什麽處。你且作麽生會。他道千古無對。
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個意如何。直饒是具
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
巖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
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
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甚麽處是抑
甚麽處是揚。嘮嘮翠巖分明是賊。且道偷
什麽來。雪竇道却是賊。切忌隨他語脈轉却。
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
巖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眞假。可
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
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且道生也。在什麽處。急著眼看。

越州鏡淸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
不茹葷。親黨强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
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峯。峯
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峯曰。恁麽則與一宿覺
是鄉人也。曰秖如一宿覺是甚麽處人。峯曰。
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秖如古德。豈
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
秖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
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

一轉問頭峯曰秪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卽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忩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忩布衲普請次雪峯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忩鉏地去師再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膩好峯便休 師後偏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

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啟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寬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寬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人龍頭蛇尾寬曰明教今日失利佛鑑勤頌云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新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收却劍釣魚船上謝三郎 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雪竇頌云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雪竇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衣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

水墨兩處成龍。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淸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 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

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僧顛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報恩懷嶽禪師。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而寂。

安國弘瑫禪師。參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 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秖爲喚這個作拳頭。

長生山皎然禪師。久依雪峰。一日與僧斫樹次。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峰打一拄杖而去。 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師便踏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踏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 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

十棒師便禮拜。 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
來。後際不去。今亦無住。長老作麽生。師云。放
某甲過。有個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麽生道。師
黙然。沙云。教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知
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休去。
越山師鼐禪師。初叅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
於淸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忽然頓曉
而有偈曰。淸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
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

雪峰。峰然之。 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
識逐聲銷。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
而逝。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
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
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
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
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
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

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横亘十方。彌
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
道座主說不是。秖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
識法身在。師曰。旣然如是。禪德當爲代說。曰。
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
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
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
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
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

法。夜來爲甚麽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
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
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
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
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
曾到。曰。還見文殊麽。師曰。見。曰。甚麽處見。師
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
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入嶺。初
至雪峰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

麽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
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
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雪竇云一
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
老一覷便高監降旗
明日却上禮拜曰某
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
然
雲門因僧問作麽生是觸忤處門便打
雪竇云打得百千萬個有甚麽用處直須
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峯且道孚上座
具甚麽眼
雲居舜云大小雪峯被孚上座
惑亂一上只這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雪
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峯坐
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逞盡平生見解也
只在雪峯圈樻裏
幻寄曰一翳在目空花

亂墜
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
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
甚麽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
僧晚參峯在中庭外師曰五州管內秖有這
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問師見說臨濟
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麽生是第一句師
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三
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
一日玄
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

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堂遇
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
甚麽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麽沙却入方
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麽生勘伊沙
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妙喜曰又勘破一個
保福簽
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
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
師到投子子云
久嚮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麽師作掌勢子云
老僧招得師便出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師却

回首子便打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
甚麽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
在甚麽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麽生師曰將手
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
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鼓山赴大王請雪峯
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
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
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
師兄向甚麽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

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却向雪峰處抜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這賊向甚麼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

箭折處。

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種智佛弟子濟淨濟壽上求願求得佛慧命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十九

指月錄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

曹洞

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窩裏。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個知

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侍次。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師豎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 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

便出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
遂回曰昨日僧道甚麼師曰恰與麼問曰知
道金峰有眼師曰金峰且置你今日何處喫
飯曰通著卽不中師曰與麼則無來處也曰
老婆心堪作甚麼師曰金峰問僧不曾弱他
就中闍黎無話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妨
大慈　師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
法嗣何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
審和尚尊意何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

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慈悲某甲未會請和
尚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峰底
曰爲甚如此曰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上堂
喫胡餅次乃拈一個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
衆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
得一半至晚間有僧請益曰今日和尚行胡
餅見衆僧合掌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
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餅勢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金峰也始道得一半

處州廣利容禪師因僧到師乃豎拂子云貞溪
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師云
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胷便出去師
云闍黎叅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
盞子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
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到闍黎死在老
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惑
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曰特謝闍黎相訪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
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
玉花晚後鳳銜歸　新到叅師問甚處來曰
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
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
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
身已露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
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

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麽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時年始十三後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甚麽處師曰在夾山頂𩕳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麽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麽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麽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麽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

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即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麽處師出應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麽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作麽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個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任普請歸院衆皆仰嘆

池州稽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

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麽處子曰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峯峯問莫是章柴頭麽師乃作輪椎勢峯肯之

朱溪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齩靈鼠聲韶問是甚麽聲曰犬齩靈鼠聲韶曰既是靈鼠爲何却被犬齩曰齩殺也韶曰好個犬師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初造雲居謁膺公膺公

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而誡令刻苦事衆於是師躬操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峯時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公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膺公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當簡擇堪說法者僉屬意第二座而姑請師意師必辭也師既夙受記莂無所辭遜

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麽闍黎偏逢 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闍閤中軟煖麽 洪覺範曰太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

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没其兒孫遵承之以爲妙得其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眞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酬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麽 高安悟云這個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人還明得麽乃頌曰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護國守澄禪師在湖南報慈一日慈升堂有演化禪人出問云如何是眞如佛性慈云誰無

卽攝衆演法主事大沮師察知之一夕逝去
云不會座云和尚恁麽慈悲汝爲甚麽不會
眞如佛性誰無乃至六道四生悉皆具足化
云感首座爲某說破師不覺皺齒云這漢自
家無眼更瞎他人却召化問首座適來說個
什麽化云某甲當初不會得他指示具如前
說師云佛法不是這個道理汝不信問取堂
頭和尚化遂去堂上具說前解以求印證慈
亦云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化云適來問淨果

大師他亦不肯教來問和尚望慈悲決破慈
云你却去問取他化乃過師處作禮云和尚
令某甲來請益師云汝但問來化乃問如何
是眞如佛性師云誰有化遂契悟乃云師向
後或在衆或住持某甲願終身佐助後相繼
住持護國

黃檗山慧禪師初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歎曰
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
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旣微

叅退首座問云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麽化
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
置講課欲捐身水中以飼鱗甲之類事已將
行値禪者策發乃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
受叅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
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麽生去師曰畐
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叅第一座
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
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

師於言下頓省禮謝師示滅塔於本山肉身
至今如生

伏龍山奉璘禪師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
愛曰旣是善知識爲甚麽却愛財色師曰知
恩者少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
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麽師曰不會林曰去
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
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麽來

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棃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麽師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止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　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麽師曰若是羽毛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　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恕君殘壽速歸丘　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　般若寺被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甚麽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得法白水事之十年而還洛京受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温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師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旋視瘡痏亦皆異香也梁開平五年忽欲至圭峰山行翛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嘗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欔笠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曰重雲虎豹隱去有龍湫威靈不可犯師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彦超微時嘗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彦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彦超別囑以護法彦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

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葺。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化。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侄。七歲遊慧照寺。忽求出家。孜不許。師卽絶飮食。不可奪。遂許之。後印心白水。至江陵。騰騰和尚語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而止。又値憨憨和尚。語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

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師入台。則居靜安鄕之福唐院。天佑三年。錢尚父禮延師至府。大尊隆白法。騰騰憨憨之記悉符云。　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個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秖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

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麽。汝今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廻太甚。還肯麽。　天成二年丁亥四月。師入府辭尚父。囑以護法。刻期順寂。

報慈藏嶼禪師。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秖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甚麽。師曰。這個稍郎子。未遇人在。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

雲門

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毘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叅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麽。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

曰秦時轅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麽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

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麽得到與麽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圜悟碧巖集云師承睦州旨往見雪峰一到便出衆問曰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語師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師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僧寶傳謁雪峰峰方堆梔坐為衆說法師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峰曰因甚到與麽師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峰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師以拄杖擲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三錄載師見雪峰事其不同若此因并錄以備考

師在雪峰僧問峰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峰云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峰聞喜云我常疑個布衲

師出嶺徧謁諸方

師行脚時見一座主舉在天台國淸寺齋時雪峰拈鉢盂問某道得卽與你鉢盂某云此是化佛邊事峰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會峰云你問我與你道某始禮拜峰便踏倒某得七

年方見師云是你得七年方見曰是師曰更與七年始得

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喫茶次舉蘊和尚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麽生有旁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我到這裏却不會

師到洞巖巖問作甚麽來師曰親近來巖曰亂走作麽師曰暫時不在巖曰知過卽得師曰亂走作麽

到疎山仁

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師曰。請高聲問。山
卽高聲問。師笑曰。今日喫粥麼。山曰。喫粥。師
曰。亂叫喚作麼。　到卧龍問。明已底人還見
有已麼。龍曰。不見有已。始明得已。又問。長連
牀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是第二機。曰。如
何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妙喜曰。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
到歸宗。僧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宗
云。兩兩三三。僧云。不會。宗云。三三兩兩。師却
問僧。歸宗意旨如何。僧云。全體與麼來。師云。

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云。曾到。師云。打野榸
漢。　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
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
前包裹。　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
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
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
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
白齒黃。作這個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
要道卽得。見卽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秖如

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
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
賢大人境界。　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
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
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
來。書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
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
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
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

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
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
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
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
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
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
禮拜曰。某甲罪過。　後抵靈樹。冥符知聖接
首座之記。初知聖在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
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

脚悟道也。一日令衆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
出迓。而師至樹曰。奉遲久矣。即延師爲首座。
俄廣主劉欲舉兵。躬入院請樹決臧否。樹已
先知。怡然坐化。主問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
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
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樹
旨。遂寢兵。請師繼樹開法。未幾遷雲門光泰
寺。　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
何。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㖿阿㖿。又敲板頭

云。作聲麼。僧云。作聲。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
云。喚甚麼作聲。　師以足跛。常把拄杖。行見
衆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
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
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
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矢。別解
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叅禪問道。我且問汝。諸
方叅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

誦三平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
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
有甚麼口頭聲色。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
僧曰。有甚麼事。又曰。體用何妨分不分。乃曰。
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
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聞擊
齋鼓曰。鼓聲敲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
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衆無對者。乃
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

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法身。枉作箇佛法知
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傳燈
作師上堂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徑山杲頌。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奈何。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元是柵中鵝。　至僧堂中。僧
爭起迎。師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
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師以手指曰。這箇是
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曰。汝喚什麼作板
頭。　問新到。你諸方行脚。道我知有。與我拈
三千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僧云。喏。師云。錢

塘爲甚麽去國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者掠虛漢 問首座乾坤大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一切物命蛾蛘蟻子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你爲什麽干戈相待 問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云爭奈在老僧手裏何進云某甲問極則事師便棒云吽吽正當撥破便道請益這般底到處但知亂統近前來我問你尋常在長連牀上商量向上向下超佛越祖你道水牯牛還有超

佛越祖底道理麽僧云適來已有人問了也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不要有便言有無便言無僧云若有更披毛帶角作麽師云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又云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叅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矢送尿至於茆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麽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 問如何是

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麽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麽生會法身曰與麽與麽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麽僧無對師又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檢點來將謂合有與麽說話（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喫飯以空噇空喚作無得麽我怎麽道且作死馬醫） 示衆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噇飯飯不是你自己有僧便

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云這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妙喜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座主就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山僧有箇問座主若道得卽齋巖便拈起胡餅云還具法身麽主云具法身巖云與麽則喫法身也主無語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麽過巖不肯東使云喏喏師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

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麽氣息亦是病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麽道有没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叅妙喜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反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麽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麽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圜悟勤云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廚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没交涉所以道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絶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會到處則固是未會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麽叅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甚麽所以道心華發明照十方剎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又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 雪竇頌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圜悟云且道雲門爲是答他話爲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没交涉既不恁麽畢竟作麽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又云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

三句 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麽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 東禪觀云這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

明後暗。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 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 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 問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確。 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

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踍跳。僧無對。 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筆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一口吞盡時如何。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舉問僧。你道當

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 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誑我。曰某甲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 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瑜伽論。師云

義墮也。僧云甚麼處義墮。師云自領出去。 問僧看甚麼經。其僧却指旁僧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云露柱爲甚麼倒退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曰學語之流。代云洎合不識勢。 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時如何。師曰藏身一句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曰放過一著。置將一問來。僧無語。

師云這死蝦蟇。師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胡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師齋次拈起匙筯云我不供養南僧秖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爲甚麽不供養南僧。師云我要鈍置伊。云爲甚麽秖供養北僧。師云一箭兩垛。有僧問秖如前意如何。師云好卽同榮。師見新到云雪峰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麽生。僧云築著和尚鼻孔。師云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跨跳上梵天。揆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麽向鼻孔裏藏身。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麽生。僧無對。師云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代云邏邏哩。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麽。云是。師云顆裏有幾米。米裏有幾顆。頭無對。代云某甲瞻星望月。問聖僧爲甚麽被大蟲齩。師云與天下人作榜樣。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偏行三昧。佛法爲甚麽不到北俱盧洲。院云秖爲偏行所以不到。師云如法置一問來。

韋監軍見帳子畫牛牴樹。問僧牛牴樹樹牴牛。僧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師坐次有僧非時上來。師云作甚麽。僧云請益。師云你有什麽疑。僧云某甲曾問和尚一宿覺搬柴柴搬。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麽生會。僧云一切臨時。師乃揎拳云我與你相撲一交得麽。僧無對。次日僧再上値師漱盥次。師乃將水碗過與僧云送去厨下著。其僧送去了却來。師見來乃從後門出去。其僧云比來請益秖得一口碗。問僧甚處來。曰搬柴來。師曰搬得多少轉。一宿覺曰二十轉。師曰你爲甚麽打落當門齒。僧無對。師便打。曰學語之流。自代曰也知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語曰搬柴早是辛苦。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來也無。僧無對。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師曰換水添香。僧曰與

麽卽來也師云有什麽饅頭䭔子速下來。
問僧甚處來云涅槃堂師云亡僧還喫飯麽
僧云不喫師云活人還喫飯麽無對 師入
京朝覲歸至大橋山門煎茶迎師師喫茶果
次僧侍立師語二衆隨僧云是你京中無可
喫乃拈一楪果子與一僧其僧接得便去又
語一僧云我不與你僧無對師云那裏也有
也其僧又無對別有僧出云某甲今日也隨
和尚來請一分得麽師云嗄僧云某甲罪過

觸忤和尚師云我也不能唾得你僧無對師
代前語云也知果子少兩人共一楪代後語
云某甲更是 一日行次一僧隨後行師竪
起拳云如許大栗子喫得幾箇僧云和尚莫
錯師云是你錯僧云莫壓良爲賤師云靜處
薩婆訶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
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雪竇頌云花藥
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恁麽太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 問如何是
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雪竇頌云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椎重下

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問不是目
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雪竇頌云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
裏月 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
水雪竇頌云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
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
臘月二十五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圓悟別云一不立雪竇頌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漫說付神光卷衣又
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 問如何是超佛越

祖之談師曰胡餅 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
橛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
行 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白雲
端頌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閒不奈幞頭何 廬山玉
礀林禪師頌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漫度量後
五祖戒見林問作偈之意林舉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無兩目遂
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洪覺範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
少戒 中峰廣拈玉礀因緣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礀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

後乂手。暮年各損一目。也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幻寄曰。一盞長明燈。中峰吹殺了。上堂。拈起拂子云。這裏
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
天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舍兒擔枷過狀
妙喜曰。這老漢克由𣅜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師云。十五日已
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
日日是好日。雪竇頌。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
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師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問。意
旨如何。師云。一條𦄂三十文。買。復代前語云。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一條𦄂三十文
買如何。師云。打與。雪竇頌。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
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師以乾祐
元年七月十五。赴廣主召。至府留止供養。九
月甲子乃還山。謂眾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
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麽生。眾莫能對。師曰。
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僧來參。師乃拈
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䙡裏。汝若

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麽生。自代曰。某甲
無氣力。妙喜曰。西天斬頭截臂。我這裏自領出去。示眾。古德道
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
遇賤即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
杖曰。接取拄杖。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
恁麽也好與三十棒。雪竇頌。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云盡大地
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塗自寥廓。錯錯。鼻孔撩天亦穿却。上堂。眾
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
總在裏許。爭佛法。覔勝負。還有人諫得麽。若
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
師曰。這野狐精。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
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
人會得麽。若有人會得。搊取占波。共新羅鬬
額。妙喜曰。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妄。諸人
要識雲門麽。不見道。三臺須是大家催。上堂。乾坤之內。宇宙
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
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麽生。自代云。逐物意移。
又曰。雲起雷興。雪竇頌云。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

花君自看。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秪是饅頭。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云一鏃破三關智證傳雲門宗有三句謂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不涉世緣又云以此三句爲示者解釋秦時轆轢鑽之詞也法華經曰得一切語言三昧而大智論曰善入音聲陀羅尼以此也幻寄曰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上堂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示衆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取箇物來未曾到處作麼生取代云瞞却多少人。示

衆迷己底人觸途俱滯悟本底人爲甚麼有四大見代云益州附子建州薑。示衆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爲甚麼不省去代云新到行人事。示衆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徑山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郎不然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驚蛇。示衆布漫天網打龍布絲網撈蝦摝蜆你道螺蚌落在甚麼處代云具眼。示衆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我一一拈出來看代云上中下。妙喜云倚門傍戶弄精魂。示衆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示衆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代云入妙喜曰特地一場愁。示衆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踍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下又曰這箇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旁咳嗽一聲妙喜曰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僧舉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

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
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麽道那。
師曰你適來與麽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
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
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
量甚麽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
　師云古來老宿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
談。隨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卽無與麽。若與
麽便有重話會語。不見仰山和尚問僧近離

甚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遊五老峰麽。曰不
曾。仰云闍黎不曾遊山。此卽爲慈悲之故有
落草之談。溈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愼唇吻。未審後人若爲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　雪竇頌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暇。又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師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
有順水之意也難得。乃舉。良遂初參麻谷。谷
見來便去鉏草。良遂到鉏草處。谷都不顧。便
歸方丈閉却門。良遂連三日去敲門。至第三

日纔敲門。谷問阿誰。遂云。和尚莫瞞良遂。若
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師云。便
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
雙放時節。　示衆。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
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忽被明眼人見。
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
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麽。向你道無事。已是相
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也始得。亦莫
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

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
庭。東覷西覷。看是箇甚麽道理。你欲得會麽。
都緣是你自己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
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
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況復有言有句。
莫是不擬心是麽。莫錯會好。更有甚麽事。珍
重。　又曰。江西卽說君臣父子。湖南卽說他
不與麽。我此間卽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
麽。　又曰。從上來且是箇甚麽事。如今抑不

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麽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麽作佛喚什麽作祖喚什麽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麽爲四大五蘊我與麽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麽道把脚拽向階下有甚麽罪過雖然如是據箇什麽道理便與麽莫趂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沒去處打脚折有什麽罪過

卽與麽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麽待老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　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麽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麽道理直饒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　又曰三乘十二分敎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麽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　又曰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麽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敎豈是無言語因甚麽更道敎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

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脣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麽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妙喜曰瞌睡漢）　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

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牀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麽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著我熱瞞。又曰。不可說時卽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麽。又云。更是甚麽。師作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一 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挂。因底底事隔塵

迷。其二 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尫。其三 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其四 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五 師每顧見僧。卽曰鑒。僧欲酬之。則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洪覺範曰。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舉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嬉嬉。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亦難施。人天眼目載密師頌云。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

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乾和七年四月十日。端坐示寂。迨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詔迎師肉身內宮供養。啓塔顏貌如昔。鬚髮猶生。自南漢乾和七年。至宋乾德元年。盍十七年矣。留京師月餘。仍送還山。佛印元曰。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卽書之。後

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卽狂耳。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誓願
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佛弟子濟淨濟壽上求願求得佛慧命障
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二十

較譌

卷十八

一葉第六行器誤作契〇三葉第五行知誤作㚷

卷十九

五葉第十二行翌誤作翼

卷二十

四葉第七行逄誤作縫〇二十四葉第十一行來時舊本作邯鄲從雪竇頌古改正

音釋

卷十八之二十

指月錄 卷二十 音釋 四十一

謐覓筆切音密靜語也安也 丱古患切音慣束髮如兩角貌。 爬蒲巴切杷

搔也 淦古暗切音紺 踹跣上音腆下先去聲徒足履地也 媼烏老切音

襖女老之稱。 趯他歷切剔跳貌 澀色入切森入聲不滑也 錮古慕

切音故鑄銅鐵以塞隙也又禁錮重繫也 鏴音路 瑫音他刀切滔 嗢烏骨

切音屋咽也 噦一決切淵入聲逆氣嘔也 讀吾困切音近混順言謔弄曰讀

帔兵臂切音䘿裙屬 尫烏光切音汪曲頸也又瘠病之人 桅吾爲切音

危 梩卓皆切音齋枯木根 揎息合切音宣捋也引也

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溈仰）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

指月錄 卷之二十一 資福邃 芭蕉徹 一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麽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强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臨濟）

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夙師爭
下之。棄去遊名山。到越州謁鏡清。清問近離
甚處。師曰。自浙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
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泰山。
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
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竪拂子曰。爭奈這
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
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
饒譫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

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
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
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
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
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亡
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
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秘。却略
借劍看。師曰。梟首甑人携劍去。清曰。不獨觸
風化。亦自顯顢頇。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

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
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秖聞不已
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
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
清曰。衲子俊哉。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
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原。曰
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到華嚴。嚴
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
牛豹跳。遠村海樹觜盧都。因寓止華嚴。為維

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侍者見嚴語。具前卷侍者章中。）師心
奇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
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叅南院。入門
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
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
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
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
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
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

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碧巖集云初叅雪峰五年。因請益臨濟兩堂首座齊喝。濟云賓主歷然語。峰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屬

濟已示寂。若要會他賓主話。須叅他派下尊宿。師遂辭行見瑞巖。巖常自喚主人公。師云。自拈自弄有甚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使叅南院。一日舉見雪峰語。院云。雪峰古佛。集又舉見南院語如上。院復云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尋常問云。今夏在甚麼處。師云。鹿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原來親見作家。又云。他向你道什麼。師云。始終只教某甲一來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闕底漢。有甚麼用處。師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云云同上。妙喜拈南院問師南方一棒話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沖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牀即是。沖密曰。草賊大敗。妙喜曰。你看這瞎漢。便打。一日南院謂師曰。汝乘願力來

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密。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捉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師曰。未問

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曰。明破卽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以支臨濟。 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風穴寺。時寺已摧殘。惟草屋數椽。師入駐錫。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乃為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上元開法。 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麽。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

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麽。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麽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

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麽。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麽。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五祖演云。太平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添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獨蚤出。

示眾。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麽。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

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眾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 師問懷本上座。云。有事借問得麽。本云。不可借口去也。師云。不借口卽道。本擬議。師便打。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麽。僧云。道甚麽。師又打。又問第三人。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麽生是我師。僧云。見參禮次。師亦打。云。過這邊立。復云。將頭

不猛。誤累三軍。瞎漢叅堂去。本至明日上堂頭親近。云某甲夜來有甚麽過。便蒙賜棒。師云。你要會麽。以手左邊一拍。云。這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教意。還會麽。本不肯。便去。後到潁橋安上座處。舉前話。安云。風穴棒折那。本云。上座臂腕終不向外曲。安云。你會風穴道者裏是祖意教意麽。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卩赫赤地。教他舉也舉不得。 防禦使問南院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

知否。院便掌。使不肯。遂以前語復問師。師云。荊棘荒榛。棄來久矣。云。妙用又如何。師云。王子帶刀全意氣。貧人擒倒語聲嘶。使深肯之。遂舉到南院。院隨問便掌語。師云。是深相爲使方委悉。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空照。月映蛾眉覿面看。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

曰。赴供麥晨去。開塘帶雨歸。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花。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遥空。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眞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宋開寶六年八月旦日登

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潁橋安禪師。（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梵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

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天皇]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麽。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皁角曰。會麽。師曰。不會。泉放下皁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麽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麽。救糍也秖是解粘。和尚提起

皁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幻寄曰。玄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下脫却毛角。尚未免牽犂拽耙。 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門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未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麽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麽人得。師曰。待海燕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 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麽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麽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麽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麽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麽處去也。 到坦長老處。坦曰。夫

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麽。也秖是弄泥團漢。 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麽。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秖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

得。即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秖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秖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　到堯菴。乃提起鞋子云。得恁麼

鬅鬙鬙地。菴云。莫錯認定盤星。師曰。恰是。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幾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己妨人。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疾。侍者通報云。深師叔來。師乃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阿哪阿哪。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麼救

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嗶嗶地。依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師病愈。往國泰。深乃領衆出接。至門首。師乃指金剛云。者兩箇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揎拳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問國泰瑫和尚云。古人道。俱胝秖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云。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會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

挂彌勒幀子。師指彌勒佛喚云。菴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也未。主無語。師云。黃連和根賁也未是苦。後國泰代。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鄰舍住菴即得。　師在招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傅乃問大衆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師當時提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嘗與僧擁爐。僧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那句是主。那句是賓。師指火曰。與我向此

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麽。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師曰。汝因甚麽自把髻投衙乎。(徑山杲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有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為甚麽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　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麽。師回信曰。

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麽時離菴。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對。師乃喝出。　師有偈曰。師子教兒迷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却眞。　臨遷化上堂曰。一百年中秖看今日。今日事作麽生。吾住此山四十年。惟用一劍活人眼目。乃拈巾曰。如今有純陀麽。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供末後殷勤時如何。師曰。莫相孤負好。又問。和尚遷化向什麽處去。舉足曰。足下看。又問。百年後以何為極則。師提巾便擲。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麽。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

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為兒童時。日一素食。既冠。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為眾登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　沙問。三界惟心。汝作麽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麽。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惟心。

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　師侍沙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沙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師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為法者不至。　因插田次。見僧問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

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向汝道却成兩句。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眾曰。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僧報曰。保福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　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云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為甚麼不讚歎。　問一佛出世。普為羣生。和尚今日為箇甚麼。師

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　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為甚麼對眾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王太傅上雪峰施眾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

弁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弁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弁上座兩度上名處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秖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 上堂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

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甚麼却特地艱難去 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秖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原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

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蟆老鴉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辨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秖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

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

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師作明道偈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旨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眞虛眞虛設辯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投破面門蓋覆乾坤決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師復至閩城舊止徧遊近城諸剎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閣維收舍利建塔洪範覺曰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效也歟予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安國慧球禪師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是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師問了院主秖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麼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得法玄妙初隱於小界山山有朽杉若菴第能容身師遂居之清谿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谿問道者如菴住在何所師曰從

甚麽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麽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麽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菴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戸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

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麽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

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在長慶會下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麽。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麽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普請擔泥次。師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師打一棒。又問一僧。僧云。下窟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

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師便休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秖聞

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歸依佛法僧　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鑪下是甚麼朗曰捧鑪神公曰既是捧鑪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

但踏倒茶鑪復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呈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谷山行崇禪師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迴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

然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婬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見此箇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眞若有箇漢

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此事應誤）莫取次發言吐氣沈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因與保福送書到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

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借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招慶省僜禪師初叅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福然之

鼓山智嶽禪師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秖見赤斑蛇龍曰汝秖見赤斑

蛇不見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梨供養師便禮拜（傳燈云師初未省覺後至鼓山起發始悟微旨）

報國照禪師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處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甚麼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

乾符三年生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鎭信安强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淸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刱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禀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没髀或者云是許鎭將之子也自此三昧忽出忽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盍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槖曰是大是小訥

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薙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為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

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愧服禮像謝愆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宋太宗聞師定力加禮延師師不赴特以肩輿迎至便殿咨對太宗深契尋即丐歸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燭天一舍利五色

徽宗政和三年嘉州路旁大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奏聞帝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遂寂然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叅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

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國然之師禮謝　謂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眞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伸謙敬無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況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　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　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

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叅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官率諸官同至山訊候。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咽。未審告別先賜一言。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汝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元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與數僧酬答。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

尊滅度時節。是何日。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前。遂泊然坐化。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保福清豁禪師。叅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悦而許之。 師將順世。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

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偏覓而得。稟遺戒延七日。竟無蟲蟻侵蝕。闍維散於林間。

四祖山清皎禪師。年七十。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

八十八。傳燈載此。以師先十八年而識化期也。會元作臨終時偈。失矣。

大龍智洪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妙喜拈云。若以此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雪竇頌。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珊瑚鞭。驅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

(曹洞) 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

須是這驢漢始得。

盧山佛手巖行因禪師。盧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菴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擾其側。江南李主三召不起。乃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一日示微疾。謂旁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巖上有松一株。同日枯槁。李主備香薪茶毘。塔於巖陰。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卽位。詔重興之。而師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一旦謂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塔全身於無了禪師塔之東。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見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

和尚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花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麽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襄州廣德周禪師。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妙喜曰。古人恁麼答話。喚作洗脚上舩。

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雲光法師不事戒律。誌公曰。出家何爲。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途。誌公見之。呼曰。雲光。牛舉首。誌曰。何不道拽而非拽。牛墮淚。跳號而卒。）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依雲門十八年。爲侍者。門（雲門）凡接師則呼曰遠侍者。師應諾。門曰。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一日方悟。門曰。我乃今更不呼汝矣。師一日辭門。門曰。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師擬議。門令更住三年。普請鉏地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曰。須是我遠兄始得。

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雪竇頌云。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却䭾。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　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瑺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有僧叅舉道者。一日遊山次。僧曰。香林道老僧四十年求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曰。老僧也恁麼。却問其僧會麼。曰不會。舉示偈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爲子決破。至月末。舉遂遷化。）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秖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箇有長處。無事珍重。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指椅子曰。這箇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祥兄始得。）　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莫是無邊中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即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即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
人。一句函葢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
逐浪。作麽生辨。若辨得出。有叅學分。若辨不
出。長安路上輥輥地。智證傳以此爲雪峰三句。其傳曰。宗師約法以
定綱宗。以簡偏邪。如雪峰三句。玄沙嘗言之曰。是汝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
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怖畏。恰如世間畫師。自畫作地獄變相。畫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
著。却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如今欲免此幻惑麽。但識取金剛眼睛。若識得。
不曾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
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一眼把定世界。函葢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

見。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此函葢乾坤句也。又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
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遊行。豈求伴侶。此截斷衆流句也。又
曰。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椎相似。一
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
汝與麽知問去。汝向什麽處得見我。此隨波逐浪句也。幻寄曰。覺範此語。與古塔主分擘
三玄又何異。圜悟曰。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此三句無論是雪
峰是密師語。要知窺其籓者必圜悟。若覺範則欲登高而入淵者也。　示衆。俱
胝和尚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天普
地寒。雪竇云。甚麽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

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麽處得一指頭禪。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上堂。但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
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
死句。揚眉瞬目。舉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
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
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麽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語具雲門章中。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秖將三轉
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保寧頌。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如平掌。歸去何妨徹曉行。　問
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雪竇頌。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盌裏盛雪。雪竇頌。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盌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雲門見曰。他後老僧忌日。秖消舉
此三轉語。足以報恩。　問僧遊山來。爲佛法
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麽佛法。師曰。好箇無事
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

過夏了。曰不會。師曰與麼則先來不相識。下
去。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初在雲門。一日聞
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師翻筋斗出衆曰。雲
門禪屬我矣。又一日雲門問師今日喫得幾
箇胡餅。師曰五箇。門曰露柱喫得幾箇。師曰。
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一日訪白兆。兆曰
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
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

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
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聻。侍僧救曰有成
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聻。當時白兆一衆失
色。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叅雲門。門問近離
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
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
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
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

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
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
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
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箇無事衲僧。豈
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
師便禮拜。雪竇拈云。雲門氣宇如王。掇著便
氷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
也未到斷絕。　圜悟勤云。大溈眞如和尚愛
教人看此因緣。拈人情解。有者道雲門道近
離甚處。山曰查渡。此是放一頓棒。夏在甚處。
山曰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彼中
來。山曰八月二十五。此是放一頓棒。分明是
三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底道。洞山實頭。所

以放他三頓棒。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更說
如何若何。總是狂解。總不恁麼。畢竟作麼生。
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拈他
情解便會。只爲雲門語好。便發得洞山悟處。
一如臨濟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
得一徹。後來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只道麻三
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
見。那裏有許多般。千聖萬聖。挨拶教人見到
這裏。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未局時明眼
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
轉處。向未局一時一覷。便見廓天一路相似靈
利漢。疑著處一點便會。雪竇拈謂雲門一似
霸王相似。因甚麼掇著便氷消瓦解。雪竇嫌
雲門老婆心。如此。當時眞箇好打到這裏拈
則許你拈。會則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
了也。當時劈脊便棒趕出去。已放過了也。教
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著村後
也不著店。天下人不奈何。若奈何時如何鼻

孔撩天。 示衆。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
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麽生是活句。到這裏實
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
答話長老下脚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
得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
不道全無。其奈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
八魔境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
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
餘。凡有扣擊問難。卽便敲牀豎拂。更不惜便

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頭出頭沒。弄
箇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
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
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
衫。 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
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
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
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林間錄曰。雲菴平生說法。多稱初悟
門度越格量。偶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參雲門。悟旨于言下。入佛正知見。

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
明其悟。益得展事自在之用。投機善巧之風。
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
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益法王法如是
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何哉
以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大
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
參堂去。四海當知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
投機。明眼宗師在此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
羣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翫水便乘言。自己
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
流年。又曰。滯句乘言是瞽聾。參禪學道自無
功。悟來不費纖毫力。
火裏蝍蟟吞大蟲。 又曰。舉唱宗乘。闡揚
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鑒辨緇素。切緣眞
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

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若不如
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
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卽今天下那箇是眞
善知識。諸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
閑。直須參教徹。覷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
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
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
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
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處。

師曰。在闍黎後底。曰爲甚麼在學人後底。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福嚴良雅時爲首座。師叅罷。至首座寮問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雅曰。恰值某淨髮。師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雅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師見深肯之。　僧問智門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門曰。花簇簇錦簇簇。僧無語。門曰。會麼。僧曰。不會。門曰。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師。師曰。我不爲汝說。爲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雪竇頌。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鱉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哭不合哭。咦。

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叅堂去。僧應諾。

問僧莫便是新到否。曰是。師曰。夜來投棲處今朝事如何。曰今朝風較急。青山背上行。師曰。不是更道。曰珍重。師便打。　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得達祖師言。師曰。六脚蜘蛛上板牀。　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黃梅夜聞何事。師曰。誌公拄杖。曰得用時如何。師曰用那曲尺作甚麼。　問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自省覺時如何。師曰。看人喫飯。曰爭奈樹影不斜何。師曰。親言出親口。　問金鍮現前。請師辨。師曰。兩脚蝦蟇吞却月。　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洞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却將此語問谷隱。隱云。不落無言說。問延慶。慶云。喚甚麼作三昧。

幻寄曰。三師恁麼道。忒殺廉纖。若有人問幻寄。如何是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但向伊道。過。

隨牛狗兒頌。

家有一狗兒。騃小人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靈利人。不覺爲死漢。　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

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竪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

歸衆。時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

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 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妙喜曰。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出網羅底。幻寄曰。催得吳霜點鬢稠。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上堂。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箇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溫門舜峰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化。

洞山清稟禪師。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

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師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智證傳。大涅槃經曰。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如人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爲粗。不轉爲妙。傳曰。三藏全是轉之二。如彼醉者。大乘經帶一轉二而說不轉之者一也。起信曰。以一切法本來惟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明以此義例轉二爲粗也。又曰。心性不起。卽是大智慧光明義。例不轉爲妙也。洞山清稟禪師。惟宴坐。一日呼侍者下法堂謂曳木者無損階砌。侍者出視無有。還白寂無人曳跡。稟又使求之。侍者臨簷俯視。乃羣蟻曳蜻蜓翼緣階而上。蓋靜極妙而靈知也。幻寄曰。凡情聖量皆轉也。雖洞見十方。徧聞三界。猶屬聖量之轉。稟師以蟻曳蜻蜓翼爲曳木。其

靈通昧略。若在夢境。而覺範以靜妙許之。異乎經之所謂不轉爲妙哉。如何是不轉。曰蜻蜓翼。

北禪寂禪師。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

門托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戸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

比丘

明道 照吉 如理 元果 通華 法雨

淨陰 淨儀 性寬 修一 澄潔 果印

越定 淨萬 寂恒 如泰 眞現

寂慶 淨步 海廣 從心 佛寬

佛生 慶喆 慧覺 寂徹 性珏

同捐資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指月錄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

(臨濟)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

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麽時。且道說個甚麽。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麽。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麽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麽。何不

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徑山杲云。我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在上蹋過。却須放眞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强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鵓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遮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眞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叅。　又一日穴陞座顧視大衆。師便下去。穴卽歸方丈。　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

展卽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　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師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師曰。今日放過。卽不可。僧擬議。師喝之。　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師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師曰。還我洞山鼻孔來。曰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犬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

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僧寶傳見風穴章。前已錄入。而會元列此於師章中。乃首尾語亦異。此必師因僧問答而引風穴語發明耳。遂復錄于此。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問學人乍入叢林。

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在老僧會裏多少時。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元字脚。便下座。問仗鏌鎁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噓一聲。僧曰。苦痛深。師便打。問僧近離何處。曰廣慧。師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師曰。與麽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叅堂。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曰。耶耶。夜有僧入室。師曰誰。僧不對。師曰。識得汝也。僧笑。師

曰。更莫是別人麽。因作偈曰。軃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智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襄州。師云。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僧近前不審。師云。這個是驢前馬後底。僧云。和尚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問在甚麽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樂麽。僧云。及時水草。師曰。爲甚麽傷人苗稼。僧云。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卽不可。便打。 示衆

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秖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個什麽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麽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麽。方名無事。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個瞎漢。

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窻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没交涉。諸上座。既然如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師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

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 妙峯善舉師語畢。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畢。亦著語云。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頌云。妙峯三個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淸平道木

一杓。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智理圓融。)攛梭不解織。(無間功不立。)看他鬬雞人。(旁觀審騰距。)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背陰山子向陽多。(葉縣省云。迴無背面。)南來北往意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間斷。)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或作示衆三首。)

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

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語錄有小參示衆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麼人隨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麼時去。師云。待有件即向汝道。僧云。無件底事作麼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麼生。師云。迷子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個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麼時節却回。師云。一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麼生。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遷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拂枝。此應是師臨化問答。因附錄。)

廣慧眞禪師。(即眞園頭。)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見。穴曰。你徹也。(妙喜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黑水和尚。參黃龍。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

(天皇)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省。便禮拜。

棗樹第二世和尚。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曰。作甚麼。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

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淸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刧。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

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

襄州淸溪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卻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止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麼言句。大家商量。時

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漪卽叅西院明者）

昇州淸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秖這個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

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秖這個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個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謁法眼。酬詰悉符。子方上座。自長慶來謁法眼。眼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眼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 僧竇傳子方問法眼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眼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眼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眼曰。獨露身吥。方曰。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吥。子方於是悟旨。曰。吾幾枉度此生。 示衆。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妙喜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又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妙喜咄云。又是從頭起。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

甚麼處不是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叅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

院。惟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花。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拳頭那個大。兩個之中一個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娑令教却恁麽。拈取須彌枕頭卧。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斝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强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忽)。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個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秪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會下有個園頭。參得禪。衆中多有。

(曹洞) 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個消息。乃問園頭。何不出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園頭云。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問曰。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梁山果然從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濕著老僧袈裟角。(徑山杲云。須知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黃龍淸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即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有個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麽生支遣。具眼者辨取。)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

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
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
地獄也
〔雲門〕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 上堂一法若有毘
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
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
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薑椒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
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
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上
堂赫日裏我人雲霧裏慈悲霜雪裏假褐雹
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雹子
打破髑髏 示衆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處
來若道從天降那個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
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
時人莫强移個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

韶州大歷和尚初叅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
恁麼也師領旨
連州寶華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
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
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 因有僧問大
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
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
老凍膿作恁麼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何似
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秖圖引玉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湖州上方嶽禪師少與雪
竇顯公結伴遊淮山聞師住五祖喜勘驗顯
未欲前嶽乃先往徑造丈室師曰上人名甚
麼對曰齊嶽師曰何似泰山嶽無語師即打
趯翌日復謁師曰汝作甚麼嶽回首以手畫
圓相呈之師曰是甚麼嶽曰老老大大胡餅
也不識師曰趁鑪竈熱更搭一個嶽擬議師
拽拄杖趯出門及數日後嶽再詣乃提起坐
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

展卽是不展卽是師遽下繩牀把住云旣是熟人何須如此嶽又無語師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嶽三進而三遭㸃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師暮年至大愚倚拄杖談笑而化

荆南福昌惟善禪師問僧近離甚麽處對曰大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甚麽人做對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個甚麽僧無語師便打　有僧自號映達摩纔

入方丈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

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　問超山主汝名甚麽對曰與和尚同名師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師便打

問僧甚麽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麽物與麽來對曰請和尚試辨看曰禮拜著僧曰喏師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汝三十棒　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蓮花峰祥菴主嘗示衆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

得隨處安閒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個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麽相委好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麽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𣗖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圜悟舉至直入千峰萬峰去著語云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云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峰菴主麽脚跟也未點地在國初時在廬山蓮花峰卓菴古

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煑
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
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
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前後
二十餘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
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䙡不消一捏你
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旣是宗師所爲
何故只守一概若向個裏見得自然不向情
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
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道得也不到他極
則處况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卽不能
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
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
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
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
契機幾曾失却宗自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
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
奈顙頂儱侗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

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
這裏討一個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
是知有底人開懷通個消息有何不可若不
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
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塗路不得力古人
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
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
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
也恁麼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
個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
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卽不
是雪峰打破狠藉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
便打大凡叅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
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
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
時中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
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
土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

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
他見無人搆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
奈何不得自云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這個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
地頭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
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
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
識嚴復以地上剳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
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
僧云不會嚴云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有
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鑠
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兎乍圓乍
鈌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
水共依依因甚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
來纔作較計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
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
不得動著揆著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

道直入千峰萬峰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
取雪竇頌云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峰萬峰不
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雪
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
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峰菴主衲僧家
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絶己躬於一切時中如
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
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
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
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惟有盧
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
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著沙不
得耳裏著水不得或若有個漢信得及把得
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
請高拄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
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有
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
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

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峰萬峰去始得。且道喚甚麼作千峰萬峰。雪竇只愛他道。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適來舉拂子。且道卽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峰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此圜悟老人所舉揚古公案。世所謂評唱。大慧亟爍其板。不令流行者。正恐使宗家入講窟。孤達磨西來之意。永塞悟門也。至流而爲萬松一林泉。則直是魔罥。較此又大在下風矣。聊舉一以蔽諸。覽者嘗一臠而知全鼎哉。指月錄評唱止錄此則。及南泉與陸亘對牡丹花兩則。

藍田縣眞禪師。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塗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鑪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卽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落髮。弱齡稟

法眼

具。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鑪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

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竪起兩指。師曰。同。藏又竪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

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僧寶傳徵山河大地與自己同別處作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同。僧豎兩指熟視日。兩個。即起去。師大驚。 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修便禮拜。保寧勇頌云。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 徑山杲云。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何處得這消息來。 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云。一得一失。 師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凳子。栟楠木做。 妙喜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有如是大有人錯會在。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圜悟勤云。雪竇如此道。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語。是褒是貶。 師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問旁僧曰。你

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眞實是虛妄。 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旁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浮山遠云。這僧到即到泗州。只是不見大聖。 道場全云。這僧見即見大聖。不會識法眼。 東禪觀云。這僧到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 識也識法眼。秖是自討頭不見。 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圜悟勤云。有者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孤

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 雪竇頌。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五雲云。甚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

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
麼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
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麼。師笑曰。死急作
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秖是不信某甲。 師因
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
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
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
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

眼礙。 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
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
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 師問講
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
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
宿代云。某甲喚作個法座。歸宗柔代云。不勞和尚如此。雪竇別老宿語云。和尚分半
院與某甲始得。 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
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
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

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
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
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
為不知根本真實。次地疑第修行。三生六十劫。
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
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
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 上堂。盡十方
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

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謂門弟子曰。趙州
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
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
祖。秖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
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為及
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秖為不
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
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即不可。方隔一
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校

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麽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行住坐卧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　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秖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

金即是眞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麽樓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　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叅同契首言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已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麽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麽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上堂大衆久立乃謂之曰秖恁麽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麽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

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麽經裏有恁麽語是此時節麽有甚麽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疑誤)爲緣慮之塲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麽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麽生得正去還會麽莫秖恁麽念策子有甚麽用處　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甚麽處不是更用

上來作什麽。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
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個人
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
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椎。生盲生聾
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
什麽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
恁麽行脚。總似恁麽商量。且圖什麽。爲復只
要弄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
什麽。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

是理。理且作麽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麽生執。
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
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
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麽處是諸
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
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
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
　師有頌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
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兼猨重。山長似路
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三界惟心頌
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
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
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
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
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
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
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示衆。這裏
聚集少時。爲上座。僧堂裏這裏聚集少時。爲

上座三門頭。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寮舍裏
爲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會下有數尊宿對。一人云。諸佛出世也有這個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伊爲甚麽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來多時也。一人云。甚麽處聚集來。）　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
七日示疾。李國主駕至慰問。閏月五日剃髮
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久而如生。閱世
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塔全身於江寧丹
陽鄉。

比丘
上賢　寂容　寂燈　性愍　清巔
海音　圓髻　清英　遠弘　上章
海濟　慧空
比丘尼
元信　圓嚴　圓樂
信士
孫繩祖　繩武　繩謨　周士彥
王希堯　黃逵　黃遵　郭才一
黃加祿　張文秀　湯龍　黃鈐
徐守德　王自能　葛之勳　周詢
黃加爵　張文炳　韋國才
信女
上眞　厲門嚴氏　嚴門金氏
周門嚴氏　同捐資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二

指月錄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
臨濟
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

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葢其派之魁奇者。師作五位偈呈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惟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師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簾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

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刹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太守劉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太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

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入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又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

大愚芝云。先師謂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大衆。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師論三玄三要語。皆具臨濟章。此則亦已見彼。以大愚芝妙喜拈語。故復列之此。

問眞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個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

問大悲千手

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

鄭工部到。茶話次。鄭呈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階。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云擔枷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即得。鄭良久。師噓一聲。鄭云。文寶文寶。師云。在甚所在。鄭云。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嗔他

道淹滯長老在此師曰是何言歟鄭云實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云不開紙墨隨示偈云荒草蕁幽徑巖松迴布陰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揳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前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秪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上堂謂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個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云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寂音頌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　人天眼目載師與僧問答語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綿州附子漢州薑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鬼家活計如何是五同徧普師云石頭土塊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乞兒籮易滿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披毛戴角銜鐵負鞍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放汝命通汝氣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驢鳴犬吠啓圓通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且居門外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鬼爭漆桶與誰同音吼師云風吹石臼念摩訶作麼生同生殺師云猛虎入羊羣甚麼物同得失師云牛頭沒馬頭回阿那個同具足師云上座更欠個甚麼是甚麼同徧普師云狸奴白牯放毫光何人同真智師云認著依

然還不是孰與總同參師云識得木上座也未那個同大事師云穿過髑髏何物同一質師云含元殿裏問長安幻寄曰梵音和雅令人樂聞 人天眼目載師十八問汾陽云大意除實問默問難辨須識來意餘者總有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秖應不得妄生穿鑿彼此無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子細請益問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趙州云殿裏底呈解問僧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察辨問僧問臨濟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濟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投機問僧問天皇疑情未息時如何皇云守一非眞編辟問僧問芭蕉盡大地是個眼睛乞師指示蕉云貧兒遇餿飯心行問僧問與化學人皁白未分乞師方便化隨聲便打探拔問僧問風穴不會底人爲甚麼不疑穴云靈龜行陸地爭免拽泥蹤不會問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

示沙云汝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擎擔問僧問老宿世智辯聰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宿便打置問問僧問雲門聯目不見邊際時如何門曰鑑故問問僧問首山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甚麼不識山曰識借問問僧問風穴大海有珠如何取得穴云象罔到時光璨爛離婁行處浪滔天實問問僧問二祖學人只見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祖云是佛是法汝知之乎假問問僧問徑山者個是殿裏底那個是佛山云者個是殿裏底審問問僧問老宿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個是無老宿云汝問甚分明何勞更問吾徵問問僧問睦州祖師西來當爲何事州云你道爲何事僧無語州便打明問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默問問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世尊云甚多外道道云世尊大慈大悲令我得入師復云凡有學者偏

僻之問或蓋覆將來辨師家眼目或呈知見擎頭戴角一一識之盡皆打得只爲當面識破或貶或剝明鏡當臺是何精魅之敢現何有妖狐能隱本形者也 幻寄曰汾陽老人抽儱侗刺拔顢頇楔一時間畫彩虛空設當時有聞其說便出來問如何是佛且道是擎擔問不會問十八問中那一問不該莫是不可喚作借問問麼方便呼爲佛聻莫是不可喚作編辟問麼你道佛外有甚麼聻一大藏教詮不出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說不到乃拈以問師家豈特皁白未分乞師方便是心行問若道不是無言而立之默問試道如何是佛說了個甚麼不可世尊良久答外道不問無言不得也學者須是自悟始得不見汾陽老人道莫秖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

并汾苦寒師暫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

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

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於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化跡出續燈。及師語錄。)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或稱唐明)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要

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没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眞無體。體上無爲眞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師辭首山。山以拄杖送師。師接得有

偈曰。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我掌。山云。莫相帶累。師打山一坐具。山曰。果然帶累。師云。今日捉敗這老漢。山云。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鄭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甚麼人位次。師云。老僧。部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爲賤。部云。眞個。師云。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部云。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部云。與麼則今日得清凉也。師云。且與後人作榜

樣。茶話次。部云。汾陽有個昭禪師。愛看讀某甲留一偈。師云。略請見示。部舉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没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部云。者賊。師云。更不再勘。

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腳。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　楊侍郎李駙馬與師問答。問彌陁演化於西方。達磨傳

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著靴。（廣慧璉云。進象倒戈。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六個漢。

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急魚行澀。峰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師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是得知音。（廣慧璉云。歌謠滿路人皆望。汾陽昭云。看壁畫人笑。妙喜云。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師云。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楊云。清凉山裏萬菩薩。師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師云。只是禍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天手捺地噓噓。妙喜曰。猢猻騎鱉背。）

問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淹殺冢頭嵩。李云。月裏煑油鐺。師云。石人腰帶。（廣慧璉云。陳蒲鞋。周金剛。汾陽昭云。直掇又逢胡釘鉸。妙喜曰。小出大遇。）

問㊣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即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

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個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兎遭罥。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泥犂。汾陽昭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妙喜曰。自作自受。）

師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楊答云。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胡蘆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師又答。千年桃核未聞

香。幾度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除蹤跡。沙中抱子更難藏。楊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居。爲問子湖一隻狗。何如興化一頭驢。師又答。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定聖凡路。誰人敢揚眉。擬議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瞬目他方去。早已著灰泥。楊再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更雪。百鳥盡遭餓果熟樹枝垂。鵝肥甑箄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師再答。山高人難上。海深不見底。樵

夫漫蹋鞋。漁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覓同道人。曠劫不相識。　師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莽鹵。展手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麽生是彰露底句。楊云。正殺人時努出頭。師云。兩脚捎空。手叉胸。李云。左鬢右髮隱文章。師云。名利己彰。天下去。丫頭女子倒騎牛。師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麽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阿棃樹枝。師云。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犢牛兒未用角時。師云。忙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卽今在什麽處。楊云。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師云。寬口布袴三尺杖。李云。河水一擔直三文。師云。只見鼻頭津。不見頂後濕。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参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卽背。喚作甚麽。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麽。山曰。瞎。

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　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　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椎。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鐙。　問聞鐘聲

只有這個聲。爲復別有。師曰。腦後三斤。　師勘一僧曰。近離什麽處。僧曰。東京。師曰。你因甚口上破。僧曰。和尚也須子細。師曰。七棒對十三。庫下喫茶去。

師與僧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車在這裏。牛在甚麽處。師曰。你豎驀行。僧云。牛又無。行個甚麽。師云。你既無牛。因甚踏破脚。僧云。恁麽卽親從葉縣來也。師云。莫亂走。

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云。三番羯磨。師云。恁麽卽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和底事作麽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山云。你因什麽眉鬚墮落。卽便禮拜。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擧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麽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擬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入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

上堂。擧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提。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麽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

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有僧自汾州來（傳是舉道者）師倚拄杖曰。一朶峰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遠淵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泉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師曰。鵝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麼。僧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師曰。不要上座

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卽拂衣去。師曰弄巧成拙。　師住神鼎。以一杌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秖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秖對和尚道住持不易。

意旨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　僧侍立次。師問甚麼處坐。曰後架裏坐。師曰。你向甚麼處舉話。曰與主人公舉話。師曰。主人公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恁麼則不識主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幻寄曰。石門不對。是肯伊不肯伊。）　僧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師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麼。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曰。這漆桶。　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

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京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麽生師曰横出竪没（語錄作師問直歲清京堰從汝堰忽遇洪水滔天時堰得麽曰在裏頭師曰與誰同伴歲無語却請師代師曰透過新羅歲復問和尚忽遇洪水云云與上同）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麽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

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上

堂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麽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師

住石門時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既歸衆僧迎於道左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剷去復湧如初後太守全家死於襄州 又僧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無盡居士愛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說（深山巖崖語今載會元矣）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初依招慶眞覺禪師曰事炊爨有問誦經眞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麽經對曰維摩經眞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麽處師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閩中尊宿歷五十餘員不能契旨遂趨河南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麽師曰這個是甚麽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

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礀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妙喜云。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甎打瓦。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蟇吞大蟲。許

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師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 示眾。佛法本

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捏怪。强生節目。壓良為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這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這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却毛衫。做個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

來也貶向他方世界。舉未了。師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便打。僧擬議。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為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卽名為報佛恩。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景祐三年。歲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示寂。景德間宗師。為高名士大夫所尊服。而又享有高壽。預知報謝。師其冠也。

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麽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秖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垜

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没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罕迥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

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覔甚麽第二盌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廬州圓通緣德禪師混跡南昌上藍寺宋齊丘至僧衆

天皇趨迎師閱經自若丘問看甚麽經師舉經以示丘異之遂知名後王延至金陵後居廬山之圓通曹翰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汝不聞殺人不貶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因警悚增歎翰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師每領諸刹無所事去留惟頹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

申其裙以當被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來也泊然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三夏幻寄曰德師說法如雲如雨世人不聞以有耳聽也無耳者至今聞其雷音不絕也

郢州太陽山警玄禪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

曹洞無能及者旋棄去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

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可與洞上之宗。 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

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

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擲。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 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鑪餤上絲絲縷。鬖鬖雲中不點頭。 師神觀奇偉。從兒稚中。即日一食。住大陽。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辭眾

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師初會下有承剖兩衲子。號稱奇傑。皆先師卒。及年八十時。歎無可繼洞宗者。乃以頂相及偈寄浮山遠公。使為求法器。遠得投子青。俾續洞宗。語在浮山章中。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

雲門

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

鋒馳。機辯無敵。首造智門。師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乃復徧參。 洞山聰禪師每新到參。便問潙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對者多不契山旨。師到。亦如前問。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曰。且來上坐。師曰。未參堂。 師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嘿者不是。非語非嘿更非。總是總

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這老漢瓦解氷消。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眾。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氷消。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腳。 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曰。大眾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眾。林下

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眾。師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參大愚芝。與雲峰悅遊最久。後出世。燒香法嗣北塔。即智門。 有大龍小師曰。何不與先師燒香。師曰。昔僧問先師。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我頌此因緣。報他恩了也。雲峰悅知師不嗣芝。特過勘師。一日與遊山

次。驀曰。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師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曰。夢也未夢見在。師曰。你不肯。即休。 僧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六人新到相看。便問。參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嚮翠巖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棒。僧約住

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峰。與你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曰。且在一邊。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曰。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叅頭適來公案。這裏卽與麼。堂中作麼生舉。僧無語。師打一坐具推出。

師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曰。蝦跳不出斗。僧曰。跨跳。師便打。僧曰。更跨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作禮。曰。觸忤和尚。師曰。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曰。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僧曰。有諸方在。師曰。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曰。鼎州人。師曰。敗也。僧曰。青天白日。師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師以拄杖指曰。你擬跨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叅頭曰。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曰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者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跨跳作甚麼。者云。也不得放過。師云。眞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問僧名甚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少草鞋。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汝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旣在心目之間。爲甚麼不覩其相。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曰與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曰。不得放過。

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曰。夾山猶在。曰和尚如何。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峰境。曰。春至桃花亦滿溪。僧禮拜。師曰。山僧今日敗闕。

有人點檢得出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便下
座。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既知信
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
劍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
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
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問聰道者久參
事作麽生道者曰青天白日師曰亂走作麽
者便喝師曰喫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曰
你看這瞎漢亂與　師一日見僧來拈拄杖

云我兩手分付你作麽生僧退身云不敢師
云爲甚麽捧上不成龍云三十年後恐孤負
和尚師放下拄杖云吽吽　與數僧遊山次
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甚麽僧云怕
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因燒亡
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麽曰將得來師曰弄
假像眞　問僧甚處來曰浴來師曰三身中
那一身浴曰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曰飽叢
林又一日問僧你浴未曰某甲此生不浴師

曰你不浴圖個甚麽曰今日被和尚勘破師
曰賊不打貧兒家　首座寫眞師曰既是首
座爲甚麽却有兩個曰爭之不足師曰你問
我我與你道座擬問師曰雪竇門下　上堂
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曰瞌睡漢僧便喝
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
其間無量衆生或没未没互相悲號仰望蒼
蒼皆云相救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
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

如今有什麽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師云十
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麽處見客
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
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麽擡脚不起神通
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麽下脚不得直饒
十字縱横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又云椎擊妙喜世界百
雜碎底人爲甚麽處處解持鉢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麽拄杖頭上失却眼又
云一花開天下春古佛爲甚麽不著便你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個衲僧出來云
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師子又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麽生辨損益又

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牌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辨看

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復問僧賊不打貧兒家因甚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梁又云一箭兩梁爲甚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或云上來則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則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又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衲僧曬却何時了代云某甲看或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峰起佛見法一見誰敢覷著代云秤尺在手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麼處藏身代云咦

又問摘茶僧云茶叢列作鼻孔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

師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乃並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徑山杲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王

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幻寄曰摩醯首羅三眼雪竇但見右眼妙喜但見左眼若是正眼二師夢也未夢見在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頌陝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作二如來黑白不分辨香臭

疏黑白無從天地不仁萬物蠢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箭髮兮髮兮黑白是準

革轍二門頌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閒古錐幾下妙峰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塡井二祖佛未生前已振

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眞金休百鍊喪却毘耶離無人解看箭

虛堂愚頌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皺眉息耕古室危坐半窓凍日熙熙

葛盧覃頌風捲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早二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叅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個註脚乃頌云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且菴仁頌云鋸解秤鎚油煎石磔兩手擎來有功者賞緣

生義頌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過雷門。
金剛鐵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名實
無當偈玉轉珠廻佛祖言精通猶是汙心田
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風流萬古傳。迷悟
相反頌霏霏梅雨灑高層五月山房冷似氷
莫道乾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道貴
如愚頌雨過寒雲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
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大功
不宰頌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

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晦跡
自怡頌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
如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與時
寡合頌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
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皇祐
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
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本山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
僧說泗州大聖近日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

既是泗州大聖為甚麼却在揚州出現師曰
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花峰祥菴
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
之。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
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
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
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
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
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

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
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師嘗負柴上山路
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向山下挑柴師放
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石林鞏頌柴火
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外滿地難收刀斧痕。發供養
主示衆云住持之道勞他十方高人且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為淸
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一胡餅天下
人盡得喫惟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蔾

杖打一棒。瓦解氷消。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麽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拄钁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逍遙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是老僧親栽。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

住持。因與門人敘透法身話。說偈曰。叅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鉏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洞山自寶禪師作達磨讚云。師眞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眞。乾坤廓落。（正法眼藏自此上師相作敘此下乃讚）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懡儸。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瑯琊覺和尚觀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妙喜曰。戴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

師少即持戒甚嚴。行脚時嘗旅宿。爲娼所窘。師坐達旦。及發。娼索宿錢。仍與之。自焚被褥而去。娼媼告父母。謂師眞佛子。請致齋自懺

後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值縣尉過。呵令避路。師側立道左。尉馬見師。忽跪伏不行。尉廉知是師。再拜而去。繼遷雲居。山神一夕以輿舁師遶山行。師呵令舁致方丈。神如教舁致焉。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

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麽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拈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麽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安巖自嚴尊者依雲谿五年密契心法自後

頗著異跡除懷仁江蛟害馴武平黃石巖蛇虎至可使令驅南安江眠槎民有禱者輒得如願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蔭菩提僧即舟倡偈而舟爲動萬衆歡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繂俄風作失舟所在　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　師示人多以偈率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　初西竺尊者至南康盤古山曰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與此山至是師以隣僧亡遷教茶毘而未聞官廷吏遂白衣適遊此山樂而棲息三年竟成叢林符波利所記云　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林間錄集衆曰下有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二十字）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族陳氏母葉夢白光觸

（法眼）

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投子菴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甚麽親近不得遁曰

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麽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葢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師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决定罵也。)時疏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翳鏃機。師問百帀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麽不說。矮曰個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

五十四人。括磨搜剔窮極隱秘。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契之。師以徧涉叢林。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師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師大悟。于座下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弘吾宗。行矣無自滯。(洪覺範曰。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部公乃開悟。後僧有問部如何是古佛心。曰此問不弱。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間。不令意根椿立。葢嘗曰。大凡言教須絶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佛祖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

問一人執炬自爐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麽人證明。師曰。敬新。

典教明和尚問曰。飮光持釋迦丈六

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秖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

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旣見般若爲甚麽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麽曰不見般若爲甚麽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麽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麽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

般若之眞宗也。示衆眞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激電掣。上堂佛法

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麽却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麽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

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己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師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法眼聞曰卽此一頌可起吾宗。妙喜曰滅却法眼宗只緣這一

頌。

師以涅槃四種聞示學者。諸方目為韶國師四料揀。云聞聞(放)百丈端頌云。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聞不聞(收)百丈端頌云。解語非干舌。能言豈是聲。不知常顯露。剛道有虧盈。不聞聞(明)百丈端頌云。波生元是水。空性逐方圓。除却方圓器。胡孫夜播錢。不聞不聞(聽)百丈端頌云。理事兩俱忘。誰人敢度量。渾崑無縫罅。徧界不曾藏。

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振一境。六月有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衆告別而化。

金陵清凉泰欽法燈禪師。在衆日。性豪逸不事事。衆易之。法眼獨契重。眼一日問衆。虎項金鈴是誰解得。衆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師。師曰。繫者解得。眼曰。汝輩輕渠不得。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

上堂。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為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聞此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現分析次。(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天童覺云。這僧若是個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圜悟舉云。山僧早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祇為五祖先師有個現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試出來挨撥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為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

難曉悟。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敘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　上堂。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塲。心空及第歸。且作麽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麽。但識自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

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麽。也秪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代好。珍重。　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薦福古舉此語示衆云。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麽。據他三度上堂時節。恰似個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人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僧與汝從頭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贓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須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顢頇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永明道潛禪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麽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眼曰。汝問我。師乃問。空還具

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麽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個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　師後於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云。

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師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在懸鐘之外。蠢瞤而行。師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師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舉衆皆見。闍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須臾獲七顆。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一日有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無對。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某甲亦謾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　師問朋彥上座曰。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無。彥曰。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銷隕去。彥無對。　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雲居淸錫禪師。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眞。乃問曰。眞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廖曰。旣是假果子。何以將供養眞。師曰。也秖要天使識假。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

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秖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　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報慈文邃禪師。嘗究首楞嚴。爲之節解句釋。自謂深符經旨。謁法眼。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眼曰。明還甚麽。師曰。明還日輪。眼曰。日輪還甚麽。師懵然。眼戒令焚所注文。師始眼請益。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麽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

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麽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麽。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曰。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麽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擲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歸宗策眞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

圜悟勤云。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麽答。有道者。大似騎牛覓牛。有道者。問處便是。有甚麽交涉。若恁麽會。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圜悟云。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南春風吹不起頌汝是慧超。這個消息。直饒江南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頌諸方商量浩浩。似鷓鴣啼在深花裏。有甚麽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

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何啻浪高魚化龍。若作情解。便是癡人猶戽夜塘水。昔端師翁亦有一偈云。三文大光錢。買得個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饑。此頌甚好。只是不如雪竇措詞好。

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秖可一度。秖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麽。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同安紹顯禪師。因雲蓋山乞瓦造殿。有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觀音從顯禪師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個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因宮師李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比丘海澄　福綠　海筏　上璠　仁達
上聞　澄明　海亮　海榮　海文
如雲　寂純　湛潔　普定　性淵
信士劉文鑑　陸士尹
優婆夷上圓等捐貲同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三

指月錄　卷之二十三　棲倫　古賢謹　五三

較譌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葉第八行 激 誤作擊

卷之二十二 八葉第十三行 嘗 誤作常

卷之二十三 一葉第十一行 呈 誤作示 ○ 三葉第十七行 智 誤作志 ○ 五葉第四行 來 誤作言

音釋

卷二十一之二十三

舸 嘉我切歌上聲大船 艨 莫紅切音蒙戰船 䑳 音論舟名 讇 丑剡切音諂義同 毿 蘇含切穇平聲毛長貌 県 堅姚切音驍斷首倒懸也 頷 五感切點頭以應也 簉 初救切蒭去聲疾衝也 驏 之善切音戰馬臥土中 䫌 匹米切音諀傾首也不正也 揎 音宣捋也引也 幀 側硬切音諍開張畫繒也 弇 於檢切淹上聲 摐 初莊切音瘡撞鐘鼓也 僜 音鄧倰僜不著事 [口+聿] 盧没切音勒聲也 畬 音于二歲所治之田 戳 直角切音濁築也 糝 桑感切敉上聲 窬 雲俱切音于門邊小竇 燬 呼委切灰上聲火焚壞也 戽 荒故切呼去聲舟中抒水器 鐺 抽更切音撐釜屬 汚 莫典切音勉 揳 先結切音屑 鑌 卑民切音賓鑌鋏為刀甚利 褶 席入切音集袴也 繂 劣戌切音律大繩又曰以竹為索用維舟者

指月錄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為書生。

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為老宿所呵。以為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川。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　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個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

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

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

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

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嘘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蹋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黒毫千里餘金椁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 師以母老歸筠州依洞山聰禪師聰令首衆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 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呑諸方師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

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示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罏中燒師指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問磨礲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 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嘘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還曾夢見與化脚跟麼 問僧近離甚處曰雲過千山碧師曰著忙作麼曰鴈過水聲淒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曰你看

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 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與汝濕口。 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鑪深夜師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麽去

也永乃豁然。 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麽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麽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

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塡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上堂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麽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

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按山後是主山那個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叅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 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又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二二三儿聑柚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

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叅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邀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艤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倦甚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嘉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

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跏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志其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

師初在汾陽時陽一日托以夢亡父母命庫堂設酒肉爲祀祀畢集衆僧令食咸不聽陽因獨自飲啖衆曰酒肉僧豈堪師法盡散去惟師與大愚六七人存陽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秖消一盤酒肉斷送去了也法華

經云此衆無枝葉惟有諸眞實下座（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往叅之方寒雪時省呵罵驅逐至以水潑其它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濕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曰某二人數千里來特叅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卽打殺也不去省乃令掛搭續命遠充典座衆苦枯淡遠乘省出竊取油麵爲衆僧造五味粥省歸知之算所直罰遠估衣鉢還訖打趁出遠因寄居廊房省出見之復索租錢遠持鉢于市化錢還之無難色省乃曰遠眞有意叅禪乃呼之歸）

滁州瑯邪山慧覺廣照禪師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師拈拄杖僧擬議師便打曰道僧曰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僧曰三世諸佛不出

於此師又打尋時趁出乃曰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廻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個甚麽卓拄杖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

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麽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個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麽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個是印那個是光這個是光那個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麽老僧說夢且道夢見個甚麽南柯

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同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此也未免秤鎚蘸醋　升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有僧日誦金剛經百遍師聞之召謂曰汝日誦經究竟經義否曰未會師曰

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驀然有省。遂以白師。師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吩。僧無語。師便打出。僧寶傳云。有僧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臥繩牀前。師趯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師曰。若解即成法相。與此所載雖有不同。應是一人傳者互有詳略耳。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 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趯出隻履示之。善退身而立。師俯取履。善輒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眼在。僧寶傳。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爲足。曰汾陽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應作椎。今時禪者資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舉汾陽章中十智同真語。至要識是非面目現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剃頭向言句裏貪著義味。如驢舐尿處。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嚥唾。道已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

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擎持。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處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敘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即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曰。此敘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使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敘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器量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敘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鬪聰明。舒光只要辦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敘溈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敘石霜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鉄。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敘雪峰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撻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敘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强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脈莫顢頇。永劫長沈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

快通泰。芝曰。此敘德山臨濟宗派也。幻寄曰。大塊噫氣。求怒者不可得。若以激謞叱吸之出於鼻口耳枅爲怒者。是人不惟不識怒者。亦不識鼻口耳枅矣。善乎汾陽此歌云。我心猶是機權出。而大愚師亦云。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喂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今之人因汾陽此歌。便謂宗風有十五家之異。是索怒者於鼻口耳枅也。可不謂大哀乎。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得法汾陽。徧歷諸方。首謁荊南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互不回互。師曰。總不與麼。曰爲甚麼已喫福昌棒。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謾語。師曰。調琴澄太

古琢句體全眞。　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市。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老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祖師關。　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生。師曰。毒蛇不咬人。曰爲何如此。師曰。風引溪雲斷。泉衝石徑斜。　謁夾山眞首座。眞曰還見麼。師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師曰。千般皆在手。師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師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驚蛇。師曰。終不捏怪。　到神鼎。鼎問一朶峰巒上。獨樹不成林。作麼生。師曰。水分紅樹淺。澗遶碧泉深。鼎曰。作麼生是回互之機。師曰。盲人却無眼。　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師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溪邊更不迷。師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

病尋常事。龍鍾沒好時。承問融。即不問。如何是圓。師曰。法界廣無邊。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師曰。虛空無背面。鳥道絕東西。　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師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峰麼。師曰。有甚麼掩處。曰道什麼。師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師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師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　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

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遮個作麽生師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麽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麽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　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麽生是絕羈絆底人師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師曰背鞭打不著曰爲什麽上來下去師曰甚處見上來下

去戒便打師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　謁翠峰素禪師素曰風穴道斷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師曰翻身師子生獰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師曰七顛八倒曰收師曰了　謁雪竇顯禪師竇問牛喫草草喫牛師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須要常現前師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　到瑯琊覺和尚處琊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

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麽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琊問侍者此是甚麽人者曰舉上座琊曰莫是舉師叔麽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麽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琊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僧寶傳慈明道過瑯邪覺師因語及舉公到時話且曰在汾州時尚少舉陸沉

衆中不及識之明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喧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下明爲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看平田濶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揑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一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寶覺黙得其游戲三昧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秖對瑯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瑯邪被舉公道個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遂挽留

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叅。一犬吠虛。千猱唓
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悞後
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
踏。決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
宙之寬曠耶。予嘗室中舉此話問學者。你還
肯瑯耶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
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
查渡。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
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
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
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異。你為甚肯
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
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
我也是個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知瑯
邪與舉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這瞎漢亂
統。又打喝出。幻寄曰。妙喜不獨為法華瑯邪
雪屈。石霜藉此亦得吐氣。
不然。石霜被埋沒無已時。

示衆。釋迦不出

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妙喜
曰。作賊人心虛。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性耐垢汙。撥置戒
律。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師不以介意。
造汾陽謁昭禪師。陽奇之。密授記莂。南歸放
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
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曰。夜來何
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師乃
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摵之。師接住推明置禪
牀上。明卻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
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山有湫毒龍所蟄。
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明
暮歸。時秋暑。捉明衣曰。可同浴。明掣肘徑去。
於是師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
振搖。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
出波間曰。囫。　明嘗遣南公謁師。師與語驚
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及南公住
法輪。師復以偈招之。南公以師坦蕩忽繩墨。

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
疥狗不願生天。卻笑雲中白鶴。後住保真菴。
蓋衡湘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大蟒
盤繞之。師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
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　倚
遇上座來叅。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
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
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
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

庵主在麽。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
胸扭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
兩度來討甚麽。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
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
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秖這
便是麽。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
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
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
統作麽。曰未審客來將何秖待。師曰雲門胡

餅趙州茶。曰恁麽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
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 嘗過衡
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
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
巨臠置鉢中。師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
笑。而師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
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
你天。誰管你地。著個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
任金烏東上。玉兎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

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
臥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
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 嘉祐中。
男子冷清妖言誅。師坐清曾經由庵中。决杖
配彬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
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堊。不是上天堂。便是
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
可勝數。彬人塔之。至今祠焉。洪覺範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如

是。吾不知其眞。吾不知其僞。將質之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目。重爲媿恥。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然。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瑘。瑘問埋兵掉鬭。
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瑘曰。將
頭不猛。帶累三軍。瑘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瑘
一坐具。瑘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
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麽處。師曰。伏惟尚饗。瑘
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
後張弓。瑘曰。且坐喫茶。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僧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個何。師便打。　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　歐陽文忠公詣師室與客棊。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師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

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　旣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採先德

機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事理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叶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旣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

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去。一佛正法眼藏帶。夫眞實之理。證成法身。照用之功。作爲報土。諸佛之本源旣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萬派之精藍棊布。一燈分焰。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瞬觇四衆。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告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於是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古德著語云。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桂。又四海波濤靜。一輪明月天。大圓智頌云。佛正法眼。迦葉親聞。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大慧頌云。迢迢空劫不能拘佛

眼何會識得渠體妙本來無位次正因那得
有規模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鑑圓明物象殊
從此華山千古秀任他潘閬倒騎驢二佛法
藏帶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迴然
獨露纖塵未泯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千生萬
劫三賢不曉十聖那知截斷衆流如何奏泊
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已刻雕衆形而無功而
況如來藏乎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現未來
諸佛法藏其間有大乘小乘小乘謂聲聞緣
覺大乘謂菩薩於中支分爲八謂三藏五乘
其三藏謂經律論五乘謂聲聞緣覺菩薩而
兼攝人天然則教分五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
一乘法華經云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又曰尚
無二乘何況有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
非眞此明依根立權如華嚴說如來藏以法
界爲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
位絕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
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

方便成十力聖人說了義不了義並是依根
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三藏五乘各
有宗旨於一乘道論圓頓半滿並是權立惟
華嚴一經以法界爲體量佛與衆生同一體
性本無修證本無得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
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古德著語云掬水
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古澗寒泉湧青松雪
後凋大圓頌云吾佛法藏撈摝衆生百千三
昧彈指圓成大慧頌云十方通攝了無遺三
際全超在此時聖號凡名同一舌劣形殊相
漫多岐家家門外長安路處處窟中師子兒
打破鏡來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三理貫
帶夫聲色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
問以言顯道曲爲今時豎拂揚眉周遮示誨
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鈎頭取則投
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躇轉加鈍置理貫
帶者理即正位也其正位中自無一法空同
實際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古德著語云衆

角雖多一麟足矣又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
機大圓頌云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毘盧華藏
物物頭頭大慧頌云眞理何曾立一塵呼爲
正位早疎親烏雞半夜鳴何處枯木花開劫
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擬心執著已乖眞君
看鶴樹泥洹日曾舉雙趺示衆人四事貫衆
夫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
彼常安萬法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鬧常
寧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華嚴經云剎說衆生
說三世國土一時說古德著語云覓火和煙
得擔泉帶月歸又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
大圓頌云事貫有無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
機無咎大慧頌云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
旨復何求羣生造化乘斯力一道靈光觸處
周卽事卽眞無剩法全心全佛有來由塡溝
塞壑無人會可笑騎牛更覓牛五理事縱橫
帶夫觸目是道絕跡無私佛事門中通貫實
際圓融事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赴感

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乘強生枝節出
門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臣二字疑誤如何
扣發古德著語云針鋒頭上翻筋斗紅鑪
裏碧波生又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
巖前大圓頌云理事縱橫照用齊行邊邪
邊日午三更大慧頌云塵塵實際本和融舉
體全該理事同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
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祖翁
出沒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六屈曲
垂帶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
御服著弊垢衣也同安云權挂垢衣云是佛
却裝珍御復名誰珍御名不出世垢衣名出
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師爲什麼却作
牛去徹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
衫聖人成佛後却爲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
住無爲不盡有爲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
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云菩薩行於非
道是名通達佛道古德著語云慈雲普覆無

邊際枯木無花爭奈何又宛轉是非從曲直
個時消息解通風大圓頌云屈曲垂慈棒喝
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大慧頌云不裝珍
御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路屈盤連夜
過故鄉迢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鉤還曲利物
多方語帶悲休戀長安風物好得便宜處落
便宜七妙叶兼帶汝州風穴和尚示衆云夫
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
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
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
他作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
個個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
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古德著語云一句
曲合千古韻萬重雲散月來初又垂絲千尺
意在深潭大圓頌云妙叶真機境物如如是
凡是聖無欠無餘大慧頌云擡搦由來作者
知個中一字兩頭垂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
雙收舉世疑照膽蟾光沉碧漢拍天滄海浸

須彌聞韶忘味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八
金針雙鎖帶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
來各闡玄風互興佛事若憑言詮爲據斷滅
法門更或造作修功平沉千聖頭頭顯露物
物明真不用躊躇直截便道古德著語云風
吹南岸柳雨打北池蓮又白鷺下田千點雪
黃鸝上樹一枝花大圓頌云金針雙鎖全心
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朶大慧頌云究出全
機理事玄東村王老夜燒錢等閑得路明如
日舉步回頭直似弦玄要並行無別語機緣
纔兆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東信手拈來百
事全九平懷常實帶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
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何故
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趨霄
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所
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
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

心是道如達平常道也見山即是山見水即
是水信手拈來草無可無不可設使風來樹
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
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邊方寧靜君臣道
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顯祥瑞哉但
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舍
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
諦隨順世間會則塗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
布古德著語云常因送客去憶得別家時又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大圓頌云平懷常
實事圓理畢露柱燈籠無得無失大慧頌云
更無回互本圓成覿面無私一體平水上東
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見浮雲
白天外常看列岫橫若謂平常心是道擬心
已在鐵
圍城
　師初謁汾陽既謁汝海皆受記莂
後過大陽與明安語甚相契明安以皮履直

裰示之師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衣履求
人付之俾續洞上宗風如何明安遂以付師
且授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
茂處深密固靈根復書其尾曰得法者潛衆
十年方可闡揚師拜受辭去後得投子青乃
授之俾嗣明安焉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
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
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

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黙契。良久曰。如石

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怳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麽。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謾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　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李公問曰。人死識歸何所。師曰。未知生。焉知死。李曰。生則端愿已知。師曰。生從何來。李擬對。師搥其胷曰。秖在這裏思量個甚麽。李曰。會也。只知

貪程。不知蹉路。師托開曰。百年一夢。李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攎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曰。心如何了。師曰。善惡都莫思量。李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曰。且請太尉歸

宅。會元以此則列問人死後識歸何所前此從僧實傳傳不錄李偈。上堂

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秖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馳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央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持書船將及岸師欣然遣撾鼓陞座敘出世本末謝裡贊叢林者勸修勿怠下座讀刁書

畢大衆擁步上方丈師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鑪火盡不添柴。

景清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

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缺。

駙馬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宗門武庫云李公得心要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賡之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云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鑪再煆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後復續末二句令所傳惟李一頌而已。公一日與堅上

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値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

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纔罷。泊然而終。(語具慈明章中)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語具洞山章中)後嗣廣慧。有乘侍者來自大陽。師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火繞周帀。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答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

尚。安曰。相隨來也。師即禮拜退。師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細如冰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後因敘陳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敘。如百味珍饈。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乘曰。藝不辜人。　僧誦璉公答上問佛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安著佛階梯。

師初至景德寺。夜臥寺門下。仁宗夢至寺見龍蟠於地。覺令中使物色。得師夜臥狀。大喜。因召對甚見眷遇。未幾。師竟薦璉公而退隱華嚴。歿時年八十餘。方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如生。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

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蟲相齩

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秖管看未審恁麽道還得麽慧曰我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

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椀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

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

曹洞

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

菩薩偈曰卽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去遊方至於浮山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師届旦至鑑以爲吉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麽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我卽便嘔

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師悉妙契。遂付以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無留此間。復令見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惟嗜睡而已。執事白通。通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麽。通曰。上座曾見甚麽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麽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

師平生不蓄長物。敝衲楮衾而已。初投子大同大師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塔作瑪瑙色。未幾而師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苦之。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泉清潔。郡守賀公。遂名之爲再來泉。元豐六年五月四日。盥沐陞堂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而化。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麽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麽。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逢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麽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麽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幻寄曰。剖公著賊不知。更授之太阿。可悲可痛。

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個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個泡幻。作麽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麽生。師曰。帀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麽來。還曾踏著麽。曰。不曾踏著。陽曰。汝

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迯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世以漁為業。母夢星隕於屋已而（雲門）娠。兒稚時坐船尾。得魚輒放去。父呵詈之。不為介意。長遊京師。遂依景德寺薙染。有言法華者異僧也。於市井中見師。忽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師遂謁金鑾善。不契。復謁葉縣省。又不契。東遊至翠峰謁明覺。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為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腳費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謾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　示眾。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妙喜曰。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本覺一頌云。諸相非相孰能諳。見與不見要明參。兩處負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見瞿曇。）　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

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欒欒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文錢。叅雪竇（聞僧舉此以為類已也）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麽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麽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個甚麽。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

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

宗道者見雪竇後超放自如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一日方入浴有送榼者至乃裸而出接酒竟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怍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裏草鞋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問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第而時彥者作魁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於景德寺公遂以中庸大學叅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

個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麽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請開疏若不相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懡㦬而歸洞山問其故師述前語山曰汝問我師理前問

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 師嘗譏天衣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叅又如前訶罵秀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翠巖眞點胸常罵師說無事

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師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爪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蔑縛起 師問秀圓通曰你見懷和尚有何言句秀舉懷投機頌師曰不好別有甚言句秀曰一日有長老來叅懷舉拂子云會麽云不會懷云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師歎曰眞善知識幻寄曰秀鐵面看風使帆舜老夫喫毒不知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

上進仁宗嘉賞令編次入藏賜號明教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頂耳舌童眞及常所持數珠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奉律甚嚴苦硬清約之風足以配鍾山僧遠嘗有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寒苦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人常瞋蓋以瞋爲佛事云

太守許式得法於洞山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裁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麽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語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

多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師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為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　製犢鼻裩書列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　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　一日衆集師問曰作什麽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厠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　一日為張無盡舉傅大士頌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餢子三個猢猻夜簸錢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

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師曰昨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舁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

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純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

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艮可歎也幻寄曰璉公如相如指璧叔孫譽秦惟取濟事非本然語　師持律嚴甚仁廟嘗賜以龍腦鉢盂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仁廟益嘉歎　舜老夫爲郡吏橫民其衣走依師師館之正寢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貴人過師見咸怪之師曰吾少嘗問道焉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居棲賢　師自京師乞還山時英宗賜手詔有經過菴院任性住持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爲師撰宸奎閣記欲一見之師終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笥中示寂之時年已八十二無疾而化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初以義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來以祖道相策發因出蜀放浪荆楚久之無所得復西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

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歎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　住圓通時。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院。將親召對。師稱目疾不赴。舉大覺璉以自代。　臨泉簡嚴不妄言笑。常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當南公盛化時。荊湖衲子

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劫。師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比化去。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因併塔焉。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謁浮山遠。遠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既謁衡嶽谷泉。三至三遂。語具谷泉章。謁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麽。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麽。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

雞。　師事北禪最久。慈明過北禪。師侍立。禪曰。汾陽師子。可煞威獰。明曰。不道來者齩殺禪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明舉拂子曰。這個因甚到今日。禪未及對。師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呵曰。汝具甚眼目。乃敢爾。師曰。若是齩人師子。終不與麽。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問。師曰。誰像。師曰。龍牙像。明曰。既是龍牙像。爲甚在北禪。師曰。兩彩一賽。明曰。像在此。龍牙在甚處。師擬對。明掌

之曰莫道不能斂人師曰乞兒見小利明呵
逐之 遊廬山寓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
辭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廻
師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師曰頭上是天
脚下是地薦個甚麼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
歲寒師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
師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衆 師
在雙嶺受法昌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
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

杖畫一畫曰這個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
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滸眼特
地一塲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
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
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
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個事作
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
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師曰也是
老僧招得 住後英勝到山相訪英曰和尚

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
作活計師曰打草秖要驚蛇英曰莫塗糊人
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
道我見兩個泥牛鬬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
和尚見個甚麼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
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秖對英曰山頭不如嶺
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
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
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

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
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又問二人我欲
來這裏起法堂且道作得個甚麼向當英曰
賊是小人師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英曰
曾經霜雪苦師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
間打雀兒英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
却指勝曰你且道合作得個甚麼向當勝曰
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師曰你這驢漢安
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磚打瓦師曰也只是

個杜撰巡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師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曰路見不平師因黃龍南公舉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何不直下與伊勦絕却南曰也曾為蛇畫足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為他南曰皷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麽去南曰和尚意作麽生師拈起拂子便打南曰這老漢也是無人情　師又舉在湖南時問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化曰善財拄杖子我

又問不問善財拄杖子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化曰或則登山或則臨水我又曰和尚只要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曰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南曰和尚當時作麽生師曰我錯怪興化南曰而今知也且道從甚麽處去師曰你問阿誰南曰佯聾詐啞作甚麽師曰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栽松次南公至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麽師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猿啼鶴宿聳

漢侵雲南指石曰這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師指石上松曰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原來總一般又畫此〇相示師師和曰葫蘆棚上挂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又畫此〇相答之南又作偈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為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

溪又畫此㊀相示師師復和偈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復畫此〇相答之　大寧寬禪師至師畫地作此(廿)相便曳钁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此(牛)相即抹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蝦蟹依然努眼睛　寶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

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尚偈耶師曰是覺曰也大奇師曰汝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曰祖師終不妄語師曰意作麽生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師以拂子搖之曰也是爲蛇畫足師曰亂統作麽曰須是和尚始得　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至不堪其枯淡多棄去開鑪日以一力揭

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　垂語云我要一個不會禪底作國師妙喜云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龍圖徐公禧與師爲布衣交師將化前一日以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悚然因要靈源

叟馳往則見師方坐寢室誡衆以愛惜常住精進叅求語畢舉拄杖曰且道這個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擲拄杖投牀枕臂而化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幼稱神童長慕空宗遂薙染謁開先得法蘇子瞻與師善師居金山時蘇以書抵師期相過晤言且曰不必出山當如趙州上等接人師得書徑來蘇迎笑問之師答以偈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

一繩牀蘇拊掌稱善　師入室次蘇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座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麽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　西塞師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爲澡雪請說法上藍師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軍

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韶亦悠然意消。

李公麟爲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鞭。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有鄭夷甫者吳人也。少年登第。術者推其壽不過三十五。心甚憂之。既聞師於談笑間化去。曰吾不得壽。得如元公。復何憾哉。乃與禪者遊。讀楞經月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既而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園亭。又焚香擇時。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狀。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兒稚知敬

法眼

佛乘。及冠。日一食。持法華經。六旬而悉成誦。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鎭將。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悉易以投之江。依翠巖參。公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聞而嘉之。聽師薙染。持頭陀行。精進無上。嘗習定天台天柱峰下者九旬。有鳥類斥鷃。巢衣襵中。暨謁韶國師受心印。初住雪竇。屢遷至永明。衆至二千。時號慈氏下生。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師曰。汝曾識這二僧也無。曰不曾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

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

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眞心耶師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

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師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

以心宗要旨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惟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舍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從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舍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從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卽不得

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尚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尚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師

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旣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旣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

俱忘。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强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形跡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

親到謾（應作漫）疲神思。偕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觀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眞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宗。則眞唯識。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

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

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

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 師乘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五百人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日夕修持百八事寒暑無替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其國王投書敘門弟子之禮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

告衆跏趺而化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塔全身於大慈山洪覺範曰予初讀自行錄其行事日八百件計其貌狀必枯瘁尫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爲善陰隲載師用官資放生罪當斬臨刑而樂曰吾活數萬命而死死何憾官司聞而異之乃得釋遂爲僧此必爲鎭將時放生事然傳與燈錄皆無臨刑語未詳彼書何據也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受具後常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

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及得法於國師。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惟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出燈錄。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識。盡道善財南遊之

式樣。且問上座。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剎那相捨。還信得及麽。　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

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開寶七年示寂。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麽處見迦葉來。曰。恁麽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師事天台。閱首楞

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法嗣蘊仁侍立。師說偈示之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

卧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呵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幻寄曰安師不但讀楞嚴破句亦示寂也破句）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叅天台導以風幡話得悟後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

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　上堂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眞個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地獄畜生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

煞聱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卽今五（應是六字）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閒　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攙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　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

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個甚麼莫教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上堂大凡叅學未必學問話是叅學未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叅學未必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叅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等叅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

苦輪諸人若也叅學應須眞實叅學始得行時行時叅取立時立時叅取坐時坐時叅取眠時眠時叅取語時語時叅取默時默時叅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叅取旣向如是等時叅且道叅個甚人叅個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　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

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個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個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旣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個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　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旣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

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個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叅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秖是如晝師曰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

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洪覺範曰。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光泯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溫州雁蕩願齊禪師。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麽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惟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從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住後中丞王公。隨一日

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衆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嗔何。王益重之。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麽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麽會又爭得。曰。道齊秖恁麽。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正法眼藏同此。洪覺範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麽道。我則孤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麽道。我則不孤負汝。而昧者勦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矣。故併錄之。幻寄曰。讀洪公此論。直似學人未經哲匠鑪鞴。東卜西占。鑽龜打瓦。）　大梅煦來參。師問汝從甚處來。若從僧堂來。即是謾語。不從僧

堂來。又是自瞞。汝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師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秖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

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師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　至道三年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眾笑

敘出家本末揖謝輔佐叢席者且曰。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甚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秖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麼。師曰。如今又見個甚麼。　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人天中來。叢林標表也。

指月錄卷之二十四

比丘
智誠　修綜　寂昊　寂源　本俱
海瀛　眞戒　觀和　明祥　海印
果位　實訂　照覺　海藏　空有
成軾　海瑞　通孝　照璽　性雪
越海　超有　超明　海鯨　行聞
成勤　炤純　炤明　海鯤　慧福
寂學　性權　海寬　通彬　通亂
智繼　智性　寂慧

信士
孟道瑄　張可寧　生逢亮　孟珠
孟櫛　吉士儒　椿齡保　周應琪
潘如現　孔應時　孔有道　成越耀
張超謠　徐銀

信女
王氏　何氏　捐資仝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玉山章氏子。童齓不茹葷。（臨濟）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十九受具足戒。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師却倚。寶時時眴之。師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及依泐潭澄禪師。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雲峰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

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煆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雲峰之言。明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而泐潭密付之旨。皆在所斥中。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

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明。明以手指沒字。師爲易有字。明頷之。圜悟勤云。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

解氷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痿病不假驢駄藥。緊要處。豈有如許多佛法也。林問錄云。師辭明曰。大事畢竟如何。明呵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
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曰。泐潭遣僧來
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
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
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泐
潭聞之不懌。俄聞嗣石霜。 化主歸上堂。世
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
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
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聻。便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眞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師
問翠巖。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
否。巖曰。無。師曰。奢而不儉。儉而不奢。爲甚道
無。巖曰。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得。師
卻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煑白粥。 洞
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
以應筠人之請。時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
淨戒寺。師黙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

自申時至三鼓。圓卽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
趨出。明日各還山。師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
令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
和尚此回見之如何。師曰。奇人。永退問侍
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
告。永曰。疑殺天下人。 有僧侍立。師顧視久
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
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師指其
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
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卽趨入。師理前語
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師又指其左曰。過這
邊來。僧堅住不往。師又咄曰。汝來親近我。反
不聽我語。出去。覺範曰。門風壁立。佛祖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舜老夫暮年有所開示。
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師聞之。謂侍者曰。
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
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座主德普講席有
聲。兩川稱爲義虎。因禪者激勸。乃造師問阿

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普後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室。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

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

示衆。舉永嘉禪師道。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個是游底山川。那個是尋底師。那個是參底禪。那個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毘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求。若爲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瞥然與麼去。兮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師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南州潘興嗣嘗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

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清隱清源云。先師初侍棲賢湜。泐潭澄。歷

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湛堂準頌云。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笊籬。清平木杓。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撑船。張無盡頌云。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得。人人有個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這漢猶自在旁邊。殺得工夫。 林間錄云。雲蓋智禪師嘗謂予言曰。昔吾再入黃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擎空鉢。我脚何似驢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蹋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或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肚饑。時戲之曰。前塗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擎空鉢對之耶。汝將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機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吾謂之曰。雪峰道底。

師住歸宗時。一夕火起。大衆諠動山谷。而師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掖之走。師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整衣起。而火已及榻。坐抵獄。爲吏者拷掠百至。師怡然引咎。不以累人。惟不食而已。兩月而後得釋。鬢髮不翦。皮骨僅在。眞點胸迎於中途。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師叱之曰。這俗漢眞不覺下拜。 智證傳曰。下獄不食六十日。既釋放。菴於石門之南塔。嘗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游戲三昧。經曰。菩薩游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衆生耳。弟子請聞其說。黃龍曰。既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僞。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情枯故也。今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由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種語驗天下衲子。予少年聞老宿夜語及之。今廿年也。其說有補叢林。故錄焉。

師風度凝遠。叢林中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居積翠時。一夕燕坐間。光燭室。戒侍者。令勿言。熙寧二

年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法嗣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葢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廻。今出輪廻。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甚麽。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
不事筆研。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參
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
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
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日兒孫
徧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
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
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
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

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
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
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闞其出
未遠。即撾鼓集眾。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而
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參也。
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
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
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
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

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白雲端禪師示眾云。佛身
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
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眾。作麼生說個隨
緣赴感底道理。秖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
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
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秖如山僧此
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眾相別去。宿松縣裏
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
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
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一毫端。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
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
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
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
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
卻學者眼。若秖悟得乾蘿菔頭底。不惟瞎卻
學者眼。兼自已動便先自傷鋒犯手。你看我

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舉至
師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
與人相逢。卻在千峰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
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
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
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
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
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一日慈明
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卻在甚麼
處。師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圜悟頌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會。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
後住楊岐。受請日。拈法衣示眾云。會麼。若
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

知麽。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
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
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
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
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
子弄蹄行。曰。莫秖這便是麽。師曰。湖南長老。
徑山杲禪師頌云。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擷殺黃幡綽。乃曰。更
有問話者麽。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

汝諸人手裏。一任横拖倒拽。爲甚麽如此。大
丈夫兒。須是當衆决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
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麽有麽。出
來决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
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個同叅。師曰。作
麽生是同叅底事。曰。九峰牽犂。楊岐拽耙。師
曰。正恁麽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
拓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　慈明忌辰設
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

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麽生。座
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兎子喫牛妳。第二座近
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
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
也亂做。妙喜曰。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屎斗裏掃。　問僧。秋
色依依。朝離何處。曰。去夏在上藍。師曰。不涉
程途一句作麽生道。曰。兩重公案。師曰。謝上
座答話。僧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曰。明

眼尊宿難瞞。師曰。恁麽則楊岐隨上座去也。
僧擬議。師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
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
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
後作麽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師曰。拄杖不
在。且坐喫茶。　又問來僧。敗葉堆雲。朝離何
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
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麽生。其
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叅頭道看。亦無對。

師曰彼此相鈍置。　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　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叅頭上座喚這個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眞個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左右曰叅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

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曰作家僧又打師曰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曰你道楊岐話頭落在甚處僧指面前曰在這裏師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好且坐喫茶。　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照顧話頭師曰楊岐今日抱馬

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曰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曰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　楊畋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個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楊曰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曰這個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

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曰這個尚自不要豈況乾爆爆底禪楊擬議師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曰和尚爲甚麼就身打劫師曰元來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曰山僧罪過。　皇祐改元示寂塔於雲蓋。洪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碔砆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贋本也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叅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

者坐夏善慈明高弟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

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　師因首座不安遣侍者往問訊座晚間自來陳謝師曰法身不安色身不安座曰早來承侍者相問師曰泥裏洗土塊座曰和尚常用此機師曰夜來天帝釋冠子爲甚落地座無對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喝出　師因黃國博問百丈華長老旣是百丈爲甚却短小華曰今日好天晴黃不契却請師代語師曰但問將來黃再問師曰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却問意旨如何師曰蚊子上鐵牛黃又佇思曰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爲你說黃曰秖如和尚還行得麽師曰上藍寺裏送客一日行百千遭　師語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作個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師便問近離甚處曰黃檗

師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師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師亦大笑而去　好問僧曾祖常見僧來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覩　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

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卽
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金陵蔣山贊元禪師。傅大士遠孫。三歲出家。七
歲爲大僧。十五遊方。謁慈明。明一見曰。好好
著槽厰。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
者。助春破薪。泯泯者十年。明歿。葬於石霜。師
種植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乃繼
其席。王荆公與師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師
不答。公益扣之。師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

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公曰。願聞其
說。師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
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
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
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
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
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
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貴震天下。無月可耗。
師未嘗發視。公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

鼓。師出迎。一揖而退。公坐東偏。從官賓客滿
座。公環視問師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公
結屋定林。往來山中。稍覺煩動。卽造師相向
默坐。終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縱。見師卽悚
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師亦不答。平甫固請爲
說。師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
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
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淸淨心中。無故動念。危
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

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
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師曰。至美不華。至言
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
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
如何耳。況出世間法乎。每客來。無貴賤寒溫
外無別語。卽歛目如入定。嘗饌僧。俄報廚庫
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師啜啖自若。食
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殺一僧。
卽自頸。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師歸過

尸處。未嘗覦登寢堂危坐。職事側立。冀師有所處分。師斂目如平日。竟不得請而去。 師提綱宗要機鋒迅敏。僧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麽如此。師曰。業在其中。

元祐元年。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橫火鑪上。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眉鬚

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在同安見僧遷化。僧問。既是同安。爲甚病。僧遷化。師曰。布施不如還債。 問飲光正見。爲甚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 問天下禪客。爲甚麽出這一個○不得。師曰。往往如斯。 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麽有煩惱菩提。師曰。甘草甜。黃連苦。曰。却成兩個去也。師曰。你不妨會得好。 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麽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盛。曰。未審還出得這個也無。師曰。弄巧成拙。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矢天。幡竿頭上煎䭔子。三個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覰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誵訛在甚麽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

丁寧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問如何是常照。曰。針鋒上須彌。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裏海水。如何是本來照。曰。草鞋裏跨跳。問者退。師曰。常照寂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 問僧甚處來。曰。僧堂裏來。曰。聖僧道甚麽。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麽處。曰。萬里崖州。 上堂。拗折秤衡。將甚麽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箸。將甚

麽喫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 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長得髭鬚多少。還有道得者麽。若也道得。陜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師問僧。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擬提坐具。師指曰。離却坐具作麽生道。僧曰。和尚那裏得這消息來。師便打。僧擬提起坐具。師又打曰。瞎漢。僧擬議。師又打。曰且坐喫茶。

僧便坐。師曰。甚處來。曰石霜。師曰。怪得。 師臥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椎。 數人新到禮拜。師曰。總是浙裏師僧。曰猢孫向火。師曰。踍跳作麽。僧曰。今日得見和尚。師曰。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

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行。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臥。師放籃子便行。

蘇州定慧超信禪師。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商量。僧曰。諸方皆云。六根互用。師曰。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麽互用。僧擬議。師劈脊便打。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

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正作二則透過下另一則) 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爲銀工。淬礪瓶器。次有省。

卽出家叅瑯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舉住興教。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麽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葢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

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與打雪竇。宗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叅瑯邪。一語頓契。後住歸宗。時郭功甫任南昌尉。相與甚厚。而爲郡守所据。寄書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托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以夢告。功甫笑取書以示。果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三歲白雲端過功甫。始見。卽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麽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

不生。有省。謁敏曰。敲空擊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塗。方契斯旨。敏肘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曰。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

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
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短小粹美有
精識年十九杖策徧遊江淮常默坐下板念
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
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佛法大意三
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
則為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
者異耳乃扣大愚值愚陞座曰大家相聚喫

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
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曰求心法
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
不為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為汝說禪乎
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
巖求指示巖曰汝不念乍住屋壁疏漏又寒
雪宜為衆乞炭師亦奉命事罷復造丈室巖
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
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

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
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
拜不及吐一辭而出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
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
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
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一衆畏服
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巔山巖崖佛法師曰獅孫倒上樹（妙喜曰若
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

歸一一歸何所師便喝僧茫然師便問趙州
道甚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問佛
不化本國和尚為甚麼歸鄉住持師曰放過
一著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
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知諸法
惟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
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個捨底道理於
此明得正在半塗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在便
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和

尚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學人無用功處也。師曰。學語之流。上堂。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况被人喚去方丈裏塗糊。指注舉楞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答西。以爲格外之句。

將此狂解。遞相沿習。從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是刀。總若似與麽。行脚清風林下守株人。京兆漸遙春草綠。下座。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之北。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受印可。遂歸里中。合絲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到華亭。衆請上堂。師陞座曰。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便下座。章丞相請說法吳山。開堂日。僧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回頭和尚以左道惑衆。與潤守呂公方食肉。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麽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妖人不托。說法秀州。聽者傾城。師搊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趯之而去。常誦法華經。好歌漁父詞。故云。師命止宣。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

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子厚與師對坐。方食次。

一言欲請師住墳寺。師瞋目對之曰。章惇章惇。

一請我看墳。我却喫素。你却喫葷。子厚爲大笑。

一問羝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却怕。師曰。不曾見恁差異畜生。

一偶病牙。謂衆僧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

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試法。曹洞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

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缺他不可。子曰。得恁慇懃。師曰。報恩有分。 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勅賜紫及定照師號。師力陳昔誓不受利名。具表辭上不允。令孝壽躬往諭天子旌善之意。師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憐其無罪。曰。長老枯瘁有疾乎。言有疾。卽於法免刑。師曰。已

悉厚意。乃不敢妄言實無疾也。恬然受刑。編管淄州。從之者愈衆。明年冬。勅自便。菴于芙蓉湖。 示衆略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寃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

死不肯告人匾擔抬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
爲衣紙衣道者秪披紙衣泰上座秪著布石
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秪要死了你心投子
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
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
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
向後深恐費力又云山僧今日向諸人說家
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
拂張眉怒目東棒西喝如癇病發相似不見

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
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一
辭二祖不曾問著一句喚達磨作不爲人得
麼喚二祖作不求師得麼 作五偈述其門
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
不叅禪處善財叅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
前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
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闍地若教開死口
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

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
吟一曲氷河紅燄却清凉四曰鐵鋸和三臺
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
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
萬法空個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
桃花依舊笑春風 政和八年五月十四日
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
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
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衞之黎陽劉氏子世皆
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
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
投子未久卽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
護持與張無盡友善張嘗以書問三教大要
曰清凉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
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
生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
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

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

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

卽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塗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凉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

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物物似應作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

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葢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

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令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無錫管氏子謁天衣衣舉天

雲門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個法如何是這個法師久而開悟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於衣衣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衣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名遂藉甚 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朝聞師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

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茫然無對 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師問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旣曰無爲作麽生學李無對 神宗最重師嘗召對師儵然自如無所加損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動出世於瑞光開堂日集衆擊鼓鼓旋於地

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恒五百　住淨慈時民張氏有女子死母夢女以罪報爲蛇覺得蛇棺下持詣師爲說法令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亡母祝曰果我女入我籠更持汝詣淨慈果入師復爲說法其夕夢女曰二報幸解脫矣　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强

起安坐師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個甚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撼之已去矣師老隱于蘇之靈巖門弟子遂塔全身焉　洪覺範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嚴誦本語作偈寄之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嗇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設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其大願眞慈之力無媿紹隆之職者

東京法雲寺法秀禪師秦州辛氏子母夢老僧托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旣去謂魯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旣往視之兒爲一笑三歲願從魯歸遂承魯姓十九試經圓具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而頗疑禪宗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師大

笑曰豈佛性敢有無之剏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聞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懷貌寒危坐垂涕沾衣師初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　住眞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

笑之無出問者。師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師曰。當局者迷。一衆服其荷法心。　長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舟載往上江齋僧。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顢頇。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師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也。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請益提唱之語。福爲依文解義。師曰。若如此。諸方不

漫道你不會禪。福不肯。師曰。請打鐘集衆有法秀上座在此。與和尚理會。福休去。　李伯時善畫馬。師呵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遂絕筆。師勸畫觀音贖過。黃魯直工豔詞。師亦訶之。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耶。師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耳。黃竦然悔謝。遂勵精求道。　元祐五年八月示寂。將入滅。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

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延恩法安禪師。亦天衣嗣。至黃山如意院。見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航二浙。上天台。泝淮汶。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晚居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不簀。師殊安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師與秀師。昆弟也。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僧問其故。師笑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

語也。問者䁥視久之。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乃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參究。深造。後奉祠太山。一日雞初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老龐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寄衣。衣稱善。　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

學道來叅禪來𦬆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麽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𦬆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　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宣和初勑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稱善人以爲誤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秀秋籬物物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麽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

下無遮障放出神光照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㦷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化鵬未遇不如鵰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歛目而逝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得法報本歸里落魄多嗜酒呼盧醉則唱柳詞數闋人呼爲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顚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初於佛法未之信。會東林總禪師啓廸之。因醉心祖道。既而謁慧林冲。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謁韶山杲。將去任。辭韶。韶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收拾得卽成法器。收拾不得。或致失心。未幾。復謁智海。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公。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鼓。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廻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趨智海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海厲聲曰。這個是甚麽事。却說履踐。公黙契。遂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

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己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葢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黙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然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

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噓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秖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曰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

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知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幻寄曰。簽判不能于千峰寒色。瞥地。遂帶累波羅提尊者。入無尾巴猢猻隊中。輪轉流浪。悲夫。

杭州淨土院惟政禪師。律身精嚴。蔣侍郎堂與師爲方

法眼外交。蔣一日語師曰。明日有客集。願師來灑以甘露。師諾之矣。明日遣人要之。師以一偈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

日夜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師恒騎黃犢。故俗呼政黃牛。指月錄法眼宗止于師

比丘 淨浣 明亨 寂栢 淨心
海榮 受命 音津 等雲 洪玉 性純 海圓 道生 海印
照思 音涪 海德 道清 澄明 德海 普宣 炤修 本願
通理 玄飾 上賢 慧日 鏡雪 淨惕 本源 永正
旋慰 來扃 行慈 炤濱 智亨 上源 炤光 圓一
覺斯 寂相 性月 德縞 海澄 古平 智慨 上明
捐資同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指月錄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黃龍祖心晦堂寶覺禪師。少為書生。有聲。年十（臨濟）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遂復明。𠫵雲峰悅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頓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僧寶傳曰。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麽。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廻地轉哉。復謁翠巖眞。眞大奇之。依止三年。而眞歿。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接納。南公遷黃龍。師復謁泐潭月公。月以經論入玄。聞或笑師政不自歌去。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

師與夏倚公立談。至肇論會萬物為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桌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即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為己哉。

嘗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毘耶小室。何故不礙。為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為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信者。始知本來自生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歛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

居士吳敦夫。自謂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忽疑之。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師。師曰。汝今衣順垂於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師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

言下開解。羅湖野錄辨是吳德夫。　九江守彭器資問曰。人臨命終時有旨訣乎。師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卽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和尚始得。　師過法昌遇禪師。遇問曰。承聞和尚造草堂。已畢工否。師曰。已畢工。曰幾工。師曰止用數百工。遇恚曰。大好草堂。師拊掌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

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塗成滯。作麽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幻寄曰。好個赤梢鯉魚。可惜向虀甕裏淹殺。　師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洪覺範曰。法華窮子追之卽躃地。常不輕直告之卽被捶罵。是二者。不知直中有曲。種麻得粟者也。　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麽。羅湖野錄云。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濳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默書菴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遁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猱。徐抑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無盡一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向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爲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問逆摧。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峰。鬧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太史魯直

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藞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呼。無盡於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奈狹中娼忌。爲叢林尸實也。幻寄曰。兜率謂晦堂此老只一拳頭。可謂妙得其髓。其移書晦堂。赤心片片。無盡稱晦堂爲住山翁。葢尊于十號。靈源作頌。順水行船。魯直一笑。因風縱火。而仲温云云。兜率無盡且笑破鼻孔。何能使晦堂點頭也。　將入滅。命門人黃魯直廷堅主後事。荼毘日鄰峰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强之。新秉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

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秖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窆靈骨於普覺塔之東。答侍郎韓宗古悟後治習氣書。見圭峰章。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菴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溈。聞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上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初勝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遂造黃龍。僧寶傳載師悟緣。無往見黃龍不契已下語。稱師初學經論。奪京洛講席。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因幡然自失。南遊徧叅。所至辯論傾坐。人目為飽叅。後於大溈聞

僧誦雲門語而悟。謂師天縱之資。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宗旨于黃龍而已。按大慧宗門武庫。載師恒對南禪師眞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輒顰蹙良久。又宗門統要。載師侍龍。龍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師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曰。汝作麼生會。師擬開口。龍喝曰。端會汝不會。則龍于師悟後尚相切劇。如石霜之於楊岐。武庫似有所承。傳語或失眞也。

遂回見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異之。一日龍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龍大笑。師初遊方。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肩應聲便喝。薛竪拳作相撲勢。師曰。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趂出。薛見石

門慈照禪師　師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淵深絕難曉達師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地呼之回首師指曰不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師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卽今成佛　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

皆被焚盡世間虛空是否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師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師亦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　居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荼毘時雨新霽道方滑忽蹉倒大衆爭掖而起師舉火把曰法眼荼毘歸宗遭攧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劉宜翁嘗叅佛印頗自負一日見師便問長老寫戲來得幾年師曰專候樂官來曰我不入這保社師曰爭奈卽今在這場子裏劉擬議師拍手曰蝦蟇禪秖跳得一跳又坐次劉指禪衣曰喚作甚麼師曰禪衣曰如何是禪師乃抖擻曰抖擻不下劉無語師打一下曰你伎倆如此敢勘老僧耶　錢弋郎中訪師談久錢如厠師令侍者引從西邊去錢遽曰既是東司爲甚麼向西去師曰多少人向東邊討（後大慧述此云噁便是趙州問投子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亦不如此語好）師報謁錢有獒逸出師避之錢戲曰禪者教誨龍虎乃畏狗乎師應聲曰易伏隈

巖虎難降護宅龍錢歎賞之　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師問曰雲居來何遲曰爲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却被歸宗吞了曰爭奈吐不出師曰吐不出卽屙出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　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

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　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個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師曰蚊子錐鐵牛曰山頭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麽生曰春日華山靑師曰這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　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埽堆裏罯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莫造次曰和尚坐斷廬山爲

甚麽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十棒曰關師曰點曰劄師曰念汝做街坊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甚麽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甚麽僧云屛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麽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顚倒　舒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譌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　示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

橫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個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手呵呵大笑云鈞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上堂褌無襠袴無口頭上靑灰三五斗趙州老子少賣弄然則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

知。只爲甚深有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首座三昧。大衆不知。因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衆三昧。各不相知。因甚不知。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云。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衆開單展鉢拈匙把筯。一切時中所作所爲又何假人撥而後轉。乃至雲門胡餅。趙州柏樹。德山棒。臨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轉。自是

你諸人不悟。却錯會。又干他胡餅柏樹棒喝甚麽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示衆。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惟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粘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惟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秖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

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麽。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又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

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 示衆。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眞宗。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惟有佛菩提。是眞歸仗處。復喝一喝云。猶作這個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這個去就在。且道意作麽生。還知落處麽。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寃家。兒更有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點檢。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

不見鑿頭方似恁麽匹配又何曾夢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個大事須子細不可粗心一等叅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塗惟大智方明降兹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潔淨毬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　上堂昔有五百羅漢以六神通降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

者至衆謂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尊者乃彈指一下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衆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既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個出格道人動靜去來五眼不能覰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養羅漢且隨隊長連牀上開單展鉢下座（幻寄曰若作象罔獲玄珠會便被毒龍嗽却）　小叅示衆

云更有問話者麽良久云洎合放過乃喝復舉拂子云耶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麽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曰知恩者少所以此個事論實不論虛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個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

裏香鑪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或有執個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個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

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
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
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
杖子。寸步抛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
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抛却杖子。撒開
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
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
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
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

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
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
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眞。他不說古。又如何。
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
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
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
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
得。偶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
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爲侶者。烜赫底丈

夫漢。齩齩齗齗。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
語。便好近前驀口摑。拽下椅子。擲向三門外。
喝散大衆。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且
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
倒。訶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宗門武庫云。照覺禪師自
泐潭移虎谿。乃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堂後
百廢並舉。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嘗言晦堂
眞淨同門諸老。祇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
師曰。蓋照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爲
道。更不求妙悟。却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
洞雲門眞實頓悟見性法門。爲建立。楞嚴經
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眞心中所現物
爲膈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爲禪

誣罔先聖。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
流。隨例顛倒。恬然不覺。眞可憐憫。圓覺經云。
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
長我見。又云。末世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
未得正悟。是則名爲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
衆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眞淨和尚小參云。舉
執個一切平常至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
曰。你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門
如死灰。良
可嘆也。

朱顯謨世英問佛法大意。師以
書答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
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
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
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

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洪覺範曰。雲菴之言。葢救一時之蔽。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

法界三觀六頌

色空

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

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蝍蟟。吞却螃蟹。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佛果禪師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張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張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張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張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張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葢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故眞淨偈云云。卽舉此偈。張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剎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

事

事不知。色空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鏌鋣。魔軍膽碎。

崇寧元年十月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辭衆。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將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誡諸徒。衆畢泊然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餤。白光上騰。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塔於泐潭洞山。大慧云。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眞淨二老而已。自餘不肯他也。五祖爲人。如綿裏一柄刀相似。纔挨著便將咽喉一刺刺殺。你去也。若是眞淨。脚上著也。

即腳上殺你。手上著。也即手上殺你。咽喉上著。也即咽喉上殺你。

潭州雲葢守智禪師。遊方至雙嶺寺。謁法昌遇禪師。遇方附火。師揭簾。遇詬曰。誰故出我烟。師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來。曰大寧。遇曰。三門夜來倒。知否。師愕然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遇使謁翠巖眞。久之無省。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 政和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糞。百年終須自

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

吉州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而孕。及生。白光滿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出家。二十遠遊。貌豐碩。寡言語。惟道是究。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即之者。一舉手而去。父事黃龍。龍甚重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師。師橫機無所讓。順謂龍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龍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師嘗問龍。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龍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邇來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既龍過雙嶺。師謁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腳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腳。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隨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

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腳何似驢腳。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為何事。師曰。秖要無事。龍曰。既無事。何須剃髮。師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喝。師便出。復侍次。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

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師便出齋後又侍立龍問儱儱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個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英邵武在同安師將往謁故云）師曰渠也須到這個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鑪曰這個是黑漆火鑪那個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

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便出龍出堂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師曰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師上方丈問訊龍曰據汝知見秖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鑿龍曰老僧即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鬅鬙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緊峭草鞋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師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揕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 師

室中每垂問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爲甚麼杳無消息 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質浮世奄忽入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鑪優鉢說偈畢乃入浴浴出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復出畫工就寫其眞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日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

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病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銘。覺復疏之。中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洪覺範爲師傳贊曰。潛菴爲予言。閑爲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而假寐。夢語滾滾。而領略識

之。皆古衲機緣。初以爲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葢其欸誠於道。精一如此。唐道氤識明皇曩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張無垢問大慧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無垢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又慧答向伯恭侍郎書曰。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惟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定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之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癢處。亦嘗以此問圜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却得受用。及乎上牀半醒半覺時。以做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量。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

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眞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眞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寐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

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莫兩中楹。夬不是夢矣。

高峰妙禪師初叅斷橋。無所省。旣叅雪巖欽。令看無字。初每詰其日用所做工夫如何。久之。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痛拳打出。幾巖遷南明。峰過徑山。一忽於夢中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寢食俱忘。東西不辨。至第六日在堂下行見衆僧堂內出。不覺輒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見演和尚眞讚有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頓悟巖所問拖死屍語。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過南明詣巖。巖屢加煆煉。峰於古人公案。雖不受瞞。及開口則又覺有礙。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巖遷天寧。峰又隨侍。巖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巖云睡夢中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

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峰茫然不能答。巖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你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畢竟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峰稟教。卽自誓云。拚一生作個癡獃漢。定要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寓菴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圜悟禪師和靈源瞌睡歌云。懵懵懂懂無巴鼻。兀兀陶陶絕忌諱。信任流光動地遷。不論冬夏惟瞌睡。個中滋味佛不知。空咄蛤蚌與螺師。放身不管卧水底。與發長揑布袋兒。鼻息如雷誰顧得。尋常少見有醒時。沒醒時良有以。要明瞌睡中宗旨。從來一覺到天明。佛來不解擡身起。縱使舒光徧大千。終難換我無憂底。校疎親渾打失。瞌睡根靈莫窮詰。有人契會便叅同。睡著須知更綿密。

比丘

如常　覺修　淨新　寂行　智引　行乘

明如　了鏡　寬浩　性慈　性寬　如修

性忍　本因　道利　明迎　如洪　照亂

性貴　實謙　照宏　明書　海會

覺詵　實寧　寂崇　行桂　通發

捐資仝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眞智慧無（臨濟）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

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卽日造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　又往見翠巖眞點胸方入室眞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掐眞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眞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稟曰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　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烟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個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妙喜曰可貴可賤）

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

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個甚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烏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黙坐閑拈布毛吹之侍

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峰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會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

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麽師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裩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公屈服 熙寧二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集衆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淸衆也言卒而逝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受賢首宗於太三藏成名見同學法亮者叅南宗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師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即趨去師因棄講謁南禪師每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乃語師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鉏鉏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師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

月以經論有聲師常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來親近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酬者韋曰若言見爭奈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稱善師亦以爲然南公獨曰潙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師曰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菴嵩少之下爲粥飯僧

夜與一僧同侍坐。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陁羅尼。何等語是陁羅尼。南公顧香鑪。僧卽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此是陁羅尼。師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麽。師方有省。　師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謝絕交遊。有過師者。虛已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太絕物。非和光同塵義。面誡之。

師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行偉根器日劫相倍者。寧暇圓世情事淸談諛悅人。增我相乎。南公賢之。夏夜坐深林。祖以飼蚊蚋。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奈何不少忍。師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牀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塔於寺之東。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尚。遇問曰。見說你要爲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曰。龍生龍子。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師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鈍置黃龍了也。師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實頭處作麽生。師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遇便打云。你三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師後住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罹有司民

其衣。華光旣遭回祿。而師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信般若之明驗矣。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嗣黃龍。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龍曰。旣是達了。爲甚麽更來。師曰。事不厭細。龍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師曰。不得一句。龍遂行入方丈。師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

龍笑而已。師嘗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元祐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

景福順禪師。得心印於老黃龍。嘗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鑪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當下消。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如生。素與潘延之善。臨終使人要

延之敘別。延之至。而師去矣。

黃檗積翠永菴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師曰。舉似我。奇敘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以語偉。偉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殺菴中老古錐。

延慶洪準禪師。得法黃龍。天資純至。聞人之善。喜見眉宇。聞人之惡。合掌扣空。暮年不領院事。寓跡于寶溪寺。年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所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寂。弟子皆赴供。惟一僕夫在。安坐讀孔雀經一周。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人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狀。良久視之。寂然去矣。顏色如生。道俗塑而龕之。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

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師遊廬山。圓通訥以院事讓師。而訥處東堂。未幾。訥厭閙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

目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麽生遣喝一喝下座負抱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

示衆明明知道只是這個爲甚麽透不過只爲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展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墮在塗中隱隱猶懷近日嫌豈不見雲

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麽看取

示衆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拄杖下座

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麽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妙喜曰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麽道爲已得一回汗出者說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

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麽則無處容身去也師曰碓擣磨磨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可貴可賤

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舌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著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

上堂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

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呀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上

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訪值視斷次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難岐指曰委悉得麽士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

生士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士於此有省。

潭州大潙慕喆眞如禪師上堂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把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則怛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云圓伊三點示萬物自尖新。師室中問學者趙州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則師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師律身精嚴放參罷輒自作務使令者在側如路人。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舍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分塔於京潭。

福州聖泉紹燈禪師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觀諸經論如宿習一日索浴更衣陞座四方檀信湊至師說偈曰

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兩日後聞鐘聲忽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守孫公請師祈雨甘澤大沛後凡有所禱輒應不著所終。又有慧力善周禪師者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亦玉泉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

曹洞 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秖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秖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嘗夜坐閣道時風雪震薄聞警道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

數輩矣 示聰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脉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叅禪履先德道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為人切宜子細四曰五家立五位為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為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個是得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即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拘住便問他你是何人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秖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個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謂之心空耶錯莫

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謂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為無不為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腳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為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

流咄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個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麽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遊方至蘇州瑞光謁圓照坐

雲門定照特顧之師便契旨　僧問寶塔原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　師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裁名者不食其眞誠應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屆期而化與圓照齊名時號大小本

投子修顒禪師叅慧林因與擲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淸風明月杖頭挑　富鄭公因趙淸獻公警發不捨晝夜力進此道謁師於投子會師方爲衆登座富見師左右顧視忽有省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師見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卽大悟隨以頌寄圓照頌見圓照章中

淸獻公趙抃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

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靑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公嘗自題偈齋中曰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四郞復曰切忌錯認　臨終遺書佛慧有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

菩薩戒比丘尼濟聞同徒上音上孝誓願
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情同圓種智
奉佛弟子上靜上亂願求得佛慧命障消壽
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二十七

較譌

卷之二十四

三十葉第四行隱誤作師○第二十三葉第六行誦誤作頌○十二
七葉第十九行臭誤作突○第四十五葉第四十五行也誤作向

卷之二十五

三葉第十二行來誤作末○第三十一葉第三十三行

坐舊本作倒

音釋

卷二十四之二十七

鑠式灼切商入聲銷金　舐上紙切時上聲以食取食物也　渤澥音孛蟹海

別枝　弛詩止切音始釋也　逴尺約切音綽行貌蹇也　揕職任切斟去聲

擬擊也　搘旨而切音支　鷃於諫切音晏鶡鶍也　襵質洗切音摺衣襵

隲職日切音質　湜承職切音寔　榼克合切堪入聲酒器　齔同齓音襯

毀齒也　詬古侯切音垢恥也詈也　暹思廉切音纖日光聲也　黐抽知切音癡膠也　耄莫報切音帽惛忘也　譁胡瓜切音華諠譁　掖夷益切挾持也

鬩虎瞻切音喊怒聲又聲大貌　偵丑成切音稱探伺也　畋音田獵也

駸七林切音侵馬行疾也　璠璵音煩于魯寶玉　贗魚澗切音鴈僞物

据舉窘切均入聲拾取也　癇何艱切音閑小兒癲癇　徼古弔切音教循也繞也掠也境也邊也塞也徼者取邀遮之義　夐夷真切音夐緣連也　窆悲念

切音貶去聲下棺也罯遏合切庵入聲覆蓋齇側加切音查齒不正也齖
牛加切音牙胾資四切音恣切肉曰胾痁詩廉切閃平聲瘧疾蘂力尫
切泥不熟貌苴側下切音鮓查滓也劘眉波切音磨躂他達切音撻足
跌也鬅鬙音朋僧髮亂貌拴且緣切音詮揀也抃皮面切音便顒
魚容切音玉平聲掐苦洽切嵌入聲手刺雒音洛

指月錄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傳作王）

生有紫

（臨濟）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比壯魁岸黑面如梵僧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師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師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師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統師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師無留意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牴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

傳作偷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搥行者。
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
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
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謁喆禪師於嶽麓。喆問。是凡是聖。師曰。非
凡非聖。喆曰。是甚麼。師曰。高著眼。喆曰。恁麼
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曰。且道是凡是聖。
喆曰。爭奈頭上漫漫。腳下漫漫。師仰屋作噓
聲。喆曰。氣急殺人。師曰。恰是拂袖便出。　謁

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師曰。某甲自黃
龍來。遇曰。還見心禪師麼。師曰。見。遇曰。甚麼
處見。師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揷火箸于爐中。
曰。這個又作麼生。師拽脫火箸便行。　師室
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于瞑中。令百
人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
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　王正言問。
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
奪胎而生者。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

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
王於言下領解。　師住翠巖時。翠巖有淫祠。
鄉人禳禬。酒胾無虛日。師誡知事。令毀之。知
事辭以不敢掇禍。師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
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臥內。引首作吞噬
之狀。師叱之。蟒遁。安寢無他。雪堂行和尚拾遺錄載此事云。
是齊安王祠。乃李主景遠也。復云。師一夜夢
神人。峩冠而前。告曰。弟子爲師所斥。不遑安
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師夢中諾之。未
幾。莊夫疫死者滿其數。師後問學者曰。且道
果有鬼神否。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
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眞淨會中

元首座至。師如前問。元云。甜瓜連蔕甜。苦
瓠連根苦。師大喜之。元乃辨才高弟也。
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庭堅爲作記。有以其
親墓志鑱於碑陰者。師罵曰。夌侮不避禍若
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
中分之。視之。志已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
晚屬疾。退居晦堂。夜參。豎起拂子云。看看。拂
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
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是
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甚麼。良

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有乞末後句者師示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絶六根門旣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　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晩小叅說偈曰說時七顚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叅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者獲之尤甚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於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淸禪師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髫日誦數千言有異比丘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爲大僧見延安耆宿法安安曰汝苦海法航也我尋常溝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師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或致亂令就侍者房熟寐　洪覺範與師爲法門昆仲嘗聞師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麽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効在什麽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

如趙昌畫花逼眞非眞花也　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房遣呼以棲首座至敘說決別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眞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淸雖從本覺應緣而生而了緣卽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

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眞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麽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汙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玆盖獨標淸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

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汙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大機大用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淸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丧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微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睎墜因力病釋俗從眞敘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

而自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向乞空文於有位求爲志銘張飾說以浼吾至囑至囑因自目（應作）所敘曰無生常住眞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漠淸漢欻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玆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門弟子遵師遺誡藏骨石于海會示生死不與衆偕也

龍興府泐潭草堂善淸禪師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麽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屛去閑緣歲餘忽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來秖是這個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

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

韓子蒼問大慧曰。淸公如何。慧曰。向聞其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云。魚龍蝦蟹向甚處著。若如此。亦泯得其名。子蒼持此語達師。師曰。公向他道。譬如一人船行。一人陸行。二人俱至。慧聞此語乃曰。草堂得也。

吉州靑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叅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更叅三十年。迴無入處在。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麽。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

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淸皎潔。無物堪比論。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論。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初謁秀圓通。語具圓通

章。自是遂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惟朝粥午飯。銳志叅求。既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麽。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麽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耳。久之。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

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麽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葢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叅晦堂堂謂曰平生學

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皷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秪爲走盤難看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葢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錯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

久叅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事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

吾以福薄先師受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日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如素所戒

師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張無盡以頌答三問其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其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個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其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底死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圓通大稱賞之後數日舉立僧秉拂機思遲鈍閧堂大笑師有慚色次日特爲大衆茶安茶具在案上慙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答話機鋒迅捷無敢當者復至眞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出世時上堂小叅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尚熙寧三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或曰寶華王座上爲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大慧宗門武庫云法雲佛照杲禪師嘗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中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杲取而燒之擁鑪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諸座主輩皆目之爲外道蓋佛照乃丹霞輩流非俗眼所能驗也又云佛照杲和尚初住歸宗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鑪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龐眉雪頂一人少年皆丰姿頎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座中有如此僧須臾二人出堂杲躡其後

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鑪中尚有火杲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亦襲其後至佛殿前偶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鑰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鑰匙開門見鑪中香烟未散香匣在寶階上自不諭其故妙喜親見佛照說時守舜在旁猶指以爲證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初謁梁山乘禪師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既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

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溈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個我手何以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居石門衲子益盛凡入室扣問必瞋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

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敘其事淨訴曰此乃敢爾藞苴耶自此跡愈晦名愈著 初雲巖虛席郡牧命死心禪師舉所知心曰準山主住得某未嘗識渠見有洗鉢頌甚好牧請舉心舉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牧奇之因請主雲巖 死心舉師住雲巖心謂寺丞張邦昌曰這個長老極有鼻孔一日會諸山于南昌師後至心指曰這川僧唱喏也破句便敢出來

做長老師喝一喝曰何嘗破句來心顧昌曰向道有鼻孔昌大悅 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盧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曰嗄師曰蝦蟇窟裏作活計曰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從歸宗來曰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曰袁州師曰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曰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曰話墮阿師 問僧你來作甚麼曰特來

問訊和尚。師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
太忙生。曰。和尚莫瞞人。師曰。馬大師爲甚麼
從闍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曰。却是闍黎
瞞老僧。　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甚麼
處去。座曰。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曰。便請。曰
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曰。爲甚拈起鞏
縣茶瓶。却是饒州磁碗。曰。臨崖看滸眼。特地
一場愁。師叫屈。座吐舌而退。　僧問。教中道。
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未

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
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
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
鼓笛。便下座。　上堂。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
萬物覩。秦時轆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
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
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峰何似孔夫子。

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
座。　上堂。剳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峰頭。黑雲
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
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
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
甘水草。喝一喝云。有甚麼交涉。復顧衆曰。不
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師自浙回。泐潭謁
深禪師。(亦眞淨嗣)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
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

經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故於
半夜登溷。方脫衣。悟卽提淨水至。師曰。待我
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供籌子。師滌淨已。召
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
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
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叅禪學道。秖要知個本
命元辰下落處。汝劃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
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
寮移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

此移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麽不知下落卻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有聲由是絕跡　師平生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異在衆時晨興後架秖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其他受用大率類此放叅罷方丈侍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親爲之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無師曰既無自性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首座問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跛驢上壁曰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曰朽木搭橋曰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曰你作麽生座擬進語師曰你也好喫一服藥七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瑞州清凉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少孤依三峰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從宣祕度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

眞淨于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閎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摝魚蝦淨見爲助喜智證傳曰余昔菴於高安九峯之下有僧問予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個是賓那個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余方欲酬之頓見三玄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爲寂滅之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

要路細看卽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又蘿湖野錄云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叅侍眞淨和尚直至寶峯一日有客問眞淨曰洪上人叅禪如何眞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不自安卽詰眞淨求決所疑眞淨舉風穴頌曰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麽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眞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刪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眞淨曰五白猫兒無縫罅等閒抛出令人怕翻身跳躑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欛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卻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洊有所證妙喜老師葢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反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

信於後耶又按林間錄覺範自述云古之八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即宗一章是覺範與僧談靈雲偈至玄沙未徹語僧請益覺範因示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云云 至臨
川與朱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
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
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
居一日同遊疎山飯於逆旅上藍以手畫案
謂師曰經軸之上必題火字是何義師即畫
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師為作
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蔽衲

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
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
乎因同看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
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
相貌有些些師謂世英曰此偈又子字義之
訓詁也 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于峽
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
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
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

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敘悅末後句
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
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敘之師笑曰相
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
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
師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
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
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
其真覷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 東柏

曰華嚴第三會於須彌山頂上說十住表入
理棄智非生滅心所得至故如須彌山在大
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明
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一切法無
思無為即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
山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
則塵勞山愈高煩惱海愈深不可至其智頂
師曰首楞嚴曰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真常常
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故維摩大士現

神力即時須彌燈王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
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
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
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寶覺禪師曰以師
子座之高廣毘耶室之狹小佇思其間即成
妨礙嘗問轉運判官夏倚汝言情與無情共
一體時有狗卧香桌下乃以壓尺擊香桌又
擊狗曰狗有情即去香桌無情即住如何得
成一體倚不能對寶覺曰纔入思惟便成剩

法前聖所知轉相傳授皆此旨也而學者莫
能明如言彈指而五百毒龍屈伏女子之定
亦出尤昭著明白者也溈山嘗語仰山曰寂
子速道莫入陰界而仰山曰慧寂信位亦不
立子恨仰山極力道不盡 法華經曰世尊
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
師曰溈山嘗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
二即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
度而已譬如衆盲捫象隨所得之爲是故象

偏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
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眞常也非凝
然一物卓不變壞之常也而解法華者曰佛
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凡聖則其舌廣長高
出梵世此殆所謂隨語生解謬矣乎 楞伽
經曰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眞實者離名字故
大慧如爲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
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
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師曰僧問九

峰禪師曰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答曰有僧
曰如何是深山中佛法答曰石頭大者大小
者小今學者聞舉便欣然以爲解了有詰之
者則曰觸目全眞頭頭顯現嗟乎此所謂觀
指不得實義者也予嘗與僧自逍遙山經亂
石磵入五峰休於樹陰舉此因緣作偈曰石
頭若是佛法法身應不靈聖佛法若有大小
法身應分少剩枯骨頭上没汁衲僧眼見不
信八萬四千法門一句爲汝說盡 唐僧復

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眞妄偈問天下學者曰眞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眞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即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懵玆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清涼國師答曰迷眞妄念生悟眞妄即止能迷非所迷妄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眞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由出生死圭峰禪師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眞妄即空知空妄即止

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夢幻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多謂眞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爲决此理重答前偈曰不是眞生妄妄迷眞而起悟妄本自眞知眞妄即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師謂二老所答之辭皆未副復禮問意彼問眞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眞不覺則孰不能答耶因爲明其意作偈曰眞法本無性隨緣染淨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全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眞理當念絕古今底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即生死徐六擔板

宗鏡錄曰雖然心即是業業即是心既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即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不自生

無法牽情云何成業師爲作偈釋其旨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福舉手操刃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沉生死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 師曰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

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卽今現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曰是皆亂想虛妄如因夢中事心力昧畧微劣故也嗟乎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而王祥臥氷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冽何也盖其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惟有密語無

秘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淸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淸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如嬰孩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

者卽秘密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無語故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絶却言語我今爲汝說者個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麽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麽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見性如隔羅穀以此故知

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耶師每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船子下揚州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呪句雖復隱密而可當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密多雖似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

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密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嶽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眞吼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者乃欲以意思解不亦悞哉有僧謂師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答曰不落或答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答曰通身是有聞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或有問如何是佛或答曰臭肉等來蠅有聞之者曰我則不然破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或答曰何必有聞之者曰何不道個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法

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彼皆輕重問答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辨別也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不能釋也師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苕帚二字日夕誦之言苕則已忘帚言帚則又忘苕每自剋責係念不休忽能言曰苕帚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了能如誦苕帚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物之心僧讋譍而去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遺語如流至曰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喀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師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紛嗅跡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挂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答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無以說也晦堂亦笑之師作偈釋

之曰京温遠近轉增疑不答當渠痛處錐尚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師曰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汙染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卽誦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良可笑也。師之著述最佳者是臨濟宗旨一篇自首至無盡頌之皆論三玄三要錄於臨濟章次述十智同眞錄於汾陽章次述四賓主錄於臨濟章龍山論賓主語錄龍山章洞山論賓主語錄洞山章次與朱世英上藍論經軸首火字語錄之本章論法華經世尊廣長舌語錄於本章獨論華嚴經語教乘常談不錄耳。 建炎二年五月示寂於同安。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預講席十二年宿學爭下之嘗欲會通諸宗異義以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不能對卽遊方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師識其意拜賜而行諸方力挽出世師不應菴

居於衡嶽石頭二十年不與世接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崇寧元年冬偏辭山中之人曳杖竟去留之不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於最樂堂明年六月晦問侍者曰蚤暮曰已夕矣笑曰夢境相

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
言訖而寂。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跡。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隳路者畢集。

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秖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紹興丙寅夏。辭衆檀歸付院事。四衆擁聽。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没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欛。今朝死去

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闍維設利如霰而下。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裝法師至彼。救此義。

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

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黙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

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帀。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

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雪堂和尚拾遺錄云。五祖在受業寺。逐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遽疑。乃白諸老宿曰。如何屎字亦稱為法寶。某禮至此。疑不解。老宿曰。據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正是宗門中根器也。祖遂南遊。初抵興元府。經時逗留。隨房僧赴請。稍違初志。受業師

聞之。寄信至祖。祖開緘。只見兩行字。云汝既
出得醋甕。又却淹在醬缸裏。祖讀罷。卽日登
途。往浙西叅圓照本。大見浮山遠。遠異其根
器。指見白雲端。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
情頓息。未幾。令充磨頭。下與燈錄同。豈拾遺
所載禮經事。是成都習唯識已前事。迦葉不
覆藏因緣。乃白雲所示。南泉摩尼珠因緣。乃
師所請益。記者各述所聞。而拾遺所載。悞燈
錄所刪棄耶。拾遺錄又云。白雲一日室中舉
雲門示衆。如許大栗子。喫得幾個。衆下語。皆
不契。問師。師曰。懸羊頭。賣狗肉。雲駭之。師嘗
曰。我叅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聞。嘆曰。好
識羞兩字。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有俗士投
師出家。自曰。捨緣。師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
子捨之。謂之捨緣。師曰。我也有個老婆還信
否。士默然。師乃頌曰。我有個老婆。出世無人
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并錄以博聞。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
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
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潙仰下
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
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 問如
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
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徑山杲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
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
量妙義。若人揀得。
許你具一隻眼。
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

賓主怎生。師曰。也秖個秖下應有是字程限是甚麼
閑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
師謂圜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再三
請問。不知某有甚麼病。師云。只是禪忒多。悟
云。本爲叅禪。因甚麼却嫌人說禪。師云。只似
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
說禪。師云。惡情悰。 師一日問圜悟無縫塔
話。悟罔然。直從方丈至三門。方道得。師云。你
道得也。悟云。不然。暫時不在便不堪也。 三

佛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秖是乾爆爆地。往往
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爲不墮諸數。
師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
數。摩尼是佛身。圜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
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秖一兩句便了。分
明是個老大蟲。師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
是惡口。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
是弄泥團漢。 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

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杲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開聖覺初叅長蘆夫鐵脚久無所得聞師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鬍張三黑李四師然其語時圜悟和尚爲座元師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師云道

甚麼覺云鬍張三黑李四師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師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搗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曰紙撚無油洞山老漢不是無秖是太儉或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善知識眼但向伊道瞎且要相稱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

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示衆佛祖生寃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個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秖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示衆舉德山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峰聞之有省後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因緣語具雪峰章　師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

個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秖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小叅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

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個様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個佛頭金輪水際作個佛脚四大洲作個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個様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個佛南贍部洲作一個佛西瞿耶尼作一個佛北鬱單越作一個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麽又喚甚麽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佛於逮還

他東弗於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麽汝又喚甚麽作佛還會麽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　示衆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虚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

驗有麽有麽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者應諾師曰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收得坐具麽者提起坐具師曰我早知汝恁麽也
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麽道也則白雲萬里這個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個

甚麽笑白雲萬里　謝街坊上堂街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先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舉似大衆不敢隱藏何故賞伊大膽下得這個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麽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　端和尚忌辰上堂去年正當恁麽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麽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

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旁胸趯。乃云。交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

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

示衆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聻。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五祖老聻。自云。諾。惺惺著。　師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地穿壁。及自天窓中出。惟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覓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結束自身。却將自己破衣服與獄子著。移枷在獄子項上。坐在牢裏。却自手捉獄子藤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參禪

人須是恁麼始得。　師云。我這裏禪似個什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却。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去。其家人卽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

翁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却得一計。作鼠齩聲。其家遣婢。點燈開櫃。櫃纔開了。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却於井中覓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麼儘做得。

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月林觀頌云。牛過窓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 高峰妙頌云。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師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麽。衆皆無語。師乃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常展手問僧曰。如何喚作手。 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眞底。萬菴柔頌。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寂無人草自生。或菴體頌。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普融藏主入室。次。師舉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輪機絕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麽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麽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秪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年八十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眞身。吾手啓而舉。吾再出矣。師住山時。塑手泥漆中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師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與

麽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將亡之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己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

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
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士切疑後聞
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
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
玉兔趕他不著蘿湖野錄云郭謁端端問曰牛醇乎對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於是爲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可知禮當是一事所記各有所詳耳　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
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

鑪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
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個無縫布衫分付
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
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
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處也風流泉曰遞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崇寧初到五祖請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一瓣香爇向鑪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

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鑪香散
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
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龎
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
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　後又到

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
爇楊岐頂𩕳門諸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
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
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
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
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
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
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

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麽。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麽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秖有這漢猶較些子。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麽。僧擬議。師曰。撞露柱

漢。便打。

瀛州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寧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劍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漫效顰。亦提得亦個。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舉云。凛凛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截斷毘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摵。勇作倒勢。顯拂袖便行。勇曰。且來

顯曰。且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俾於衆。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瑤公遊水磨。顯偕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瑤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他在此聽話。顯曰。不曾帶得褾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顔。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個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

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個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

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多灼膺者火絕得五色舍利併靈骨北歸所執僧尼悉聽自便和八至今詠之

眞州長蘆眞歇淸了禪師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至

（曹洞）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霞翌日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得

度十八遊方至汝州謁成枯木甚器之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諾諾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在且去　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

江州圓通德止禪師。廬陽金紫徐閎中之季子。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旣成童。强記過人。爲文多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

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剌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淸。咦。你是何人。至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秖作境會。師卽契悟。轟湖野錄云。成指偈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詩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

吉州靑原齊禪師。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個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個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眞

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後徧參。至石門印契。示寂曰。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已。擊碎千山與萬山。

天台山如菴主。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

雲門

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逼請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

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實文呂嘉之姑。領旨於一公。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將示寂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居明坐脫。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艮遂見麻谷因緣問曰

如何是艮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屢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麽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麽那。師赧然。值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菴。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寺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筍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秖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敘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個落在甚麽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大覺法慶禪師。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處者曰。古人甚奇怪。師謂侍者曰。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回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

作頌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刼兔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記昔約遂喚師師應曰作麽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强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麽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麽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跨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叅覺印問曰南泉

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靑白眼還如颺颺守空池舉未絶印竪拳曰正當恁麽時作麽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指月錄雲門宗止於師

比丘 濟恒 濟璞 仝捐資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八

指月錄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五世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秖這個

(臨濟)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

作麽生道良久曰洎合錯下注脚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結茅靑龍野吹鐵笛自娛多賦詠有警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又山居偈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 建炎初徐明叛道

經烏鎮肆屠戮師爲賊所得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我死必矣能一祭我乎賊奉肉食師如常出生畢乃曰孰爲文賊笑師索筆大書一文其詞旨超達遂舉箸飫餐餐罷笑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大駭羅拜衛師而出烏鎮悉免焚掠 有僧見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旣見佛爲甚麽不拜師掌之曰會麽云不會師又

掌曰家無二主 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秖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流而下衆皆隨至

海濵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顏色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塔于青龍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

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有省乃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横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二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

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　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立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秖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

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從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示寂時書偈趺坐而化有明心錄行世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誠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因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

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　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抑靈源以妙入諸經自負

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没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上堂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麽跳不出艮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麽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上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隆興府黄龍山堂道震禪師初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山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霞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晩叅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

見即爲印可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娠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人大異之既出家徧叅後至泐潭一見器之師陳列叅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麽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麽師亦擬對潭遂喝於

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潭首肯。

慶元府二靈知和菴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麽。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麽作禪師。驀領旨。卽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幻寄曰。可憐萬劫繫驢橛。棲雪竇之中峰。棲雲兩菴。逾二十年。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卻請菴主道。師卻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遺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麽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過向氏。向先一夕夢神告云。接相公。公至。向遂約以女女公。旣第。遂娶向氏。公一日見藏經裝潢嚴麗。怫然曰。人之崇事聖人書。乃不及此。欲著無佛論。向氏曰。旣是無佛。

何論之有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後訪同列見維摩經適讀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歎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乃借歸閱次向氏問讀何書公曰維摩經向氏曰可熟讀此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因深信佛乘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總總詰所見與已符合因印可且令往見其弟子玉溪慈古鏡公按部分寧諸禪迓之首致敬于慈聞龔德莊嘗言兜率悅聰明因問悅曰聞公善

文章悅笑曰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問兜率曰五里乃過兜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覺語首座曰日輪運轉之象張運使且過此吾當深錐痛劄之首座曰士大夫惡拂已者或起別釁悅曰正使煩惱秖退得我院也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詩擬瀑軒有云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

鼻孔漫撩天意譏悅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秖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秖得三年

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

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燈錄武庫皆不載其頌） 公嘗云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眞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 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𢗅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秖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麽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麽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怳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

隆興府雲巖天游典牛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麽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領悟嘗和中道者牧羊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領應作頓）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徧謁諸方後到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麽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溈曰不是這個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

有人收得劍麼。僧竪起拳。潙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潙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竪起拳。潙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胸築之。潙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召衆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塲熱閧。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

而逝。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擲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根也。覺拈起拂子曰。這個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懃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于海會。

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圜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

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秖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猶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

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得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麽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

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 宗門武庫云圓悟和尚嘗參蘄州北烏牙方禪師佛鑑和尚嘗參東林宣秘度禪師皆得照覺平實之旨同至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悟下載悟緣同上 圓悟和尚初在溈山一日眞如和尚問曰如何悟云起滅不停如日可知是博地凡夫老僧三十年在裏許踐履秖得個相似欠見晦堂堂曰我住院十二年不會如今方會脚尖頭也踢出個佛悟後住昭覺有長老問劉鐵磨到溈山問答并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如何悟曰老僧更參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曰昭覺和尚猶如此說況餘人耶 師語錄中小參有

云山僧須日問五祖和尚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他道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聞舉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忽然桶底脫庭前柏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睦州擔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教二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鐘鳴鼓響驢鳴犬吠無非這個消息又云五祖嘗云諸方參得底禪如琉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錐一擊定碎也山僧初見他如此說便盡心參他嘗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會山僧便喝或下語總不契他云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山僧明日便於無計較處胡道亂道轉沒交涉後來徹悟實見實用如鏡當臺明珠在掌又云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死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脚尋訪有道

知識體究此事初到大溈參眞如和尚終日面壁默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許忽有個省處然只認得個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四大身中作個動用若被人拶著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看即有於世法上看即無後到白雲先師處被他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醱酵分下載悟緣同此

問古人道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

僧問譬如擲劍揮空有一人劍亦無虛空亦不揮時如何師曰大衆見你敗闕曰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師曰莫謗崇寧好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藏身露影曰今日捉敗師曰果然

僧問九旬禁足三月護生只如花猫取斷南泉分身兩段斑蛇適會赤眼就地一鉏未審是持是犯師云破戒也不知進云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師云依舊分身兩段進云若然者玉箸撐開虎眼睛金鞭擊斷那吒臂師云你向甚麼處見南泉歸宗進云只

在目前師云重言不當喫

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現成公案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盡未來際一時收　僧問東禪嶽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嶽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筞著磕著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威音參見甚麼人師曰參見無面目底僧云只如

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狗趂塊。僧云。爭奈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你試用看。僧云。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師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謂師承不立遞代相傳。師云。一刀截斷。僧云。既然如是。和尚何用更覓白雲。師云。你道威音樓至佛。即今在什麼處。僧云。一串穿却。師云。頂𩕳上更添一隻眼始得。

祈雨上堂。僧問。萬里不挂片雲時如何。師曰。老僧也怪伊。曰。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師

曰。行遣早遲也。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彼此住山人更不重註破。曰。好雨下時却不下。不天晴處却天晴。師曰。適來你向甚麼處去來。曰。乍卷乍舒去也。師曰。脚跟下更與一棒。直得雨似盆傾。曰。總不與麼時如何。師曰。捩轉鼻孔。曰。忽然應時應節又作麼生。師曰。山前禾麥熟。盡唱太平歌。　示眾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甚麼人。（徑山杲云。惜乎徑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照看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莫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示吳教授。祖佛以神通設教。惟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迴。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為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為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

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為。妙圓真心。不為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為侶。常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惟了自性。頓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探究此事。要透生死。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

有少分相應。多見叅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趨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救火。其燄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謬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教人叅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惟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

解。不立見。凛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永嘉云。體卽無生。了本無速。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旣捨生

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叅涉交互。應須處之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閙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纔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 示張持滿。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頂立。始得不驚

羣動衆。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眞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粗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眞。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刹刹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向上全提底時節。始得。所以

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人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此既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卽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

實地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古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耳直截省要最是先亡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氷消瓦解 又云但

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莫作限量也 示韓朝議曰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不必盡要會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 示方淸老云胸次空勞勞不留毫髮洞然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

妙智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莫測莫量大機大用在倘留些能所墮在緣塵則卒急便未相應 示尼修道者直下發明從本以來元自具足妙圓眞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目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寘然諸聖尚覓他起念處不得況

其餘耶。 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 大宗師爲人。雖不立窠臼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是窠臼。蓋以無窠臼爲窠臼。無露布作露布。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兎。 才毫髮要無事。早是生事。 究竟佛亦不立。與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與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祐。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 休息到一念不生處。即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

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 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 示信侍者。百不干懷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爲。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

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約實而論。但於鬧閧閧處。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爲。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

般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項。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個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量無邊大善知識也。 示良爐頭。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大機。阿轆轆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脚跟下實確確地。只是個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 示蔣待制。

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爲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

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個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卽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變化成清淨無爲清凉大道場也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卽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亦不依他言語指示不受他欺謾從朝至夜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極是省要只爲各各當人自違背此事向六根門頭認光認影不得快活却云爭奈某甲疑何且道疑從甚麼處來又道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只你這道不得底是什麼爲你不能回光直下承當祖師道自己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

是自在一切衆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少分相應

解制小參師云收因結果愼末護初一段因緣此時周備聖賢窠窟生死根株一鎚擊碎一刀截斷若是通方作者舉著知歸後進初機如何奏泊秪如生佛未分空劫已前威音王那邊還有結制解制也無雖然到這裏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目瞪口呿那邊

即且致只如今燈燭交光坐立儼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無是無長是長短是短正當恁麽時與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向個裏偶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說甚麽結制解制一鎚擊碎聖賢窠窟一刀截斷生死根株設使臨濟德山文殊普賢乃至無量無邊具大解脫有大威

神無數河沙浩浩地來不消一捏且憑個甚麽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示衆天堂地獄草芥人畜六類四生纖洪近遠無不皆眞但爲未徹根源底居常生心動念皆在塵勞業識中流轉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輪廻不得受用　示衆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眞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教淨躶躶赤灑灑自然一聞千悟從此直下承當却來

反觀佛祖用處與自己無二無別乃至鬧市之中四民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風鳴鳥噪皆與自己無別然後佛與衆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千差萬別悉皆爲一方可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渾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較而隨處現成　示許庭龜多見

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即以世間無可過上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逞言語快利將謂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嘗徧雖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　示隆知藏有祖以來惟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荅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

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
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
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靡不覿面提持
如倒刹竿盌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
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
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
非擬議思惟所測　又云五祖老師平生孤
峻少許可人乾爆爆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
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

人把個没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齩
嚼須待渠桶底子脫丧却如許惡知惡見胸
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
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
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
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
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
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
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

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爲無縫罅無
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摶
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
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
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
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
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
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
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

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
草料如七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
迸散要腳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
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
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個時節
惟踏著上頭關棙子底便諳悉也　示李嘉
仲若能蘊宿根本從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
便到底脫却炙脂袮襖赤條條淨躶躶直下
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出當下廓然明證此

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鑪上著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根。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眞一切眞。一了一切了。　示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茍或時節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敢問諸公。卽

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黃昏時節麼。莫是小參時節麼。莫是坐立儼然時節麼。莫是說禪說道時節麼。莫是萬象交參時節麼。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若與麼儱侗。且喜沒交涉。今夜諸公在此。權立片時。山僧不惜眉毛。確實評論這一段時節去也。只如諸公在此聽山僧鼓兩片皮。用作時節。正墮常情。須知山僧不曾說一字。諸人不曾聞一言。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逈絕知見。淨躶躶赤灑灑。各不相知。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已。脫却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一體相。非惟與諸聖同。亦乃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同。下至四僧六道。醯雞蠛蠓。無不皆同。不被前塵所惑。知解所撓。不異生死。不愛涅槃。放曠平常。隨時任運。動靜施爲。無非解脫。能轉一切境界。能使一切語言。非

惟諸人分上如此。至於古人。無不皆由此個時節得入。豈不見趙州初參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來有問西來意。便對道庭前柏樹子。以至鎭州出大蘿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惟趙州。德山得此時節。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一指頭上用此時節。烏窠吹布毛處見此時節。以要言之。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個時節。只如法眼

曾舉叅同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是應時應節說話。至最後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乃云住住。恩大難酬。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豈不是知此時節。方恁麼說。如今若有未發明去處。只虛度光陰若叅得徹底分明去。二六時中管取無絲毫許落虛非惟二六時中。至百千億劫盡未來際。悉不落虛。只如山僧說恁麼時節。還得諦當也未。復云夢也未曾夢見在。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善叅詳。只這一句亦不虛設。　示衆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毱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誵訛。處直是誵訛。綿密處直是綿密。　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在四大五蘊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爲礙

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脚跟下淨躶躶赤灑灑。六根門頭亦淨躶躶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躶躶赤灑灑。恁麼說話。莫是撥有歸無麼。且喜沒交涉。若撥有歸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永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眞實徹證到眞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以爭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在什麼處。爭上座不肯。云你問我來。山如前問。爭但搖扇。大凡叅請。叅須實叅。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爭上座只搖扇。莫是弄精魂麼。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湧出萬寶藏。皆在

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空寂寂處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於天地自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尚不以爲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門知恩方解報恩既知了方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境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麽若是平展商量則有向上事若據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文錢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　師

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麽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秪恁麽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秪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秪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秪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衆秪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曰事不如此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起霧降注大雨那裏秪管大海裏輥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曾相殺人持一條鎗纔見賊馬便知那個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麽始得　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惟此一事實餘

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還侍五祖得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

所印師展拜祖令掌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
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
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
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山曰白月即現黑
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近前云
慧寂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
理可伸悟顧師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無語忽一日
謂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

時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
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
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懡㦬而退歸寮閉
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
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何如
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
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的語麽師曰
是甚麽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秖索一顆仰山
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

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政和
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
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住不破亦未
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待
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十月八日沐浴更
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
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淸遠佛眼禪師讀法華至是法非思
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遂徧

叅至太平見五祖旋丐於廬州偶雨仆地煩
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
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祖即曰我
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
師愈疑遂咨决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
之耳遶圍鑪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
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
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决

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相與甚善。話次。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源。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鑪見火如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

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柴話驗之。青林師虔禪師。得法洞山。凡新到。令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虔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語。虔便打趂出。 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秖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宗門武庫云。佛眼禪師在五祖時。圓悟舉臨濟三句語問眼。一日忽謂悟曰。我舉三句向你。以手屈指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走悑舉似祖。祖曰。也好吹。眼乃辭五祖。叅歸宗眞淨和尚。去後。祖謂悟曰。歸宗波瀾濶。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抵悟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胸堂日贊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性禪。祖曰。遠却如此說禪。莫管他。師語錄云山僧初叅勝和尚。教看如何是佛法大意。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又令看風幡話。及至下來叅老和尚。乃請問古人聲色純眞。老和尚千說萬說。秖是理會不得。後來又令看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遂却歡喜。蓋爲有個撮摸處。遂常云看。云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獨自思量。云我道什麼來。我道奇特事又什麼見有奇特處。看三年。不會。遂去游浙。中途回來。却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一似熱鐵團在心中。七年喫盡辛苦。 示衆。

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功夫最第一。 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上堂。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

是卽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麽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騃如何得無人喚者個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麽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下座 示衆我且問你適來因甚麽問訊聖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麽還肯諾你麽若道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

印證你若道肯諾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印證肯諾問訊作麽莫是仁義道中麽莫是覩相生善麽若是仁義道中衲僧家豈有仁義豈有覩相生善莫是事不獲已隨衆問訊麽又成何道理到這裏須一一明始得不見長沙大師一日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身本身非見亦非眞若將本體同眞體歷劫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個道理麽珍重 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秖對有底師僧道何不問本分事這個是世間日月大衆那個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管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便明取恁麽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衆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這般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麽古人云世間

事明不得佛法太遠在這裏若分疎不下一切處礙塞殺人還知麽大火聚中難著手淸凉池內易安身下座 師作示道三偈一曰隨流 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號隨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潙山水牯牛 二曰合轍 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指頭名合轍 三曰雙唱 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象善唱無聲作麽求 問僧

癩狗因甚無毛。代云。已被和尚道了也。問六祖不識字。爲甚墜腰石上題龍朔三年老盧記。代云。更須子細。　宣和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朔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塔於龍門靈光臺側。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叅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依次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

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秖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歷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秖是未得老僧說話在。齋後。汝可來祖爺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

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疑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密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

秖是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秖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師因五祖垂語云

身之一字。也大難說。教中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據老僧所見。亦未是在。有人道得。老僧大展坐具禮他三拜。師云。某甲道得。請和尚禮拜。祖提起坐具。師便趨退。祖擲下坐具。師揭簾而出。云賊過後張弓。　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秖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秖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

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秖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　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廝。秖是不許人屙。僧舉以叩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拜謝。　紹興乙卯秋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

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于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師之法嗣護聖居靜禪師。嘗謂衆曰。叅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

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佛種。須盡此綱要。方得坐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秖各向虛頭。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有學者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人天眼目載此去。先南堂三字。指爲南堂語。而以後頌爲護聖語。今從燈錄考定附載于此。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叅五祖。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叅。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祖曰。

你秖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唱到這裏

祖大笑而歸。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秖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問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羅湖野錄載此。又曰。自從遷圓悟指示。未幾有省。及圓悟監總院務。即舉自爲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橛。大法未明在。須更煅煉。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往撫存。遂于言下大徹。

嘉州九頂淸素禪師。聞五祖舉首山西來意話。倏然契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

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 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旣是大像。因甚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富家小兒嬌。守乃禮敬。 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訶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 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初叅五祖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即不然作麼生師於

是啓悟 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武庫作宣秘度）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花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挿香鑪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乃令師試說之師曰某秖將花挿香鑪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叅問瑯琊琊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餈投地夫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個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眞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擲便歸衆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 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禪

師往勘之婆見如前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屎 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人舌頭分明秖道得一半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幷十大

法師禪講千僧赴大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

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麽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麽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

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

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五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

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出。聞者靡不歎仰。

建寧府開善道瓊首座。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

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溈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初叩眞歇。微有所證。後謁宏智。智（曹洞）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

明州瑞巖法恭禪師。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櫩葉聲。忽然有

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靑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住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指月錄曹洞宗止于師

比丘 海博 海清 海圓 海珠
性學
信士 沈雲程 吳振宗 吳聯茹
比丘尼 來眞等 捐貲仝刻

指月錄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六世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于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謁雪巢。（臨濟）機契。命掌牋翰。首衆報恩。室中惟有矮榻。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曾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又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

鍾陵。謁圓通曰。某往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又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個是觀音經。那個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個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又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又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麽。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麽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麽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麽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初謁寂室光灑然

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麽。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頷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時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麽。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

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

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麽。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麽。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

慶元府育王端裕禪師。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忽微省。去謁諸

名宿皆以頴邁見推晚謁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師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舌齒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數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翹誠哀請方與客食咀

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拓開門扇豁然大徹繼而執事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聱頭元侍者悟自題肖像付之有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

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圓悟直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依靈巖徽有省既謁圓悟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師忽

頓悟仆於眾眾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牴牾 內翰曾開居士久參圓悟大慧之門紹興辛未值師領光孝開來謁問曰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燈籠露

柱猫兒狗子開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師曰侍郎會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師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師震聲便喝開擬對師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師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開猛省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師曰也秪得一橛　知府葛剡志慕禪宗久無證入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師求證師云居士見處秪可入佛未得入魔在葛禮拜師曰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葛乃頓領　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

喧傳而疑之明年忽示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鶻飛不度留七日顏色如生

建康府華藏安民禪師初講楞嚴有聲謁圓悟聞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經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解悟皆不肯師

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測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

相師於言下釋然（蘿湖作悚然無以酬）悟出蜀居夾山
師侍行夜叅次悟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
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師未領遂求决悟曰
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
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
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
座後謁佛鑑鑑問佛果有不會亂爲人說
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
不是這個道理師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作

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
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

成都府昭覺道元禪師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
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在這裏道譽之
往叅佛鑑佛眼皆賞識次謁圓悟於金山
悟不肯悟遷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
鯁膺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來
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
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
擬答悟憑淩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悟以拳
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
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圓悟住蔣山時師爲
座元有僧仲安者來謁悟因扣師遂領旨及
師住德山遣安至蔣山通嗣書於悟時悟坐
於丈室安捧書趨前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
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
回互悟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專使底安曰

豈有第二人悟曰背後底聻安便度書悟曰
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
通首座大衆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玄沙白
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座遂引手接
安復執却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
幸希一鑒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
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
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悟與佛眼立於法堂
聆其作略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

官馬廝踏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踏正
是龍象蹴蹋也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
上悟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安
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佛眼
曰未在乃顧安而問曰只如空手把鉏頭步
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麽
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悟笑曰元來是
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
麽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麽安曰當
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

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多少
人疑著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
恁麽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
於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没馱喃安近前彈
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悟使分座接衲秋
辭歸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歌須要十數丈
長句只消三兩言悟以頌嘉賞之安後出世
於鼎州靈巖源不深流不長安公得法于佛性其爲專使藉甚于叢林佛性所詣可知矣嗟乎昔何林林今何寥寥也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本名圓覺郡守塡牒誤
作袁以師族姓袁戲謂曰一字名可乎師曰
一字已多守異之徧歷諸方後依佛性陳所
見性曰汝忒煞遠在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
四字令下語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方是也偶
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
至亦復不知何者是舍何者爲火乃豁然制
罷歸省性見首肯之時圓悟在雲居師往通

所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麽師所疑頓
釋

臨安府中天竺中仁禪師諦窮經論於宗門未
契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
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
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
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幼聰慧過目成誦著
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

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
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
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
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
悟華嚴宗旨嘗講于千部堂詞旨宏放衆皆
歎服適南堂靜禪師至謂曰觀公講說獨步
西南惜未離文字相耳倘能問道方外卽今
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于鍾
阜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距虎頭收

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
同電拂作麽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
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
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
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麽生師擬對悟便喝曰
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
後於廬山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
有疏親豈有栴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
作偈寄悟曰出門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
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
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

平江府明因曇玩禪師當詔僧爲德士時入頭
陁巖食松自全後依圓悟因舉桴擊鼓頓明
大法後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人亦
稱爲莫理會長老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卽佛
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師
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廻避僧無對師擲下

拂子奄然而逝衆皆駭愕悟聞至名曰祖首
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
頭竟爾趨寂

樞密徐俯字師川每侍其父龍圖謁法昌及靈
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
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及丁父憂念無以報
罔極請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
曰諸仁者秖如龍圖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
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麽處而今捨識之

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麽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個甚麽便恁麽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麽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叅圜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顰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鱉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

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叅圓悟于䑕阜公欣然就其鑪鞴悟不少假公因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黙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謁大慧慧聞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麽生會公曰討甚麽椀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爲甚麽不悟公擬對慧摓之曰討甚麽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遠普現居士叅圓悟一日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遥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麽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及遷吏部方在壯歲遽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漫說從

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成都范縣君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圜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麽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秖看是個甚麽後有省曰元來恁麽近那（宗門武庫至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有個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范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甚麽近）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習惟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目前萬象摐然心識安在師茫然遂徧叅扣抵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牕紙鑑卽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

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得法佛鑑後謁黃龍死心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麽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

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 上堂舉死心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臥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音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秖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

喚甚麽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花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居龍牙遷雲溪以清苦涖衆衲子敬畏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

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任持事畢臨行自巳尚無有甚處空可覔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麽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翛然而逝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叅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

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覔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　待制潘良貴依師久不契謂師曰某秖欲死去時如何師曰好個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便去忽被他換却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師曰你秖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師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秖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

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祴師逐出院師每曰先師秖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鄮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

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溫州龍翔士珪禪師醉心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晚至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遂大悟

南康軍雲居善悟禪師在龍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却被蛇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隆興府黃龍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㵎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掩耳

而出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相羊山水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翦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為忠道者死心禪師任黃龍學者奔湊至無所容因於季春結制限之師見心抗論不可投以偈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迫暮持白木劍造死心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心擬對師即揮劍心引頸而笑師擲劍於地作

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師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劒以相揮時以為實錄云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恒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

普庵印肅禪師袁州宜春余氏子師將生隣里望其室祥光燭天蓮生道周或現阡陌及生即善世言蓋政和五年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及長一夕夢一僧點其胷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胷有赤點如含桃因遣師壽隆賢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于道賢甚器之聞牧庵道風遂謁於湘之溈山問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牧庵竪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年二十九矣使牒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為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檀那枉作釋子楮衣糲食脅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庵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叅不動道塲徧周法界悲涕歡喜踊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舉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強占二詞調曰解佩令明眼人前觀著三十拄杖不饒為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陁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廬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栢庭立雪一塲敗闕了無為當下休歇百帀千團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指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秖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庵迴然寂滅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冐雪而來既見師曰此吾不請

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頌而別師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鬼神莫能測其變化諸異跡不可勝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書畢跏趺而逝

幻寄曰忠道者父子悟處與諸方等耳其神用乃能爾假令黃檗而在其脛懼不免黃檗十二傳而得忠十三傳而得肅養子不及父悲夫至謂天竺神通不傳真丹者又何嘗夢見忠父子矣溺氣耶肅之呪世間盛傳至被管弦而臨終一偈乃類雲門是可異矣

衢州烏巨道行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

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跏趺而逝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徧叅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辨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

望見聖僧契所未契卽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麽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

南康軍歸宗正賢禪師習經論過目成誦義亦頓曉大慈秀稱爲經藏子出蜀扣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栴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逗漏了也

安吉州道塲明辨禪師至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津楊花愁殺蕩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卽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個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 室中垂問猫兒爲甚麽愛捉老鼠（虛堂湛頌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又曰板鳴因甚麽犬吠（雲峰潛頌云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又曰蚯蚓爲甚麽化爲百合（極圓

岑頌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葛待制勝携客造師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滾滾不已師若不聞葛疑而問曰師謂何如師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師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尚始得 臨終登座拈拄杖于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

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羅湖野錄載師悟緣自聞僧舉至黙有所契下乃云即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話問之師擬對佛眼以手托開師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與燈錄小異附志於此。

世奇首座。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為淨髮板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板也。師恍然詣方丈披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板響。覺來蝦蟇啼。蝦蟇與板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叅究。洞邃玄奧。眼命分座。

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煆煉。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歲徧叅。後依佛眼。一日同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叅石頭馬祖得悟因緣。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

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悉哩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十報終。至日令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據高座。囑諸官吏道俗。各宜

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任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公以建炎後名刹教藏多殘燬施印凡一百二十八藏有語錄頌古行世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世為石工從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投大隨供灑掃令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隨見而語之曰今日硿

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如何折合師因設禮求究竟法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欣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授以僧服俗呼為回石頭

常德府梁山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腳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至人之明鑒佛法之正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秖作個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没交涉古人道凡有

言句一一須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秖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惟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洗澡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腳多少處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

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麽者麽。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磵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莫將尚書。字少虛。官西蜀時。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時廁。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處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南堂大隨別號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麽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無爲軍冶父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役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個

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蹣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尊事之。座下學者請益金剛般若經。因章爲之頌。盛行於世。

菩薩戒比丘尼齊聞同徒上音上
孝誓願傳佛心印綿遠不墜法界有
情同圓種智
信女顧門姜氏法名德慶願求得
佛慧命障消壽永吉祥如意者

指月錄卷之三十

較譌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葉二行軝誤作輟　○　三十五葉第十行霞誤作師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葉第十八行垂誤作乘

卷之三十　九葉第十五行德誤作羅　○　二十一葉第十三行消誤作逍

音釋

卷二十八之三十

屨居御切音踞草履　璝同瑰　禳如羊切壤平聲　禬古外切音膾除殃之祭

玨古岳切音覺　紿蕩海切臺上聲欺誑也又絲縈難理也　噬時智切音誓齧也　詪古很切根上聲難語貌　艷七正切音倩青黑色也　褾彼小切音表袖端又卷袠飾　洊在殿切音薦水仍至也　嗒託甲切音塔嗒然忘懷　灨古暗切音紺水名　讋質涉切詹入聲失氣而言也　譻於京切音英以言對問　笈音及書箱也　淶郎才切音來水名　潸師姦切音山涕流貌　歃色洽切音霎盟者以血塗口曰歃血　癰於容切音雍癰疽　餧弩委切內上聲飢也　汛思晉切音信洒也　綟力霽切音例線也　焯古灼字　呿丘於切音嘔張口貌　懣木本切門上聲煩懣　邂逅音械候不期而會　鈐其廉切音鐵鈐鉬也　拑　堋蒲根切音彭喪葬下土　栩虛呂切音

許忻暢貌　靶必駕切音霸　嶄牀咸切暫平聲山尖銳貌　眙延知切音夷舉目貌　眎同視　扵弋渚切音雨擊也　硿磕音空榼石相築聲

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臨濟）師宣城奚氏子。其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於卧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身。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十日巳時誕。師白光透室。舉邑稱異。年十六出家。（燈錄作十二。非。此從年譜。）十七落髮。卽喜宗門中事。徧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性俊逸不羈。十九遊方。初至太平杯度菴。菴主迎待恭甚。曰夜夢伽藍神告以雲峰悅師來。戒令肅候也。杯度老宿因以悅語示師。師過目成誦。人遂謂雲峰後身。既謁宣州明寂珵禪師。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珵不假一言。令自見自說。師輒洞達微旨。珵歎曰。杲必再來人也。過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師周旋三公會下甚久。盡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

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爲方敷文普說云。微固有悟門。只是不合將功勳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許多家事來傳。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紙榜。在僧堂前。大丈夫參禪。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盡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底。）徧歷諸方。嘗至奉聖初和尚處。値初上堂。師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湧。寶葢自天垂。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初曰。金蓮從地湧。寶葢自天垂。師曰。鸞鳳不棲荊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初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師曰。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麽生。初便喝。師曰。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取拄杖稍遲。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衆。已而參心印珣公。珣令至寶峰依湛堂準公。師始至。機辯縱橫。一日湛堂問曰。你鼻孔今日因甚無半邊。對曰。寶峰門下。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麽。對曰。姓梁。（堂姓梁）堂以手自摸頭曰。爭奈姓梁底少個幞頭。對曰。雖無幞頭。鼻

孔雱龔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麼經。對曰。金剛經。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麼雲居山高。寶峰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得箇座主使下。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曰。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洗。師承訓。卽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月。按普說云。某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爪甲。纔長一截不剪。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一日堂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叅普

說。你也做得。秖是有一事未在。你還知麼。對曰。什麼事。堂曰。你秖欠這一解在。㘞。若你不得這一解。我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湛堂疾亟。師問曰。倘和尚不復起。某甲依誰。可了此大事。堂曰。有箇勤巴子。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若見渠不了。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叅禪。及堂化後。師往荊南

謁張無盡求塔銘。張問曰。公秖恁麼著草鞵遠來。師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師曰。二十八。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師曰。兩箇。又問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相公。張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毘眼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求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張曰。有問問公。若道得。卽作塔銘。師曰。請相公問。張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

曰。是。張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曰。相公問什麼眼睛。張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張曰。若如此。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謝。張遂著銘。銘有云。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已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精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世間粗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復謁靈源草堂諸大老。咸被賞識。與洪覺範遊。覺範嘗見其十智同眞頌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

當面勢崔巍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歎曰作怪我二十年做工夫也只道得到這裏又過無盡無盡與論百丈再參馬祖因緣（語具百丈章中）無盡亟賞之促師見圜悟及悟住天寧師往依之自惟曰當以九夏為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為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為佛法中人既見悟晨夕參請悟舉雲門東山水上行語令

參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悟一日陞座舉雲門語曰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聞舉豁然以白悟悟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淨躶躶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這個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太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個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

會得也悟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閒話入室日不下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經半載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客飯師把著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曰這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你喻得極好這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

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諸譌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師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悟悟云我這裏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個大海來傾去始得若只將鉢盂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

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個得到你田地。往時只有個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會女眞之變。欲取禪師十數。師在選。獲免。趨吳虎丘。閱華嚴至八地文。洞徹昔所請問湛堂殃崛奉佛語救産難因緣。初師以此請益湛堂。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師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師曰。

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聖賢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師茫然。至是讀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

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寤既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

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因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　圜悟詔住雲居。師往覲。悟卽請爲第一座。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固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　師每入室。圜悟時來聽其語。一日入室罷。上方丈。悟云。或有個禪和子得似老

僧汝又如何支遣師云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個肥漢剮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授得我上壁也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此是第二句　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叅禪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

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師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悟不覺吐舌乃云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師曰契證即得第恐只恁麽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

勘辨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個悟處特來求首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道見處爲甚麽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懡㦬而退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麽生會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麽事僧無語師打出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

先前日答了我也即今因甚麽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麽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遶禪牀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出時罕有善其機者（有僧聞舉奪却竹篦師曰奪却竹篦）

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個請和尚放
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
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沒
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眞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
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
喚你作賊漢則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
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 又僧聞舉。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卽與和尚道。師放下。僧
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 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鼈。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
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

方。 師又舉問彌光。光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師曰。你是第幾個。光曰。今日捉敗這老賊。
師深肯之。 近禮侍者久侍師。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師曰。你是個福
州人。我說個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剝了。送在你口裏。秖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
曰。和尚吞却卽禍事。師後復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秖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
見禍事。師肯之。 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
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
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
更近前覓個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
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

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 師纔見僧入便云。
你不會。出去。僧便出去。次一僧入。師亦云你
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云。適來兩個
上座。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你
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別有
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云。三十年後
悟去在。 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
如何。僧珍重便出。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
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

時如何。他珍重便出。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
訊。師便打出。 問僧。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
麼人。曰。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個師僧恁麼
道。打出去了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香嚴
上樹話。你作麼生會。曰。好對春風唱鷓鴣。師
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未上樹道將一
句來。又作麼生。曰。適來對和尚道了也。師曰。
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對。
師便打。 僧問。某叅禪不得。病在甚麼處。師

曰。病在這裏。曰某因甚却叅不得。師曰。開眼
尿牀漢。我打你去。 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
旨如何。曰魚行水濁。師曰。莫屎沸。僧無語。便
打。 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
會少鹽醬。作麼生。曰隨家豐儉。師曰。好個隨
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打。 僧請
益夾山境話。道聲未了。師便喝。僧茫然。師曰。
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問僧道不
用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曰某甲

不敢道。師曰。你爲甚麼不敢道。曰怕染汚。師
高聲曰。行者將糞箕笤帚來。僧茫然。師便打
出。 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作麼生會。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某但恁麼會。師曰。抱取猫
兒來。僧無語。師便喝出。 問僧還記得話頭
麼。曰不記得。師曰。你來這裏管甚麼事。便打。
問僧五祖道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猫兒
十萬倍。如何。曰風行草偃。師曰。你也不得亂

說。却作麼生會。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便打
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
前。師云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
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眞個。
僧纔入。師便曰。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柏
樹子。麻三斤。乾矢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曰
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
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
佛陀耶。 問侍者曰。幾多人入室。幾人道得

著。幾人道不著。侍者曰。某甲只管看。師忽展
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曰。天寒。且請和尚
通袖。便行。師隨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
你。 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甚麼處去。師
曰。你道只今是生耶死耶。僧曰。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
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
還知麼。僧曰知。師亦打出。 問僧巖頭纔跨
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禮拜

意作麽生曰好個消息師曰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曰你這一喝未有主在出去 問僧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作麽生曰總得師曰抛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 問僧你道禪還受教也無曰萬里一條鐵師曰爭奈觀音院裏有彌勒僧擬議師便打出 問僧你名甚麽曰法如師曰僧堂法殿如否曰如師曰老僧被你勘破僧擬議師便打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

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聖云姓何官云住何國聖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曰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曰大聖决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遂致書於師乞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决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 一日同到明菴見壁間畫髑髏濟川頌云尸在這裏人今何在始知一靈不居皮袋師不肯自頌云即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張子韶至上堂僧問大顛爲韓文公趁却首座意旨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進云學人未了乞師慈悲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在進云只如首座也扣齒三下過在甚麽處師云過在扣齒處進云莫謗他首座好師云你見個甚麽道理便恁麽道進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師云你莫謗徑山好進云今日侍郎或問和尚春秋多少又且如何師云向他道百十二歲進云喚作謗徑山得麽

師云你又謗侍郎也 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答話了也進云學人問樹上話和尚爲甚麽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謾得大衆眼麽師云灼然謾不得進云只如樹子未生消息未動香嚴向甚麽處得這話頭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只如和尚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

則背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麼則成虛設師云虛設乃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又違他所問是時香嚴纔恁麼道便有個旁不肯底與作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卽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麼若揀得出非惟親見香嚴

亦使虎頭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爲你諸人下個注脚與作竹篦則觸不與作竹篦則背

酬答法要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修證而得當淨意根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虛空之寬曠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僞不實妄想亦如虛空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 示李獻臣

又云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汚亦不住在無染汚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眞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

眞無心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異哉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語言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顚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 示黃伯成 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潙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

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示李獻臣） 又云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自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 又云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鳥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鎮錢塘特入山中謁之乃問

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侍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 又云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爲善善雖未至豈不勝寡廉鮮耻託善而爲惡者教中謂之因地不真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謂真大丈夫之所爲矣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會得塵劫來事即時瓦解氷消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恒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

又云世間塵勞之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便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

十日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顛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顛錯如今作事處顛錯欲臨命終時不顛錯無有是處 又云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晚間縱口業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爲日課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意學道之士不可不知也 又云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要寂

靜無事亦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自然身心寧怗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蜜定衆生散亂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被黙照邪禪之所攝持矣 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貪欲瞋恚癡者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智慧（示陳次仲） 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

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力（示羅孟弼） 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於保任蓋入處不甚深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個中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之謂也（示李獻臣） 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廻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卧未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爲無始時來行得這一路子熟雖乍識得破欲相遠離亦不可得故曰毒蛇猛虎尚可廻避而心意識眞是無你

廻避處（示羅孟弼）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心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個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究竟此事開方便門示眞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峰眞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

德山周金剛主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示人後又問從上宗　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什麽雪峰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聰明靈利思量計較於此個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玆心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

七顛八倒作諸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是具决定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如鈎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伴侶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眞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法身即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便是這個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心裏便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即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個有五雙分疎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計較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

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敍事不錄）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曝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個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個是生處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搏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

時節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踏翻關棙子不是差事。（示徐敦立）

士人博覽羣書本以資益性識而反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胷中作事業資談柄殊不知聖人說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忘指不可依語生解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有志之士讀書看教能如是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示李獻臣）

又云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為差別因緣狐媚學者殊不本其實諸佛說法惟恐人不會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衆生悟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於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卽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叅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却心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玄妙求悟入若起此心卽障却自己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山云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淨名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患何謂過患被色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能遠離於經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見覓解會者是苟能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則於自境界他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

僧入門便喝諸方尊宿喚作劈面提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第一等拖泥帶水直饒向一棒一喝下全身擔荷得已是不丈夫漢被他驀頭澆一杓惡水了也況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是不喞嚁中又不喞嚁者。（示鄧子立）

昔李文和都尉叅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妙哉斯言可以為光明種子發機之助也。（示李獻臣）

又云。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衆生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耳。　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欲得一如。但佛與衆生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示聶妙證

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

被伊穿却鼻孔。定也。葢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個是業力。熟處是。那個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一個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塗成滯。觸塗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這個是昧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這個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俱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

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曰。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有智慧丈夫。兒借道力爲器仗。攘除業力。業力旣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志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

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只自弄花枝要識病根麽不是別物只是個執難執易妄生取捨者遮個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沉只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生死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

不可思議示呂舜元

要識法麽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是要識病麽妄想顛倒貪嗔邪見是離然如是離妄想顛倒無眞如佛性離貪嗔邪見無菩提涅槃且道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存一去一其病轉深若不分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畢竟作麽生說個除病不除法底道理有般漢聞恁麽說便道卽法是病卽病是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順眞如則顛倒妄想貪嗔邪見悉皆是法隨顛倒則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悉皆是病恁麽見解莫道我披衲衣便是他座主奴也未得在何故

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不見古人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苟能於夢幻中如實而證如實而解如實而修如實而行以如實之法能自調伏起大悲心作種種方便復能調伏一切衆生而於衆生不作調伏不調伏想亦復不作顛倒想不作貪嗔邪見想不作眞如佛性菩提涅

槃想不作除病不除法想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既無如是之想則一道清淨平等解脫魏砥請陞座

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答曾天游

又云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頃尚能頓忘諸善知識所證三昧况無始虛僞惡業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

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個事無雜念否故黄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在面前或順或逆亦不須

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個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迴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在一處無情之物尚爾况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個道理也近世有一種

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世間法强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今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

色力强健亦入是三昧答樓樞密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時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汙泥乃生此
花老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
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
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
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
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
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答曾天游 乍得
身心寧靜切須努力不得便向寧靜處縣根
教中謂之解脫深坑可畏之處須教轉轆轆

如水上葫蘆自由自在不受拘牽入淨入穢
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近分若只
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示空慧 臨濟云汝
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
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
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
數年前有個許居士認得個門頭戶口將書
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
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樂快活

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潔使
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
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
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
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
須頻禱禳示嚴子卿 學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
心難境空而心不空心爲境所勝但空心而
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
境則是此心未得空復爲境所奪此病不除

生死無由出離不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
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此心既空矣心外復有何物而可空耶思
之示黃伯成 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即此
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
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
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
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
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

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眞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强說道理。謂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

火。可不悲哉。示眞如 又云。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淸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作對待耶。 此事如靑天白日。皎然淸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栴檀。片片皆是。將甚麽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麽處起。收因結果時。却向甚麽處著。旣無著處。則佛是幻。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個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處著。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眞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傅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

求玄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忘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囚執。如來說爲可憐憫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個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麽。把甚麽作奇特玄妙。把甚麽作菩提涅槃。把甚麽作眞如佛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

本其實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心意識摶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夫十個有五雙作遮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他打葛藤一上云只遮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你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

若不空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甚麼分別萬法佛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

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眞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瞞向遮裏試定當看若是定當得出止宿草菴且居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百萬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耻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趨向分（此處原文節去論口鼓子禪一段）

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叅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叅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叅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遮三大老便是個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

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
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
繞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
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
遮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
忘生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
種智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力亦不至流
落惡趣中大勝躭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
不可容易且作歸敬信向處似此見解者不

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
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一瓶一
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
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
障道底冤魂若是個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
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怕人壞
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設個喻云譬如高原陸
地不生蓮花卑濕汚泥乃生此花若就裏許
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

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
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
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强强者謂所乖處重而
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
力有强弱而所乖則一也示徐敦濟附劉叅政請就天竺陞
座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夢
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忘却師云你記得試
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原來不
會進云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分付瞎漢
進云臨濟一宗全憑渠力師云且喜不干你
事問昔日七賢女游屍陀林一女云屍在這
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當時齊
悟無生法忍如何是無生法忍師云拈却髑

髏裏底進云輝騰今古爍破乾坤師云這田
庫奴進云只如四主簿卽今在甚麼處師舉
起拂子云在這裏進云惟憑這個力念念更
無差師云摩竭令行萬古乃云拈提要妙
掘地覓天就裏明眞望空啓告直得心心不
觸物念念絶扳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
一微塵徧法界之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
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若識得
衲僧放身命處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以生
死爲游戲之塲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礙其或
不然未免葛藤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
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
滅妄名眞乃顧視大衆云今日叅政相公爲
亡男主簿盡七之晨命山僧陞於此座爲衆
舉揚僧俗交叅同臨斯會又是個甚麼若言
是妄現今說法聽法歷歷孤明復是何物眼
若是妄將甚麼觀色耳若是妄將甚麼聽聲
鼻若是妄將甚麼嗅香舌若是妄將甚麼了

味。身若是妄。將甚麼覺觸。意若是妄。將甚麼分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既不是妄。一真何依。真既無依。一道平等。到這裏方知主簿。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不曾生。又不曾滅。更喚甚麼作圓明妙性。真妄名相。何處安著。還委悉麼。鷂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前搭上唇。下座。

從來無法與人。但為人做得指路頭底漢子耳。古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眾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

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以我說法。欲使眾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為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恁般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為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各立門戶。造妖捏怪。示曾叔遲 以湛然號公。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念動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般杜撰漢。自己腳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為可憐愍者。請

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卽是染汚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答許壽源

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

心心法兩空是眞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覷得遮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氷消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註解遮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轉上頭關棙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

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遮個道理也

佛弟子陳惇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個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伊有書來呈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獠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個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

乘衆生沒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迴勢非是强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久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

之勉之。示陳明仲　佛又言。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見於如來。應徧於一切處見於如來。佛者覺義。謂於一切處常徧覺故。所謂徧見者。見自己本源自性天眞佛。無一時一處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界中而不徧故也。衆生迷此而輪轉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超諸有。海受殊勝妙樂。然苦樂皆無實體。但迷悟差別而苦樂異途耳。故杜順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

法身不現也。示李獻臣　又鄭成忠請普說　師云。如今心地未明底。不免疑道世界從甚麼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爲復先有世界。爲復先有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安頓。遮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幻寄曰。吾初讀華嚴十無盡藏一品。至菩薩有　無記法。而疑之。謂華嚴菩薩具一切智。何獨於此數端而獨無記。及讀徑山老人語。乃知菩薩之無記。杜人言思。正所以使之深證。後如黃檗被喝處。蓋見無邊沙界于毛端。臨濟喫棒時。則拈十世古今于眼睫。若以言思求。必流魔外。　又云。善惡皆從自心起。且道離却舉足動步思量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

却從甚麼處起。若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殊勝不求而自至矣。　又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　又云。

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了。覺得迷悶沒滋味。如齩鐵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量不到。絕分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爲子。不可不知也。又答王大授云。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上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上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欛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行。如

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
命處不可忽不可忽　又答李似表云示諭
欲一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
底一念早是剌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
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
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
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
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
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沒
巴鼻方寸轉不寧怗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
斷千聖頂顙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這裏打退
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
念前看看來看去忽
然睡夢覺不是差事

又云趙州狗子無佛
性話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用意
等悟若用意等悟則自謂我即今迷執迷待

悟縱經塵劫亦不能得悟但舉話頭時略抖
擻精神看是個甚麼道理　常以生不知來
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
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萬貫
錢債無所從出心胸煩悶迴避無門求生不
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
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個話頭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
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

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
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
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
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
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齩生鐵橛沒
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好底消息
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
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是
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

重逐日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
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
續不斷都不厭惡乍起一念向此個門中著
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
惱早要罷休有著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
勝數舜元道友卽不然既知鈌減界中種種
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
處來死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
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

是有是無。是眞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肯。以此軸來求指示。援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不見昔日子湖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是個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强作內外。無東西謾（應作漫）說東西。所以奢摩不能明了。以至

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評量舜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旣無一法與人。卽今寫底是個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中間者。又是個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個甚麼。咄 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到者裏合作麼生參。只這作麼生參亦無著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旣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眞說。無聞處是眞聞。如是則妙喜卽是舜元。舜元卽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苦。分明覰見沒可覩。咄（示呂舜元）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亡。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個話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旣不行。則疑生來死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厮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示李伯和）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便是個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這刀子

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又云。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答陳季任

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囮地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囮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觀其行事。大小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

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麼時。承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

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偽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如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

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
是當人致君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
氓於凋瘵之處便是當人福蔭子孫之處到
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
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
矣況肯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
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
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
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

證自已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已本來面目
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
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個中人說
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
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
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
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
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
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

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
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
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
已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
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
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
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
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
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

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
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
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
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
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
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
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
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
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

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卻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迴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

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到得這個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水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個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

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為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博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倒。故先聖苦口丁寧。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一刀兩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顙。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

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答張暘叔) 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漢在甚處著倒。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

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稜榻地歸家穩坐處（示熊叔雅）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應有（諱缺）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眞實請行住坐卧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

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麽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麽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氷歸水還我個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是眞語實語不誑不妄語恁麽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决定義無智人前莫說（答汪彥章）　衆生日用

現行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名以爲佛事爲衆生以無明爲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便是這個道理也（示張太尉益之）　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卽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

只就這裏看個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註解。從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眾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矢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

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眾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矢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矢橛上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答呂隆禮 示曾天游云。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如一處。無有不到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答呂居仁。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廝崖。若棄了話頭。別去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既辦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麼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個是熟

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一落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這一落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他求。不借他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鱍鱍地。未得如此。且將思量世間

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教看無字話頭云云。答榮茂實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人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是自在。如是瞥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

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剎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剎海次第。剎海藏。剎海差別。剎海普入。剎海成。剎海壞。剎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恁麼說話。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疏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個八歲

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個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個屠兒。看他這三個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為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

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旣不起。眞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潙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麽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潙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麽。潙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麽。潙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叙事不錄爲立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任坐臥。造次顚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

時。不必用力排遣。只擧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擧來擧去。和這擧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示趙師重 巖頭云。若欲他時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葢天葢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之語。非獨發明雪峰根器。亦可作學此道者萬世規式。所謂胷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始

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矣。比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粗。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粗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爲准的耳。纔得這個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卽眞。所謂胷襟流出葢天葢地者

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爲胷襟流出也。示曾叔遲 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理會。纔涉秋毫知見。卽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卽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如今。若如今不越一念。向脚跟下頓亡知見。便與祖師把手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上著倒。示陳次仲 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

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之窟宅也決欲荷擔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這個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便是出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識旣除則生死魔無處棲泊生死魔無棲泊處則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

作障所以道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得到這個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他物故盤山云全心卽佛全佛卽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臥勿令心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示謝郞然）

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憧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敎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

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答曾天游）

心火熾然熠熠不息貪慾嗔恚癡纏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貪慾嗔恚癡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爲護法善神且非强爲法如是故（示謝郞然）

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處鬧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叅忽然眼開都

是自家屋裏事〔示聶寺丞〕 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處爲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思量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示熊叔雅〕 這個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處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處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答劉彥冲〕 狗子無佛性話左

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卧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廝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示汪聖錫〕 古德有言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恐當人信不及於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不能純一做工夫則成間斷當間斷時未免方寸擾擾正擾擾時却是個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

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說似人不得惟證悟者舉起便知落處〔示謝廓然〕 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這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却又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躲避不得

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如夢切記取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躲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

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秖益自勞耳。示陳季任

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

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于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卽有。不說時。卽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麼。恐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答張安國

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為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眞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

示富季申 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卽是樓樞密逃處。樓樞密疑處。卽是二僧問處。法從

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
滅。答樓樞密 與向伯恭論夢覺書見隆慶開師章中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
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消殞矣。塵勞之心
既消殞。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個時節。乃是黃
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
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
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

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
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
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
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答劉季高 章敬
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
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
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
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
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

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
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指
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
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
鈍根。更增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
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
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錮鈍底。然亦不得捨
却這個鈍底。忝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
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

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眞覓實。轉見參差。
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
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
遲疑。思前筭後。則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
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因執。無有了
時。答陳季任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朝
夕惟以某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
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
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

耳。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個汪彥章更無兩個只有一個汪彥章更那裏得個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眞個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

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有別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卽是。人位卽不

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個注脚。人位卽是汪彥章。信位卽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

答汪彥章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黽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

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個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榜樣。慢向這裏提撕看。是個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

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不得已應病與藥略爲居士指個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眞個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没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個甚麽只向這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

無可言者答李茂嘉　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難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著中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移在蹉過處自然怗怗地不作難入蹉過之解矣得如此了却好向這裏全身放下放下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所謂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示陳次仲

昏沉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勝工夫只這便是工夫也答富季申　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絶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

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遏捺只就瞥起處看個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當恁麽時如紅鑪上一點雪相似眼辦手親者一趯趯得方知嬾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答劉彥冲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

未得悟入。請於脚根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麽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曰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忉

忉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個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個無

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個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

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寂照邪禪。埋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

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詞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撑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厮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

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個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個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個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個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個道理也作鈍榜狀元亦不惡只怕拖白耳一笑荅宗直閣 知迷不悟是大錯執迷待悟其錯益大何以故爲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若放不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有休歇示黃伯成

又云學此道未得個入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聞宗師舉覺愈覺難會益以取證求歇底

心不除反被此作障礙此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亦非師家可以傳授 欲得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叅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叅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個有筋骨

底。纔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劒一截截斷
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
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
下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
哉。不見昔日灌溪和尚初叅臨濟濟見來便
下繩牀驀胸擒住。灌溪便云領領。濟知其已
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
灌溪如何思量計較秖對得。古來幸有如此
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粗心灌溪當

初若有一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
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
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答曾天游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爲知解所障未
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旣荷至誠
不敢自外。據欵結案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
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爲
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
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

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
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倒便是
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
迷可破無語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這個見解也。但就能
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
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
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
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
解起處。旣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
塲。便是出生死處。旣是解脫之塲出生死處
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旣寂滅能
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眞如佛性
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
入。答富季申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
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
答。妙道再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

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卽隨人顚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辨邪正不分蓋不了此性此心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爲實認此心此性爲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

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已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卽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爲是此兩叚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

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惟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茍迷悟見亡向背解絶則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寛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徹十方覩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麽時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本無悟悟卽迷迷卽悟向卽背背卽向性卽心心卽性佛卽魔魔卽佛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

分非假於他術既得恁麽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來看馬大師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栢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嚴陽尊者土塊汾州莫妄想俱胝竪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也妙道思之（示妙道禪人）　只這著忙

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矢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答呂隆禮）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能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卽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籮裏坐叫饑何異當知禪語卽佛事佛事卽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答樊茂實）擔荷此段大事因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半疑則没交涉矣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

家始到頭欲知到頭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示李獻臣）又云趙州和尚云老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這老和尚眞實行履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

（示聶寺丞）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衆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乃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滅煩惱本遠離諸難諸難者爲無決定信被自己陰魔所撓若能一念緣起無生

則不越此念卽時超出魔路所謂魔路亦非他物乃是昧却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心卽隨差別妄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忘諸見卽此魔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示鄧子立）

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尙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侵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

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答曾天游）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

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將去。作善多。作惡少。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示鄭雨府宅）

奉
佛弟子陳國卿法名行廣捐貲敬刊惟祈過
去父母早生極樂之邦現在親屬共悟菩
提之道家寜國泰祖道輝煌伏祈
佛祖證明獲如所願者

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酬答法要之餘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

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卽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卽波旬說山野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麽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

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

此下舉水潦見馬祖鼓山見雪峰慧明大庾嶺見六祖三師悟緣具十三師章以三

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麽若更別有則却似不會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禀之語請書于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

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答李漢老李又具書云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夙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暫地此非自味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師又答書云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眞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惟一眞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惟眞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師又與江少明書云承連日去與叅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歆得馳求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覷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麽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叅政漢老也

即日蒸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自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

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眞個作得個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麽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麽熱椀鳴聲公既於此個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應有如字意中得個瞥地處卻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

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已之餘以及物（答劉彥修） 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爲功名所移不爲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强爲亦法如是故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

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道只管如博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卽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峰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

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此句有脫文應云義理之義固性也仁義之義亦性也詳上下文可見）作無義事卽背此性作有義事卽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卽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

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峰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爲學爲道一也（答汪聖錫） 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

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示成機宜季恭) 又云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卽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深汙矣。 又云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

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便是這個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 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於聖人。而期於必至。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示莫潤甫) 又云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旣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在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忘指。得魚忘筌爲第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

士大夫不曾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個布袋子。聞人說空說寂

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說。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原不曾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爲爲自然歸宿之處。自

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示張太尉）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他眼亦

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答圭和尚） 既已承當個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向未屙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

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答逮長老） 又云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峰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個佛法中人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顚沛不

失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掇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個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

思之思之。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瓦鑽龜。何時是了。(示李獻臣)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雖則一期應病與藥。未免梁生招罰。而今未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心與物俱是剩法。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示空慧　四則右一)

旣有個趣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慢提撕。則個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二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三　國師三喚侍者話。瑞巖喚主人公話。睦州擔板漢話。投子漆桶話。雪峰輥毬話。風穴

佛話。這六個老古錐。各欠悟在。妙喜恁麼道。大似掉棒打月。旁觀看之。不爲分外。四　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個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叅前輩。於宗門中有眞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個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

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管甚無生話。這三個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䙡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䙡裏。在不

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𡠟裏快然見恁麽說定道總不恁麽若總不恁麽又落在妙喜圈𡠟裏要出三老圈𡠟則易要出妙喜圈𡠟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因記得古德一偈并書其後庶幾快然不在中途躲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個問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

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示羅快然）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花忽然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和尚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道永無退失又雪峰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一人以從緣而得爲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爲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人咦鵶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麽若不知雲門直爲你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咄（示知立禪人）　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眞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

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逗漏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云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氷消瓦解咄雪竇亦逗漏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眞入室者咄亦逗漏不少（答曾天游）　石頭和尚云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

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答劉彥冲）

古德云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云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招慶問羅山云巖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大師招慶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日後復來問前日和尚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道了也慶云大師是把

火行山云若如是據你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又禮謝而去後有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帶角欲了從上事來當以此段因緣時時在念然不得著意穿鑿穿鑿即錯（示黃伯成）

僧問趙州柏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柏樹子成佛看此話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栢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定也思之（示聶寺丞）

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有而非實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

契達磨遂渡江之魏如今要見眞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得此二字一生叅學事畢（示謝機宜）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個中人想當亦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迴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麼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

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

傳之秘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廻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答劉季高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辨眞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琴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答林少瞻

室中垂示

師云大凡叅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葢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請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個談空亭太守

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葢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眞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寶峰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號元爲五斗葢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語武庫又云師在寶峰時元首座極見喜師嘗乞假訪李商老歸元見遽云噁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可見其人矣

今時人只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却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云燈籠緣壁上天台

便道是奇特豈不是順顛倒　嚴陽尊者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也如何是僧云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眞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下

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术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去便罷叅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他不出却教他說悟處更問你見處如何學人云某見處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如何爲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間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

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子那裏便是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　山僧待人志誠須是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叅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語心言直故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擬議思量已曲了也何況脫空耶　今時兄弟

知見情解多須要記閑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人問你手中是甚麼却放下拈起一個土塊可煞癡若恁麼叅到驢年也不省　我這裏無法與人秖是據欵結案恰如將個琉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爲你打破你又將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且道旣稱善知識爲甚麼却要

殺人。你且看他是什麼道理。而今兄弟做工夫不省這個過在何處。只爲要去明他。且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是你將一轉語便去明得麼。永明他不得。古人忒煞直截。你不肯去直截處行。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可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却云。你恁麼方始是徹

後頭却恁麼撒矢撒尿。却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却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云。切忌外人聞此粗言 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

普說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喚甚麼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個個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事因緣。如天普葢

似地普擎。未有世界。先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怗。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將這個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這個猢猻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

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個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毘耶離城

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遊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曾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麽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妙喜曰尚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

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卽就你屋裏說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麽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

聞個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没交涉殊不知這個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

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個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央定不在黙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黙然且看舊時有個座主喚作肇法

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黙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個道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黙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爲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黙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黙然處况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

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篦劈脊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

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個肉團心分別不行有個身火燒刀砍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麽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旣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個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

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卽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救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這下做工夫答曾天游云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涙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麽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麽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又云教人官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

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麽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遮個又是認著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瞞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遮個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　答劉彥修云臘月三十日作麽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　答張安國云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鬼窟裏閉目台眼謂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謊人以悟爲建立自旣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當爲衲子輩說世間工巧伎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答榮茂實云有一種唱邪說爲宗師者謂學

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第二頭殊不知溈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溈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

黃德用請普說德用黃端夫子端夫初悉吳元昭撰疏乞分楊岐一枝至其家庵開法師遺彌光應其請時端夫卒德用昆仲請師普說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與甚麽作宗旨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

河沙各立門風各設奇特逐旋揑合疑悞後昆不可勝數叅禪者既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卽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個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居若見須盡力救他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問入室卽時將渠悟入處兩句斷了曰公所

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引萬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是無爲是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爲非想爲是行爲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眞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或者以良久默然無言無說爲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臥

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他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

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主牽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處凡通入處未有不由見物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粘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

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卽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

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鋩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牸牛是牯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他自問牯牛牸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鋩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不合以內外答他若以內外

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羞麼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弔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

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栢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個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個瞠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巴鼻莫謗他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麽生會學者卽大瞠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

以爲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覰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卽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不可瞠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瞠眉努眼時便無禪也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或者見雲門如此說便

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纔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一一眞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眞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

中無事毒者却以此言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靑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這僧致得個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卽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靑

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卽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遮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卽眞。更有甚麽事。或問他父母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侍者。祇對和尚將個業識作本命元

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逴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於別人。直是叵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個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𡀱地斷。方敵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某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

解道鎭州出蘿蔔。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比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衆且道說個甚麽。咦。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個不說道理。如檀越執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個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又恐渠作道理

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矢溺道在稊稗道在瓦礫卽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語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個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日太虛寥廓强爲名任是僧繇畫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途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過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

羺羊過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絃彈一曲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遮一槪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個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矢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卽心卽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既不可如此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

法無人情乃相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矢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嚗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劫庵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叅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這個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

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個有五雙眼鼓眥地。總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個領字。或來手中奪卻竹篦。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個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

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往彼住庵。亦因元昭。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昭。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秦國夫人請普說。夫人計氏法眞。張魏公浚母也。少寡居。屏去紛華。蔬食禮誦。師遣謙禪過魏公。公因請謙爲夫人指示。夫人問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因舉師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并述不得向舉起處承當等語。且令暫輟禮誦。專意看話。得透話頭。則禮誦皆妙用。夫人遂諦信。一日忽洞然。因自述悟緣。及數偈呈師。偈有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師見而肯之。以誕辰請師普說。章首問答敘事不錄。今日是秦國夫人計氏誕辰。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此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衆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叅禪底人叅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

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矢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略。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個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

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利弗汝旣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師云舍利弗恁麽問月上女

恁麽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麽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益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矢磨坊下推磨當恁麽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

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卽心卽佛便了更說甚麽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這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旣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死句活句使得來

七顚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個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這個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麽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旣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黃檗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麽行脚何處有今日

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麽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麽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個話頭便是個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他黃檗不見只如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嗑酒糟便是噉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没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溈山舉此話問仰山

云黃檗意作麽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溈山云此實難辨只如溈山仰山恁麽問答又作麽生商量到這裏須是個人始得既不會這個定將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洞山問蟾首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麽生說個應底道理蟾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蟾云和尚作麽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拂迹且喜没交涉要且不是這個道理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聞舉豁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没交涉若恁麽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和尚知其不凡

故將磚去他庵前磨祖云和尚磨磚作甚麽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便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他時節已至卽向他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

達其理。一時籍沒了他家計。却更要他納物事。教他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個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若不遇人。十

個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麼。只這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個消息來。遂囑一僧曰。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麼生。看他道甚麼。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衆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麼處來。從打

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個。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師。却恁麼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曰。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麼。寰中天子勑。塞下將軍令。但恁麼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便被

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個阿師。却恁麼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黠過冷地臥。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曾有個禪頭。

舉這話問僧你作麽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
果然擔板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
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晦堂
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爲甚
不成擔板這兩個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
若是個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
這裏打之遶既不會這個定又錯會百丈野
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
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

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祖師
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
請益一個長老意旨如何長老將衫袖搖作
風動勢云是甚麽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
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心動
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
心動作麽生這裏豈容眨眼既錯會這個定
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麽出女子定
不得罔明菩薩爲甚麽出得女子定衆中商

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既錯會
這個定又錯會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
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
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麽生是望州亭相
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
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
相見又作麽生便道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
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
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

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麽生這個便是
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
吞能透底麽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
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麽處相見鵝湖驟步歸
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尚頌曰望州烏
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惟有鵝湖并保
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爲你說了也
既不會這個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
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麽生接患盲

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衆云要識玄沙麽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麽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麽生接山

僧向他道齩人矢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昔年曾請益一個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祇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響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

也你要會麽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個道理是甚麽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個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

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繆漢聞雪竇恁麽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相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

嚴衛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覔。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生參學事畢。旣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潙山五峰雲巖云。併却咽喉唇吻。作麽生道。潙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峰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

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贓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麽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没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旣不在言語上。當恁麽時。合作麽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旣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

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又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没交涉。又道。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他既不能。却被

德山道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且喜没交涉。參禪若是恁麽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註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麽解註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這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裁荊棘。掘矢窖。或若有個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這

裏裁荊棘掘矢窖也不是。却作麼祇對。山僧有個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偈頌泰國不錄）喝一喝下座。　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個是無分別底大智。那個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是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塑之類。是大智麼。若作這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

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挈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證實悟。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證自悟處指似人。瞎却人眼。況無證悟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没量大人。到這裏無揷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這般底喚作地獄滓。十方施主。一

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成。如何消得。你諸人決欲繼紹此個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便閉目藏睛。作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這個儘你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眞個心境一如麼。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不著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諸

人一生在叢林叅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臼。於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於古人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語爲窠臼。於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窠臼。於寂默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

鬼窟裏不動爲窠臼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
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臼謂法
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處
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
閃電光爲窠臼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
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
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
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
之癡暗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

暗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無所起
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
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恁麽
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
染著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
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
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朗然獨脫纔
覺恁麽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明物物
上顯得到恁麽田地亦不得釆顧著若釆顧

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
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
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
與用等這個道理惟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
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眞出家兒若心
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
草此心廣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
正覺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
能於一切安名立字一切與伊安名立字不

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顚倒著個名字
喚作眞如佛性菩提涅槃強立種種差別異
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
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
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
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
何差別你若不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
不悟此心决定是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
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而顯示終無有喻能

喻此說個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况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這蠡中之水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蝱及阿修羅飮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蝱阿修羅喻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

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實心外更有什麽實底物爲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麽說明日又却不恁麽說你纔恁麽我却不恁麽你不恁麽時我却恁麽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他人又如何尋得這個是活底門戶死却現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麽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卽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麽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

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噁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道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什麽便恁麽道臨濟於大愚脇下築兩築

愚遂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麽也未。雲庵和尚頌云。貧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脅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據這兩個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他兒孫。眞不忝竊。古來幸有恁

麽體格。如何略不著些些眼腦。看是個甚麽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麽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蠡見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討他那語。又是識破這語。又是不上他鈎線。不入他圈䙡。這語又是偏正回互。這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擡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脚跟下事。謂之基趾。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麽會。豈不是認物爲心。既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麽。又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現。盡大地是個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眞心中物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子弄蹄行。鋸解秤錘。火裏蝍蟟吞大蟲

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踢著秤錘硬。似鐵蹋破草鞋赤脚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此老子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明明該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眞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裨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道了更將

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這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間著三要却注解不得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燒菴趙州勘婆子勘庵主睦州擔板漢操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山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

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舉立僧住院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燒菴趙州勘婆子勘庵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

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麤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以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

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葢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

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妙挾而歸正位

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種諸雜萬象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

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耶又引浮山作太陽眞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這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背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

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
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這般茶飯麽我且問
你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
得底還回互得麽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
麽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
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時欲觸諱作
粗人亦不可得況能敵他生死耶又有商量
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麽生奉時作麽生功時
作麽生共功時作麽生功功時作麽生時有

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麽生如何是
奉云背時作麽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鉏頭時
作麽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
云不共向時作麽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
時作麽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有功勳而
間斷也奉時作麽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
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
即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麽生謂此事無
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即奉之義

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麽生功即用也答
曰放下鉏頭時作麽生把鉏頭是用放下鉏
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
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麽生謂法與境
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
時是顯個無用底無用即用也若作一色即
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
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麽生謂法與境皆空
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

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
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
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
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無
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
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
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麽生妙喜
爲你下個注脚也要諸方點檢不見汾陽道
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

不除法。又道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屙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眞。亦是這個道理。妙喜恁麼道。不是貶剝諸方。且要個中人辨明緇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卽眞。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

是得便宜。似這般底。只是弄個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功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

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

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這般人。我與你說這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這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惟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兒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

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這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覔伊縫鏬不是强爲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趂色力强健猛著精神了取莫愛他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毒在心識裏他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脫更說甚麽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

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返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麽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麽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脚折若是個人聞說道甚麽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汙我耳目你若不是個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眞心無定眞智無邊我欲縱這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鉤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他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

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個個念得還曾略著意理會麽祖師安個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信此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這裏放身命

若放不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立喝一喝下座到雪峰普說有云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既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合頭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塑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 般不材不淨蘊在胸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 又錢計議請普說有云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法眼下潙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老漢在衆中時嘗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爲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個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

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這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既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花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會得了却濟得甚麽事這般底不要學大法明後舉一絲毫便一時會得 又示黃伯成云古人入門便棒便喝惟恐學者承當不性燥兒忉忉怛怛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草裏輥耶近年以來此道衰微據高座爲人師者只以古人公案或褻或貶或密室傳授爲禪道者或以黙然無言爲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爲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舉覺提撕爲禪道者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舉了便會了一切撥無爲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却那個是著實處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具眼者舉起便知一右皆指斥邪解警語而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又最警策也無厭葛藤

被機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初依圓悟次謁佛心既謁師師問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舉佛心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師曰汝意如何光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注脚師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光毅然無信可意師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忽憶

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恍然無滯趨告師師以舉道者見瑯琊及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師曰雖進得一 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談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師問汝還疑否光曰無可疑者師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師

令究有句無句。師過雲門庵。光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師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能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因益疑。後入室。師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師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即大悟。師擊鼓告衆曰。龜毛拾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頌

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幼舉進士。年二十五。偶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在期難之。需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叅名宿。結庵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師方庵於洋嶼。光公與需友善。因謂曰。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需不答。光以計要之至會。師方爲衆入室。需隨衆在列。師問即心即佛話作麼生會。需下語。師訶曰。你見解如此。敢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處。悉排爲邪解。需自惟繆戾。涕淚交頤。默計曰。我之所得既非。則西來不傳之旨。果如何哉。一日師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師拈竹篦劈脊連打。需於是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師

又打一下。需禮拜。師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之以偈。 玉泉曇懿禪師。與育王遵璞禪師偕叅圜悟。自謂不疑。懿出世莆之祥雲。璞佐之。法席頗盛。師入閩。知其所見未穩。恐誤衆。致書令來。懿猶豫。師小叅痛斥其非。懿乃破夏來見。師鞫其所證。曰。汝恁麼見解。敢承嗣圜悟老人耶。懿歸。遂退院。偕璞同依師席。一日師問璞。三聖與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個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

璞於師膝下打一拳。師曰。你這一拳爲興化出氣。爲三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與一棒。且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又一日聽別僧入室。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麽。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這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師曰。劄。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忽有省。懿一日入室。師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懿

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師喝出。久之。師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懿亦有省。　開善道謙禪師。初依圓悟。既從師庵居泉南。及師領徑山。令謙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謙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復廢歲月。意欲無往。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叅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中奔波。如何得相應去。

元曰。你但將諸方叅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謙曰。五件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馳個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領旨。及謙通書歸。師於半山亭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謙聞曰。老漢驗人處。應不讓釋迦。謙示衆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眞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卧。決定不是見聞覺

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個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個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矢橛。管取呵呵大笑。瑩仲溫極賞此語。　薦福悟本禪師。久依師。不見印可。遂入發去。師語之曰。汝但專意叅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我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叅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個不會。本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玆益銳志叅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

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師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師遽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本尋過謙公于建陽庵中謙適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閒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

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友朋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甎然可使後世想望風采唐中舍文若於道自謂有所入每問僧言師有未語已前之驗未之信師自梅還時驀于舟次見師師見便曰莫是子西之後否唐曰家大人也師曰尊翁在無盡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個無師自得底道理但未喫得徑山手裏竹篦在唐俛首感嘆炷香致敬連檣而之鄂渚勤扣請焉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初依光化吉禪師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便打出光於是有省既謁諸名宿終不自肯適師領育王光依法席師室中問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師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冺解氷消

雁山能仁祖元禪師初謁雪峰預佛心才皆已契機及依

師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秪是這個師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飡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蔣山善直禪師初叅師于回雁峰下一日師問之曰上座甚處人直曰安州人師曰我聞你安州人會撕撲是否直便作相撲勢師曰湖南人喫魚因甚

湖北人著鞭直打筋斗而出師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年三十許謝世緣而徧叅名宿正信已具及師住徑山總依結夏聞師陞堂舉藥山叅石頭馬祖語豁然頓徹師下座馮濟川隨師至方丈曰某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矣師曰居士如何川曰恁麽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麽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麽不恁麽總不得蘇嚧悉哩娑婆訶

師舉似總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謂却是莊子註郭象師見總語異因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俱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師休去川疑總所悟未實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如何理會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川大驚一日師挂牌次總入室師問古人不出

方丈為甚麽却去莊上喫油餈總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個消息師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總曰妙總亦放和尚過師曰爭奈油餈何總喝一喝而出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則心慕楊文公呂微仲之學謁寶印明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公問此事人人有分個個圓成是否清曰然公

曰為甚麽某無個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則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正提柏樹子話聞蛙聲釋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麽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禪林類聚云。公謁胡文定公問修己治心之道。胡曰。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遂述偈。同上。錄以博異。

屆明謁法印一公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麽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麽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呈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

漢從來不受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干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麽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秖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公一日訪規首座纔相見規便問承聞學士因蛙鳴有個入處是否公曰那裏得這消息來規曰現成公案諱作甚麽公厲聲云火發也規顧視旁僧公云燒到你脚跟也規云將謂你有長處元來只在這裏

又一日同規圍爐坐次規驀拈火抄云不得喚作火抄畢竟喚作甚麽公乃掣火抄擲倒湯瓶而出師董徑山有傳師語要至公公閱而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逮庚申造徑山一日與馮濟川諸君議及格物師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師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師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象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

閬守在陝西首忽墮地公頓領微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師肯之又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復理會臨濟四料揀則甚議論師曰公之所見秖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公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公于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

戶不消一蹋而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山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某了末後大事實在老人處此瓣香不敢孤負他也辛酉公丁父憂過徑山飯僧秉鈞者謂公與師議及朝政遂竄師于衡陽公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放還道次新淦而師適至相見惟劇談宗旨未嘗一言及往事時公甥于憲侍次公令甥拜師憲曰素不拜僧公曰汝試扣之憲遂舉中庸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問師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師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公顧憲曰子拜何辭公與三川道人論不愁念起惟怕覺遲公頌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捉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

隴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劍在山鍔冷光寒魈夔魍魎莫之敢干此名眞覺秦時𨍏轢師賡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太虛遼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𨍏轢何時作公後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盃悉爲乳公述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

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倘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語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水消水汝今微有疑與惑鴿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師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師觀聽值師方示

衆。舉趙州柏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秖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士忽領悟。謂師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此生。後有書與師咨詢。錄于前。士病將革。以偈寄教忠彌光禪師曰。囊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公答曰。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八苦起時

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士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變。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昔矣。

履略

師三十七歲而悟道。庵居者十餘年。及主徑山法席之盛。冠於一時。既以子部與當路相左。貶於衡陽者十年。復移梅陽五年。梅乃瘴癘之地。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憧憧不絕。歸領育王二年。復領徑山四年。退老於明月堂三年。隆興元年癸未七月十二日。示疾。十四日。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八月九日。訓勉四衆曰。吾翌日行矣。至五鼓。親書遺奏。及紫巖居士書。侍僧了賢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援筆曰。生也恁麼。死也恁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塔全身于明月堂之側。語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年譜作六十卷。年譜所載書問法語普說之目。今藏本多不具。不知此三函者。何人所節略。續燈謂從師得法如鼎需思嶽彌

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中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沒。語錄世不覩全本。弟子之超卓者又蚤世。不使久開法。俾法嗣廣布。爲人天眼。甚哉末法之可悲也。

比丘超元　領信士邵自芳　邵汝森
楊仲秀　何明　瑚等捐資敬刻
大慧禪師語要一卷惟祈慧命綿遠福
祚永昌者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

ZW 21101000823414

較譌

卷三十一

三葉第五行**八** 舊本作四從大慧年譜改正 ○ 三十五葉第十三行**得** 誤作是 ○ 四十三葉第十三行**厭** 誤作患 ○ 第十六行**這** 誤作靚 ○ 第十七行**會** 誤作位 ○ 五十葉第七行**事** 誤作是

卷三十二

十二葉第六行**便** 誤作使 ○ 四十一葉第九行**什** 誤作恁

音釋

卷三十一之三十二

頰 古洽切音甲面兩旁也 **珵** 直貞切音澄美玉也 **劊** 古外切音膾斷也 **剮** 同冎 **鮎** 魚占切音黏魚名 **駁** 伯各切音博馬色不純 **孜** 津私切音咨勤也 **矻** 苦骨切音窟勞極也 **溽** 而六切音肉溼熱 **謎** 彌計切音寐隱語 **牸** 疾二切音字牝牛 **稊** 杜兮切音題蕛草 **稗** 薄邁切音敗草似稻 **皷** 都合切擔入聲皮瘦寬貌 **眵** 音鴟目汁凝也 **窖** 居效切音教地藏也 **蠡** 良以切音里蚌屬 **䀼** 丑忍切顛上聲大笑貌 **黥** 胡八切音轄堅黑也 **鍔** 逆各切音諤鋒稜 **魈** 先彫切音胥山魈獨足鬼也 **賡** 古衡切音耕[illegible] **憧** 昌中切音充意不定也又行不絕貌